（本书素材来自网络，由科学心理学与书籍交流群群友君子不多友情加工制作，请勿做商业用途，谢谢！）

以下为群主 Fateholder 的说明：

已经制作了以下书籍，可在 http://iask.sina.com.cn/u/1408815407/ish 或

http://blog.sina.com.cn/u/1408815407 查阅更新和下载，或加入科学心理学与书籍交流群，群号 42506864

1.进化心理学 by 巴斯 2.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by wilson 3.谁会认错？我们为什么会有如此愚蠢的信念错误的决定和让别人受伤的行为 4.社会心理学-阿伦森版 5. 布鲁克林有棵树 6. 学习的艺术 维茨金 著 7. 疯狂实验史 8. 哪来的天才 9.为什么选错的总是我 10.思维改变生活 11. 积极心理学：关于人类幸福和力量的科学 12.欲望之源 13. 吃的真相 14. 直觉——你所不知的潜力与危害 by 迈尔斯 15.进化的大脑 16.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 by 津巴多 17.害羞心理学 by 津巴多 18. 简捷启发式 19. 学习乐观 by 塞利格曼 (现有的版本是超星的，不太清晰) 20. 认知心理学 第五版 艾森克著 21. 实验心理学（原书第八版）索尔索 22. 生命的心流 23.幸福的真意 24. 别太苛求：摆脱完美主义的束缚 25. 批判性思维:思维、写作、沟通、应变、解决问题的根本技巧 26. 为什么大猩猩比专家高明（How we decide）27. 心理和脑 脑与心智历程 100 项 28. 心理和脑与生活 训练脑与心智的 75 项窍门 29. 结构方程模型： AMOS 的操作与应用 30. 颠倒思维 31.动机心理学 皮特里著 32.决策的艺术 33. 改变：问题形成和解决的原则 34.象与骑象人 35.心理学研究方法 by 舒华 36.美丽圣经 by 宝拉・培冈 37.撬动幸福 by 奚恺元 38. 津巴多普通心理学 39.思维与决策(第四版) 40. 内向者优势 如何在外向的世界中获得成功 41. 行为科学统计 第七版 42. 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 43. 心理资本 打造人的竞争优势 44. 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 45. 电醒人心——20 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人生传奇 46.集合起来__群体理论与团队技巧》第 9 版 47. 学会批判性思维 跨学科批判性思维教学指南 48. 社会学与生活(插图修订第 9 版) 49. 简体版 路西法效应 by 津巴多 50. 跨文化沟通心理学 彭凯平 51.跨文化社会心理学 52. 人格心理学：人性及其差异的研究 郭永玉 53.现代心理学 张春兴 54.学会批判性思维 55.社交商 56. 孤独是可耻的 57.学会接受自己——全新的接受与实现疗法 58.幸福是陷阱 59.被遗忘的性 60.人类的性存在 61.爱情心理学 斯滕伯格 62. 当心！你的记忆会犯罪 by 伊丽莎白 洛夫特斯 63. 改变人生的快乐实验 by 埃德.迪纳 64. 心理学研究手册 by Frederick 65. 学习理论：教育的视角 by 戴尔.申克 66. 亲密关系 清晰版 67.创意心理学 斯滕伯格 68.成功智力 斯滕伯格 69.创造力手册 斯滕伯格 70.智慧智力创造力 斯滕伯格 71. 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教程 第六版 72. 心理学实验的设计与报告 第 2 版

推荐些绝对值得一看的书籍:

心理学类: 学习乐观 影响力 战胜拖拉 拖延心理学 害羞心理学 津巴多普通

少有人走的路 思维改变生活 无从选择 社会心理学(阿伦森版) 决策与判断

密关系 进化心理学

其他类:如何阅读一本书 学会提问:批判性思维指南 把时间当做朋友 神奇的睡

外语学习的真实方法及误区 异类

Fateholder 2011-2-20

妙趣横生的通识读本

COFFEE AND PHILOSOPHY

咖啡与哲学

对话体哲学导论

A Conversational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with Readings

布鲁斯·N·沃勒（Bruce N.Waller）著

肖红春　董琳利 译



一场轻松幽默的哲学对话

一段哲学世界的畅意旅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3428号

策划编辑 费小琳　唐　奇
责任编辑 张春海　王海龙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楠竹文化 010-68964483

心灵和身体可以分离吗？

世界是被决定的还是包含丰富的可能性？

私有财产真的是神圣不可侵犯吗？

贫富分化下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吗？

我凭什么成为我自己？

本书通过三个大学生的激情论辩，围绕一些永恒的问题，以自然演进的方式呈现了西方哲学史中的观念、论证、反驳、批评、诘问和回答。书中的对话不仅自然地呈现了伟大哲人们的思想观点，而且能激发读者从哲学的高度去思考生活与人生。在领略思想交锋的过程中，我们还能感受到轻松、机智、幽默和善意，感叹哲学原来如此有趣，与我们如此之近。



做大家好书　传至简之道

http://www.crup.com.cn/djbooks
http://www.a-okbook.com
购书热线：010-62514141, 62510642
电子邮箱：djbooks@crup.com.cn





上架指导：哲学普及/人文/畅销书

ISBN 978-7-300-11587-0

定价：39.00元

妙趣横生的通识读本

咖啡与哲学

对话体哲学导论

Coffee and Philosophy:
A Conversational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with Reading

布鲁斯·N·沃勒（Bruce N. Waller） 著
肖红春 董琳利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咖啡与哲学：对话体哲学导论/沃勒著；肖红春，董琳利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妙趣横生的通识读本）
ISBN 978-7-300-11587-0

Ⅰ.①咖…
Ⅱ.①沃…②肖…③董…
Ⅲ.①哲学-通俗读物
Ⅳ.①B-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1104 号

妙趣横生的通识读本
咖啡与哲学：对话体哲学导论
布鲁斯·N·沃勒　著
肖红春　董琳利　译
Kafei yu Zhexue：Duihuati Zhexue Daol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4 插页 1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6 000		**定　　价** 39.00 元	



译者序 Preface

和大多数西方哲学导论著作不同，沃勒的《咖啡与哲学》一书采用了对话体进行写作。在中西哲学的源头处，对话是伟大的哲人们表述思想时最常用的方式。在柏拉图呈现的苏格拉底与希腊青年的对话中，我们聆听良知的呼喊和真理的教诲；在《论语》记载的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中，我们寻求君子之德和成人之道。不过，随着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对话体作品渐渐被逐出了学术的领域，取而代之的是规规矩矩的程式论著。在现代学界，像1942年庞景仁先生以《马勒伯朗士的“神”的观念和朱熹的“理”的观念》一文而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少。如今，我们可以提起的，也许就只有1991年丹尼尔·贝尔向英国牛津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了。

因此，沃勒的这本《咖啡与哲学》既是对西方哲学导论著述方式所进行的一次变革，其实更是一种回归。生于对话，死于独白。哲学不是私人的独白，而是围绕永恒的哲学问题展开的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

作为西方哲学导论，沃勒书中的对话围绕一些永恒的问题以一种自然演进的方式呈现了西方哲学史中的观念、论证、反驳、批评、诘问和回答。书中的对话不仅能自然地呈现伟大哲人们的理论和观念，还能自然地把众多的哲学问题串在一起，激发我们对不同的经典理论进行比较和检验，进而直面问题本身，作出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回答。

至于这篇哲学对话的主角，沃勒选择了三位当代大学生来展开对话。

这三个大学生是亲密无间的好友、知己，但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社会背景、知识结构和文化信仰等差异，他们之间的对话才显得必要而且可能。任何理性的对话，必须要以差异和宽容为前提，而这二者的功用在这三个大学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差异使得对话在一种交锋之中跌宕展开，而友谊则保证对话不会被恶意和敌对所伤害。于是，在他们的对话中，哲学、科学、宗教等主题从三个大学生各自所代表的思想倾向和思考视角出发，进行着碰撞、辩驳、交流与渗透。在经受思想交锋的过程中，我们又能感受到轻松、机智、幽默和善意。这就是本篇对话所真正向我们传达的——重要的不是思考的内容，而是思考的态度和方式。因为思考本身才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未经审查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语）。意义不来自于外界赋予，而来自于生活本身。

希望在这三位青年的陪伴下，我们能够开始一段在哲学殿堂中的思想旅行，也能够在人生的旅途中将思考随身携带。

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李淑英老师，韦飞、刘增光、王宁宁、赵琼琼等人的大力帮助。在修改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唐奇女士仔细审阅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修改意见。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和杨宗元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肖红春　董琳利

2010 年 6 月 8 日

前言 Foreword

《咖啡与哲学》和一般的哲学导论著作非常不同，它可能比它们要求的更多。本书采用对话形式进行写作。虽然柏拉图、劳伦佐·瓦拉、大卫·休谟、贝克莱、德尼·狄德罗、雷蒙德·斯穆里安等人已经证明对话对哲学家而言是一个有价值的平台，但在哲学导论中采用这一形式却不多见。然而，对导论来说，对话确实是一种出色的表达形式，它以一种自然演进的方式呈现观念、论证、反驳、批评、诘问和回答。借助于交谈，论证能够在达到深刻的同时保持清晰和可读性。此外，对话在吸引读者展开交谈的同时，也吸引读者更深刻地涉入问题。对话不仅能自然地呈现理论，同时也能对相互竞争的理论作出比较，进而检验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因此，对话既能呈现伟大哲人们的观念，又可以激发我们思考这些观念，以及它们的依据、论证和更为广阔的背景。对话提供了一个对重要理论及其来源、支持性论证、主要批评，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检验的机会。

在本书中，对话的参与者固然不会像狄德罗在他的对话中那样讨论性的问题，但他们又都是当代的大学生，性、足球、教授和政治一直是他们交谈的基本话题。对话本身具有交谈的性质，而交谈鼓励讨论、幽默、观点交流甚至玩笑。只要阅读一下柏拉图、休谟和狄德罗的对话，人们立刻就会察觉到交谈对善意戏谑的鼓励——他们的对话非常严肃，但却不枯燥。柏拉图、休谟和狄德罗都在对话中呈现出了很多重要的哲学论证，而本书的主旨在于深入验证各种不同的哲学观念和哲学论证。本书的风格是

轻松的，但目标是严肃的，那就是要公平地批评、检验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观念、理论和论证。

对导论而言，对话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它能够很自然地引申出众多哲学问题的内涵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在哲学导论课上，我们经常在讨论完认识论后就弃而进入心智哲学，再丢弃心智哲学而开始伦理学的讨论。但这不是我们探寻哲学问题的方式，这种支离破碎的方式也不是检验哲学问题的自然方式和最有启发性的方式。当我们在一个长篇对话中跟随相同的几个人物讨论问题时，他们观点之间的联系就会成为这一讨论的最显著特征——对话中，在认识论上支持经验主义的学生会自然地将这些观点延伸到关于心智和道德的讨论中，支持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观点的学生也一样。支持康德式认识论的人也会将这些理念带到关于自由意志和伦理学的讨论中。在一个领域中开始的争论会在稍后的章节中重现，之前的立场会以观念发展的方式在稍后的讨论中得到运用、辩护和修正。

最后，对话不仅促进了对关键性哲学问题的严肃讨论，而且塑造了一种交流和争论的模式。在对话中，很多重要的信念被讨论到——诘难、辩护和修正——但同时却避免了人身攻击、故意歪曲和不可知论。通常，相互冲突的观念之间的严肃讨论容易演变为个人之间的仇恨。然而，本书呈现的是几个老友之间的对话，尽管他们有着极其不同的哲学立场、政治观点和基本视野。参与者们投入到严肃而激烈的论争中，而竭力避免稻草人谬误和人身攻击谬误——他们仍然是朋友。

总之，这本导论的目标是通过一种让人着迷的和易于接受的对话方式深入考察哲学问题和论证，以引导读者进入系统的哲学探索。

本书特点

1. 本书是以交谈形式写成的一个对话，鼓励学生们参与到其中的论争和追问中来。

2. 对话参与者的立场不是一些抽象观念，事实上，他们非常严肃

地对这些立场进行辩护和批评。

3. 随着对话参与者们发展出自己全面的哲学视野并引申出各自先前立场的内涵，认识论、伦理学、心智哲学和宗教哲学在讨论中就很自然地连贯起来了。

4. 对话参与者们提供了哲学探索的一些积极模式，他们在一种尊重、友爱甚至嬉戏的愉快气氛中为自己的立场作出有力辩护并激烈地相互批评。学生们认识到即使是在不使用稻草人谬误和人身攻击谬误、缺乏妥协性友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激烈的争论。

5. 导论从检验辩论中使用的工具开篇，这些辩论工具贯穿于宗教哲学、认识论、心智哲学、伦理学、自由意志、政治哲学和人格同一性等严肃的讨论主题之中。

6. 散布全书的简要引文框涉及哲学史和当代作家中的主要人物。

致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过很多人慷慨的帮助和支持。我在扬斯敦州立大学哲学与宗教研究系的同事们多年来一直是观念、鼓励和温馨友谊的提供者。汤姆·石普卡鼓励我写这本书，还特别支持对话这种写作体例。他无私地与我分享了很多论文和观点，尤其是在政治哲学领域。布兰登·米洛阅读了本书早期的很多章节，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并持续在伦理学和自然哲学方面提供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克里斯·巴赫和我从未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就这一点以及其他很多事情而言，他是一个对我而言不可或缺的同事。J-C. 史密斯——除了在我试图理解网际空间的某些新发展时表现出的耐心和鼓励外——还是一个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非常有洞见的探索者，经常将我引向那些重要的事件。琳达·特索尔是智慧的可靠来源，她的洞察力和真诚一样深刻。维克托·沃-塔塔在观念和论争中享受着真诚、有感染力的愉悦，他是一个聪明而热心的同事。穆斯坦希尔·米尔在哲学、宗教、文学和历史知识方面有着非凡的广度和深

度，他将这些知识糅合到我们之间那些迷人而富有启发性的对话之中。在当代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加布里尔·帕尔默-费尔南德斯都是一位非常具有挑战性和洞察力的观念、论证和资料提供者。在许多晦涩但迷人的问题上，查尔斯·里德比我所了解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更多，同时他也慷慨地与我分享了这些知识。在爱尔兰诗歌和中世纪哲学方面，沃尔特·加尔文是个极好的资源提供者，而斯蒂芬尼则是美学和文学主题方面的指导者。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唐娜·斯隆都对制度背景中的伦理实践问题有着深厚的认识。文斯·里斯在伦理问题上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他坚定而愉悦地遵循着自己信奉的原则生活。朱丽·奥特曼在当代生物伦理方面友善地提供了自己的洞见。

琼·比文找到了一条获得那些本不可能的翻印许可权的途径，发现了其他人找不到的地址，超前完成了每一项任务，而且经常是在其他人还不知道有这样一项任务之前。她使所有的事情都有条不紊，从不出差错。她始终微笑着完成这些工作，使这些工作看起来很轻松。就像将大峡谷称作小河谷一样，将琼称作我们系里的超级秘书是远远不够的。贾斯汀娜·雷切尔是琼·比文手下一名快乐而高效的助手。詹姆斯·塞库慷慨地从他编辑期刊的忙碌中抽出时间，在电脑和参考文献方面向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社会学和人类学系的同事们对我帮助也很大。在医学社会学、死亡与濒死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上，罗伯特·韦弗总是在向我展示一些新的视角和吸引人的观点。约翰·怀特是一位令人愉悦的同事，他在美国原住民历史方面有着丰富的知识，总是能够推荐一些非常棒的书和文章。

在心理学方面，史蒂芬·芙罗拉帮助我了解到当代心理学的发展，以及其对诸如自由意志等传统哲学问题的应用。

我对查尔斯·辛格勒那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讨论表示感激，我们所涉及的论题是如此广泛而博杂，以至于难以一一叙述。我的朋友荷马·华伦在多个主题上——从经济学到积极行动政策——提供了大量的意见，他是热烈、真诚、公平而小心论争的典范，我试图通过本书中的人物来表现这些品质。

我还应该感谢扬斯敦州立大学的研究馆员。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从那些

最模糊的线索中，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帮我查找资料，并总是以温暖和慷慨的热情完成任务。

在增加我对国际关系和文化冲突问题理解的宽度和深度方面，娜瓦勒·阿马尔一直给予我最大的帮助。理查德·达布是我所了解的洞察力最为深邃的哲学家，特别是在自由意志的相关领域，他将面对苦难和挑战如何优雅而高贵地生活看成是一种象征。布莱恩·希利亚德在生物伦理，特别是在伦理问题的合法性方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在证明那些经常被其他哲学家所忽视的问题的哲学重要性上，乔治·格拉汉姆做得最好。罗伯特·凯恩的那些具有挑战性的观点和细致论证——尤其是他在争论哲学问题时绝对公平的态度——极大地促进了我对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等相关难题的理解。莉亚·拉坦不仅阅读、评论了本书的很多章节，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还向我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论文和文章——特别是在人类学、文化关系学、伦理学研究的领域——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发现这些资源。

杰克·雷沃在能够想象到的任何主题上都展现出了一个愉快、热情、完全公平的极佳论争榜样。

我的爱尔兰乐师朋友们是我恢复精力的主要源泉。一个喧闹的凯尔特语学期，至少需要我用一周的时间来休整。我真诚地感激他们如此长时间地忍受这场可怕的噩梦——一个富有激情却毫无天分的风琴演奏者。

感谢我的好朋友——弗雷德·艾力克斯、劳伦·施罗德和洛克·卢卡斯，他们在伦理学、政治学、宗教、湿地的重要性、鹰的种类、工程师的专业特权等方面进行了很多令人着迷的讨论。我希望这些讨论不会白费。

书中完美的咖啡馆的原型是 The Beat 咖啡馆，一个友善好客的港湾，就在扬斯敦州立大学校园的对过。那里绝佳的咖啡与弥漫的温馨气氛相得益彰，这都得益于谢芮、盖娜、凯伦、凯文、谢丽瑞、斯蒂文和特丽茜亚的贡献。

普里西拉·麦金翰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出色的编辑。她的改进建议总是富于洞见，她善于肯定，并温和地表达批评意见。她使书稿从提案到最终出版这一漫长而崎岖的路程变得非常顺畅。斯蒂芬妮·瑞克塔是普里

西拉的助手，她处理琐碎事情的效率惊人，在确定优秀、敬业的评论者方面表现出色。克里斯蒂·奥尔森在选取原始观点做补充材料，并将其转变成精美指南方面的工作无与伦比。

我很感谢 WRITE WITH 公司的编辑——布莱恩·贝克，他在哲学方面的敏锐眼光和广泛知识帮我修正了大量的错误。另外，我要感谢玛丽·布林格教授和玛格丽特·布朗教授以及她们的学生们，她们在布莱沃德学院的课堂上试用了本书，并提出了极佳的修改建议。

特别感谢那些细致而富有洞见的评论者，他们非常重要，对本书的改进提出了极好的建议。他们是：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玛丽娜·P·班凯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蒙塔托分校的约翰·巴蒂，利伯缇大学的 W. 大卫·贝克，布莱沃德学院的玛丽·布林格，南加州大学的耶利米·海克特，北科罗拉多大学的保罗·霍达普，伯克利大学的安德鲁·凯勒，以及蒙特瓦洛大学的米歇尔·巴顿。

在多年撰写期刊文章和大学出版社发行的书籍之后，我的妻子，玛丽·沃勒，提出了一个直接激发我写作此书的问题："为什么你不写一些能够挣钱的东西?"十分感谢她对这一写作计划持之以恒的关心和支持——即使这一计划从未转化为任何现实利益。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儿子——罗素和亚当，他们在诸多主题上和我交谈了很多年，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音乐、棒球和体育。我还要感谢我在扬斯敦州立大学的学生们，在过去十五年中，我们在课堂上、咖啡馆中讨论了如此多的问题。如果本书中的对话是可信的，这要归功于罗素、亚当、罗宾、塔玛、瑞秋、麦克、艾瑞克、罗拉、达朗、大卫、安德烈、凯特、考特尼、梅根以及他们的朋友和扬斯敦州立大学的优秀学生们。当然，如果这些对话有什么缺陷的话，则是作者自身的水平局限所致。

布鲁斯·N·沃勒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批判性思考

——本和塞琳娜学会公平争论

“塞琳娜，我真的不明白，你总是渴望尝试科学和政治学中的新观念，愿意品尝新式的食物和游览奇异的景点，喜欢听先锋音乐和接触陌生人。然而，每当我请求你认真考虑一个新的论证时，你就像老鳄龟一样缩回自己的壳里去了。”本的声音盖过咖啡蒸馏机的嘶嘶声传开来。萨拉笑了笑。要找到本和塞琳娜并不困难，每天上午十点，两节课之间的一小时，他们都会在咖啡馆这边，用咖啡因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塞琳娜刚上完有机化学，本刚上完拉丁美洲史。萨拉是最后一个到的：理性主义哲学课堂上的同学们总是不愿按时离开，尤其这学期的主题是更加吸引人的斯宾诺莎。看似不可能的三人行，大学生活却以一种令人惊奇的速度将它变成了现实。



萨拉、塞琳娜和本

萨拉和塞琳娜同处一室是大一期间与各自室友发生冲突的结果。塞琳娜的室友酷爱聚会，她的音乐口味在塞琳娜看来愚蠢、肤浅——她也确实这样说出来了。塞琳娜不会欣然或默默地忍受那些愚蠢的事情。她认为她的室友是一个傻瓜，是她心爱的大学里一个占空间的废物。她不愿刻意掩饰自己这一看法。塞琳娜对这所大学的爱大部分都集中于它著名的化学系。自从叔叔送给她一套化学丛书作为她十岁生日礼物时起，塞琳娜就喜欢上了化学。化学吸引她来到安阿伯——自此，在秋季的午后，塞琳娜就会和曾经在密歇根足球队当后卫的父亲一起为密歇根队加油。但无论如

何，塞琳娜都不会在密歇根参加聚会：她非常喜欢家乡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聚会，那里的聚会和音乐要远胜于密歇根。

塞琳娜并不反对聚会。相反，当她参加聚会时，她真的是在参加聚会，而当她学习时，她也真的是在学习。塞琳娜无法容忍那些不能将两者恰当区分开来的人。尽管塞琳娜和她的室友并没有真的吵架——塞琳娜娇小、纤弱，但也令人生畏——但是她们却在一种冷战气氛中共同生活了一个学期。

在宿舍里，萨拉和她的室友从不争吵。她们对彼此都十分有礼貌，有时也会在咖啡馆分享早餐，但她们之间却没有共鸣。萨拉性格安静，博览群书，喜欢和少数几个老朋友一起玩。她远离家乡布鲁克林来到安阿伯，这里很快就成了这位犹太姑娘的第二故乡。萨拉的室友喜欢人多热闹，只选修那些阅读量和写作量很少的课程，而萨拉很快发现自己大多数的晚上都泡在了图书馆。这种情况非常棒：萨拉喜欢大学图书馆里那些沾满灰尘的大书架，而且很快她就发现了一个极为安静的角落能够让她连续阅读数小时。萨拉在班上只有几个朋友，在宿舍楼里更少——在一个周日的午后，当时塞琳娜正在放一张查理·派克的 CD，而萨拉十分欣赏这张 CD，两人一见如故。

塞琳娜的室友和萨拉的室友也成了密友。一天傍晚，当塞琳娜的室友停下来抱怨同塞琳娜一起生活的麻烦时，萨拉主动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什么你不搬到这儿来，我把我的行李搬过去和塞琳娜一起住？”不到一小时，宿舍交换就完成了。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塞琳娜和萨拉从此就成了室友、知己、最好的朋友以及衬衫、首饰、秘密的共享者。

这些秘密中包括塞琳娜对本的疯狂爱恋和经常因他而生的愤怒。因为塞琳娜和本经常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真正的怒火也就时有发生，但怒火并没有削弱塞琳娜对本的那份迷恋。他们两个人，萨拉都很喜欢——她爱塞琳娜，也喜欢本以及他对塞琳娜的那份真情。这份感情并不容易。萨拉非常随和，她欣赏塞琳娜那种火暴的个性。但是，她知道塞琳娜骄傲得近乎自负，又因为有魅力，所以显得有些固执和难以相处。本一直在忍耐，

但他同时也有坚定的信仰和信念。因此，他们之间的争吵不断。晚上，塞琳娜靠在萨拉的一只肩膀上哭泣。第二天早上，本会靠在萨拉的另一只肩膀上哭泣。而到了下午，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和解是暂时的，萨拉怀疑，和解的喜悦激发了他们之间的冲突。

塞琳娜、萨拉和本几乎总是在上午十点一起喝咖啡，当然周日除外。当本高声赞美上帝时，他更多的是在表达对塞琳娜的不满。“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否认上帝的存在，”本近乎恳求地道。“我确实信仰上帝啊，”塞琳娜回应道，“上帝的名字是桑尼·泰瑞，他能够用一只小小的口琴演奏出奇迹般的布鲁斯。”这就是他们之间持久的分歧之一。

实际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歧。在塞琳娜和本之间存在的分歧如此之多，以至于萨拉已经放弃了要将这些分歧区分为重要和不重要的尝试。塞琳娜和本对待他们的学业都很认真。本能够花好几个小时从事他的美洲殖民史研究，而塞琳娜则经常在她那与世隔绝的实验室中待到时间观念丧失。然而，他们似乎又都会在同一时间从各自的领地中走出来。萨拉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这点的。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不会制定详细的时间表来碰面；即使他们制定了，两人也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观念来准时赴约。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经常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萨拉认为他们可能有着相同的生物钟。

当然，十点钟碰面很容易。上完第一节课，朝咖啡馆走去就行了。问题是，本和塞琳娜都没有时间观念——如果萨拉要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她总要带上一本书，以备在任何地方等上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但上午的咖啡时间一直很固定。要找到本和塞琳娜坐的那张桌子绝不是难事：只要循着不断升高的声音就可以了。本表示，塞琳娜使他想起一只老鳄龟意味着他们上午的争论已经开始。假如这是目前所提到的最糟糕的事情，接下来发生的却是一个相对热情的问候。

“这是一场私人之间的争论，还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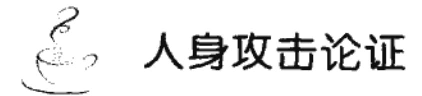
“嗨，萨拉，你好。当然，请加入我们。”本将他的登山包从第三张椅子上拿下来，放到地板上，让萨拉坐下。“也许你可以帮我说服塞琳娜，

学会讲道理。”

塞琳娜笑了。“我很乐意讲道理。本，通过和你辩论，我会变得通情达理。”

“但我的论点都是基于理性，你却甚至从不考虑它们。”

“本，本，”塞琳娜摇了摇头，“看，你想要给出一个论证以证明上帝存在，但你实际上想要的是一个保障：上帝会照看一切，我们不需要担心，不久以后我们会更好地理解这一切。上帝是一个拐杖。站起来，扔掉你的拐杖，自己走！事实上，那些论证上帝存在的人只是企图逃避依靠自己站立的恐惧。”



人身攻击论证

“我早就该知道，我不该掺和进来，”萨拉微笑着道，“但塞琳娜，请注意，假设你所说的内容都是真的：本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源于他的恐惧，以及他对安全的欲求。”

本转了转眼珠说：“非常感谢，塞琳娜，我早该知道你们两个会团结在一起。”

“不，本，你等一下，”萨拉继续说，“我并没有说那些事实上就是你的动机，而仅仅假设它们是。这确实无关紧要，是不是？毕竟，如果你给出了一个上帝存在的论证，那么这一证明必须因其自身价值而被接受或被拒绝，这一论证背后的动机根本就无关紧要。”

塞琳娜感到很迷惑。“我觉得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但你最近在哲学研讨班上也经常这样毫无逻辑。”

“塞琳娜，这一点都不奇怪。”萨拉倾身向前。“注意，假设我给你一个关于犹太人为什么是上帝的子民的论证，我们应该得到一些特殊的待遇：我们应该得到免费续上的咖啡，优先挑选硬面包圈——不管是什么。我不是说我有这样一个论证——如果我想起来一个，你将会是第一个知道的——而是假设我已经就那一结论为你给出了某一论证。那么，这一论证

的成功或失败就必须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谁给出这一论证并不重要。无论它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犹太人还是来自伯明翰的一个无神论者；无论它来自摩西·迈蒙尼德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是拉斯·林博，你需要考虑的是这一论证本身，而不是论证的来源。如果像你说的：'好，当然了，萨拉准备给出一个关于犹太人应当得到特殊待遇的论证，她的论证只是为了她自己的利益，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关注她的论证。'那你就错了，你就犯了人身攻击谬误。"

塞琳娜笑了。"我被包围了，我的一边站着一个传教士，另一边站着一个哲学家。萨拉，你在说什么？'人身攻击谬误'？"

"谬误是一个标准的论证错误。人身攻击谬误是这样一种谬误——以论证的来源拒斥论证本身。也就是说，因为提出论证的那个人是坏的，或抱有偏见，或伪善，或者无论什么原因，就推断他的论证也是坏的，但这并不是一个消解论证的好理由。假设你给出一个论证去证明反歧视行动是公平和正义的，有人说：'我们根本不必在意那个论证，那个论证明显是坏的，因为塞琳娜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所以她有可能从反歧视行动政策中获益，这就是她论证支持这一政策的原因。'这就是一个人身攻击谬误：即使你的确有可能从反歧视行动政策中获益，你关于这一政策的论证也只能根据其自身价值来被评判。无论是你提出的，或本提出的，或一匹会说话的马提出的，抑或是上帝本人的金律，关于反歧视行动的论证都是一个相同的论证。论证就是论证，你不能根据论证的来源判断论证自身的品质。"

塞琳娜看起来依然很疑惑。"所以，如果你给出一个关于为什么犹太人总应该在咖啡馆里排在最前面的论证，这一论证与你将得到特殊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不管你怎样，我们仍然需要根据这一论证的自身价值来判断。"

"当然，"萨拉坚持认为，"假设是本提出那个论证，这并不改变论证本身，是不是？我也许会因为本提议我应该排在等咖啡队伍的最前面而更加亲切地将本看做是善良的老友。但论证还是同一个论证，不管是谁提出

的，对吗?”

“我明白了”，本说，“所以你必须关注我对上帝存在的论证，而我给出这一论证的动机是与论证本身毫不相关的。萨拉，谢谢你指出了塞琳娜所犯的人身攻击谬误。就我个人而言，你已经获得了排在等咖啡队伍最前面的权利了。”本递给萨拉一个号码牌，但萨拉还给了他。

“先别急，沃尔特·罗利先生。我也许会关注你的论证，但萨拉绝不会插队要咖啡。另外，”塞琳娜有些不太确定，“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是否论证的来源从不起作用。”

“论证的来源一般不起作用，但在某些情况下，其来源确实影响很大。假设某人正在提供的是证词而不是论证。比如说，我作证本抢劫了一家便利店。在这一情况下，你会需要了解证词的来源。你会想了解，我恨本是因为他是个比我更好的哲学家；或者我以我的证词换取报酬，因为如果我指证本的话，地方检察官就同意撤销对我商店行窃行为的指控；或者我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撒谎者；又或者我想把抢劫归罪于本以便使我不会成为嫌疑犯。所有这些可能都是相关的。如果你说：‘不要相信萨拉的证词，因为她是一个习惯性的撒谎者，她有着撒谎的强烈动机。’这可能就是人身攻击，但这却是对人身攻击论证的合理运用。如果我给你一个关于为什么犹太人总应该最先取咖啡的特殊论证，你必须根据这一论证的自身价值来评判。但如果我声称犹太人是特殊的人，因为是上帝直接这样告诉我的，你应该接受我的声明，上帝给予了我特权。那么，在评判我的断言的过程中，你肯定要考虑我的动机和品性。举个例子，摩西从山顶下来，他宣称上帝告诉他只有他的子女才能成为祭司。我想我会提出这些问题：‘你确信你听得很真切吗？真的只有你的子女才能够成为祭司？’当摩西提出证词时，他的动机就是拷问的对象，对其提出疑问是合理的。”

“我不会那样，”塞琳娜回应道。“那不是刚好在上帝以巨大灾难震慑埃及人之后吗？难道不是上帝将尼罗河变成血池，释放出成群的飞蝗，使埃及人全身如入沸水，杀死他们的头生子吗？在那种处境下，我不会有任何疑问的。如果你告诉我上帝说：‘好，萨拉将成为裁决者，她将排在等

咖啡队伍的最前面。'我会说：'好的，上帝，一切依你所言。'"

本笑了。"那可能是使塞琳娜信服的唯一办法，至少需要来上一场蝗灾。"

"这比证词有效多了，"塞琳娜表示同意。"一场蝗灾也许就足够了。在墙上凭空出现的字迹也许同样奏效，或者随意组合的十个人战胜了俄亥俄州队也有可能，但证词不行。"

"当然，证词并不是人身攻击合法使用的唯一场合，"萨拉说。"如果某人参加竞选，那么他的品性、诚实和正直也能成为一个合法的问题。或者，某人正在申请工作：'不要雇用理查德，因为他是一个小偷和骗子。'这可能是一个不向理查德提供工作的合理理由。但如果理查德是在提供论证，那么他的偷窃史就与他的论证质量没有关联了。无论是像理查德那样的恶棍提出来的，还是像本这样的道德模范提出来的，仍然都是同一个论证。"

论证就是论证。如果他们是好人，你会情不自禁地看重他们的论证。如果这是证词的话，你也许会忽视它。……证词就像从长弓上射出来的箭，其力量取决于拉弓那只手的力量。论证就像从十字弓上射出来的箭，纵使从一个孩童的手中射出也拥有相同的力量。

——塞缪尔·约翰逊：《人生》，1784 年 5 月 19 日



诉诸无知的谬误

"说到论证，"本说，"我们能回到我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吗？"

"这家伙真固执，不是吗？"塞琳娜摇摇头。"所罗门王那句谚语怎么说来着？'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蠢人总改不了他的愚蠢。'所罗门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一定想到了本。亲爱的本，找证据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希

望是愚蠢的。”

“同你争论是愚蠢的，”本回应道。“但塞琳娜，也许你现在学会讲理了，因为萨拉已经表明了你不能通过我的动机来消解我的论证。我的论证很简单：很多人都曾反对过宗教信仰，并试图将信仰上帝当作是非理性的和缺乏基础的来去除。但请注意：从未有人提供过一个结论性的证据来证明上帝不存在。他们也许能够提供一个替代性的说明，关于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大爆炸是如何出现的，进化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但从没有过一个说明能证明上帝不存在。既然所有反驳上帝存在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那么很显然，更为合理的做法是相信上帝存在是不可辩驳的，进而相信上帝是存在的。”

塞琳娜摇着头。“我不能证明某些东西不存在，所以就肯定存在证据证明它存在。你不能证明我没有一千万份微软的股票，所以就有证据证明我有！喔！上帝存在，我很富有！多么美好的日子。”

“本，很遗憾，塞琳娜是对的。你的论证有问题，它犯了诉诸无知的谬误。”

“本，今天是你的幸运日。”塞琳娜非常兴奋。“他们以你的名字命名了一个谬误：诉诸无知的谬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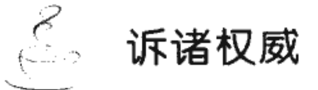
“塞琳娜，要有风度。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像我们的朋友本——也会被诉诸无知的谬误所困扰。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谬误。论证的谬误在于，因为某人的断言不能被证明为假，就认为有理由认为它真。但这并不真正有效，而只是将举证责任转移到了错误的一方。提出观点的人承担着证实它的责任，而不是由其他人来证明其错误。如果我声称在安阿伯地下两公里处有一个外星人的秘密聚居区，那么我就负有证明这一断言的责任。很显然，我不能声称说，由于没有人能够挖一个两公里深的洞来证明其错误，所以我的断言就一定是真的。如果我指控你是个罪犯，我必须证明你有罪：你不必证明你没有犯罪——你不必提供任何不在场的证明——因为全部的举证责任都基于我要证明这一指控。如果我声称伊拉克有隐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就由我来提供证据。再者，如果我声称上帝存

在，那么我就承担了证明这一断言的责任。试图将举证责任转移到另一方就犯了诉诸无知的谬误。”

确定举证责任也许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1986年，“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爆炸夺去了七条生命。事故起因是O型圈出了问题，它在发射时的空气制冷过程中没有起作用，从而导致燃油外泄，最终引发了致命性的爆炸。莫顿-齐奥科尔公司是这种O型圈的制造公司，而且在飞船发射之前，该公司的工程师就预测了O型圈引发危险的可能性。过去，如果有人对飞船发射的安全性提出了合理质疑，在发射继续前，就必须要有牢靠的证据来表明假设的危险并不存在：举证一直是那些声称发射是安全的一方的责任。但在这一案例中，推定正好反过来了：飞船被设想是安全的，任何提出质疑的人为了阻止飞船发射都必须决定性地证明存在真正的危险。莫顿—齐奥科尔公司的工程师能够列出担心的合理理由，但他们不能证明O型圈在寒冷环境中真的会失效，并引起爆炸。由于举证责任被错误地放置给工程师们来证明O型圈是危险的（而不是发射团队来证明O型圈是安全的），发射继续进行了，诉诸无知最终导致灾难结局。

我希望提出一个原则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但我担心这一原则看起来极具矛盾性和破坏性。这个有争议的原则是：当没有任何根据支持一个命题的真实性时，相信这一命题是不可取的。

——伯特兰·罗素：《论怀疑论的价值》



诉诸权威

“好吧，忘了那个论证，”本让步了，“再考虑一下这个：想想那些研

究上帝存在的伟大导师、先知和神学家们——我在想的那些人，萨拉你了解得很清楚——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奥古斯丁、阿奎那、拉比、安瑟尔谟、阿维洛伊、阿维森纳、迈蒙尼德、笛卡儿、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和洛克。尽管他们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但他们都同意一件基本的事情：上帝存在。在这么多智慧先哲中存在的这种共识就是对他们的共识内容，即上帝存在的一个充分证明。"

"本，这是一个有趣的论证方式，"萨拉回应道，"它诉诸权威。恰当地诉诸权威当然是合理的。"

"是的，"塞琳娜回应道，"但本的论证不是那种诉诸权威的恰当形式。"

"本，这次我同意塞琳娜的看法。合理地诉诸权威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所诉诸的权威必须是问题所在领域的权威。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问某位化学教授氮原子中有多少个电子，那么我们就在一个恰当的领域诉诸了真正的权威。但如果问同一位化学教授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中联邦军队的指挥官是谁，那我们就不是在一个合适的领域中请教专家：我们需要的是一位美国内战史学家，而不是一个化学家。第二，在权威中间一定要有普遍的同意或共识。假设我们问篮球分析专家迪克·维塔勒谁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学篮球教练，他的意见听起来会很有趣。但我们不能合理地推论出维塔勒支持的教练就一定是最伟大的，因为还有其他关于大学篮球教练的可能的不同权威意见：有人会说是约翰·伍登，有人会支持迪恩·史密斯，还有人会选择约翰·汤普森。本，在你给的案例中，你名单上的每一个人是否都能算权威这一点还不清楚。某些你援引的权威肯定不会同意你把名单上的其他人也当作权威。举例来说，斯宾诺莎不会承认奥古斯丁、阿奎那、安瑟尔谟的权威，而他们也不会承认斯宾诺莎或者迈蒙尼德和拉比的权威。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使我们能够在这些人当中找到某些一致因素，我们仍然不确定在他们中间会找到共识。毕竟，很多哲学家——就此而言，有很多重要的神学家——都支持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我们不能将那些信仰上帝的人当作唯一的权威：那只会避开问题。"



两难推理论证

“好，如果你不喜欢那个论证，看看这个。”本不会轻易放弃。“我曾听牧师给出过这样一个论证：耶稣被称为上帝，对吧？‘你看到了我，你就看到了天父’，这就意味着上帝，因为‘我和天父是一体’。所以，要么耶稣真的是上帝，要么耶稣就完全疯了：毕竟，任何人如果称自己是上帝，而他又不是的话，他肯定是疯了。但耶稣很明显没有疯：没有人在读过他的布道书和寓言之后会认为他疯了。所以，很明显，耶稣就是上帝。当然了，如果耶稣是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就肯定存在！”

“本，又一个有趣的论证。”萨拉微笑着道。

“朋友，别鼓励他，”塞琳娜摇着头。“你让本开始论证上帝的话，就没有一个人能安静地喝咖啡了。”

“我只是说那是一个有趣的论证——但它依然不起作用。这是一个两难推理论证：要么A要么B一定是真的；A确定是假的，所以B肯定是真的。这个论证的结构是好的，不幸的是第一个前提是错误的，所以这个论证是一个假两难推理。好啦，本，你是个历史学家，这些只是唯一的可能吗？要么耶稣真的是神，要么他只是一个声称自己是神的疯子？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你肯定知道有些时候成文的历史记录并不完全真实。此外，成文的历史记录往往有多种不同的解释。比如那句‘你看到了我，你就看到了天父’。也许耶稣只是在说他和上帝一样，都是地球上一个特殊的神性存在。或者他说的与此完全不同：你看到了我，而你看到的一切都属于上帝。我们同样特殊，在外部世界中并不存在什么神圣力量。毕竟，很多早期基督教徒——举个例子，诺斯替教徒——这样解释耶稣的教导：耶稣并不是某位神奇降临地球的、特殊的、超越性的神，而只是我们中间某个特殊的、异于常人的神性存在。或者耶稣的话语被错误地记录下来，毕竟成文的福音书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汇编起来，而且大多数时候各种错误都要归咎于那些令人尊敬的教父。如果我们同意你的假设——要么耶稣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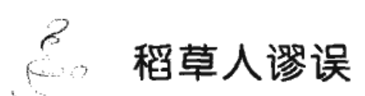
帝，要么他疯了；耶稣没有疯，那么我们必定会推论耶稣是上帝。但这一论证的第一个前提是一个假两难推理。”

“好吧，我从没有就这一论证想过这么多，就当我的一次尝试吧，但我仍然相信上帝存在。”

贝特西·哈特是CNN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评论员。在一个新闻专栏中（1998年6月12日），她讨论了南方浸信会大会通过的一个决议，这一决议将“妻子必须服从丈夫”这一信条确认为《圣经》律条。这一决议招致了众多批评，但哈特为其辩护，说那些批评者是轻视浸信会的所谓“精英”。随后，她对所有批评给出了一个回答：

> 回到南方浸信会大会和它引起的各种抱怨的详细情况，我不能想象精英们真的会一开始就与《圣经》抵触，认为女性应该总是可以为所欲为。这难道是对任何人都有益的模式吗？

好啦，当然不是，这并不是一个有益的模式，但这就是唯一的选择吗？女性必须要么服从她们的丈夫，要么总是为所欲为吗？很显然，贝特西·哈特认为只存在唯一的选择。但不需要多么深刻的洞察力就能察觉出平等是另外一种可能，因而哈特的论证是一个假两难推理。



稻草人谬误

“本，说真的，你怎么会相信上帝呢？”塞琳娜向前倾了倾身子。“上帝仅仅是由于我们的无知而出现的一个名字。当你是个孩子时，你不知道答案，这很美好。在自然科学和科学探究发展起来之前，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它只是一个懒惰的借口。为什么我们要遭受干旱？上帝一定是在惩罚我们。为什么会发生月食？上帝一定是生我们的气了。为什么人会死于疾病？上帝一定早就决定好了他死亡的时间。为什么我们有眼睛？一

定是上帝设计了它们。这些‘答案’太简单了，它们不可能真正解释什么事情，只是使我们远离那些只有经过艰苦的科学研究才能得到的真实答案。另外，它也不是一个貌似合理的故事，不是吗？上帝决定创造一个世界，却不考虑一个无限上帝的荒谬观念使一些事物和他自身相分离了——如果上帝是无限的，在上帝之外怎么可能有世界？因此，上帝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创造一个世界：第一天创造了无数的星系和天体，然后用整整五天的时间塑造了一颗小小的名叫地球的行星。他创造了每一种鸟、野兽和昆虫——包括上万种相互不同的甲虫——他还创造了两个人，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有两个孩子，该隐和亚伯，该隐杀死了亚伯。所以上帝将该隐流放，并在他身上做了记号，以使周围城镇中的人们不会杀害他。等一下。这里只有三个人：亚当、夏娃和他们剩下的儿子——该隐。那些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是从哪里来的？这毫无道理。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些事情，对吧？”

“喔，”本回应说，“塞琳娜，事情并不像你描述的那样。我知道有些人想把《圣经》当作生物学或地质学著作来阅读，但我不同意这种做法。《圣经》并不是一部关于恐龙、甲虫和细菌如何产生的著作，它要揭示的是我们是谁、我们同上帝的关系这些深刻的精神真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并不是一个有关人类出现的文字描述，而是一个美妙和激动人心的说明——我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圣经》中的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纵然我们做了可怕的事情，比如在一场愚蠢的争吵中杀死了兄弟，上帝依旧爱我们。也许有些人仍然想用上帝作为科学推理的懒惰替代品，但将这一看法归于我，进而宣布对我从未持有的观点的胜利，这是不公平的。”

“哦！本，真是一个漂亮的反击。”萨拉对本鼓掌微笑。“亲爱的塞琳娜，我讨厌与你对立，但我还是要支持本。你做了一个稻草人论证来反对本的观点，而本要求你正面回答。”

“是的，塞琳娜，”本有些幸灾乐祸，“你使用了一个稻草人论证，但被我抓住了。哦，萨拉，什么是稻草人论证？”

“听起来像是男性至上主义者的语言，”塞琳娜说道。“难道它不应该是一个稻草人？”

“稻草人论证是这样一种谬误——当有人替换或歪曲了对立的观点，以便更容易攻击这一观点时，谬误就出现了，”萨拉解释说。“举个例子，假如你将一个比你的对手实际持有的观点更加极端的观点归之于他或她。当有一个关于堕胎的争论时，主张生命优先的那些人声称那些主张选择优先的家伙想要杀死那些不到两岁的有缺陷的婴儿。也许有少数人会赞同，但大部分选择优先的支持者肯定不这么看，他们的观点以一种被歪曲的形式呈现出来，是一个稻草人。攻击这个稻草人要比攻击妇女应该掌控自己的身体，不被强迫孕育一个不想要的婴儿这一观点容易得多。说到底，新生婴儿可以被领养，他的母亲不会被强迫来抚养他，但你不能强迫其他人为你孕育婴儿。那个被歪曲的稻草人的观点比现实的选择优先者的观点更容易被击倒，这也是稻草人谬误如此吸引人、如此普遍的原因。但它依旧是一个谬误。当然，选择优先这一方也可能沉溺于某些稻草人攻击：某些选择优先的拥护者把生命优先这一派描绘成不仅想禁止堕胎，还想禁止一切人工避孕。在生命优先运动中确实有人支持这一做法。但这不是生命优先这一派观点的主流看法，这是一个更容易受到攻击的极端观点。以这种方式表现生命优先派的观点就是在设置一个稻草人。”

“哦，我明白这一谬误了，”塞琳娜说，“它是政治家的宠儿。”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辩论中，稻草人谬误经常会出现，”萨拉回应道，“它确实是一个常见的政治伎俩。塞琳娜，你之前是怎么说的？你认为稻草人谬误应该被重命名为稻草家伙谬误吗？”

“好吧，让我思考一下。一个稻草人论证是为了赢得不费力的胜利而错误地使用了歪曲和误传，对吗？不，说到底，我认为稻草人是一个正合适的词。”

2000 年秋天，一份调查研究——由一位通常为美国环境保护局工作的

顾问负责进行，被美国肺脏协会的发言人称为“国家艺术”——显示，在美国，由发电厂引发的大气污染每年会引起30 000多名美国人死亡。第一能源公司的发言人拉尔夫·迪尼古拉这样回应这一报告：“站在一旁对存在的问题大放厥词是一回事，而以一种在环境方面负责任的方式生产可靠而廉价的电力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责任。尽管有些人愿意在他们的后院中种粮食，踩脚踏车给医疗诊断设备提供动力，但并不代表其他人也愿意这样做。”（《克利夫兰实话报》，2000 年 10 月 17 日）

但那些担心由于空气污染致死的人们很明显并不想消灭所有电力，他们只不过想以一种产生较少污染的方式来生产电力（例如，通过少烧煤）。但那是一个比拉尔夫·迪尼古拉设定的稻草人目标更加难以攻击的观点。

乞题谬误

“在你男性至上主义者的语言里，有很多词可供选择，不是吗，亲爱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排除了塞琳娜所犯下的稻草人谬误。现在，让我们一起关注关于上帝存在的最根本理由。其实，原本很简单，”本接着说，“对每个人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仔细看，你就会明白。当然，不是看外面的花花世界，不是钻进实验室观察，也不是仰望天上的星星，而是去体会自己的内心，在灵魂中你将清晰地感受到并且深深地确信，有一个远超于人类之上的伟大而强健的存在。《圣经》上怎么说来着？‘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于安静中体会到的那种特殊直觉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存在的最有力证明。”

塞琳娜摇着头。“本，我知道芝加哥小熊队一定能赢得 2003 年世界棒球大赛的冠军。我完全能够感觉到他们这一年铁定成功。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强劲感觉，一种坚定不移的确信。对于大多数历经挫折却依然钟爱小熊队的球迷来说，他们都拥有这份相同的感觉：这是我们的赛季，‘山羊魔咒’已经解除，我们一直满怀信心，我们的痛苦没有白熬。这一年的胜

利属于小熊队。但是，我们错了，我们都错了。感觉不能告诉你自身以外的事物，也不能告诉你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我的感觉能够告诉我我的腿很疼，即使我的腿已经被截了，我仍然会有这种疼痛的感觉。也许我弄错了疼痛的来源：它似乎来自腿部，但实际上我的腿已经没有了，所以很明显它来自别的部位。或许看起来像是我的腿受伤了，实际上它却是心理上的问题：它是由我的意识、我的大脑所导致。可是，我知道我身上疼，因为我感觉到了。我知道我爱本，也是因为我感觉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任何事情上我们总是不能达成共识。这纯粹是物理原因，可是我仍然知道我对他的感觉。但是，我的感觉不能告诉我谁将赢得世界棒球大赛，也不能告诉我木星有多少卫星。同样，我的感觉也不能告诉我想象中上帝的存在。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事物存在，你就需要仔细地做一番科学的调查研究。我不是在贬低感觉的作用，它们可能非常美妙。但是，它们不能够告诉我们卫星、山川或者诸神的存在。”

“可是塞琳娜，”本反驳说，“这个类比并不恰当。你对小熊队必胜的感觉只是对你的愿望的一种感觉。它是你自己欲望的产物。但是，对于上帝存在的那种感觉，那种深深的确信是截然不同于其他感觉的。它是上帝植入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直觉。上帝就是真理本身，并且上帝不会说谎，因而这种由上帝植入的深切感觉不可能是一个把戏或者骗局：上帝存在一定是真实无妄的。所以，对于上帝的感觉与你对小熊队必胜的那种非常不可靠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本，你搞得我头都晕了，”塞琳娜笑了，“我感觉自己正在骑木马，转了一圈又一圈。”

“是啊。本，恐怕塞琳娜说得对。”萨拉微笑着说。“你的论证很聪明，但一直在绕圈子：这是乞题谬误。”

“萨拉，‘乞题谬误’是什么意思？”本很沮丧。“我还以为我的论证很好呢。”

“从某种角度说，你的论证的确很好，”萨拉说，“结论可以由前提确定地推出。正像逻辑学家所说，这是一个有效论证：假如论证的前提为真，

那么结论也一定为真。前提，也就是那些用来支持结论的原因，肯定支持结论。但是问题在于，你把结论和前提混在了一起。一旦这样，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上，自然很容易‘证明’你的结论了。这就是你的论证犯了乞题谬误的原因。我们拥有一种上帝存在的特别感觉。这种感觉是真实无妄的。因为它是由上帝植入的，而上帝不是骗子，不会撒谎。要知道，你论证的结果是上帝存在，因此在你的一个论证前提之中，你不能说我们有一种由上帝植入的感觉。很明显，如果上帝给我们内心植入了这种感觉，那么上帝肯定已经存在了。但是，上帝的存在正是你所需要论证的。你使用了一个已经假设上帝存在的前提进行推论，当然就犯了乞题谬误。”

“有些人认为，黑猩猩有高智商：他们能做计划，解决问题，甚至能使用语言。但是很显然，黑猩猩并没有高智商，因为动物之中只有人类才有高智商。”的确，如果人类是唯一拥有高智商的动物，那么非人类的物种（包括黑猩猩在内）都不会拥有高智商。但是，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是否至少有一种非人类的物种——黑猩猩——拥有高智商。通过提供一个包含论证结论的原因（或前提），这个论证成了乞题谬误。



原因不相干的谬误

“本，”塞琳娜说，“你必须打消证明上帝存在的念头。任何证明都是无效的。看看你周围那些自称‘知道上帝存在’并且到处宣扬自己认识了上帝及其意愿的人们。‘上帝已经准备赐予你特别的福运；只要寄来钞票、支票或者信用卡，我就会在上帝耳边提起你的名字，你的灾祸将会完全消除。’‘上帝派遣我们来惩罚那些异教徒；拿起你的剑，杀死那些邪恶的人。他们正生活在上帝早已注定属于我们的土地上。’‘我拥有上帝的力量，能够治愈你的病痛，只要给我们牧师一份特别的爱心捐助，你就会痊

愈。’‘那恶毒女人是一个巫婆，上帝命令除非她坦白她是撒旦的帮凶，否则她将一直遭受折磨。’其实，比起历史上任何其他骗局来说，有些人和集团借用上帝的幌子引发了更多战争，折磨了更多无辜者，造成了更多受害人。”

“塞琳娜，你说得很对，”萨拉表示同意。

本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一个人要与你们姐妹俩辩论，真不走运啊。现在她们正携手走向一个狂热的目标。上帝保佑我们远离邪恶。”

塞琳娜举起手表示胜利。她笑着对塞琳娜说：“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什么来着？‘只有国王和牧师统统被绞死，人类才能够获取自由。’暴政已经被推翻，本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据也无奈地坠入海底，完全泡汤了。”

“我还没有讲完呢，”萨拉回答说，“你恐怕是在转移话题。”

“萨拉，你这话什么意思？”塞琳娜很失望，“我还以为你已经同意了我刚才说的话：关于上帝意志的那些宣称导致了无数的苦难和剥削。”

“我的确认为你说的对。你说的是对的，”萨拉说，“但却又是完全不相干的。你看，塞琳娜，有些人一直宣称他们能够治愈癌症：如果你来到我们诊所接受治疗或者服下这些特别的药片——当然了，你要支付一个特别的价钱——你的癌症就会痊愈。”

“是的，那些人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塞琳娜表示同意，“怎么能够欺骗那些即将死于癌症的患者，尤其是那些即将死于癌症的孩子？怎么忍心从那些绝望的人手中窃取钱财呢？最糟糕的是，本来有可能成功治愈的患者听信了这些庸医和冒牌货的话，等到癌细胞转移和扩散后，才去正规医院治疗。可是，这时候已经太晚了。因此，他们失去的不只是积蓄，还有生命。”

“那么，因为有太多的庸医和骗子虚假地宣称发现了治愈癌症的办法，就意味着世界上不可能有治愈癌症的方法了吗？”萨拉问。

“不，当然不是啦，”塞琳娜回答说，“我们有很多有效的方法来治疗一些癌症，我也确信将来我们一定能够发现治疗其他癌症的方法。事实上，我以前很希望从事癌症研究，致力于发现一些治疗目前还难以治愈的癌症的有效方法。”

“既然有太多的骗子虚假地宣称发现了治愈癌症的办法，并不表明世界上不可能有治愈癌症的办法，同样，有许多人虚假地宣称拥有关于上帝的特殊知识，并不意味着世界上没有关于上帝存在的知识或者证据。在这两个事件中，所提及的事实是正确的：冒牌医生的确存在，宗教骗子也的确存在。但是冒牌医生与我们最终能否找到治疗癌症的有效方法这个问题不相干，宗教骗子也和我们最终能否找到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这个问题不相干。既然它和论证的结论不相干，那么对错与否也就无所谓了。当然，世界上有很多自吹自擂又虚伪好财的牧师和先知假称知道上帝并且替上帝传话，但是这些都无关于你要论证的结论：不可能有上帝存在的证据。”

“啊!”本高兴地说，“萨拉终究还是在正义的阵营里生活。投降吧，塞琳娜。现在你的室友都站在我这边了。”

“并非如此，本。”萨拉摇摇头说。“是的，我承认塞琳娜关于不可能有上帝存在的证据的论证是无效的：它犯了原因不相干的谬误，或者像有些人说的‘红鲱’谬误。但是，这不意味着有上帝存在的证据。塞琳娜的论证失败，但不能证明它的结论为假，这只能表明她的论证不能支持她的结论。事实上，如果你宣称上帝存在，证明的任务仍然在你的身上，本。”

“好了，亲爱的姐妹，”塞琳娜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提出的理由是与结论不相干。我猜不只是正直的人才会犯这个错误吧。”

“事实上，塞琳娜，无论谁都有可能陷入这些论证错误，它们是难以摆脱的诡计。因为它们，无论谁都会失败：听起来它们非常有理，但是它们却能引导你走上错误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原因不相干的谬误经常又被称为‘红鲱’谬误。这个名字起源于英国的猎狐时代。想象一下你正在风景宜人的古英格兰猎狐。当一群猎狐犬漫山遍野追赶一只惊恐万分的不幸的狐狸时，你身穿红夹克，脚蹬皮靴，骑着漂亮的猎马，品尝着用精美的英国骨瓷泡出来的香茶，准备开始狩猎。”

“不是我，”塞琳娜回答说，“那些英国贵族不可能让我们这些黑皮肤平民去品尝从精美英国骨瓷里倒出来的香茶，也不会让我们骑着马去打猎。我倒有可能在端茶盘。”

“好吧，那就想象一下本，索美塞得公爵阁下，正骑着马，品着茶，等着他的猎狐犬。”萨拉说。

“这也不可能，萨拉，”本说，“我来自善良而坚强的棚户区。”

萨拉拍着前额说：“对于一个处于冥思苦想中的哲学系学生来说，你们俩这不是纯粹在给她可怜的生活平添烦恼吗？好吧，就说有些人正在猎狐，你们两个农民不是骑马，而是正在照料那些猎狐犬，可以了吧？反正是这样，猎狐犬追狐狸，猎马追猎狐犬。除了那只狐狸和你们两个农民以外，大家都在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最后，维克托老爷和太太追得累了，他们返回庄园喝茶，吃点心，你们两个农民被派去唤回猎狐犬，但是猎狐犬仍在满地追狐狸，很难召唤它们停下来。这时候，你们怎么办？作为聪明而机智的农民，你们拿了一串鱼片，鲱鱼片，因为它们油多并且香味很浓。等烤到红彤彤并冒出黄油时，你们在猎狐犬还没有赶到时把它们放到狐狸刚跑过去的路上。红鲱鱼的香味很浓，很快猎狐犬就丢失了它们正在追踪的狐狸留下的气味，它们停在那里分辨气味，闻来闻去，企图找到刚才追踪的狐狸的气味。当猎狐犬正在转圈的时候，它们很容易就被逮住了，是不是？你在路上放鲱鱼的原因就是：它诱使猎狐犬丢掉了追踪的线索。这就是原因不相干谬误经常被称作红鲱谬误的原因，它就是这样：它提及某些事情，比如宗教骗子那些庸俗虚假的宣称，引起你的注意，然后你集中关注那些事情。这样，它就引导你转移了原来的论证话题。但是因为新话题非常有趣，你就忘记了它与实际上的结论是不相干的。当然，它并不是完全不相干。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无耻的宗教骗子，他们利用宗教宣言挑起战争，从弱小者手中掠夺财富、骗取钱财。认识到这些不幸的事情，确实很重要。但是，它无关于我们所要论证的问题，无关于论证的具体结论，也无关于世界上是不是可能有上帝存在的证据。”

1986 年，美国反色情出版物联盟发出一项倡议，要求国家禁止色情出版物，并声称这一政策不是一项审查制度。其中，他们的一个论证如下：

> 致力于消除赤裸裸的色情出版物并不是审查制度。它是对于法律的落实。这些法律已经通过我们的民选官员得到了实施，并经时任最高大法官作出了解释。这正是实行民主的本质！……所以当法官和陪审团支持这些禁止色情出版物的法律时，它就不是一项审查制度，而是负责任的民主。

但是，这里犯了原因不相干的论证谬误。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在论证中它被当成了一条红鲱鱼。即使反对色情出版物的法律被民主地通过了，那也与它们算不算审查制度这个问题无关。假设美国公民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禁止任何人拥有、阅读或者散布《圣经》，这项法律将会是“实行民主”的范例，但它仍然是一项审查制度。实际上，民主地完成一件事情与该事情是不是审查制度这个问题完全不相干。

“我要去上课了，朋友们。”本喝完咖啡，拿起了他的书包。“另外，一整天都在遭受滥用稻草人的折磨，还有塞琳娜这么多红鲱的误导。但是这个辩论还没有结束。明天，老时间，我们彻底解决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塞琳娜将会明白她怀疑主义进路的错误。”

“你要说服塞琳娜改变观点?”萨拉笑了。“那将是一个奇迹。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算是上帝存在的有力证据!”

本摆摆手：“萨拉，明天你一定要到这里。我们需要一个裁判。不准踢腿，不准攻击眼部，不准扔红鲱鱼。”

“还有，也不准制造假两难推理，”塞琳娜反击道，“在神圣的战争中，信仰的捍卫者不准耍任何阴谋诡计。你要盯紧他，亲爱的姐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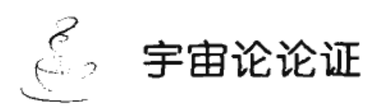
“我一定来，”萨拉回应道，“不过，如果让我做裁判，你们俩要请我喝咖啡。”

第二章　宗教与哲学

——三位老友未能很好地解决关于上帝的问题

“看，塞琳娜，肯定有一个上帝存在，看看你的周围！有树，有山，有花。往北走几英里，你会看见密歇根湖。再往远处眺望，你会看见太阳。短短几小时之后，你将会看见繁星点点，而那仅仅是个开始，还有成千上万颗你看不见的星星，事实上，是成千上万的星系。那么，它们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不是你创造的，当然也不会是我创造的。也许在此之外还有一个高智能的星体，然而，即使它们也不能创造出成千上万的星系。另外，这种高智能的星体也需要创造者，而这种创造者就是上帝。”

“非常棒的解释，本。能有如此美好的回答真是太好了。那就是上帝，对吗？一个对所有事情的答案。我们该如何解释树呢？上帝创造了它们。那么山脉呢？很好，也是上帝创造了它们。那么星星，所有的星系呢？上帝就是它们最好的解释。这是多么方便啊：一个直接的、通用的解释。这让我想起那些人，那些当他们得知一名婴儿在一架飞机失事后得救的消息时兴奋不已的人们。‘这真是个奇迹！上帝创造的奇迹！’但是，上帝为什么让所有其他人（包括所有其他婴儿）去死呢？那必定是上帝的意志。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地试图理解所有一切呢？上帝就是唯一的答案。”



宇宙论论证

“别这样，塞琳娜，你这么说不公正。我并不诉诸上帝去解释为什么

一个人存活而其他人丧生。我知道有些人会这样做，但我不会。但你看，对于为什么存在星系的解释和对于为什么一个人能在撞机事故中幸存的解释几乎相同。我所探寻的这一问题要比关于星系存在的问题更大。这是一个关于万事万物为什么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是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呢？这不是一个你可以用科学方法来回答的问题。某物存在，而且它必须以某种方式变成实在。天文学研究的是宇宙大爆炸如何导致星系的形成，生物学研究的是物种进化的原因。但是，所有这些关于因果关系研究的学问都预示着存在一种东西，即第一动因，它一手安排了整个运动过程。我所谈论的不是六日创世的造物主。我所指的是一切实在的最基础的部分。上帝，作为最终的源头，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高远广阔的苍穹，
涵盖整个蔚蓝而缥缈的天空，
伴着闪烁的群星，绘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成为它们伟大起源的图景。
不知疲倦的太阳，日复一日，
显现着造物主的力量；
向世间各地宣告，
这是全能之手的神工。

每当夜幕降临，
月亮就开始讲述美妙的传说，
并向每夜聆听她的大地
不断重复她诞生的故事：
当时恒星都围着她燃烧，
旋转的行星交替证实这个音信，
在两极之间传播真理。

在庄严的肃静之中，
为何这一切都围绕着地球运行？
在它们闪亮的轨迹之中，
为何没有真实的音响和语声？
不过理智的耳朵都能够听见，
它们荣耀的欢呼；
它们发光时，一直在歌颂：
“造我们的手是神圣的。”

——约瑟夫·阿狄森，1711

“看，本，那种争执是毫无用处的。上帝并不是所有具体细节的解释——为什么一人幸存而其他人都丧生，行星是如何形成的，淋巴腺鼠疫的病因是什么。那么，是什么使得你认为，上帝可以作为许多宇宙问题的答案，诸如：为什么是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或者，第一动因是什么？我甚至不确定这些问题是否真的有意义。你使用了在经验上有意义的原因概念，但我所怀疑的是：当你将原因概念从自然世界中抽离出来之后，它是否还具有意义。然而，即使这些问题确实是有意义的，那么‘上帝引起它’并不是真正的答案。这仅仅是供认了我们的无知而已。”

“噢，塞琳娜，不要对可怜的本太认真。无知并不是他的错，这是他所属性别的所有成员的一个共同特征。”

“哦，你好，萨拉。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正好听到你痛斥老本的无知。有点太严厉了，不是吗？”

“她是恶意的，萨拉。快来干掉这头无神论毒龙，拯救一个身陷危难的朋友。”

“萨拉，我并没有严厉地对待本。我只是试图教会他如何进行解释。他认为仅仅只用‘上帝做了它’这一说法就可以解释一切事物。帮帮忙，让他搞清楚状况吧，行吗？”

设计论论证

随着萨拉的到来，本决定从他的箭匣中取出另一支箭。“看，上帝确确实实能作为一种解释起作用。上帝不仅仅是对为什么在一场撞机事故中一人存活而其他所有人都丧生的解释，还是对更为重大的事件的解释。看看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拥有太阳，白天温暖我们并赐予我们能量。更进一步说，地球正在被地心引力所束缚并遭受着破坏。在离太阳过于遥远的地方，就会变得太寒冷以至于我们很难存活。现在，我要给出的不是那个已经过时的设计论：‘看，我拥有双手、双眼，难道这不神奇吗？一定是上帝已经设计好了他们。’达尔文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简单的解释，而且关于自然选择的全部证据都是不容置疑的。另外，上帝要比那些笨拙的钟表匠高明得多，那些钟表匠们仅仅是将狮子、老虎、熊、甲虫、草履虫、人以及牡蛎的各个部分摆放在一起而已。但看看这样一幅更为广阔的画面：世界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并且还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生存的地方。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一切的发生只是一种偶然。我们在这世间生存着，这个世界又是那么自然地适合我们生存。但是，一定还存在着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仍在不断成功地进化着，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却难以解释它的存在。当然，在某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奋斗：天气变得太热或太冷，出现致命的虫子和毒蛇，出现破坏我们庄稼的枯萎病，或者是那些能够轻易摧毁我们的家园和土地的洪水、龙卷风、飓风和地震。但是上帝并没有设计制造一个全无挑战的、懒惰、闲散的世界；与此相反，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一个充满考验的世界，一个需要我们为之不懈努力的世界。然而，这还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努力通常会得到回报，进步是可能的，美德能够被践行。这是一个既有困苦同时也为你提供解脱和战胜这些困难的机会的世界；这是一个既有战争爆发也有和平倡导者能够取得胜利的世界；这也是一个既充满饥荒又能够消除饥荒的世界。总而言之，这似乎是一个被全善的上帝所设计的伟大的世

界。上帝既不想我们自满，也不想我们自卑，更不想我们懒惰，取而代之的是希望我们能够不断地锻炼并进而完善我们的才干和能力，且最重要的是要在美德和善行中成长。为了这种锻炼，为了这种锻炼能激发我们充分的成功，这个世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本正在提供的是一个关于设计论论证的现代版本，它因英国著名哲学家威廉·佩利而闻名：“假设我在地球上已经寻到了一只手表……当我们开始检查这只手表的时候，我们觉察到……它的某些部分是因某种目的而被有意识地聚集、塑造在一起的，例如：它们以这种形式成形是为了能制造一种运动，而这种运动又是以为了指示一天中的时刻为准则的……这种机制正在被观测中……我们所设想的这一推论是不可避免的，即：那只手表必定拥有一个创造者……他完全地掌握了它的构造并设计了它的功用。”这一论证有时也被称作是关于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论证，因为这一论证努力从一个被设计的世界是基于上帝目的性行为之上的这一点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因而，论证的焦点是目的，它是一个关于目标或意图的希腊术语。

坦诚地告诉我，我向你发起挑战——设想你负责构建人类命运的大厦，而其最终的目的是要在最后带给人们幸福，给予他们和平与满意；然而，设想一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考验被造物的小小弱点是不可或缺也不可避免的；设想一下一些小孩用她的小拳头捶打自已的胸脯；设想一下这座大厦，不得不建立在其无偿的眼泪之上。在这些条件下，你是否愿意成为那个建筑师呢？坦诚地告诉我！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伊格纳特·阿维斯译，第二部，第五卷，第四章，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该书首次出版于1879—1980年。

塞琳娜拍拍本的手，举起咖啡杯致意道："为本干杯，至少他还没有否定自然选择！如果你将你的论证建立在否定达尔文的基础之上，那恐怕我们就不得不坐在各自的桌子边品尝各自的咖啡了。你的论证确实要比古老的'钟表匠'论证高明得多，但我仍然不能认同。试想一下：如果你只是客观地看待周遭的世界，你是否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是被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所设计出来的？看看这个世界所遭受的苦难：大屠杀，巴勒斯坦人民正在遭受侵略，在非洲周期性爆发的大饥荒，那些被逐出他们家园的土著美国人所遭受的巨大痛楚。我认为，在每个事件当中，确实都有锻炼同情和英雄主义的机会，但代价太可怕了！难道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就不能让同情和英雄主义时机的出现，无须经历如此之多、如此之甚的残忍行径吗？此外，对于那些正在变得更有德性的人们而言，至少也存在着相同数量的人正在变得更加邪恶：那些纳粹党徒胆怯的合作者们，那些贪婪的土地投机者们——他们的利益是建立在美国土著居民的痛苦之上的，那些狱警和刽子手——当他们在执行希特勒的政策时，就已经变得无情和残忍了。想想那成千上万已经死去的婴儿和儿童，其状惨不忍睹。或者，让我们再想想战争、饥荒和遗传性疾病。不要对我说：'很好，至少一些人学会了同情。'也许吧，但你能称那是很好的设计吗？成千上万儿童的可怕遭遇只是为了提高少数人的美德么？即使存在一些美德得到提高的人，我也保证至少有同等数量的人正在逐渐变得更加邪恶。客观而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这个世界，你是否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世界是被全能全善的上帝为了使美德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或者认为这个世界也许是由一个全能的设计师所设计的、充满最佳可能的世界？"

我并不是故意以无神论的口吻叙述。但是，我并不能明白地看到别人所能看到的，正如我应该期望的那样，善行和设计的迹象无处不在。对于我而言，世上存在太多的苦难。我并不能说服自己去相信全善和全能的上帝故意创造了半闭弯尾姬蜂，用毛毛虫活生生的身体作为它生存的养料，

其间却包含了它明确的意图，或者，猫就应该捉老鼠。

——查尔斯·达尔文：《信件》

塞琳娜抿了口咖啡，继续道："大卫·休谟在很早以前就提供了一个很强的例证以反对证明上帝存在的任何形式的设计论。如果你审视一下我们的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痛苦与缺陷——试着判断哪一种上帝有可能会塑造出它，那么，你将绝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全能全善的神创造出来的。相反，你很有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你假设这个世界必须由一个上帝制造出来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上帝学徒的有瑕疵的第一件实验品。或者是一个步履蹒跚的年迈上帝，在他要创造各种美好世界时，却已经失去了感受力。又或者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上帝，从人类遭受的痛楚和苦难中取乐。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造物主是那位全能全善的上帝。"

本猛地举起双手并转向萨拉。"你看我这是什么意思，萨拉？塞琳娜已经无可救药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糟糕了：当她在为无神论论证的时候，或者是在她表示上帝可能是一个可怜的年迈而愚蠢的上帝，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用最后的气力创造了这个世界时，这家咖啡店竟然没有在上帝正义的愤怒之下遭到摧毁。这的确让我感到惊讶。塞琳娜已经身陷无神论教条之中因而拒绝考虑上帝的存在了。"

"你绝对错了，本。我确确实实考虑过上帝的存在，但我拒绝了上帝。我找不到任何能让我相信上帝存在的理由。"

关于上帝的直觉知识

"一点理由都没有么？"本摇了摇头，"也许你只考虑到了错误的理由，塞琳娜。"

"那么，给我一些好的理由吧，我很乐意考虑它们。但你一定要保证它们是足够好的理由。仅仅因为发现了一些由未开化的沙漠游牧民族所记

载的原始古卷，就宣告上帝存在，这样你就别指望我会变成一个信徒。信仰上帝也许是一条远古信念，相信鬼怪存在，相信那些能够招致疾病的恶灵存在，相信地球是固定不动的，太阳绕着地球转等也都是远古信念。这些信念遥远的起源并不能增加它们自身的可信性。”

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上帝存在的证据主要在于内在的个人经验。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第三讲，1907 年

“不，塞琳娜，我并不是要诉诸原始古卷，”本回答道，“那些古卷是写给并用来引导信仰者的，而不是为了说服不信上帝者。如果你真是忠实的怀疑论者，我不太肯定会有什么可以说服你相信上帝存在的证据。然而，也许你应该考虑一下你探索问题的方向。不要从别处寻找证据，而要从当下。难道你就没有在某一时刻会有一种意识、一种感觉，或者一种直觉，认为存在一种东西，它比平凡世界的城市、树木和山脉要更加伟大，更为深奥，甚至比宇宙中的原子、星河、黑洞及类星体还要深奥？不是一种我们能够清晰可见的东西，甚至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在真正意义上为之论证或者可以用科学方法加以论证的东西，而是一种更为伟大的东西。是不是只有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才是我们的知识源泉呢？”

塞琳娜转了转眼珠，愤怒地叹了口气。“不，你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存在这样一些东西，它们是通过诉诸神谕，或者通过参悟茶叶，或者利用我们的精神力量，又或者通过探寻能够传递我们全部理解力的深层情感而得知的。哦，让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在其中注入神圣的启示和深刻的直觉。别忘了还有占星术，那也一直是知识的伟大源泉。看吧，本，当你开始将我们的‘深层情感’或‘深层直觉’作为知识的源泉时，你的划分标准和划分界限又是什么？不久之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仅凭直觉就知道我所属种族的所有人都是天生劣等的并且是最适合于被奴役的。还有一群人，他们‘就是知道’女性不应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

机会。还有许多人仅仅因为比尔是同性恋者，就直觉地认为他是邪恶的和不自然的。对温暖而朦胧的上帝在场的直觉——如果你真的需要上帝的话，也许并不太坏。然而，问题就在于，一旦你开始将这种温暖而模糊的情感当作知识的真正源泉时，你也就为各种各样的情感——种族主义、男权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反同性恋主义，不胜枚举——开了一扇门，而它们或者是邪恶的，或者是偏激的。是的，现在你提及：观察和推理就是我们了解事物的方式。如果你想要讨论知识，那么你只能讨论在科学上和逻辑上都能被确认的。我很遗憾，这就将对充满关怀的在场神圣者所抱有的一种温暖而模糊的情感拒之门外了。然而，这也正是我能排除其他众多情感的唯一途径，而它们一点都不温暖也不模糊。”

“但是塞琳娜，”本反驳道，“你并不是真的认为科学和理性就是认识事物的唯一途径。它们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帕斯卡，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也许在这一点上给出了最好的论断：‘心灵有其自身的理由，但理性并不知道。’看，你相信男权主义是错误的，我同意。但是，你是否能拿出科学证据以证明男权主义是错误的呢？毕竟，社会学家已经公认，男权主义非常普遍，而一些生物学家甚至表明它也许含有生存价值。我并不想讨论你是否能用科学证据来证明男权主义是正确的，但我不能想象你能为我们提供怎样的科学证据以证明男权主义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不要误入道德之境，”塞琳娜抗议道。“我并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拥有道德知识，但那是改日的话题。我认为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上帝。我所听说的大部分的神几乎都不反对男权主义——事实上，一些神似乎相当强调男权主义，至少根据那些自封为神服务的布道者所说是这样——除此之外，我看不到所有这些关于道德的讨论能与上帝的存在之间有任何关系。”

“这里有两种路径，”萨拉反对道。“首先，有一些人将道德知识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据：存在客观的道德事实，而这些真实客观的道德事实的唯一基石便是上帝的意志；因此，作为客观道德的源泉，上帝必定存在。然而，这一论证是建立在两个具有争议的假设之上的：一个是声称存在客观的道德事实，另一个则是声称道德的客观性需要得到神性的支持。暂且不

管这一论证，这里存在另一种与道德讨论可能相关的路径：如果你认为可能存在一些无法用科学来认知的道德事实，那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可以用非科学的方式去认知事实——而在这种非科学的知识范围之内，也许就存在我们关于上帝的知识。"

"非常正确，萨拉，"本表示同意。"我们关于上帝的知识是如此的个体化以至于不能用科学来证实。关于上帝的知识是更为深层次的，也更为个体化的。如果我们愿意去聆听，上帝会平静而清晰地向我们诉说。上帝通过《圣经》和经文中的启示来增强我们的理解力，我们也是通过运用理性来验证我们对上帝的直接认识的。毕竟，上帝在给予我们信仰的同时也给予我们理性，所以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理性是不可能冲突的。尽管如此，我们关于上帝的最佳知识仍然是非常个体化的，是非常直接的。它虽不像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数学或科学的知识，但它仍然是知识。"

本主张真正的信仰和理性是不会有冲突的，因为上帝同为二者之源，而这正是对圣托马斯·阿奎那之观点的回应："现在，我们所认知的关于（理性的）准则的知识已经由上帝先天地赋予我们；因为上帝就是我们本性之创造者，所以，这些准则也包含于神圣的智慧之中。对它们任何形式的反对也就是对神圣智慧的反对，因而，这肯定不会是出自上帝的。因此，我们信仰所坚持的那些神圣启示都不可能与我们的自然知识相对立。"

——圣托马斯·阿奎那：《论天主教信仰的真理》，第一卷"上帝"

"独特的、私人化的感觉。"塞琳娜摇了摇头。"看，亲爱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种独特的、私人化的感觉。然而，对我而言，它们似乎并不是揭示上帝存在的证据。坦白地说，我根本无法想象怎样一种感觉能够提供理由去让我相信某种全能之神的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任何神性的存在。"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理由，塞琳娜。"本回应道。"看，我知道我的母亲是爱我的。那么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嗯，也许我可以坐下来找出理由：她给我寄曲奇饼干，当我需要一个肩膀靠着哭泣时她会聆听，她为我治愈水痘、麻疹和高中时代受伤的心。但是，理由并不是我知道我母亲爱我的方式：我就是知道！也许我可以找到用以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然而，我并不需要理由：我就是知道！当然，理由在很多方面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理由并不代表一切，并不是所有我们知道的东西都需要通过理由来认知。"



恶的问题

塞琳娜迟疑了一下，抿了口咖啡。"如果你认为上帝是存在的，那么，很好，也许仅仅是我不够幸运，无法体验那种特殊的启示。或者可能上帝已经显现了自身——他、她或者是它？我一直有点讨厌为上帝分派某种性别——然而，我太愚蠢或者太固执，或者太无知以至于不能认知它。但是，关于你母亲的推理——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你母亲爱着你，那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你并不是借助于某种直觉力量和神秘洞见来知道这一点的，你是从她最近二十来年的举动中感知到她爱你的。即使在一天漫长的劳碌工作之后，她也会抱你入睡，给你讲睡前故事；清早起床为你烹制你最爱的早餐；她总是在你一切安好之时感到喜悦；在你情场失意、未能通过代数考试或者是球场失利之时，为你分担忧愁；在你生病的时候，她用湿毛巾敷在你额头上，彻夜不眠；她会尽己所能为你找最好的医生，并不惜一切代价为你寻找你所需要的一切药物。当然，她并不总是让你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你不能一夜之间吃掉所有的万圣节糖果，因为她知道那样会使你生病；她不允许还是 14 岁的你在春季假期去佛罗里达的劳德代尔，因为她认为那样太危险了；当你才 7 岁的时候，她不允许你在路边踢球，因为担心你会被车撞伤；她不会在你 18 岁生日时给你买辆崭新的跑车，只是因为她没有足够的钱。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你可能会很沮丧，但你却能

够感受到母亲正在尽自己所能去保证你的安全、健康和快乐，而这一切全都符合这样一种信念，即你母亲是爱你的。”

塞琳娜皱了皱眉头，继续说道：“但对于上帝，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的母亲在尽自己所有力量去减轻你的痛苦和使你尽快好起来，而上帝又在哪呢？难道他没察觉到吗？不，他是全知的。他是否已经尽其所能，但却仍然无能为力呢？不，他是全能的。他是否对你的痛楚漠不关心呢？不，他应该是充满慈爱的上帝。他一定遗漏了一些东西。我们的眼光放得愈远，那么由磨难带来的平等、正义就会愈多。当成千上万人死于饥荒、瘟疫和战争时，上帝在哪儿？当希特勒谋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残疾人以及其他遭受不公正审判的人时，上帝又在哪儿？一些人可能会说这是上帝的惩罚。我们遭受着艾滋病的折磨，那么，这一定是上帝对那些乱性者的审判了。上帝的这一形象在我看来是可怕而丑陋的：在暑假期间，你和一个狂放迷人的陌生人发生了一场浪漫的出轨，然后，嘭！——上帝用一种致命的病毒来惩罚你。然而，事情还会变得更糟。那些通过血液传播而受艾滋病毒感染的人又怎么样了呢？又何以解释信教的妻子被她的骗子丈夫所感染呢？又何以解释通过被感染的母亲遗传而带有艾滋病毒的无辜婴儿呢？上帝似乎在他要施以惩罚的对象问题上显得非常粗心大意。难道成千上万的犹太儿童就应当遭受如此残忍致命的惩罚么？难道成千上万的非洲婴儿就应当受到被活活饿死的惩罚么？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没有觉察到，所以他并不是全知的；或者上帝觉察到了，但却爱莫能助，所以他不是全能的；或者上帝觉察到了且有能力帮助，但他没有那么做，所以上帝并不是慈爱的。或者，可能这才是上帝将他的爱传递给我们的方式：通过饥荒、战争和瘟疫。但是，这就像声称父母对子女的残酷虐待是某种类型的关爱一样——这对于爱的观念是毫无意义的。你母亲是爱你的：这是一个合理的、有充分理由的和有意义的声明。而上帝是爱你的：要么是错误的，要么就是毫无意义的。”



上帝超越于理解之外

“看，塞琳娜，你仍然试图理性地认识一切事物，”本反驳道。“然而，上帝的方式并不是我们的方式，上帝的意志是超出我们微不足道的理解力之外的。上帝知道你提出的所有问题的答案。”本从他的背包中取出一本袖珍本《圣经》，迅速找到了他最爱的那一段。“当约伯疑惑上帝为什么允许如此这般的痛苦发生在他身上时，上帝给出了同样的回答：

> 然后，一阵旋风，主回答约伯说：‘谁在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因为我将发问，而你要回答。我为世间立定根基时，你在哪里？你若有智慧，就告诉我吧！’

那么，当上帝为世界打下地基并在宇宙撒满繁星之时，塞琳娜，你又在哪儿呢？是什么让你胆敢认为你有能力理解上帝的方式，甚至拥有质问上帝的权利？”

“好吧，这很神秘。”塞琳娜回答道。“但是，当然，如果你允许神秘，那么你将能‘解释’所有一切，但这并不是一种能够打动我的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并不是在试图解释。上帝的方式是在解释范围之外的。正如我知道上帝的存在和上帝对我的爱。这不是能够被理性地或者经验地解释的，但我照样知道。”

“是的，你知道上帝也爱所有那些在苦难中死去的孩子。那么，他为什么要让他们去死呢？这是神迹；不要发问；我们是不能理解的。很好，我清楚地了解到：诉诸神秘并不能解释一个全善、全能、全知的上帝的自相矛盾和大量在我们周遭随处可见的苦难。上帝的惩罚使这个上帝更像一位残暴的父亲而不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关于上帝的观念

本气得满脸通红。一方面是质问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将上帝比喻成一位残暴的父亲：塞琳娜太过分了。萨拉很快察觉到，一个令人愉快的咖啡哲学讨论已经迅速地演变成一种敌对状态，而这可能会以咖啡杯大战而告结束。她拍拍两人的肩膀，试图挽救这一尴尬局面。“稍等一下，朋友们，这整场讨论都是建立在一个不够完善的前提之下。你们都在讨论这样一个上帝，他在别处作出审判并施以恩惠。但是，如果你稍微不同地设想一下这位上帝：不是坐在黄金王座上的某种父亲形象，不是一位神圣的立法者，也不是在对异教徒的战争中同你结盟的神灵。我的意思是，确实，如果在你的观念中上帝是一个全知的圣诞老人，而他真实地知道你是好是坏——甚至更糟糕的是，上帝是一种神圣的超级武器，他从屠杀中取乐，而这又取决于他碰巧喜欢哪一方——那么你是否认为你的上帝观念不够成熟呢？上帝作为一个神圣传说中的超级英雄，当他欣赏你的祈祷时，他拥有呼风唤雨的特殊能力；或者，如果你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想得到他的恩惠，他通过一个指环轻推一下篮球就可以了；或者，如果他恰巧站在你这边，他会帮你杀死敌人。那真是一种非常可悲的上帝观念，不是吗？那样的上帝就是一个当我们背诵正确的套话或举行正确的仪式时不可思议的上帝；某种遥远的神圣的惩恶扬善（至少在死后）的上帝；他治愈疾病——至少在某些时候，也许是当一个身负特殊神谕的圣徒或者一位穿着讲究的电视福音传播者得到应有的回报之时——而在另一些时候却对苦难无动于衷。”

萨拉正在发展贝内迪特·斯宾诺莎所支持的一种观念：如果上帝是无限的，那么除了上帝，一无所有；所有一切都包含于上帝，所有一切都是唯一。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的第十四个命题中有相关论述：“除了神以

外，不能有任何实体，也不能设想任何实体。”而斯宾诺莎的证据则是：“既然上帝是绝对无限的东西，凡是表示实体的本质的属性都不能不归于上帝。并且，既然上帝是必然存在的，那么，如果上帝以外还有别的实体，要说明这个实体就必须凭借上帝的某种属性，这样就会有两个拥有相同属性的实体，这是荒谬的。因此，除了上帝以外不能有任何实体，也不能设想任何实体。”（R. H. M. 艾尔维斯译）

塞琳娜对萨拉的打断非常满意。本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而塞琳娜也无意使他沮丧（但事实上她却这么做了）。怪不得他们会让苏格拉底喝下毒药呢。别这样，塞琳娜，善意一点。不要践踏你所爱之人的信仰系统，你也可以展开哲学讨论。在挑战他人所信奉的信念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一点。“好吧，萨拉，我会反驳的。你启发了我关于上帝的认知。”

“乐意之至，塞琳娜。”萨拉分配智慧的方式正是乔分配卡布奇诺的方式。“你和本在谈论的是关于上帝全知和全能的问题，以及和其他一些品质，但是我并不想再次捅破那个马蜂窝。但是，你忘了另一种关于‘全’的品质：上帝是全在的。对吗？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上帝是全在的，那么他就无处不在，而不仅仅是一位观察者——那缩小了全知的范围。为了全在，上帝就必须无所不在，一直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所以我们不能说：‘很好，上帝到此为止，这里有一个界限。’那将会使上帝变得非常巨大，也许是巨大的存在，但却不是全在。在这一星系或者其他任何星系之中别无其他空间，在上帝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空间。这里不可能有许多上帝，因为那意味着在这个上帝之外还存在许多上帝，那么上帝就不是全在的了，上帝将是有限的和有界的。在上帝之外，没有上帝，没有星系，没有事物，没有人：上帝是全在的——它存在于一切处所、一切事物之中。”

本想知道这将导向何处。“谈了这么多有关‘全’的东西，萨拉，你的重点是什么？”

“好，如果上帝是无所不在的，那么去思考上帝是在此之外观察他的

被造物就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去思考上帝正在创造一些除上帝之外的东西也变得毫无意义，并且上帝不可能介入这个世界——因此，也不会是失败的介入。”

本开始怀疑。“但是，如果一切都是上帝，那么就没有东西是上帝。”

“这对我有利，”塞琳娜回答道。

“是的，它会的，不是吗?”本同意道。“那不是在解释上帝，萨拉，那正从存在之外来解释上帝。你的观点仅仅是一种通向无神论的神秘途径。”

“不，这根本不同。仅仅因为上帝不是在某处坐在他的宝座上并不意味着上帝是不存在的。毕竟，这并不是关于上帝的不可思议的观念，本，这是直接符合你自己所认定的上帝的一个特征：上帝是全在的。”

“看，萨拉，比起塞琳娜的上帝观念，我更倾向于你的上帝观念，但是这里还存在一点小小的疑惑。如果上帝真是以你所想的方式全在的话，那么你、我、这桌子、这杯卡布奇诺和木星所有的卫星都是上帝的一部分。”

“非常正确，那么你的问题在哪里呢?”

“很好，我的问题，萨拉，就是我并不是一张桌子。我有腿但却不是桌子腿。并且我也不是卫星，我也不是一个星系。当我移动时，世界并不移动。我要喝我的卡布奇诺，但它不可能是我——至少暂时来说。”

“没人说你是一杯卡布奇诺，本，虽然我承认，这一观点确实很迷人：如果你是一杯卡布奇诺，我们可以点你并给你加个盖子。你，塞琳娜，一杯卡布奇诺，木星的所有卫星，都是一个伟大的完整体的一部分：自有唯一上帝之时起，就都是唯一上帝的一部分。大象的躯干和大象的耳朵都是这大象的一部分，这并不代表将它的躯干变成了一只耳朵。”

本继续努力着：“萨拉，我仍然未能完全领悟这个关于唯一上帝的观念。特别是，我并不明白它是如何拉近你和你的上帝信仰之间的任何距离的。假设我同意你，那么所有一切都是一个更为巨大的完整体的一部分。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把那个更为巨大的完整体设想成上帝。好，

所有一切都以某种令人惊奇的方式联系起来。为什么假设所有一切的总体就是上帝？唯一上帝就是存在的所有一切。很好，太酷了。我环顾四周，看见塞琳娜、桌子、太阳、一杯卡布奇诺，对我而言，其中没有一个像是上帝。我并不是存心冒犯，然而，你们当中也没有一个像是上帝的一部分。”

“哦，本，你仍然在找某样你可以贴上上帝标签的东西。某人正坐在天国的宝座上，或者某人正行走于水上，或者一只巨大的手指在墙上书写着神秘的信息。一个你可以将他分离出来，在地图上指出，放进清晰、明确的范畴中的上帝。但你已经意识到这种上帝观念的缺陷：他缺乏全在性。且不提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将会走向塞琳娜所力求解决的问题：恶的问题，即如何协调大量的苦难和全能、全善的上帝之间的矛盾的问题。上帝不仅仅是唯一——虽然将整个宇宙仅仅说成是任何事物听起来都有点滑稽。万事万物都在变化、运动、演进。但这并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通过自然选择实现进化，那只是对环境压力的简单回应和适应生存的任何方式——生存，而不是发展。这种上帝观念包含漫长的发展，但这种发展逐渐进行，指向美好的末世，是智慧的终极。这并不是连续的发展，也存在一些倒退现象。在整个宇宙时间里，一种倒退可能持续一个或两个世纪。尽管如此，这是一个漫长的、缓慢的、总体的发展过程。在这一点上，它与达尔文进化论是一致的：这是一个非常缓慢且非常漫长的过程。”

“为什么上帝不加速它呢?”

“你又回到老问题了，本，你总是置上帝于世界之外，于过程之外。上帝并没有控制这一过程，更确切地说上帝本身就是过程。但不要一开始就设想作为过程之上帝和唯一之上帝是分离的。”

本发现了他的困惑所在。“但是你看，塞琳娜，如果上帝是这过程的一部分，或就是这过程本身，或是经历这过程的唯一，或其他任何东西，那么你就不能说这将进化成一个更为高级或更为美好或更为文明的国度。毕竟，上帝是完美无瑕的，因而上帝是不变的。如果上帝会变得或变成完美无瑕，那就仅仅意味着现在的上帝并不完善。如果上帝已经完美无瑕

了，那么上帝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任何形式的改变都将意味着是朝向不完善的改变。”

萨拉皱皱眉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本。你，一个犹太基督教上帝的忠实崇拜者，告诉我上帝是不变的？你关于上帝的思想变得比我第一位室友换男朋友的频率还要快。一天，他创造了人类，把他们放进伊甸园。然后，他又改变了主意，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是的，我知道，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那就是上帝之所以改变主意的原因；但是你的上帝是全知的，不是吗？所以他不得不知道他们将会偷吃禁果，但他还是改变了他的想法。）然后，他开始厌恶人类，后悔创造了我们，并决心毁掉我们。然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要拯救一小部分人，让他们重新开始。然后，他又决定要杀死所有以色列儿童，但他跟摩西对话后又改变了主意，仅仅要杀害他们当中的五分之一。你还告诉我上帝是不变的吗？”

“好吧，让我们先忘掉关于变化的问题。但我还是不明白你是如何解决塞琳娜关于恶的问题。如果一切事物都是在持续不断地朝更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为什么在这世上还存在如此之多的恶和如此之多的苦难呢？”

“我知道她将会说什么。”塞琳娜打断他。“她会说，这全部都是幻觉，不存在真正的苦难。在这一点上，本，相比于萨拉的观点，我更接近你的观点，在这世界上的确存在真正的苦难。不要试图谈论那些已经失业的人们，那些不能承担他们孩子的医药费的人们，那些在非洲死于艾滋病和死于中东战乱的人们。别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幻觉。我并没有像他们那样的经历，但在这一生中我也经历了一些苦难，不要试图告诉我这只是幻觉。如果这都是一场梦，那么这是一场充满痛楚的梦，而且这场充满痛楚的梦仍在真实地继续着。”

萨拉摇摇头。“你这么好心地为我说话，塞琳娜，并且描述我所坚持的观点。如果你所描述的是正确的，你将会为我省下不少麻烦。但是，事实上，那根本就不是我的观点。当然，存在苦难——真实的苦难，可怕的苦难，多年的苦难。我并不是试图以否定真实的苦难和真实的恶的方式，回答关于苦难的问题——关于恶的问题。它们是存在的，非常真实地存在

着。但是，仅仅当你将上帝看成一个外在分离的、全能的、掌控所有一切的神时，那才成为一个问题。但那并不是上帝，至少在我看来不是。向更高级、更美好的世界进化是一个漫长、缓慢、曲折的过程。它迈着自己的步伐，我们是不能使之加速的。”

“你的意思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么？我们对所有发生的一切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么？”塞琳娜对此并不是很满意。

“当然，你会造成影响——是的，有些事情你可以做并且也有些事情你是可以改变的，”萨拉回答道，“但那并不是与这一过程相分离的：它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你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当你成为一个智者，智慧就增加了。你友善地、慷慨地行事，你同残暴和苦难作斗争——这些都是这个漫长过程的至关重要的要素，而这个过程通向一个更为文明的国度。”

“但为什么它一定要如此缓慢呢？”耐心并不是塞琳娜的优点。

“因为获得智慧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许我们能迅速地获取信息，并且速度还可以加快，但智慧的获得却是缓慢的。”

塞琳娜仍存疑虑。“这一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我们都是一个伟大整体的一部分，并且我们都在致力于这个稳固的、必然的、通向文明的过程。那好，你又是从何得知这一切都是真的呢？通过启示？直觉？某个直接拥有启示之人的宣称？而这恰好把我们带回了开始时的话题。”



相信上帝的益处

萨拉说：“不，这并不是通过神启或者直觉，而主要是通过观察。”

“你是说你观察到这个世界在逐渐变好？”塞琳娜不太理解。“抱歉，你和我好像是在看不同的世界。我所看到的世界，正如我祖母曾说的那样，似乎正处在一辆驶向地狱的手推车中。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发现你所期望的这种稳定的改善缺乏足够的证据，就像一个政客的承诺一样不可靠。”

萨拉已经准备好了回答，尽管她怀疑自己的回答既不会让塞琳娜满

意，也不会让本舒服。“不，这并不是通过对这个世界的改善趋势的观察。我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不会奢望环顾四周就能观察到一个新物种的演化，我也不会奢望这个世界的改善如此迅速。二者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从这个观点是如何改变那些持有此观点的人，你可以找到最好的证据。这当然不是说它可以把他们都变成圣人，但它确实使他们活得更有信心了，活得更有耐心了，活得更有意志力和决断力了。总之，这种观念是起作用的。这就是你应当拥有这个真理的最好证据。你可以试试看。”

“谢谢你的邀请，但是我必须拒绝。”塞琳娜没有被说服。“我喜欢在我相信某种事物之前先有证据，而不是一个预先的承诺。另外，相信某种事物并不是说它就是真的，即使这种信念可以使你快乐。例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核武器会让我快乐，但即使我可以拥有这样一个信念，并且因此过上一种更有信心、更满意的生活，这仍然是一个错误的信念。这是一个信念是否正确的问题，而不是能否让我们快乐的问题。”

“你把问题过于简化了，塞琳娜。”萨拉也不气馁。“确实，如果没有核武器会更好；很可能所有人都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恶魔重新装进瓶子中。但是，如果你试图相信没有核武器时，你的信念不久便会引发各种问题。首先，当你研究二战史时你就会碰到问题。相信自己很富有是相当令人开心的，但是这个信念也会引发关键问题，比如当我试着写一张支票为我新买的赛车付账时，这些信念根本不起作用。但是相信一切最终都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个信念并不会引发这类问题；恰恰相反，它帮助我们生活得更有信心，更有希望，使我们避免了失望和绝望。在我的书中，这是一个起作用的信念。”

“是的，它起作用，就像当电影中出现恐怖的画面时，它可以遮住你的眼睛。你想着快乐的事情，电锯杀手就会在下个场面中消失。”塞琳娜仍然没被说服。“但是当你走出这个充满幻想的世界，它就不起作用了。想着快乐的事情并不能使它成为现实。这个世界确实存在许多悲伤、残忍和伤痛，而改变它的唯一方法就是承认它是冷酷的、艰难的、悲伤的事实，然后试图改变它。‘不用担心，它最终会起作用的。’这不是确定什么

是错误的和把事情变得更好的方式。”

“当然，这不是，我也从来没有说这就是。”萨拉回答说。“你必须去做一些事以改变它们，把它们变得更好。但是如果你相信你的努力会成功，相信问题会得到解决，那你就会信心百倍地去努力解决问题，获得胜利。”

“好的，上帝给予我们对未来的希望，但不是因为希望是有用的，而是因为上帝存在。你把事情弄颠倒了。”本从另一侧展开了攻击。“我有信心，因为上帝存在。这与相信上帝存在是因为上帝给予我信心不同。此外，我不能接受这种‘选择’信仰的观念。我相信上帝，但不是因为我选择相信上帝。这就像谴责同性恋的人把同性恋看做是‘性偏好’一样，选择与这无关。13 岁那年的一天早上，我没有睡醒，说‘我认为我想要成为异性恋者’。我发现自己对女孩非常感兴趣——事实是，我直到 17 岁之前都没有想任何事情——就是这样。相信上帝也是同样的情形。或许有一天我会失去我的信念，或许有一天塞琳娜会开始相信上帝（虽然我不能保证），但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上帝。我可以选择早晨穿什么样的衣服，我可以选择去参加足球比赛，或者睡会儿觉，或者去图书馆学习，但我不能选择相信什么。尽管我能，但我认为我不会觉得这是令人满意的信念。‘我相信上帝，是因为它有用，因为它让我感觉更好’——这种对信仰的表述几乎没有引发任何的忠诚，不是吗?”

帕斯卡的赌注

塞琳娜大笑起来。“你上演了一个奇迹，萨拉，你已经发现本和我都同意的东西了。正如帕斯卡的赌注论证：要相信，因为你相信比不相信所获得的更多。一个专制统治者可能会通过威逼利诱使他的臣子服从于他，但是向被认为是公正博爱的上帝贡献祭品，看起来是一种非常悲哀的方式。”

“嗨，你们串通好了欺负我，这不公平。你还歪曲、误解了我所说的

话，这更加不公平。你对帕斯卡也并不是完全公平，塞琳娜。好，他确实提出了赌注论证来证明对上帝的信仰：你相信上帝的话能得到更多，所以就相信吧。”

“赌注论证？什么意思？拿信仰打赌？”本发现这是一个很烦人的主题。“或许你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会同意，但是这不是我所信仰的上帝。”

布莱士·帕斯卡（1623—1662）是一位法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同时还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统计学家。《思想录》是他思想的汇集，但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建构。比如，他说：“人是一个什么怪物？多么奇特，多么怪异，多么混乱，多么矛盾，多么天才！他是一切事物的审判官，又是地球上的蠢虫，又是真理的储藏室，又是不确定与错误的蓄水池，又是宇宙的光荣和渣滓！”

“好，坦率地说，帕斯卡的赌注作为一个证明上帝存在的非常强有力的论证，并未影响到我。是这样的，本，什么是可能性？无论你相信上帝还是不相信，这是你必须去选择的情形中的一个：不选择相信什么，那么你就是选择了不相信。所以，什么是你相信的可能性呢？好，或许你相信错了，没有上帝存在，但这并不坏：你仍然生活在希望中，试图生活得更好，过有意义的生活；当你死后，你变成无。如果你相信，而且你是正确的，好，那么你中头彩了，与上帝的天使享受极乐，是不？现在想象另一种可能性，你不相信，好，你是对的。好。你仍然会死，这就是结局。但是，如果你错了，怎么办呢？那么你就会永世受地狱之苦，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前景。所以，归结起来，帕斯卡说，信仰胜过不信仰。如果你相信，发生的最坏的结果是你错了，最终你进入虚无；但如果你对了，那么你获得的就是永恒的极乐。但如果你拒绝信仰，那么所发生的最好的结果是无，而最坏的结果则是永世在地狱受苦，哪个更坏？这很明显。因此，你会对哪个下注呢，信还是不信？不用费心计算就可以知道，好的结局是

站在信这一边的。”

“我相信，因为这样胜算更高……”塞琳娜摇头，“不是非常鼓舞人。或许我们可以写一首赞美诗。胜算很高，这拯救了像我一样的赌徒。”

萨拉笑了。“正如我所说的，我对此并不是非常着迷。首先，在我的观念中，让上帝去分配奖励或惩罚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即使从传统的上帝观念来看，这个论证也显得有些冒险。或许上帝强烈地反对赌博，并且对那些以最好结果的赌注为基础而选择相信的人施以最严厉的惩罚。但是，即使帕斯卡也没有假定你仅仅可以选择相信，因为这看起来是最安全的做法。相反，他建议，你和信徒联合，像信徒一样去行动——渐渐地，你就会产生信仰。他的观点的这一部分看起来是合理的，对我来说是如此。试图相信，试图带着强烈的信仰——事情最终会变好——而生活，你会发现这对你来说作用不小，这能使你生活得更好。一个信念帮助你过得更好——这对我来说是对一个信仰的最好衡量标准，而不必然要相信具有创造力的、严厉的、评判的上帝：你可以试着相信上帝的唯一性，上帝是终极的统一性和终极的善。”

拉比是一位苏菲派传统的伊斯兰教师。她曾经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提着一壶水穿过市场。当被问及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她回答说，她想要使天堂燃烧，想要熄灭地狱之火。因此，人们会出于对行善的爱、对善的爱和对上帝的爱而行动，而不是出于对奖励的希冀和对惩罚的恐惧而行动。

“坦白地说，萨拉，你对上帝的观念是温和的、模糊的，”塞琳娜说，“但是我对温和、模糊的关心不多。自从六岁时起，我就不再和玩具熊一块睡了，我的童年很沉闷。温和与模糊对儿童的安慰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就成年人的信仰来说，我更喜欢严谨和精明。但不是帕斯卡的那种精明，那对我来说是胆小鬼的做法。脚踏实地，思维清晰，试着去理解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把世界变成你想要的那样。宗教幻象给人提供安慰，但是

这种安慰的获得所需要的代价太大了，它们扭曲了对世界的看法，认为世界会主动地改进世界上的事物。忘记死后的更好生活吧，集中精力改善今世的生活，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上帝不会为我们代劳。我们必须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信仰不是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相信没有奖励的爱是有价值的。

——列维纳斯（1905—1995）

上帝与科学

本有些激动，当塞琳娜说到没有上帝的生活的好处时，他经常如此。“萨拉，我对帕斯卡的论证不太感兴趣，但是我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重要的——信仰一个人格化的上帝，而不是你所说的一元论的上帝。是否存在某种方式可以调和上帝信仰与科学的关系呢？塞琳娜总是认为我是一个反科学主义者。我不是。我两者都主张：上帝与科学。这不可能么？”

“不可能，本。”塞琳娜毫不妥协。“两者属于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它们不能共处。基督徒说上帝设计了这个世界，科学家则说世界是通过自然选择、根据自然律发展而来，神圣的目的并不存在。一旦你有了科学的解释，那么你就不再需要上帝存在的假设了。事实上，你也不再相信了。”

“塞琳娜，或许不是这样。”萨拉仍然在调和本和塞琳娜，不论这看起来是多么不可能。“或许它们属于不同的领域，起着不同的作用。你好像认为唯一可能的上帝观念是一个‘空隙地带的上帝’：他填补科学知识的所有空隙——或者说，隐藏在这些空隙中；随着空隙缩小，上帝变得越来越紧。上帝曾经是一切事物的统治者——他使日月星辰运行在它们的轨道上，他指引彗星运行，使海洋运动，产生每一个物种。但是随着对自然力

量认识得更多，我们逐渐懂得，是自然力控制着行星和彗星以及自然物的演化过程，上帝几乎无所作为，他越来越缺少存在的理由。”

“萨拉，确实如此。”塞琳娜喜欢这种说法。“当科学给予我们真实的解释和真实的答案时，我们就不需要上帝和神迹来填充这些空隙，弥补我们的无知。”

塞琳娜的观点是心理学家斯金纳所主张的：

克鲁齐鉴于传统的观点支持哈姆雷特的感叹“多么像一位天神啊!”行为科学家巴甫洛夫则强调“多么像一条狗啊!”这是一个进步！神是一个解释性神话的原型，是一个神奇心灵的原型，是形而上学的原型。人不是一条狗，但在科学分析的范围内正像一条狗。

——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

祈求上帝作为对无法解释的东西的空洞解释，其实是把上帝作为无知的朋友。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上帝，这必定是通过我们对世界的发现而找到的，而不是通过对世界的无知而找到的。

——保罗·戴维斯（物理学家）；引自切特·雷蒙：《怀疑论者与真正的信徒》

萨拉继续说。“但是，或许这是关于上帝的错误的观念，塞琳娜。诉诸上帝来解释科学可以做出更好解释的东西，一定是坏的科学；当然，这也是坏的神意论。上帝不是一个对立的科学假说：这与我们必须在上帝和牛顿之间作出选择不同。《圣经》不是一本生物学教科书，它不提供关于生命起源的科学假设——无论特创论者和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如何假设。如果你这样认为，那就是荒谬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不仅必须反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而且必须反对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然后猜想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太阳绕着地球转。这确实是《圣经》告诉人们的。约书亚和他的军队抗击亚摩利人，亚摩利人被彻底击败，部分地因为上帝用巨大的冰

雹打死了很多亚摩利人。无论如何，亚摩利人完全败退，黑暗降临，约书亚怕他们中的有些人会逃跑；当然，约书亚受上帝的派遣而击垮了他的敌人：士兵、老人、妇女和儿童。因此——”萨拉稍微停顿了一下，伸手去拿本的《圣经》并迅速翻到了一页——“不让任何人逃进黑暗，上帝命令太阳继续高悬。”萨拉翻到下一页，然后露出了胜利的微笑。“这里说：‘太阳高悬于上，月亮也静止了，直到他为自己向敌人报了仇……所以太阳一整天都高悬于天空，而没有急着降落。’注意，这里并没有说大地停止转动；相反，是太阳停止了围绕地球的运动。因此，如果严格来看，你不仅得到落后的生物学，而且得到过时的天文学。更不要提那看起来被深深误解了的观点，即上帝鼓励战争，主张屠杀。”

“这就是我想要告诉本的。”塞琳娜赞成道。

“这就是所有么，萨拉？你已经和塞琳娜站在一块了。我本以为你将会是一个调和者。”

“耐心点，本。保持你和塞琳娜之间的和平是个不小的挑战，但我不是在攻击你的观点，也不是在攻击塞琳娜的观点。我认为你们之间有共同点。”

“萨拉，我们之间怎么会有共同点呢？我是一个科学主义者；而正如你所注意的，《圣经》的叙述却纯粹是错误的：它不能和科学，也不能和逻辑共存。”

尽管我主张……事实上，在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合法冲突不可能存在，然而我必须对这个主张作个限定……从本质上来说，这涉及历史性的宗教的实际内容。这个限定与关于上帝的观念有关。在人类精神演进的幼年时期，人类的幻想用自己的图像创造出了众神，神通过对他们意志的操纵，决定或者影响着现象世界。人类试图通过魔法或者祈祷改变这些神的特性，以为己用。现在宗教教义中关于上帝的观念是对古代关于众神的观念的升华。其神人同状的特点被揭示出来，例如，人们向神圣的存在祈祷，

请求满足他们的愿望。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科学与宗教》（1941年，收入《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信仰和理性之间如果不划一条界限，则我们便不能反驳宗教中的狂热或妄诞——信仰和理性的领域，如果不为这些界限加以分划，则在宗教的事理方面，理性便完全无立足的余地。照这样，则我们亦就不必责骂世界上各种宗教中那些狂妄的意见和礼节了。因为使人类陷于热狂互相歧视的各种宗教，所以有了许多荒谬的情节，我想多半是由于人们夸张信仰，从来反对理性的缘故。因为人们如果习于一种意见，以为在宗教的事理方面，不论它们怎样显然与常识、与一切知识的原则相冲突，我们亦不能求商于理性，他们就已放纵自己的想象和迷信了。他们既然竭尽迷信的能事，因此，他们就在宗教方面发生很奇特的意见，很荒谬的行为，使一个好思的人不能不惊异其愚昧，而且以为他们那样，不但是伟大全知的上帝所不能喜悦的；而且就在清醒而良善的人看来，亦是很可笑，很可厌的。因为这种缘故，那本该使我们有别于禽兽，本该特别把我们当做理性动物看，使我们高出于牲畜之上的宗教，反而使人往往成为最无理性的，而且比畜类还要愚蠢。

——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1690

“但是塞琳娜，或许你应当换一种思想。”萨拉说道，“它不是一本生物学教科书，也不是科学假说。这完全不着要点。它是一个神话。但不是牙齿仙女或者尼斯湖的水怪之类的神话。而是在故事而非真实的意义上来说是神话，它不是在按照字面讲述事实，而是在表达某种深刻的真理或者有意义的观念。”

“你在讨论什么样的真理呢，萨拉？”塞琳娜仍然有些怀疑。

“好吧，想想关于人类起源的创世记。上帝创造了世界，分开白天和黑夜，悬挂列星，分开了海洋和陆地，创造了海洋中的鱼类，创造了在陆地上生活、呼吸空气的飞禽走兽，然后他根据自己的形象使用泥土创造了

男人，用呼吸赋予人以生命——最后取出男人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现在，很明显，这并不是真的，即使以传统的宗教原则来看也不是真的。毕竟，上帝被认为是完满的，对不对？所以，一个完满的上帝不能在创造了一个世界后又到处修修补补，那意味着上帝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完满的——上帝需要做一些事情，或者感到厌烦、孤独、不满足。但一个完满的上帝不能有任何的不充分性。此外，如果一个全能的上帝决定创造一个世界，这不会花费他六天的时间，也不会需要另外的一天在劳作之后休息。想想这个故事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为人类创造的世界。当然，你可以说这意味着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和破坏这个世界。但这只是浅陋的理解。深刻一点，这意味着世界是与我们相适应的，意味着这个世界是特殊的，是被上帝视作善的神圣受造物；我们可以欣赏它的美好和喜悦，而不是毁坏它。当然，玫瑰花长着尖刺，但它还有美丽的花瓣，我们应当欣赏它。”

“是的，我们当然不应该毁坏这个世界。它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世界。我们需要某个伟大的神话来说明为什么我们如此适应这个世界：我们在其中演化，我们适应它。”塞琳娜对这个神话并不相信。“这个世界并不是被造出来适应我们的；相反，我们的生存是因为我们适应了环境。带着对 A. E. 霍斯曼的歉意，我会说：‘达尔文比创世记更有用，他证明了上帝到人的过程。’如果你想理解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环境是适应的，要学习生物学，而不是神话。”

萨拉说：“是的，那当然。生物学确实更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但这正是我的重点所在，而不是创世记故事的目的所在：它不是和达尔文进化论生物学相媲美的理论。《创世记》的故事帮助我们欣赏这个世界，生物学则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我不是说科学中不存在美丽或者深刻的意义，许多科学家在对这个世界的科学理解中都发现了伟大的意义与喜悦、满足，但这并不排除也可以从对世界的神话欣赏中获得快乐。塞琳娜，我知道你喜欢绘画。想想莫奈的《睡莲》。这不是一个植物学家为了科学分类所能作的画，但它们与植物学家所画出的东西也不冲突。相反，它们各有不同的作用。再比如：当本在你耳边吹哨，你的耳垂发生震动时，他在

说什么？‘你的皮肤就像一条深褐色的河流，闪烁着火把的光芒，在其最深处充满神秘，在其阴影处又如此完美。’我知道，我已经听他说了。每次我听他说这话，我都要对着柠檬猛吸几口。”

塞琳娜朝着本微笑，把他的手指捏在自己的手中，轻轻地亲吻。“嗨，萨拉，这是私人问题！”本的脸泛红了。

“对不起，两位。但是你瞧，这就是我要说的。本的描述并不是你可以在解剖学上看到的内容，但它们仍然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这是不同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对不对？”

本渴望改变话题。“萨拉，让我们继续谈创世记吧，好么？这听起来开始像是《所罗门之歌》了。”

“好的，本。其实，在创世记的故事中还包含着另外一层真理，我认为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事实上，这层真理你昨天谈话时就已说到了。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有相同的母亲和父亲。无论是黑皮肤的还是白皮肤的，轻率的或慎重的，富有的或贫穷的，女人或男人，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是这个故事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如果你试图从字面上来理解，你就会错过这条重要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许多人都主张《圣经》是上帝之言，《圣经》是完美的真理；他们牵累于《圣经》在字面上的真理，而错过了更深层的真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其他种族持有深刻的偏见。他们藐视同性恋者，歧视妇女，对贫穷者的遭遇视而不见；但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相信《圣经》，并以《圣经》作为行动的指南。如果你试图仅仅按照字面来阅读，就会受碍于书中逻辑上的不通；比这更糟的是，你会错过它所表达的真正的真理。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比上帝是否真的创造了甲壳虫的每一个种类更重要，而这与科学并不相违背。事实上，科学研究得越深入，科学家就越会承认所有的人是多么的相互接近，种族差别是多么的不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真理，但如果你想要确证这条真理——我们都是快乐的一家人——那么宗教神话是确证它的最好方式。”

“嗯，萨拉，我同意你的说法。你知道，我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非洲裔美国人，你是来自长岛的犹太儿童，而本是一个善良的基督徒，来自密

歇根中心地区。但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员。或许你所颂扬的创世神话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真好。但这只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神话，对吧？你记得你上学期所讲的古代哲学家的一场争论么？今天有许多人——上网，你就可以发现他们——制造了一个神话，所有与我肤色相同的人都是‘泥人’，我们是劣等的，应当被杀掉，或者被隔离，或者被城市所抛弃。你们知道一些这样的事情吧，对不对？人们称颂的许多神话都是关于“邪恶”的犹太人的，关于他们如何通过神秘的计划来统治这个世界，以及他们不得不停止。每一个神话都给我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有那么两三个甚至让我感到害怕。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任何人都可能行恶，但要成为真正的邪恶，你需要宗教。如果每个人都有萨拉的温柔心灵和慷慨精神，并颂扬她的神话，那么这会是好事。但把这留给任何仅仅是偶然地吸引了人们的想象的神话，我感觉不舒心，何况人们所想象的有些神话还是邪恶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不存在很大的基因差别，更不用说什么‘种族纯粹’，以此来隔离我们。但是知道和证实它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坚实的科学证据，而不是通过神话的启悟。”

“哦，萨拉，我并不认为这对我很有用。”本说。“别引导我犯错。我喜欢称颂这些故事以及我的宗教观念，但我并不认为《创世记》是一本生物教科书。它教导我关于上帝的东西，而不是关于单细胞或者多细胞结构的有机物，也不是关于天文学或者物理学。这些故事和原则是值得称颂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感觉非常好，而且是因为它们是真实的。虽不如同生物学或者天文学教科书那样真实，但却是作为神圣的上帝所赋予的真理而真实。否则它们就是借宗教之名而行欺诈之实，无论它们使我们有好感还是没有。所以我仍然不知道你会怎样使塞琳娜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保持一致。我认为这些基本的原则——上帝爱我们和关心我们，上帝想要我们互相爱对方——是真的；塞琳娜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她不相信上帝。这看起来是一个最基本的矛盾冲突。”

“是的，或许你们都是正确的，或许真的有冲突。”萨拉说。“但是另一方面，或许这个冲突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深不可测。塞琳娜，科学家已

经知道如果我们继续破坏雨林，就会导致物种大量灭绝。所以，我们应当停止破坏雨林么?"

"我们当然应该停止。"塞琳娜回答道。"这是严重的浪费。我们砍倒南美洲和中美洲的雨林，为了我们可以使用土地来养更多的牛——或者制造更多大而重的红木梳妆台和餐桌——这使生活在雨林中的人变得更加贫穷，而且使许多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的物种灭绝了。但结果是许多牛肉汉堡引发了高胆固醇和肥胖，减损了我们的寿命。当然，我们应该停止了。这样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除了少数几个跨国公司的投资者。"

"这是你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塞琳娜？毕竟，很明显，有些人喜欢吃高脂肪的奶酪面包，有些人喜欢坐在红木家具上吃汉堡。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在道德上应当停止破坏雨林的科学事实?"

"确实如此。但宗教在其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么?"

"什么，你认为我们从上帝戒律中获得了伦理原则？绝对没有，萨拉。即使有一个上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戒律会承载任何特殊负担。上帝给予亚伯拉罕的伟大戒律是什么？上帝是你的整个部落之父、最正义的人，对么，萨拉？'去杀死你至爱的孩子以撒献祭给我'——这就是上帝的命令。当亚伯拉罕真的要这样做时，以撒正躺在那里，处在将要被父亲杀死的极度恐惧中，然后上帝开口说不用了，这仅仅是一个测试。在某种程度上，这看起来比真的要人去杀人更坏。现在再回到你说的上帝使太阳静止以便约书亚可以摧毁所有敌军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一页页详细描述约书亚和他的敌人——在上帝的命令之下——征服了这个城市的所有人，而这些人的唯一罪过仅仅是他们不该生活在上帝已经决定要判给他的选民的土地上。上帝怎样命令他们攻克城池，一次又一次，一城又一城呢?"这次轮到塞琳娜求援于《圣经》了。她迅速地找到她要的页码，用手指着，念念有词："'他们用锋利的刀剑之刃，彻底摧毁了城中的一切，男人和女人，小孩和老人，牛羊和驴。'谢谢，但我会在他处寻找伦理原则的。"

"但是，塞琳娜，你回到了你关于上帝的那个观念——上帝高坐王位，发号施令。如果你更多地认为上帝是所有的现在存在的东西的统一体，是

对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渴望的话，这不是一个更好的思考伦理和价值的角度么？而这些在科学与宗教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并不冲突。”

塞琳娜直摇头。“萨拉，我不肯定我们是从哪里获得了伦理原则。坦率地说，我不敢肯定有客观的伦理原则存在，至少客观的科学原则不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抛弃科学而去同意一种观点：当提到价值和伦理时，我们必须脱掉实验室服装，拿上我们的念珠和香火——或者我们深刻的沉思，或者深邃的神话，或者任何你在宗教中获得的东西。”

本也在反对了。“我也不能容忍那种‘妥协’，塞琳娜。你是怎么说来着？宗教是价值的领域，而科学是事实的领域。当然，我会同意说宗教处理的是价值问题，但宗教也处理与事实相关的东西。或许不是科学的事实，但仍然是事实。”

“好的，为和平的制造者们祈祷吧，但恐怕我不在这个受祈祷的行列之内。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寻找你们之间的共同点，我不敢肯定我是否找到了一些。但如果你们都引申自己的观点，会有希望找到的。塞琳娜，如果你承认存在一种更大的力量把所有这些东西都结合在一起，而本承认他的上帝观念太过狭隘而需要扩大或者包容更多的东西，那么你们会在其中找到共同点的。我想我要把所有的启发都留给自己了。为了获得宁静，我必须离开你们了。三分钟后，心灵哲学研讨班就要上课了，斯坦因教授要求我们必须准时。显然，斯坦因教授还没有完全理解所有的时空都只是一个。或许，我应该去对他进行启发了。”

第三章　我们能够认识什么？

——本和塞琳娜围绕理性和经验展开争论

“嗨，萨拉，我可以和你一起坐吗？如果你在上课前有作业要完成，需要单独待一会儿，那就算了，我不介意，那边还有一张空桌子。”

“没事，坐下吧，塞琳娜，我的研讨课周五才开始；我只是提前预习。坐吧，我喜欢一块儿讨论。”

今天的讨论集中在知识论上：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如何认识？哲学的这个分支常常被称作认识论（epistemology）。这个名字源自古希腊一个表示知识的词：episteme。

“哦，好，我需要和我最好的朋友谈谈。本快让我发疯了。他太聪明了，但是他脑子里有如此多的疯狂的想法。他对一切都表示怀疑。当然宗教除外。在宗教上，他是绝对肯定的，毫无怀疑。而我相信，我们通过科学、数学和观察可以获得各种知识。事实上，我唯一怀疑的就是宗教！上帝是一个无法确证的无意义的东西；但是，这正是本唯一确信的东西。我无法理解他。”

“塞琳娜，你们两人真让人惊讶。你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共识。我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我知道我的朋友塞琳娜、本和我一块坐在咖啡店里，他们很快就会开始一个漫长的哲学争论。你们两人怎能待在一块儿呢？”

“哦，这不足为怪，萨拉。我们生活中除了哲学，还有许多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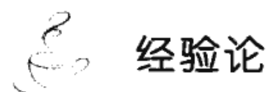
是吧？”

“别说那些令人反胃的事情了……哦，说到他，他就会来！嗨！本。把那张椅子拉过来。塞琳娜刚才正在向我解释你是怎样一个令她无法忍受的人。”

“我，无法忍受？你显然已经在这件事中站在了错误的一方了，萨拉。我是你能想象到的最有理性的人了。”

“如果你是理性的，”塞琳娜回应说，“复活节的小兔子就成恐怖分子了。你怀疑感觉提供的证据、科学的发现和数学的证明，却毫不怀疑你的宗教信仰，这些还是理性?！你是把事物颠倒过来看的，本。”

“等等，塞琳娜。你不应该总是相信你的感觉证据，对吧？”对于加入这场争论，萨拉有些犹豫。这事很有意思。尽管这是恋人之间的争论，但看起来却不像。至少，萨拉从来没有听说过恋人之间因为知识和怀疑的问题而争吵——虽然在塞琳娜和本之间，一切皆有可能。“你看到水中的棍子，你的感觉告诉你它是弯曲的，但你却知道它事实上是直的。你的感觉告诉你，你站在一个不动的地球上，太阳在围绕我们转；但你也承认，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感觉欺骗了我们，因为哥白尼的理论是正确的，地球在长长的轨道上绕着太阳旋转，同时也绕着地轴自转。你放咖啡杯的这张桌子看起来是实的，至少根据你的感觉是如此；但你有充分的科学根据相信这张桌子是诸多原子的集合，其中空间远比实体物质多。”



经验论

“当然，科学更精确，可以修正我们的感觉观察。”塞琳娜回答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显微镜的原因。但是科学仍然是建立在感觉观察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一些感觉观察是不可靠的；但如果我们从来不相信我们的感觉观察，那么科学知识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常识的误导，我们认为地球是静止的。可是，最后我们如何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对地球的仔细观察。固然，这需要许多数学推理，但是天文学家的观察同样重

要。我们确实发现感觉有时候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只有通过其他的感觉观察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不应该对我们的感觉或者以此为基础的科学成果进行全面的怀疑。”

“好吧，科学修正了我们的感觉观察，科学修正了更早的科学，如此等等，但哪里是终点呢？”本对他的质疑满怀信心。“确实，哥白尼教导我们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我们的感觉欺骗了我们。但这只是对托勒密理论的反驳，托勒密理论认为太阳和所有的行星都围绕着地球转。在这二者之间有一段时期，绝大多数的天文学家都支持第谷·布拉赫的理论：地球是静止的，太阳围绕地球转，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转。有一天，会有‘塞琳娜理论’，认为太阳围绕一个黑洞转，而所有的行星都在跳探戈舞。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门物理学，它几乎存在了两千年，所有的科学家都相信他。然后出现了牛顿，每个人都认为牛顿是永恒真理的发现者。然后爱因斯坦揭示了牛顿理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在几十年中，爱因斯坦也被推到了幕后，他的观点被量子力学修正了。现在，我们有了弦理论、圈量子力学理论以及其他新的理论。当我们谈论真正的知识——真知识——时，我想要的是某种持久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上帝，而不是科学。”

塞琳娜急于提出一个尖锐的反驳，但是萨拉首先反驳了。他们的争论迅速升级以至于白热化了，她需要在此之前把咖啡喝完。“数学呢，本？数学没有变化，对不对？”

“是的，它有变化，萨拉。可能它不像科学变化那样大，或许它也不像感觉那样不可靠，但它确实变化了。牛顿认为欧几里得几何学是永恒的真理，但是爱因斯坦表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在某些方面更有用。但是请看，塞琳娜认为我反对所有科学，实际上我并不反对，我不反对数学和几何学。我也热爱科学，喜欢阅读科学著作，尤其喜欢科学史方面的书籍：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历史专业的原因。但是，如果你想要谈论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我们确切地知道什么，那么数学或者科学都不是最好的基础。尽管塞琳娜会攻击我，但唯一真实的基础仍然是上帝。那是不变的、

不可怀疑的确定性。”

“但是，本，为什么真知识必须是绝对的、永恒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不能绝对确定它的真理性或者永恒性，它就不能是知识吗？”塞琳娜反问道。“当然，我们的一些科学信念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构成知识。你把标准设定得太高了。而且，不确定性根本不是问题：它恰可以促使我们提出新的观念，推动我们进一步探讨。怀疑论也没什么问题。萨拉，你的哲学阵营中一位伟大的人物：乔治·桑塔亚纳，说过这样一句话：‘怀疑论是知识的贞操。过快或过早地将它丢弃，是可耻的。’”

乔治·桑塔亚纳（1863—1952），哲学家、散文家、诗人和小说家。他出生于西班牙，八岁时随母亲迁居波士顿。他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随即留校任教，直至1912年。此后他迁居英国，接着去了巴黎；1925年，他迁居罗马。二战期间，他避难于英国一家女修道院，待在那里直至逝世。观其一生，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同时也是一个信教者，一个虔诚的教徒，一个勇于实践的天主教徒。桑塔亚纳曾经说宗教是由诗与教义组成的——天主教两者都有，而英国的教堂试图保留诗歌而抛弃教义，清教却保留了教义而抛弃了诗歌。尽管桑塔亚纳是无神论者，但鉴于他对天主教作出的巨大贡献，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认为，桑塔亚纳相信“不存在上帝，但玛利亚是他的母亲”。

萨拉笑了。“哦，挺难得的——塞琳娜庆祝贞操的美德。”

塞琳娜笑着说：“嘿，姑娘，看那儿。好，我承认，我在理智的贞操中比在身体的贞操中看到了更多的德行。但是我好像想起来一些关于居住在温室中的人的格言？”

“好吧，我们不要再谈论贞操了，”萨拉说，“无论如何，我想重新回到本的观点上。确实，本的观点源自一个悠久而光荣的传统，至少可以追

溯到柏拉图，或者更早。他是一个唯理论者。”

唯理论

“瞧，塞琳娜，我代表一个悠久而光荣的传统。关于这个唯理论传统，萨拉，告诉我更多的内容吧。”

“柏拉图当然是其中一个，本。或许应该说，他是奠基者。唯理论至少有三个关键的因素：第一，所有真正的知识都必须是绝对确定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第二，现象和感觉观察是不足为信的。第三，理性是最好的——或许是唯一的——通往真知识的道路。”

“但我真的是个唯理论者吗，萨拉？我相信前两个，但对第三个我不敢肯定。我认为信念和启示是通往最重要知识——关于上帝的知识——的完美而合法的道路。”

“这已经构成了你作为一个唯理论者的身份，足够了。虽然可能不是最关键的，毕竟，你相信上帝的存在可以为理性所知，对吧？或者至少是通过特殊的直觉。或许，这已经足够证明你是唯理论阵营中的一员了。”

“那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阵营，有时候我想我是其中唯一的成员。我认识的大多数人——从塞琳娜开始——好像都认为科学是唯一的通往真理的道路。”

塞琳娜点头。“绝对正确。如果你想要真理，科学是我所知道的最好源泉。我不反对理性的东西：精密设计实验，认真解释结果，严格推理和思考。但是理性必须与实验和观察以及检测相结合，才能使我们获得真知识。”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萨拉？我们唯理论者看上去是大学里最小的俱乐部。”

“或许是这样，本。但是你有一个光荣的历史，直追古希腊的历史。”

“说得好，萨拉。我对哲学知之甚少，但我记得在古希腊历史课上读过柏拉图。我的确很喜欢读柏拉图的著作——尤其是柏拉图的洞穴比喻。”

“什么洞穴？什么故事？”塞琳娜感觉自己被抛离于谈话之外了。

“那是柏拉图讲的一个故事，是一种比喻，表达了他关于人类经验和真正知识的想法。”本解释道。“我们就像被困在一个洞穴中的人，有一段低矮的墙壁，让我们不能出去。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处在洞穴之中：我们在那里出生，除了我们可以看到的阴暗世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在墙壁下有一堆火在燃烧，但是我们看不见火堆，我们也看不见生火的人。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被火光映照于我们对面墙壁上的影子。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人举着一些东西从火堆前走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映照在墙壁上的影子，并且相信这些影子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真实世界。”

萨拉继续说。“嗯，最后终于有个人挣脱绳索，爬出洞穴，置身于明媚的阳光下。当然，一瞬间，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需要很长时间他才能理解他所看到的真实世界。当他回到洞穴告诉他的同伴他看到了什么，并且想要帮他们逃出去时，他的同伴拒绝了：他们认为他是个疯子，因为他所描述的现实远远超出于他们所看到的影子世界，他们对此无法想象，更别说相信了。”

“好，真是个好故事。”塞琳娜说，“但是关键在哪里呢？”

本取笑她说，“你们科学家，从来就只知道字面意思。洞穴和影子代表了我们观察和感觉到的世界。这是一个影子的世界，但我们把它当成是真实的世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真实的世界，我们必须脱离感觉的世界，躲过欺骗和影子，使用我们的理性去深入探究影子背后的真相。”

“这真是一个好故事，”塞琳娜说道，她的口气却透露出她并不喜欢这个故事。“但如果我们确实想要到达实在，我们必须处理这些影子：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所拥有的感觉经验，尽可能认真地检验它们，形成我们最好的假说，然后科学地验证它们。你从洞穴中逃出来后，你会发现真理之光。对！但是你如何完成它呢？你还需要理性之外的东西。你需要许多盲目的信仰之外的东西，本。你必须做艰苦而困难的实验、观察、测量以及检验的工作。如果仅是坐在扶手椅子上，单纯的理性——或者信仰——就可以推动我们去接近光荣的真理，那该多好啊。它有一些特点。引用我喜

欢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话来说，相比踏实工作而言，它拥有盗窃的所有特点。获得真理确实需要踏实工作：严格的科学研究工作。”

“我同意这是一件辛苦的工作，当然，科学家的发现是有价值的。但它不具有牢固的确定性，而确定性正是我们所说的真知识的本性。”本站在他的立场上，表明了自己唯理论性质的主张。“我所追求的真理是不变的，是毫无疑问的、不可怀疑的真理。”

“你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纯粹唯理论者，本。”萨拉正在努力延缓塞琳娜的还击。“你以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开始，然后以17世纪唯理论的开创者、伟大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观点结束。”

本很高兴：“真的吗，萨拉？所以我独立提出了一个与伟大的哲学体系相应的思想？”

“差不多是这样，本。笛卡儿说得更详细。但和你一样，笛卡儿试图寻找确定性，某种绝对不可置疑的确定性。这是他建立真理的基础。你是搞史学的，本。让我们想想17世纪早期的启蒙运动，那是一个在艺术、文学和科学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年代，在很多方面上成就非凡。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在写戏剧，塞万提斯在写小说，伦勃朗和鲁本斯在画画。蓝色清真寺在伊斯坦布尔建成，泰姬陵、萨尔茨堡大教堂以及贝尔尼尼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也都在那时竣工。伽利略通过他的望远镜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哈维提出了血液循环理论，培根开辟了科学发展的新领域。同时，还有全新的音乐形式：协奏曲、三重奏鸣曲、圣乐、歌剧。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启蒙运动的开端，对吧？但是除了耀眼的音乐艺术和莎士比亚戏剧，还有可怕的黑死病。瘟疫几乎蔓延到所有城市，到处是死人，存活下来的人也只能选择逃离。三十年战争席卷欧洲，许多人在野蛮和动荡中度过一生。巫术遭到怀疑，许多无辜之人被折磨而死。那时还可以感受到新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氛围，所有人都生活在极度的恐慌中，生怕被相互冲突的各种教派贴上异端的标签。17世纪是以天文学家布鲁诺在罗马火刑柱上被烧死开始。尽管伟大的科学发现正在被伽利略和哈维揭示，但是仍然存在许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不确定性。人们大都相信哥白尼的学

说——但是人们从布鲁诺和伽利略那里得到了教训，公开讲哥白尼是不明智的——哥白尼学说完全摧垮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以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合适的位置为基础构建的：石头落在地上是因为它们都在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玫瑰生长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但看现在，地球是在太空中飞行（至少在哥白尼看来），所以，谁能告诉我一个东西应该在什么位置，或者事物的'合适位置'应是哪里？统治人类将近两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遭到了挑战。最明显和最确定的真理——地球是静止的，太阳在我们的头顶上围绕着地球运行——现在受到了质疑。如果你不相信所有清晰的感觉证据，不相信最牢固的常识——位于你脚下的地球是静止的——那么你还能相信什么呢？因此，17 世纪早期是一个充满了迷惑、骚动、不确定性和怀疑的伟大时代。"

1611 年，诗人约翰·多恩发表了一首诗，这首诗捕捉到了当时流行的疑惑、不确定以及怀疑论因素，诗的内容是：

新哲学怀疑一切，
火的元素已被熄灭，
太阳消失，地球也不见踪迹，
这些不是人的智慧所能解释。
人们直率地承认世界已经燃尽，
在群星和苍穹之中，
他们寻找新的东西；
他们看到：这里已被撕裂，化为一堆原子。
"一切都破碎了，全无任何联系；
一切源流，所有关系：君臣父子，
统统忘记。"

——约翰·多恩：《世界的剖析》，《第一个纪念日》，1611 年，第 1 章第 205 节

“哦，萨拉，你太熟悉历史了！”塞琳娜被震撼了。

“不，不是。我只不过恰巧喜欢这一段历史。我喜欢伦勃朗的作品，也非常喜欢斯宾诺莎，所以我开始阅读一些与17世纪的荷兰相关的历史书籍，然后我又接触到了更多其他资料。但我大多数有关于此的知识都是在斯坦尼斯瓦夫教授开设的17世纪欧洲史课堂上学到的。”

“哦，我注册了下个学期的这门课程。”本非常高兴地找到了另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人人都说她是一个好老师。我希望我能学到你掌握的一半就好了。但是，其他有关笛卡儿的东西呢？我还是想知道我的观点是如何与他相近的。”

“好，现在说说笛卡儿，他生活于令人惊叹的怀疑论年代的中期。我的意思是，甚至基督教在反对宗教改革时也想利用怀疑论。伟大的天主教哲学家蒙田也为怀疑论辩护，他得出结论说：因为我们的确不知道任何东西，所以最谨慎的选择就是单纯地待在上帝安放我们的位置。这就是说，上帝让我们成为天主教徒，所以我们应该一直是天主教徒，因为没有其他可靠的理由让我们去相信其他的观点。不过，笛卡儿不这样认为。他相信只要我们使用正确的方法，我们就可以获得真知识。这也就是笛卡儿想要寻找的：一种能够给予我们确定的、可信的真理的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他所称之为怀疑的方法。他尽可能地怀疑一切，直到他发现了某种绝对不可怀疑的东西。本，他就比你多迈出了一步：他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

当我和猫一起玩耍时，谁知道到底是我在用猫打发时间呢，还是猫在用我打发时间呢？

——米歇尔·德·蒙田

“继续说笛卡儿！”塞琳娜喜欢萨拉讲话的这个转折。“那就是怀疑所应开始的地方！谁能反对科学，怀疑科学，却仍相信上帝？如果你认为科

学的证据太弱，那么你所罗列的证明上帝的证据更不充分。”

“确实，笛卡儿首先怀疑了我们的感觉知识。我们的感觉经常是骗人的，这容易理解。我拥有生动的经验，这看似是真实的，然而我清醒过来却发现它们仅仅是一场梦。所以，感觉经验是不足以作为可靠知识的来源的。然后他注意到还要怀疑上帝——毕竟，上帝是某种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认识的事物。当然，笛卡儿清楚地表示，他不是真的在怀疑上帝的存在，因为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对那些怀疑上帝存在的人予以严惩；在这点上，新教徒也不比天主教徒宽容多少。但是笛卡儿表示，怀疑上帝的存在是可能的，上帝的确定性不是笛卡儿所要寻找的无可置疑的起点。那么数学呢？数学真理不依赖于我们感觉：2×2＝4。魔术师可以欺骗我们的感官，把两个球变成更多的球，或者打开他的手一看仅仅有三个球。对此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好魔术，但我们不会认为 2 与 2 相乘不再是 4。我们甚至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某种程度上，魔术师把其中的一个球蒸发成了空气——那将会是一个更好的魔术——但是，这不会改变 2×2＝4 这个事实。但是，数学也不能给予笛卡儿所要的不可置疑的起点。因为如果他可以怀疑上帝的存在，那么他也可以想象上帝是一个使用他的力量迷惑我们而骗人的恶魔。这样的一种强有力的恶魔可以钻进我们的脑子，糊弄我们的思想，从而使我们相信 2×2＝5。事实上，笛卡儿所讲的恶魔是最著名的哲学创造之一：它把怀疑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峰。”

我假定，不是作为真理源泉的上帝，而是一个恶魔在费尽心机来骗我。这个恶魔能力强大，狡诈阴险，善于欺骗。我认为，天、地、颜色、形状、声音以及所有我们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假象，不过是他为获得我的信任而制造的骗局。我可以认为自己本没有双手，没有眼睛，没有血肉，也没有感觉，但我错误地相信自己是有这些东西的。我要坚定地保持这种想法；如果用这个办法我还认识不到什么真理，那么我至少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悬置我的判断）。因此，我要小心从事，避免相信任何

错误的东西，或者被任何大骗子欺骗，不管他有多强大，多狡诈。

——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这把哲学提升到了一个愚蠢的新高度。”塞琳娜不能忍受长篇大论的哲学化推理。“你看，萨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存在着某个恶魔骗子，他会混淆数学真理来欺骗我们。如果有这么一个恶魔，他会找更好的方法去消磨他的时间。而且，一个强有力的、不怀好意的恶魔观念与一个强有力的全能的上帝观念一样，都让人难以相信。也许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我认为上帝存在是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为什么笛卡儿给我们提出一个恶魔欺骗者的幻象？”

萨拉微笑着，吸了口咖啡，然后朝塞琳娜摇摇手。“不，塞琳娜，笛卡儿不是说有一个这样的恶魔，不是说这个‘骗子’确实存在。他正试图怀疑一切可以值得怀疑的事物，这个恶魔只不过是一个有用的思考方式。这样一个恶魔是可能的，尽管它几乎是不可信的。但是如果可能有这么一个恶魔用数学知识欺骗我们的话，数学就不是笛卡儿所要寻求的无可置疑的真理的基础了。”

“那么，这种基础会是什么呢？”本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

“笛卡儿继续自己的追问，直到他试图怀疑最后的一件东西：他自己的存在。最终他找到了某种他不能怀疑的东西。尽管有一个强有力的恶魔在欺骗他，但是他仍然能肯定他自己的存在；毕竟，恶魔肯定是在欺骗某个人，而这个人可能就是他。现在，笛卡儿所确定的到底是什么呢？不是笛卡儿的朋友们所认识的笛卡儿——不是他们可以通过面部和其他的身体特征所能确认的笛卡儿。身体的存在也是可以怀疑的：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可能是个幻象，是一个梦，是个骗局。虽然笛卡儿没有条件这样想，但是你可以认为你仅仅是装在某个容器中的一个大脑，和一台电脑相连。在这台电脑上，有某个疯狂的科学家用程序编制你的经验。你的所有思想，所有感觉经验，都是由这个疯狂的科学家通过电子程序输进你的脑中。或者有可能，你甚至连一个大脑都不是，——而只是一个能感受的精神体。无

论如何，当笛卡儿进行系统的怀疑时，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所真正知道的——无可怀疑地知道的——只是我作为一个思想着的事物而存在。这就是，我思故我在。所以，笛卡儿总结说，他所知道的绝对不可怀疑的确定性的东西只是，我作为一个思想着的事物而存在。这个事物可能被欺骗、被戏耍和误导、被幻象迷惑——但无法怀疑的是，一个事物在思想着。你不能欺骗或戏耍一个无思想的、无意识的存在。”

本对此有个疑问。“我仍然感到迷惑，萨拉。我认为沿着著名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去思想是光荣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说我的观点与笛卡儿的观点一致。我是以上帝这个绝对的确定性为起点的，笛卡儿怀疑上帝的存在——可能不是真的这样——却肯定他作为一个思想着的东西是存在的。这看起来与我非常不同。”

“本，你们没有实质的不同。你和笛卡儿的共同点在于，你们都想要从某个绝对的不可怀疑的起点出发来寻求真理。对你来说是上帝，对笛卡儿来说是我思故我在。确实，笛卡儿的下一步就是试图证明什么才是绝对的、不可怀疑的真知识，根据他的观点——上帝存在，上帝不是一个欺骗者。接着，笛卡儿继续证明了数学真理，很快他就在这个绝对的起点上建立了整座知识大厦。”

要确切地理解笛卡儿所持的观点是困难的，尽管如此，在他的作品中，他常常会完美地表达出正统的基督教宗教信念。在笛卡儿生活的时代，表达一种与正统宗教相冲突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为了过一种平静的生活，避免冲突和迫害，笛卡儿写文章时非常小心谨慎。他的格言（被刻在他的墓碑上）是：“一个人伪装得越好，过得越快乐。”因此，笛卡儿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信念，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好，至少我发现了我和笛卡儿的共同之处：当我们谈论知识时，我们在谈论的是我们知道为真的东西。我知道上帝的存在是真的——永远真

实的、永恒的、不变的真理，所有真理都应当如此。今天存在的科学‘真理’，在明天却会变化发展。所以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今天的科学是否为真理。就像我的室友沃特尔，今天他和玛莎谈恋爱，明天却爱上了莎伦，而上周他又遇见了自己一生中的至爱斯泰西。这就是爱。莎士比亚说得对：

我绝不承认两颗真心的结合
会有任何障碍；爱算不得真爱，
若是一看见他人改变便转舵，
或是一看见人家转弯便离开。
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
它定睛望着风暴却兀然不动；
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恒星，
你可量它有多高，它所值却无穷。”

塞琳娜从桌子上倾过身去，深情地亲吻了他。“萨拉，这孩子是有点疯狂，但我确实喜欢他的诗歌修养。”

“嗨，小伙子，我想在这儿吃早餐。给我腾点地方。”萨拉吮吸着咖啡。“无论如何，我猜本能够矗立于暴风雨中屹然不动，这很好；塞琳娜是一个暴风雨式的女人。”

塞琳娜笑了。“好，萨拉，也许夏天的暴风雨过去之后，还会有更加猛烈的暴风雨。但是我有权利下一场或者两场暴风雨。一个如此性感的男人怎能被迷惑呢？如果你想要寻找知识的起点，你不需求助于个人对自己存在的直觉，更不要求助于对上帝的信仰。笛卡儿正在同那个怀疑之恶魔一起赴宴，但是笛卡儿式的唯理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通往知识的道路：知识要求比理性更多的东西。真知识要求你必须亲自做实验，进行观察。对不对，萨拉？”

“喂，塞琳娜，不要试图把我拉人你那一边。那正是我打算避开的暴

风雨。真的，这场暴风雨早已肆虐几个世纪了。当然，与笛卡儿和洛克，或者休谟和康德相比较，你们之间更富有斗争性，但基本上仍然是同样的冲突。”

“你的意思是我和塞琳娜之间的这场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了？”这引起了本的兴趣。“我不知道这是个安慰，还是一件让人恐惧的事情。一方面，这至少不是仅仅发生在我们两人之间的争论。但另一方面，如果这场争论早已持续了好几个世纪，那么我还有什么机会去说服塞琳娜信服我呢？”

“哦，萨拉。本难道不正是这样一种人么？不论他们如何不可理喻、如何顽固，他们始终相信只有他们才有理性。”

“我不认为理性仅为我所拥有，塞琳娜。”本回答说。“我们都有理性的能力，那是人类独特的标志。我认为这就是《圣经》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所表示的意思。无论如何，理性总比我们的感觉更有资格作为真知识的基础和来源——恰如其分地和我们关于上帝的直接的、直觉的知识相结合的理性。”

“本，真是令人惊奇。”萨拉笑道。“你真的是笛卡儿再世。他会同意你关于理性应作为最好的导师的观点。笛卡儿也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感觉认识事物，但那只有建立在复杂的理性之基上才能成立。通过感觉而获得的知识没有通过纯粹理性获得的知识可靠，但他也相信天赋观念，这相当于本所说的——对上帝的直接知识。除此之外，对于笛卡儿来说，我们的天赋观念是关于无限的观念。笛卡儿相信我们永远不能从观察中得出这样的观念，因为我们所观察的一切事物都是有限的。所以观念必须是我们所固有的，是我们原初的组成部分。事实上，笛卡儿相信观念是由上帝赋予我们的，上帝把观念烙在我们身上，作为一种制作者的标记或者艺术家的标志：我们是上帝的特殊造物，我们被赋予了关于无限的特殊观念，这种观念只能来自某种无限的事物，因此只能来自上帝。事实上，这就是笛卡儿用以证明上帝存在的一个证据。”

“哦，萨拉，我喜欢。”本对此表示支持。“笛卡儿是与我同类的哲

学家。”

“喂，萨拉，这是古代历史。”塞琳娜摇摇头。“我的意思是，我喜欢历史——这不是抢本的饭碗，但这与当代知识观念有什么关系呢？从17世纪的笛卡儿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确实有一些人从那时起就没有进步”——塞琳娜点头暗示本——“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也仍然停留在17世纪的学说里。”

“事实上，塞琳娜，这场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但它不仅仅是哲学史。”萨拉正在对这个观念产生兴趣。“它是17世纪和18世纪中的重大事件：笛卡儿认为理性是通往知识的钥匙，他为天赋观念作论证。在笛卡儿这一阵营中——显然，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还有伟大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他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还有莱布尼茨，他发展了一个精细的唯理论形而上学，叫做单子论；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神义论。他努力证明这个世界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从而回答恶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上文谈到过，即为什么全能全善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却有苦难。莱布尼茨在业余时间创立了微积分，几乎在同时，牛顿也在英国研究微积分。然后出现了康德，大多数人都把他看做一个唯理论者，而他确实是在很多方面都如此，但康德有他自己的理论。另一阵营，即经验主义，主要是在英国。约翰·洛克是笛卡儿的一个辩论对手，他论证没有天赋观念的存在，所有的观念——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都以感觉经验为基础。洛克发明了一个著名的理论，他把人的心灵叫做‘白板’，经验则在上边‘写下东西’。根据洛克的观点，我们所有的观念都必然最终归结为我们的经验。当然，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把经验组织起来：他使用了一个金山的例子，我们组织了我们的观念——我们从经验中获得的——关于金子和山的观念，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经验过真实的金山。还有大卫·休谟——18世纪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度过——或许是经验论阵营中最有力也是思想最丰富的战斗者了。他当然相信数学真理，他称之为关系观念；但是他也认为真实世界知识的唯一来源，关于‘真相’的知识的来源，就是经验。休谟说过一段伟大的话，以此来概括经验论的

原则非常准确。”萨拉从她的背包中拿出一本弄皱了的精装书，是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翻到一段话，那段话她用黄色笔标注着：

> 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原则，那么，当我们巡看各个图书馆时，将有多么大的破坏呢？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的书或经院哲学的书，那么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是诡辩和幻想。

莱布尼茨（1646—1716）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曾将他丑化：莱布尼茨是老实人朋友潘格洛斯博士的原型——不论是发生多么严重的灾难，他都能一如既往地使老实人相信，这毫无疑问就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由于伏尔泰的讽刺描述，莱布尼茨成了一个编织与真实世界没有关联的形而上体系的哲学家的典型。

约翰·洛克（1632—1704）以其哲学著作闻名，同时也以他在政治方面的著作而广为人知。他赞成英国恢复君主立宪制。他关于合理的政府组织的著作影响了美国人有关本国宪法的争论。

“为休谟鼓掌！萨拉，这段话太伟大了，我想把它印出来，挂在我宿舍的墙壁上。我们应该把它刻在图书馆的入口处。”塞琳娜非常激动，但又有点迷惑。她说：“但是，这不也仅仅是哲学史上的一小段吗？休谟反对笛卡儿，经验论反对唯理论：一场引人入胜的17、18世纪之旅，但却不是今天的故事，对不对？除了那个反对进步的人，还有谁会认为他是笛卡儿转世？出于礼貌，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

“确实如此，塞琳娜。”萨拉回答说，“这场纷争远未平息。看上去，

它在任一时代都会复活。你读过诺姆·乔姆斯基的书吗？”

“当然，我喜欢他的书。我觉得他的著作《9.11》是对恐怖袭击发生原因的最好分析，是如何防范恐怖袭击的最佳指导。他关于美国对待拉丁美洲人的作品十分精彩，关于媒体扭曲事实的作品也很出色。他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萨拉回应说：“好，乔姆斯基在当代社会和政治事件的研究上成就非凡。但那的确不是我思考的问题。乔姆斯基也以语言学家而著名：他是‘转换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斯基关于儿童如何学习语言的作品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学习一门语言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以至于他们不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中——一般是在几年中——单纯通过学习他人是如何说话的方式来完成。当然，我们是使用语言的唯一物种，大猩猩生来就不会说话。所以人的童年必定要以一种固有的天赋的优势开始——某种关于语言的天赋观念。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从洛克说的白板开始。确实，乔姆斯基认为我们是以一种相当紧凑的语言理论开始，或以一种语言构造开始。然后，当我们接触到一种特殊的语言时，便把它填充进去。”

语言结构理论指向解释的充分性，这种理论结合了对于语言共相的描述。它把关于这些共相的知识归结于儿童。然后指出，儿童是用一种他们从预先确定的、定义明确的类型语言中获得的假设来理解信息的，他的问题是去确定何种可能的语言是他身处其中的共同体的语言。只有这样，语言学习才有可能。重要的问题在于：儿童带入语言学习中的语言之本质的原初假设是什么呢？以及先天的图式具有怎样的具体性和确定性……当儿童在学习语言时这通常会变得更加明晰和不同吗？

——乔姆斯基：《句法理论要略》，1965

塞琳娜不高兴了。“嗨，萨拉，这真是令人烦恼的消息。乔姆斯基是站在唯理论的一边吗？一个写下那么好的关于政治和国际事务著作的人怎

么会是一个唯理论者呢？”

“有许多非常聪明的和富有洞见的唯理论者，塞琳娜。”本为这一转折而感到高兴。“只需要看看你周围就知道。”

“是的，我想乔姆斯基可以被列入唯理论阵营。确实，在他的一本书中，他提到了自己作为笛卡儿主义者的立场，他认为笛卡儿是这一类人的原型。好，现在我要问的是，你们了解心理学家斯金纳吗？”

“当然，我们在心理学导论中学到他了。他是一个行为主义者，对吧？他坚持认为研究心理学的最好方式是研究行为和行为赖以形成的环境，而不是推测神秘的无意识思想和隐藏的情感、想入非非的心灵。当然，他是一个严格的经验论者，他认为所有关于心理学的命题都必须在经验上得到验证。我真的非常喜欢《超越自由和尊严》。”

“哦，就是他，塞琳娜。他和乔姆斯基关于语言和语言的习得以及心理学有一场持久的争论。当然，那还牵涉到其他问题，但是冲突的根源是乔姆斯基的唯理论与斯金纳的经验论之争。所以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论仍在持续——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史中的事件。”

本插嘴说：“如果这场论争仍在蔓延，那么我想站在唯理论的旗帜下。”

“而我将会站在经验论的一方。”塞琳娜回应说。

儿童之语言的增长很容易拿来与胚胎的生长相比较，语法的增长则可以归因于儿童生来具有的规则。一个以基因密码的方式出现的程序被表述为：“在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中，开启和指导着早期的学习……”但是人类并不是因为先天具有的模式而演化，而是通过在生存机遇中的选择而演化，正如儿童的语言行为是在强化机遇中选择行为进行演化一样。

——斯金纳：《关于行为主义》

本皱起眉头说：“看，萨拉，我喜欢唯理论，我喜欢笛卡儿。我相信

存在某种关于人的力量、人的理性的特别的、天赋的东西；而且我相信人类的理性、逻辑和原则的能力是获得真知识的最好方法，它肯定比人和动物都具有的容易犯错的感觉能力要优越。动物通常有比人类更敏锐的感觉能力——听、看和嗅。我们应当使用理性的能力。但是，我不相信我们的知识仅仅是局限于我们关于上帝的知识、关于数学和几何的知识——哦，还有关于我存在的知识。难道我们不能确定地知道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吗?”

“本，你当然可以。”塞琳娜接过话题。“只要成为一个科学家，科学可以教我们一大堆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

“不，我仍然不同意你的说法，塞琳娜。科学不是永恒的：今天的科学真理会被明天的科学成就抛到陈旧的垃圾箱中。我的意思是说，要追求关于这个世界的牢固的、不变的、确定的真理。哲学家不是都认为这样的一种真理可以被认识么，萨拉?”

康德

“有一位哲学家你可能会感兴趣，本。”萨拉回答说，“事实上，他试图回答你刚才提出的问题。伊曼努尔·康德坚定地认为存在着关于这个世界的确定的知识。事实上，他相信我们不需要经验就能够认识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事物。”

塞琳娜有点怀疑。“听起来就像另一个版本的唯理论谜团，关于理性令人惊奇的力量。”

“塞琳娜，尽管与经验论相比较，康德与唯理论更接近，但不全是这样。为了对康德的观点有一宏观理解，我们需要看看一些专门术语：康德自己不创造术语，但他使用它们，首先就是分析—综合之区分。分析命题是下定义的，其中谓语是主语的定义的一部分。例如，如果我们说‘单身汉是未婚的’，这是真的，虽然它没有提供什么信息。但是，‘未婚的’本身就是单身汉的定义的一部分。再如‘猫是动物’，这也是一个分析式的

真理，因为如果某种东西是植物，那么根据定义，你就知道它肯定不会是猫。但是综合命题则与此不同。在综合命题中，谓语给主语增加了新的内容——主语中原先未包含的内容。例如，‘猫是好的捕食者’，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猫的新内容，这些内容超出了对猫的定义。”

“或者如‘塞琳娜很美丽’。这也是一个综合命题，因为美丽不是塞琳娜的定义的一部分，尽管她可能是美丽的。”

“上帝啊，他是一个巧舌如簧的恶魔，是吧，萨拉？我敢肯定本是第一个对着女孩的耳朵轻声说‘你真美，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真理’的人。”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的一生都是在东普鲁士度过的，他从未离开过那里。他的伟大著作《纯粹理性批判》（1781 年）旨在树立理性的力量，同时也对理性的功能作了限定。在此之后的著作是关于伦理学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1785 年），以及《实践理性批判》（1788 年）。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伦理学和认识论领域中，他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萨拉叹口气说：“如果你们的耳语结束了，或许我们会继续考虑第二种区分：先天—后天。”

“哲学家是在哪里提出这些术语的呢，萨拉？”本感觉到，这场讨论正在走向另一套语言。“我想科学家使用了陌生的术语——夸克、中子、中微子——但是哲学家怎么也这样呢？”

“本，我们哲学家早就有了，而且我们有一个光荣的历史。当化学仍然在试图把铅变成金时，哲学已经发展了将近两千年之久了。如此众多的术语是在不同的时代中以不同的语言应运而生的。就像先天—后天——这可以追溯到以拉丁文写作的时候。”

“好啦，那么它源自哪里呢？是什么意思呢？”

“这只是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上的差别。先天的知识是我们先于经验

而有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理性而不是以观察为基础的知识。这并不是说它真的是在经验之前——除非你相信我们在生下来之前就具有纯粹的天赋观念。我想，笛卡儿认为我们具有一些这样的观念，柏拉图认为我们有许多这样的观念。但是抛开天赋观念不谈，还存在许多观念看起来是来自于理性而不是经验知识。想想当你的一年级老师拿着两个红色的球和两个绿色的球问，它们加起来是多少个球？然后你会把它们放在桌子上，一个个数完后说是4个，对吧？观察这些颜色鲜艳的球使你掌握了这个概念，但是数学知识并不是真的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对不？再想想：什么样的经验可以使你相信2×2=5呢？想象一下，如果我两只手各拿两个球，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说那就是：5个球。那么你会怎样说呢？”

“我会说你是一个魔术师，萨拉。”本回答说。

“确实如此。但假设你相信我不是在使用骗术或者诡计，那么你又会怎样说呢？”

“那么这4个球放在一块产生了另一个球：可能放在黑暗中的四个球可以生出另外的球；或者，第5只球是由亚原子微粒自由组合而构成的；或者，是上帝无中生有。”

“相当怪异的景象。本，但是当你思考如此怪异的事情时，你不会考虑到2×2=5这种可能性的真实性。如果这个数字更大，你会认为这个可能是你在计算时发生了失误。你也甚至会认为你可能已经丧失了你的理性本能，不能再做数学运算了。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经验能反驳这一数学真理。当然，我们可以决定一种不同的代数或者几何原理对于某些应用显得更方便。例如，爱因斯坦发现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对于他的理论工作非常有用。但这不是说经验证明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是错误的，而仅仅表明其他类型的几何公理也是有其用处的。显然，一个数学家可以证明某种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数学原理在事实上是错误的，但这个证明将会是在数学领域内的证明，而不是一个实证的或者经验的证明。代数和几何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相反，它们是建立在纯粹的理性之基上。这就是说，它们是一种先天的真理。现在，很显然，如果有魔鬼在你出生时把你锁在一个黑暗的橱柜

中，你被完全剥夺了感觉，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营养并存活，这样，你也从来不会理解任何关于代数和几何的东西。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我们需要社会交流互动，需要经历世事而变得健康，变成一个有理性的人，但我们对于数学的推理是不以这种经验为基础的。经验对于我们理性能力的发展可能是必需的；但是一旦这种能力成熟，我们能够知道理性的真理，先天的真理，这就是独立于我们的经验的——真理不是经验或者实验可以反驳的。”

本点头表示同意。“好的，我认为我已经对先天知识有了大致的了解，虽然我还是有些不太清楚。那么什么是后天知识呢？”

“哦，这是塞琳娜所处阵营的观点。后天知识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你知道雪是冷的，因为你伸手去摸它了。你知道知更鸟会飞，因为当你追逐它时，它单足跳行，而当你靠近它时，它就一飞冲天。塞琳娜知道氧气对于肌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在做这个实验。她知道盐是由钠和氯化物组成的，因为她在自己的实验室中把这两种成分提炼出来了。当然，她也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了数学推理。但是她的研究仍然是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她的结果是后来才知道的——后天。不论你坐下来对对象思考多久，你都不能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知道真理。显然，一旦你已经获得了某种后天的知识，你就可以通过推理而把它应用到其他事情中：我从来没有把保龄球砸在自己的脚上，但是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那只会让人感到难受，而不是享受。因为，我曾经把一本厚厚的字典砸在了自己的脚上，感到非常疼。所以即使没有做过保龄球的实验，一个人也会知道保龄球砸在脚上会很疼。这仍然是一种后天的知识，是以疼痛的经验为基础的。”

塞琳娜渐渐变得不安了。“好吧，萨拉，你已经说了在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区别，以及在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区别。那么你要使用这些术语做什么呢？”

数学是人类存在的本质组成部分。它起源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

脑，以及我们在世的日常经验。文化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数学。不存在任何神秘的、难以理解的、魔力的或者超越的关于数学的东西。数学是人类学习研究的一项重要主题。数学是人类历史、人的认知能力以及文化发展演进的结果。

——乔治·拉克夫和拉斐尔·E·努涅斯：《数学的起源》，2000

"确实，这正是康德所使用的词。他用这些词构造了四个独特的范畴，构成了一个体系：先天分析、后天分析、先天综合、后天综合。我们逐个来考虑这些范畴：我们能在先天分析中发现什么呢？好，我们可以看像'单身汉是未婚的'一类的命题，对吧？这是一个标准的分析命题。显然，我们不需要经验就可以知道它是真的。大概代数和几何也都属于这一类，但这还是会引起争论。数学真理是否真的以纯粹的定义以及由定义衍生出来的东西为基础？这个我们改天再聊，或者把这个问题留给数学家吧。第二个范畴：后天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是一个空的范畴。如果某个命题是分析的真理——一个单纯以定义为基础的命题——那么显然，这就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对吧？最后一个命题：后天综合。这个很容易理解，生活中到处都是例子。水沸腾转化为蒸气，雄鹰高翔天空，鸽子会飞，迈克尔·乔丹跳得很高，本爱塞琳娜，地球各大洲是建立在漂移的板块上，一个氧原子包括两个电子，蝌蚪变成青蛙，当你亲吻青蛙时它不会变成王子。这些命题中任何一个都不是定义式的命题，都不能单纯依靠理性得知。如果你亲吻青蛙，青蛙就变成王子，那会让人相当惊讶。但这是否会发生只有我们试过才知道。确实，我们知道，以其他材料为基础，我们可以了解生物学：动物不能轻易地演变自己的物种，这是我们通过科学实验可以知道的。所以无论如何，后天综合判断是很常见的。有趣的问题是，当我们检视第三个范畴——先天综合时，它是否真的存在？也就是说是否真的存在先天的综合真理（不仅仅是定义式的分析真理）？我们能够不仅仅是通过定义——通过纯粹的先天的推理——来认识这个世界的事物？这个问题，自从18世纪由康德提出来后，已经引起了很

大的争论。”

数学命题具有……相同的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就像“单身汉是未婚的”所具有的确定性一样，但是它们也同样缺乏与确定性相联系的经验内容：数学命题缺乏任何事实性内容，它们不表达任何关于实证性事物的内容。

——卡尔·亨佩尔：《论数学真理的本性》，载《美国数学月刊》，1945（52）

塞琳娜笑着说：“这个就是被哲学家所引用的问题：是否存在先天综合真理？这与其他著名的哲学问题有什么关系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一棵树倒在森林中，而无人听到，那么它倒下时是否发出了声音？为什么存在有而不是无？我不知道，萨拉：这些看起来比‘是否存在先天综合真理’的问题更有吸引力。”

“塞琳娜，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萨拉把身体向前倾着说。“这个问题关涉到是否存在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的问题，即纯粹地通过理性而不是通过经验对世界的认识是否可能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比这更重要呢？事实上，康德正因为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使自己成了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我猜如果你向50位哲学家询问最有影响的五位哲学家是谁，其中至少有40个会说到康德。就像你们所要寻找的哲学家一样：我们既相互吸引，但又爱好争论。这很像我认识的一对情侣。”

塞琳娜伸出手戳萨拉。“嗨，姑娘，别说的那么低俗。本，你要继续坐在这里让萨拉调侃咱们吗？听着，你可以批评我们的态度举止，指摘我们的道德，但是不要拿我们和哲学家作比较。”

萨拉举起手说：“对不起啊，伙伴们。这是个恶意的猜测。无论如何，使康德成为伟大的哲学家的不是他对此问题的回答——尽管他给出了一个有趣的、深刻的、有影响的答案——而是他提出问题的方式；或许他认识

到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需要提出来。无论如何，这就是康德问题：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是否存在单纯依靠理性就可以认识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是否存在我们静静地坐在黑屋子中用推理就能知道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

“萨拉，这就是哲学家的烦恼所在。他们在提出问题方面是非常伟大的，但在回答问题时则显得很糟糕。”塞琳娜准备推进话题。“另一方面，科学家提出问题的能力不及你们，但他们回答得却很好，而且答案很清晰：不。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代数和几何存而不论，那么先天综合命题就是空洞的。如果你想要认识真正的、关于世界本质的真理，那么你必须走出去，亲自用双手去劳作：建立实验室，设计实验用品，操作具体的实验，进行观察。这是项艰苦的工作，但是坐下来沉思推理不会给你任何答案。理性固然好，我并不是不赞成它；科学家也必须使用它。但是单独使用理性，而忽略了经验和实验以及认真仔细的观察，那么永远也不能认识关于世界的真理。你必须亲自去做，不存在通往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的纯粹理性的捷径。”

“塞琳娜，你说的就像是一个优秀的经验论者，”萨拉说，“高举经验论大旗。但是你真的肯定不存在先天综合真理？你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我的意思是说，仅仅坐着去思考和推理——而不是以经验或者观察为基础——你能够知道关于明天的什么呢？你不知道股市的走向，也不知道哪支足球队会赢，或者又有什么新的发现，或者将会爆发什么样的战争。但是否存在某种东西，你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而且是完全以你的理性为基础？”

本插嘴说：“她知道明天我会做什么，塞琳娜可以像阅读一本书那样阅读我。”

“本，你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但是塞琳娜的知识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没有关于你的习惯和情感以及动向等的后天知识，她不能说出明天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她不能通过先天的推理来认识。”

“萨拉，你在说什么呢？”塞琳娜一脸迷茫的面容。“你可以单纯凭借

你对理性的运用而预见未来吗？‘拨打萨拉的号码900，她知道一切，可以告诉你一切。’”

“不，不是这样的，塞琳娜。我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关于未来的所有事情：它们会在时空中发生。”

“好啦，萨拉，这的确是令人惊喜的新闻。”塞琳娜摇头。“如果我出钱让你预测我的未来，我想我会把我的钱要回来。”

“或许，这比乍一眼望去还要更加令人惊喜，塞琳娜。它也许不能提供任何关于股市或者比赛的信息，但是它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东西：先天综合知识——单纯依靠理性可以获得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明天所有事情都会在时空中发生。还要注意，这不仅仅是一些以过去为基础所作的方便的概括：这是绝对真理、普遍真理，是我们知道的具有确定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先天真理的清晰标志，因为我们靠经验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绝对的确定性：理查德博士在心灵哲学的课堂上会发许多阅读资料，因为她在过去从教的25年中已经发了许多资料，这只是很可能，但也可能是错误的。本下午打算跑步因为他在过去的三年时间中每天下午都跑步，这也具有很高的可能性，但是今天他可能会例外。但是无论理查德和本做什么，他们的行为——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会在时空中发生，这是可以确定的，是先天知识；并且这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在对本跑步的定义中不包含任何有关他跑步这件事会必然发生的信息。这就是我们所增加的一些内容，我们用纯粹理性添加的。所以先天综合判断不是空洞的。”

塞琳娜摇头说：“萨拉，你看，即使我承认所有事情都会在时空中发生是先天综合真理，这也不重要。这些是真理中微不足道的、可怜兮兮的东西。”

“塞琳娜，这不仅不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是令人惊异的。我们怎样才能认识这个世界呢？认识外在于我们的世界，而不仅仅是认识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所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在时空中发生？不是因为我们看到时空在过去发挥了作用。经验大概可以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都在时

空中发生过，也给予我们足够好的理由去相信所有未来的事情都将在时空中发生。但这是不同的，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我不只是预言未来的所有事情都会在时空中发生，我还知道未来的所有事情——所有过去的和现在的事情，包括我观察不到的那些事情——也会在时空中发生。这肯定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知识。我怎样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外在于我们的事情都与我的信念一致呢？因为时空是我的思想过程的必然组成成分，我以这种方式认识世界，并把世界概念化。它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关于观念和范畴体系的东西，我们可以使用这些观念和范畴来统合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事实上，它表明了我们统合经验的基本方式——如此基本，以至于把它从经验的东西中剥离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一直在那里，我们就是透过这个镜头来经验世界的。”

本问道：“但是萨拉，如果时空是我们的思想结构的一部分，那么当我说所有的事情都在时空中发生时，我就不是在说关于这个世界的东西；相反，我仅仅是在说一些关于我的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康德会同意你的看法，本。他曾说时空具有‘经验的真实性，先天的观念性’。这就是说，时空不是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世界或许如同上帝所理解的那样是完美的、不假他物就能理解的。但并不是说，它仅仅是我们在经验中获得的那样。经验没有这种范畴化的作用是不可能的，去掉它们就像试图不去经验而想获得经验一样困难。它们是我们实证观察的基本组成成分，而不仅仅是某种我们附加的选择——比如决定通过有色眼镜观察事物几个小时。”

“但实际上，康德最终没有发现任何本质的范畴。”塞琳娜摇头。“他思考的东西是我们的概念体系里必要的和必需的成分，这个概念体系就是牛顿的时空观。现在我们知道还有其他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途径：牛顿认为欧几里得几何学是永恒的、绝对的，康德也追随了他；但事实上，其他的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也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观点，如爱因斯坦的工作就是明证。量子力学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概念体系。”

“哦，是的，说得真好，塞琳娜。”萨拉点头。“康德所说的关于世界

的普遍和永恒的时空观念，是承自牛顿。然而，康德认为牛顿所持的时空观是固定的和不变的，至少对我们这些造物来说是如此。牛顿形成了自己的力学理论，把混沌一团的世界变得有秩序了。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表达了绝大多数人的观点，他把这两句话作为牛顿的碑文：

> 自然和自然律处于黑暗中，
> 上帝说，让牛顿出生吧！于是一切都有了光明。

“牛顿把物理学和天文学联系起来，揭示出它们的相关性：同样简单的规律适用于解释地球围着太阳转，月亮围着地球转，甚至彗星的运行轨道问题；也解释了从钟楼坠落的球的运动，解释了球从一个人抛向另一个人的运动。牛顿发现了解开宇宙之谜的钥匙，读懂了上帝的心，发现了物理学的终极原理。牛顿时代的人似乎都这样认为。因此康德认为牛顿关于时空的观念是关于这个学科的最后定论，这毫不奇怪。”

“康德错了，”塞琳娜说，“这是典型的哲学的傲慢：哲学家总是认为他们发现了最后的真理。现在数学家和科学家也认识到有许多种关于时空的观念，许多种几何学体系。爱因斯坦清晰地揭示出牛顿的时空观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现代物理学家也暗示还有许多其他的选择。”

“好的，康德关于牛顿模式的终极真理的信念是错误的。但关键在于，总是存在着我们自己观点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发现的先天综合真理：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把世界概念化。我们正是通过这个本质性结构所设置的框架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因此它也包含在我们的经验观察中。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关于这个世界的先天的、必然的、普遍的真理。存在先天综合真理，因为当我们具有经验时，我们使用了范畴，并把感性的形式附加于世界。我应该向威廉·詹姆斯道歉，如果没有这种感性的形式，我们的经验会成为‘乱哄哄的一团糟’。它们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可选择的，按照康德的说法：对于我们经验地理解世界来说，它们是必要的。通过承认先天综合，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对自身经验世界的重要性。通过强调我们概念化和

感知性的官能，康德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经验的组成部分。瞧，你有在一辆小车里的经验，或者有在一列火车或者一艘轮船上的经验，有一瞬间，你周围的世界好像都在向后倒退；但是紧接着，你意识到这是因为你的车在向前移动。康德对于先天综合的深刻思考帮助我们认识清楚了我们在经验的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所做的重要贡献，以及这种贡献的普遍必然性。或许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并不像康德所认为的那么绝对和永恒，但认识到我们加之于经验中的这些体系的重要性仍然是必要的。”

“我不懂，萨拉。”塞琳娜仍然表示怀疑。“好像对我来说，康德有许多唯理论成分而不是经验论成分。但是说到经验论，我该去做我的实验了。康德待会再谈吧。”塞琳娜收起自己的书，本迅速地喝完了自己的咖啡。

萨拉说：“没问题，康德是非常有耐心的。这是哲学家都拥有的美德。”

“萨拉，你去培养自己的美德吧。或许你应当致力于纯洁美德的修养。我们的房间开始像一座图书馆了。我知道，你们这些哲学家喜欢书籍，但你们不是也还要回去吗？身处你和本之间，我生活在被数不清的历史和哲学书淹没的恐惧之中。对于一个优秀的化学研究者来说，这是多么可耻的死亡：不是在实验室里炸死，而是被沉重的形而上学著作压死。我得走了，两位，晚餐再见。”

第四章　知识的基础

——萨拉深思科学知识

咖啡馆里人很多。一些人在咖啡因的作用下，精神刚刚苏醒。一些人像是已经来了几个小时，面前桌子上散放着书本，脸上挂着一副为即将来临的考试担忧的表情。大多数人是刚下课，找朋友，喝咖啡，吃烤饼或者松饼。本在角落里找到一张小桌子，用纸巾擦干净桌面。同时，塞琳娜用托盘取了咖啡和烤饼，萨拉从邻桌借了一把凳子。当本扔完纸巾，开始搅动咖啡时，他立即提起了他们前天余下的讨论。

“萨拉，我正在思考康德的观点，我们认识特殊的普遍真理正是由于我们通过概念把握世界的认识方式——这种我们与生俱来的系统视角。这说法当然很有意思，但对我来说是无效的。上帝存在。这是确信无疑的事实。无论是以直觉的、理性的，或者其他的方式，我们都认识到这个事实。但是，我认识到这是真的。现在假设我们生下来就相信上帝存在，并且相信上帝是我们通过概念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要素。但是，当我说上帝的确存在时，比起人们认为通过这种概念的认识方式他们得以确信上帝存在——如同人们认为通过概念的方式事情总是要在时空中发生一样——来说，实际上我想表达更多的意思。如果空间是经验性地实在的，在先验性的理念之外，这对于证明我们对上帝存在的信仰来说是不够的。上帝既是经验性的实在，又是先验性的实在。至少，当理性主义者说他们认识上帝存在时，他们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本，康德的确相信上帝是以你所描述的那种方式存在。”萨拉回答说。“但是，康德当然认为我们不能通过我们的感觉来察知上帝。同时，对于康德来说，我们通过时间和空间形式才产生出感觉的表象。事

实上，康德不相信我们的理性能够提供上帝存在的普遍性证据。更确切地说，康德认为，在道德生活中上帝更直接地被我们认知。我们命令自己道德地行动，并且即使我们知道自己缺乏实现目标的力量，我们仍以道德上的善为目的。通过自律，我们展示了个体道德的真实性，也展示了一个宇宙的道德创造者的存在。"

"嘿，萨拉，你说得非常好。"本兴奋地说。"我们关于上帝的知识隐含于个体之中，只有通过致力于道德实践，我们才能发现。实际上，比起那些理性主义者的证据，这看起来更符合我们关于上帝的意识。关于上帝的知识看起来不仅仅是直觉，另一方面，也不仅仅是理性地深思，而是一项义务。关于上帝的确切知识来自于我们勤恳的道德实践和我们对自己动机的清醒意识。我认为，康德完全正确。"

"我有点不太喜欢康德的一些观点。"塞琳娜加入了讨论。"我们想想，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完成它的能力，我们也要承担完成道德善的义务。这样，就证明了作为宇宙的道德创立者的上帝的存在。可能我漏掉一些东西，但我并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确切证据。"

"这本来就不是普遍性的证据，塞琳娜。"萨拉回答说。"对于康德来说，这是个体对作为道德善的上帝的确信——一种在实践道德事务时从自身获得的确信。"

"对不起，这一点我不接受。我作出承诺要去实现一种道德行为，但有时候我知道成功实现道德行为、产生一个正义结果的机会并不确定，我是无法控制结果的。通常来说，一项事业的成功依靠很多外在的因素，比如不在我控制之下的其他同事的努力。我承诺去实现一种道德行为，同时我也知道这项任务最终的成功并不在我的控制之中。但是，这并没有从内心激起我对作为宇宙的道德创立者的深切信仰。"

"如果你向上帝敞开心扉，你就会发现了。"本回应说。

塞琳娜摇摇头，说："本，这听起来像是循环论证。问题在于是否可能有一些关于上帝的深切理解在心中。如果你假设只要我向上帝敞开心扉，我就会发现上帝，你实际上就把尚处于问题之中的存在当做了假设。"



康德和视角的重要性

萨拉笑着说："好了，塞琳娜，我对你赞成康德这种有关上帝存在的个人知识的观点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康德著作中的一些观点，你也许仍会欣赏。康德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思考我们自己的视角在决定世界的性质中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够假设我们可以从一个绝对公平中立的立场出发直观事物本身。更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思考我们自己观念和判断上的视角、假设和倾向。康德这一洞见启发了爱因斯坦以及许多当代有关科学哲学的著作。康德可能不同意当代著作中大多数的内容，但是无论如何他帮助奠定了当代科学的基础。"

毫无疑问，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以经验开始。因为认识能力受到激发而行动，如果这不是由于对象激发我们的感官，一方面由自己造成表象，另一方面使我们的知性活动启动，对这些表象加以比较，把它们联结起来或者分离开来，并这样把感性印象的原始材料加工成叫做经验的对象的知识，那又是由于什么呢？因此在时间上，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先行于经验，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

但是，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产生于经验。因为，很可能即便我们的经验知识，也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接受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通过仅仅由感性印象所诱发）从自己本身提供的东西的一个复合物；至于我们的这个附加，在长期的训练使我们注意到它并善于将它分离出来之前，我们还不会把它与那种基本材料区别开来。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言，1781

"说得很好，萨拉，"塞琳娜回答说，"尽管我对康德的理论没有太多

印象，但是他对科学是有贡献的。的确，当我们做实验时，我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视角和预期。毕竟，这就是我们要进行双盲实验的原因。但是，当我们控制了这些影响以后，如果得到很好的设计，实验还是可以带来客观的科学真理。它告诉我们世界运行的方式，它并不是我们想象和欲求的那样。在每个按照科学家预期而进行的著名实验背后都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实验，因为这些实验失败了。科学家持有的假说是错的，期望中的应对方案没有成效。这就是科学家的工作：它不是信仰和希望，也不是处于期盼中的事物的证据；它仅仅为真实的事物提供证据。”

“康德并不否定我们发现的是经验性的实在，”萨拉回答说。“他仅坚持认为在我们的发现的过程中有一个我们自己带入的框架，这个框架独立于整个经验发现的全过程。这并没有减损科学的真实性，只是更全面地告诉了我们经验发现的真实过程。我们不可能排除自己的视角和理论框架而直观独立于我们之外的事物本身。塞琳娜，这对你来说并不是奇怪的观点。毕竟，你学过量子力学，至少有一种解释说明，内在于学科中的不确定性是由观察者而形成的。当然，更早些时候，多种视角的可能性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础性要素。”

“是的”，塞琳娜赞成说，“我已经承认康德哲学中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在我看来，科学确实能够触及客观实在。有些人可能从曲解或者偏见的视角看待科学，从而认为它是错误的，但实际的客观存在却是和科学保持一致的。”

萨拉停下来喝了口咖啡。“让我换一种讨论方式。让我们回到哲学史上长达数百年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争辩。这争辩在本和塞琳娜之间以短暂而更加激烈的方式继续进行。我向论辩双方伸出橄榄枝。不过，这样做很冒险，和平使者经常在穿越火线的时候被击中。”

本很不以为然。“萨拉，你说这争论已经进行了多久？至少四百年，是吧？如果你能平息，那你就可以放下哲学，申请去国务院了。”

“也许，无法达成一个永久的停战协议。不过，当你们俩同时攻击我的观点时，可以获得暂时的休战。根据‘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原

则，你们俩可以成为盟友。”

“萨拉，你让我与唯理论者同盟，这才是真正可怕的敌人。”塞琳娜皱着眉头说。“你想提出哪种理论？”

“看，朋友们，尽管你们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观点截然不同，但你们还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共同之处。”

“是的，我们的确有，”本表示赞同，“我们都喜欢寿司。但我不认为这样就有了理由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

“聪明，本。”萨拉耸耸眉毛。“我不是说这个。我想说的是经验论和唯理论有意见一致之处。并且，它们有非常重要的共同见解，那就是：它们都相信不变的真理、确定的事实、独立于我们理解之外的原理。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你们在事实是什么和我们如何知道事实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可能你们对它们的准确和绝对程度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归根结底，本相信上帝存在是绝对的事实，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我们通过特殊能力或者直觉或者其他可能的关系可以获得有关上帝的知识。塞琳娜相信水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太阳又仅仅是银河系旋涡中的一个星体，还有大陆是漂移产生的。本相信上帝的存在与人们是否知晓上帝存在无关，即使人人都是无神论者，也无碍于上帝的存在。塞琳娜相信，如果天主教一直成功地压制着哥白尼的天体学说，那么现在人们仍然会相信地球静止不动，太阳围绕地球旋转，我们看到的其他星球都依附于围绕地球旋转的星球。但这并不会改变地球实际上围绕太阳旋转，太阳是银河系中的亿万星球中的一颗星球的事实。我说的对吧？”

正如屋子是用石头筑成的，科学是由事实建立的。但是，事实的汇集并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并不是一间屋子。

——亨利·彭加勒：《科学和假设》

“是的，很对，”本表示同意。“上帝存在并不是因为我或者其他人相

信他存在。更确切地说，我对上帝的信仰是因为上帝存在而成为正确的。”

“为什么上帝必须称为‘他’？假如我相信上帝，我肯定会认为上帝是女性。对不起，本。我猜你是不会很快就使你的塞琳娜转信基督教的。我转移话题了，萨拉。是的，确实，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是不依赖于我们的认识的。的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相信托勒密的理论，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也有可能人们会变得疯狂，决定拒绝科学的天体学。这些人灌输给学生‘智能设计’和‘创造论’的学说，并且拒绝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可能某一天他们真的成功了，没有人再相信达尔文的理论。但是，这丝毫不会改变达尔文进化论的客观事实。”

“不过，好好想想，”萨拉说。“你真的认为我们能够收集到事实，就像在沙滩上捡贝壳那样？真的有‘事实’或者‘真理’摆在那里，我们简单地就可以看到它们，就像它们自身所是的那样？”

“萨拉，你到底想说什么？”塞琳娜发现这个问题很难理解。

“塞琳娜，你看，这是一个咖啡杯，对吧？如实地描述它，就像在它自身一样，完全不依赖我们和我们对它的感知。”

“当然，这是一个咖啡杯。好了，我表演一下。它是柱体，有一个手柄粘在外面，蓝色，固体，很光滑。怎么样？”

“很好，塞琳娜。不过，这杯子真是蓝色的吗？”

“当然是。萨拉，你是色盲吗？”

“不是，和你一样，这杯子我看起来也是蓝色的。但是，这杯子自身是蓝色的吗？”

本和塞琳娜一样困惑。“当然这是一个蓝色咖啡杯，萨拉。要么它是蓝色的，要么就是我们都带着蓝色的眼镜。”

“说到点子上了，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带着蓝色的眼镜。因为蓝色并不在咖啡杯自身之中。更确切地说，由于光线的反射，咖啡杯中的一种属性导致我们觉得它是蓝色的。但是，蓝色是在我们的感知中的，并不在咖啡杯自身之中。在热杯子里面的是咖啡吗？是的，你可以看到热气从中冒出，当你喝得太急的话，它会烫伤你的舌头，让你感觉到疼痛。但

是，咖啡杯里面并没有热，正如里面没有疼痛一样。相反，是因为分子在液体中运动得很快，导致我们感觉到热，还有疼痛。如果加入糖，咖啡会变甜，但是甜本身并不在糖之中，而在我们的感知中。同样，你描述的咖啡杯作为圆柱体，由原子构成，原子之间有许多空间。我们仍然认为它是固体。但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固体，你应该说黑洞，而不是咖啡杯。”

塞琳娜向萨拉摆摆手示意她停止。“好吧，非常感谢你给我们上了一节物理学导论课，萨拉。但是我的专业是化学，记得吗？我已经学过了物理学。不过，你这话的重点是什么呢？”



托马斯·库恩与科学理论

“塞琳娜，我知道你学过物理学，同时你还知道好多科学知识，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但是，正像你一样，塞琳娜，那些杰出的科学家往往忽视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一点是由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指出来的。库恩认识到科学并不像教科书作者说的那样发生作用：只有事实，冷冰冰硬邦邦的事实，这就是科学家处理的东西。但是这并不十分准确。”

“好的，我们科学家的确依赖于冷冰冰硬邦邦的事实，”塞琳娜回复说。“萨拉，如果你们也寻找冷冰冰硬邦邦的事实，你们不就是弄错了专业吗？我这并不是要诽谤哲学家。就化学学科来说，我们获得了大量的事实。就我来说，在有机化学课上我记下了至少一百万个冷冰冰硬邦邦的事实，但这课程还没有结束。”

“萨拉，我不想说库恩是错的，他是我们大学里面的历史学家，我们顶多算是聪明的小孩。”本有点怀疑。“但是，我还是赞同塞琳娜的观点。我修过的唯一一门物理课是诗人的物理学。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获得许多冷冰冰硬邦邦的事实。”

“哇，本和塞琳娜意见一致了！也许现在我就可以离开，算起来这一天完成的任务已经够多了。但实际上，我并没否定事实的存在。塞琳娜，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有很多物理学和化学的事实。同样，对于本来说，

历史学中也能发现很多事实。但是，事实可能并不像很多人——理性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化学家或历史学家——认为的那么简单和直接。库恩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思考16世纪托勒密理论与哥白尼理论的冲突。托勒密说地球是静止不动的，月亮和太阳以及所有其他的行星甚至固定的恒星都围绕地球旋转。哥白尼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只是围绕太阳旋转的一颗行星。那么，谁是正确的？就托勒密理论来说，在数百年中它都有效地刻画了天体，描绘了星球的运转。更不用说，它的确符合我们通常的感觉：我们静止，太阳运动。当然，人们没有望远镜，因而对许多星球都不了解。但是他们的确对月亮、行星、星座以及日食和月食的模式作出了细致的研究，懂得了很多知识，还把天文知识运用于航海。所有这些都依赖于托勒密理论。的确，托勒密理论也有自己的问题。它要求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去解释一些天文观察，尤其是行星的逆向运行。"

"最后一点什么意思？"本有点不理解。

"行星的逆向运行。比方说，你和塞琳娜每晚都带着毛毯到外面，在星星下面躺着。"塞琳娜笑了，拨弄着本的头发；本斜靠向她，两个人亲吻在了一起。"好了，这观念已经在你们身上发生了。先回到天文学，等会儿才是生物学。你们遥望满天星星，会关注到它们在头上经过，就像白天时的太阳那样，是吧？正像随着冬天的来临，太阳升起和落下的位置逐渐变低，冬天过后，白天变长，太阳升起位置变高一样，夜晚星空的景象也是如此。一些星座只有在夏天才能看见，一些星座只有在冬天才能看见。随着时间的发生，所有的星星一起运动。当所有其他的星星离地面很近时，一个星星看起来会离地面很远。一段时间以后，有些星星逆向而行，与众不同。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它们又回到常态。希腊人给这些奇怪的星星起了个名字：漫游者，或者行星。它们的运行就是逆向运行。"

塞琳娜有点明白了这个故事。"那么，为什么这些行星会以这种方式漫游呢？这当然是因为地球也是这样运行的，当地球遮盖了这些行星的轨道，它们看起来就像是脱离了先前的状态，向后运行。但这种看似向后的运行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其他行星的特殊运转，其实它们都只是沿着自己的

轨道围绕太阳旋转。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地球相对于其他行星的轨道运动才产生了这种现象。”

“说得很好，塞琳娜。我看，你们化学专业的人很熟悉天文学。这就是哥白尼给出的解释。事实上，哥白尼的理论对康德非常重要。他宣称自己发动了哲学界的哥白尼革命。就像哥白尼认识到行星看起来漫游的原因在于我们观察者所处的位置一样，时间和空间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我们用它们来观察世界。先说天文学，托勒密式的天文学家有不同的解释。无论如何，他们早就知道了行星的逆向运行。正是古希腊人命名了行星，这实际上早了哥白尼一千多年。根据托勒密的理论，天体的宏大发条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球体，球体之内的球体，甚至第三重球体控制的。我们可以把行星当做附在自行车轮胎边缘上的一个亮点，而自行车正围着我们转圈。但是，我们所见到的只是附着在轮子上的那个亮点，是吧？当自行车围着我们站着的地方绕圈时，亮点一般来说是向前运动，对吧？但是，当自行车转弯时，有时候亮点看起来像是随着车轮向后运动。但是，自行车实际上是沿着自己的轨道绕圈。同样，托勒密式的天文学家会说，行星处在轮子里面的轮子上面，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它有时会看起来向后运动——这也就是行星相对于其他星星来说会发生逆向运行的现象的原因。”

这番话给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完美的理论，萨拉。托勒密真是太有才华了。”

塞琳娜并没有被感染。“是的，他很有才。宏伟的发条装置。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哲学家喜欢它，我一点也不奇怪，萨拉。你们哲学家就是喜欢看起来复杂实际上完全错误的理论。”

“啊，塞琳娜，我们只是智慧的爱好者。Philo 在希腊语里面指的是‘爱’，sophia 指的是‘智慧’。有时候智慧的确复杂。事实上，至少当哥白尼最初提出他的理论时，他的理论看起来也不比托勒密的理论简单。因为哥白尼和托勒密以及每一个人都对当时看起来显而易见的真理表示赞同：包括天体的运行，所有的轨道都必须是完美的圆形，或者至少是完美的圆形套着完美的圆形。直到几十年后，开普勒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数

学家提出自己的理论时，行星的轨道实际上可以是椭圆形的观点才为人所知。因而，像托勒密一样，哥白尼也需要圆圈套圆圈。”

“好，萨拉，让我们回到科学事实这个话题上，”塞琳娜说，“当哥白尼提出他的理论时，他不可能说得很完整。但托勒密是错的，哥白尼是对的，这是科学事实。”

“但这是科学事实吗？想象一下我们生活在1575年，我们正在决定他们两人谁是正确的。”萨拉斜着身子说。

“就算现在是1575年，我们正在决定他们两人谁是正确的。萨拉，我们能用什么样的科学工具？”

“当然没有太空望远镜。事实上，那时根本还没有望远镜。但是你可以用16世纪航海的工具，那个时候还算不错。没有钟表，不过他们有一些方法计算时间，还有相当精确的仪器用来标示星体。”

“实际上，他们用钟表，萨拉。”本坚持历史的精确性。“不过，在17世纪中期没有使用钟摆之前，这些钟表都不太准确。”

“谢谢，本。塞琳娜，现在是1575年，你没有望远镜，不过有粗制的钟表和正规的星体定位设备。托勒密和哥白尼理论都可以很好地解释我们的观察现象：日食月食、行星的逆向运行。你如何决定哪种理论正确？”

“作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我会使用科学的方法。首先，我会考察两种理论的差异，然后考察这些差异产生的具有可检验性的应用。”

“他们的差异一目了然，塞琳娜。”本热心地提供帮助。“托勒密理论认为，我们在地球上是静止不动的，是整个宇宙的绝对中心。根据哥白尼的理论，我们在宇宙空间里飞驰，按照一年的周期围绕太阳旋转。”

“本不是很聪明吗，萨拉？你以前还说我跟他在一起只是因为他性感。好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这些差异产生的具有可检验性的应用。根据哥白尼的理论，六个月以后我们将会到太阳的另一面，对吧？根据托勒密的理论，因为我们是不动的，所以我们还在原地。如果我们标记一些星星，在此后的六个月中我们都仔细观察，根据哥白尼的理论我们会发现一些角度上的不同。正像这两张桌子，从墙角看与从萨拉的位置看，它们之间的角

度肯定会有变化。"

"太棒了！你们真是一个伟大的团队。"萨拉仍然没有忘记尽量维持塞琳娜与本之间脆弱的和谐关系。"这的确是16世纪的人们所做的实验。他们测量的是'恒星视差'，指的是由于地球位置的变化所导致恒星之间角度的变化。"

"这就是他们证明哥白尼理论正确方法！"塞琳娜拍拍手。"16世纪的人也很聪明，不是吗？"

"他们是聪明，"萨拉回应说。"这个实验非常出色。就是有一点：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恒星视差。"

"别胡说，萨拉！"塞琳娜很吃惊。"当然会有的，肯定的。别跟我说哥白尼的理论是错的，地球是静止不动的。你们哲学家相信奇怪的事情，但是你们不相信这理论。"

"别急，塞琳娜，我说的是天文学的历史。像你说的那样，他们做了实验，进行了分析，但是没有发现恒星视差。现在假设你是16世纪的天文学家，你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实验，仔细地进行了操作，但是结果证明你的预期是错误的。你预言有恒星视差，但是却没有发现。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托勒密理论是正确的，哥白尼理论是错误的。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他们统统错了。托勒密和认为哥白尼错误的天主教廷是正确的。"

"不是，这样也不对。我知道哥白尼是正确的。肯定是有地方出了问题。"

"塞琳娜是对的，萨拉，"本插话说。"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学者，但是我也知道哥白尼是正确的。肯定是实验中有些错误。"

萨拉很兴奋。"这正是16世纪那些信奉哥白尼的人所说的。尽管实验看起来表明它是错误的，他们并没有放弃。相反，他们认为是其他的方面出了问题。是测量错了吗？没有，他们测得很仔细，几个人都独立完成了实验，结论都一样。是哪里错了呢？"

"我知道了，我真是太笨了！"本拍了一下脑门。"从房间另一边测量两张桌子之间的角度这个例子把我弄糊涂了。其实我们很难知道恒星之间

的距离。从太阳的一边到另一边已经是很远了。当我们谈论恒星之间的距离时，更是无法想象的。这就相当于我们移动了千分之一英寸，然后去测量由此导致的两张桌子之间角度的变化。恒星之间的距离是惊人的，即使我们从太阳的一边挪到另一边，也很难测量到恒星之间角度的任何变化。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拥有了比16世纪的测量工具更先进的工具以后，我们才可能发现恒星视差。”

物理学家从来不能使一个孤立的假设经受实验检验，而只能使整个假设群经受实验检验；当实验与他的预言不一致时，他所获悉的是，构成这个群的假设中至少有一个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加以修正；但是，实验并没有指明哪一个假设应该被改变。……实验并不是一台听任它自己被拆散的机器，我们不能孤立地试验每一个部件，一直等到它的可靠性被仔细地检验后才去调整它。物理科学应当被视为一个整体系统，它是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一个部分不能发挥功能，除非离它最远的各个部分都起作用。

——皮埃尔·迪昂：《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1914

“哇，本，你真是太聪明了！塞琳娜，你说得很对，这个男生不只是长的俊美而已。他发现了问题的所在。事实上，1838年以前，人们都没有发现恒星视差。但是想想这其中的意味：科学家想出一套理论，按照理论设计了实验，进行了操作，但是当结果和预期不符时，他们却不放弃这种理论。相反，他们断定是其他地方弄错了，导致实验结果出了问题。即使不知道问题的实际所在，他们仍然坚持要挽救这种理论。这件事情的关键就在于科学理论不只是个别的、孤立的可以被证明正确和错误的事实的简单组合。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作为一个系统而成功或者失败的。当一个地方有错误时，有很多地方可调节和修正这种错误。当哥白尼的理论预言恒星视差而我们却没发现时，我们可以说哥白尼的基本思想是错的，地球实

际上是不动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恒星之间的距离太过于遥远，测量工具不够精确，或者天文学家没有处理好相关的数据。”

卡尔·波普

“你说得对，萨拉，人们可以不惜代价挽救一种理论。”塞琳娜表示赞同。“当伽利略通过他的望远镜发现木星的卫星时，有一个故事发生。望远镜将会击破反对者的观点，所以那些不喜欢这种结果的人就反对通过望远镜观察宇宙。因为他们认为结果是错误的，只会导致迷惑。但是他们顽固的想法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任何新的发现。相反，伽利略有很多发现，为牛顿力学奠定了基础。当相信哥白尼的人主张，因为恒星之间的距离太远而导致难以发现恒星视差时，他们不过是为了挽救他们的理论而作出的特定修正。在天文学观点中，他们提出了一个重大修正，这种修正具有可检验性，可以导致其他的假设和更多的发现。这是一个可错的假说。这就是科学发展的方式：提出一个可检验并且可错的假说。一些假说可能是错的。有时候，就像哥白尼的事情一样，一些理论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但是提出可验证的假说，犯错，放弃我们的错误，这就是科学发展的方式。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获得关于宇宙的更多真理。它们并不总是一些让我们高兴的真理。科学有可能会让我们高兴地相信我们就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事物都围绕我们旋转。科学也有可能会认为人类是独特的，与其他进化的生命形式毫不相干。好或者不好，那些信仰都是假的。通过提出更好的假说，我们取得了更大的发现，无论是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学。”

“非常正确，塞琳娜！”萨拉赞许说。“你说的正是卡尔·波普对于科学发展的方式的解释。”

“卡尔·波普。”塞琳娜想了一下。“嗯，我听说过，物理学教授维顿说过他。‘不要害怕犯错。’维顿经常说这话。‘科学正是通过大胆的可检验同时又可能被证伪的理论而获得进步的。比起谨慎可靠而没有提供任何

清晰的可检验的论断的理论来说，大胆的可检验而又可能被证伪的理论对科学的贡献更大。’维顿教授说。她是从波普那里学来的。”

“她说得很对，”萨拉表示赞同。“科学不仅仅是事实的收集。毋宁说，它是把思想观点组织成为可以产生有趣预言的可检验性的假说。有时候，直到我们有了一种可以预知事物的理论，我们才看得见事物，我们才关注到它们。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看见了它们，却又忽略了它们。它们看起来是静止的，和其他事物不相关的，直到一种理论揭示出它们的意义。借助理论的帮助，我们看到了一种模型，在此之前一切都是‘一团乱麻’。通过昆虫通讯理论，我们可以看到正在向同伴发送精确路向信息的蜜蜂；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混乱而令人迷惑的舞动。借助关于疾病的细菌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传染的模型；在此之前，我们面对的只是杂乱无章的疾病。”

“说得很对，”本表示同意。“去年夏天，我去了我哥哥萨姆家。他和戴蓓有一个小孩，卢克，还不到一岁。我哥一家遇到了各种问题：卢克一被放到床上就哭，睡醒了也哭，情况越来越糟。可是，医生说孩子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喂完孩子，把他放到床上，卢克就会哭；他们就得一直抱着他直到睡着，然后再把他放到床上，结果又晃醒了他。萨姆和戴蓓就像是活死人，根本没时间睡觉。但我刚修过一门心理学课程，正好讨论了斯金纳的强化程序表。根据斯金纳的学说，形成优良行为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停顿时间逐渐增加或者停顿时间持续变化的强化程序表奖励这种行为。举个例子，当饥饿的鸽子每啄一下横棒时，你就给它一点食物，然后每两次给它一点食物，然后每三次、每五次，等等。通过增加间隔的时间，最后在两次奖励之间鸽子会啄数百次横棒。如果你真的想让一种行为保持长久，那就依照持续变化的程序表奖励这种行为。有时候，啄几下就奖励一下；有时候，啄几十下才奖励一下。通过这样，鸽子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也会啄横棒好长时间。如果没有斯金纳的理论，卢克的哭喊看起来就是很难解释的了：萨姆和戴蓓偶然生了一个爱哭的孩子；运气很差，所以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借助斯金纳的理论，这些行为获得了全新的意

义：萨姆和戴蓓无意中形成了依照持续变化的程序表奖励孩子哭喊的行为。一旦你理解了这些原因，你就可以改变这些事情。”

萨拉点点头。“波普喜欢把知识的理论与科学的理论划分为两种类型：探照灯理论（他自己的观点）和与之相反的水桶理论（他反对的观点）。根据水桶理论，通过收集大量的客观事实，我们就可以获得知识，再通过积累把它们组织为越来越多的综合性的理论架构。”

“就像弗朗西斯·培根！”本兴奋了。“培根是水桶理论的典型代表。去年在17世纪英国史的课上，我们研究了培根。他在1668年成了大法官，但是因为收受贿赂而被免职。他承认收钱，但辩解说他收到的是礼物——其实那个时代收礼物是很普遍的行为——并没有影响他的判决。听起来有点像今天政客们接受竞选资金时所说的话，不是吗？不管怎样，脱离政务以后，他把余生都花在了哲学和写作上，希望建立一套科学研究的系统程序。”

探求和发现真理，有且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跃到最普遍的原理。……另一条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渐加深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达到最普通的原理；这才是正确的方法，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人尝试过。

——弗朗西斯·培根：《新工具》，1620

“是的，”萨拉补充说，“在伦敦郊外，他把雪塞进鸡肚做冷冻实验，由于天气过于寒冷而去世。”

塞琳娜笑着说：“是啊，他倒是真像个哲学家。”

“你也正是这样的人，”萨拉回应说。“你不是跟我说过，为了做实验，你炸碎了你奶奶装混合饮料的玻璃杯？”

“还好，我没有伤到自己。整个厨房都是玻璃碴，弄得奶奶很生气。”

“反正，培根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尽可能地收集材料，然后

寻找它们的共同之处。例如，他研究热的问题，他会列出所有他能找到的热物和冷物，然后比较它们性质的不同。对培根来说，这是科学方法的关键：收集更多的事实，然后从中得出结论。”

人们经常说，应当不带任何偏见地做实验。但是，这不可能。

——亨利·彭加勒：《科学和假设》

“非常正确，本，这就是波普所说的水桶理论，但是波普反对这种理论。对于一种事物，正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事实我们很可能不能认识——它们脱离了我们的关注，要么我们不知道去哪里观察，要么我们不知道如何观察——因为没有理论指导我们。不用理论指导我们的搜索，很难想象我们可以发现恒星视差。这不是那种碰巧就可以遇上的事情。我们不用任何理论指导实验，也不建立粒子加速器，就不可能通过云室里的亚原子粒子发现它们明显的踪迹。没有气体理论之前，一些化学家隔离出了氧气，但是他们对它持一种错误的认识。没有牛顿理论，我们当然也可以观察到彗星，但是我们不知道哈雷彗星的回归，相反我们观察到的只是夜空中的一些奇怪而飘忽不定的燃烧现象。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就可以收集到所有材料这种观点并不十分合理。但即使我们可以，我们也无法从庞大的信息中提出可以解释这些信息的合理的科学理论。正像波普和其他科学家、科学哲学家所认识到的，问题不在于我们不可能提出一种与所有信息都协调一致的理论，而恰恰在于它的反面：我们太容易提出一种可以解释所有信息的理论。我们可以提出数十种完全符合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和观察的理论。挑战不在于提出一种可以解释所有事物的理论，而在于决定哪种理论是正确的。根据探照灯理论，我们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如果一个理论引发了在别处我们无法找到的观察结果，那么这个理论就是合理的。哥白尼的理论是合理的，因为它让我们去寻找恒星视差。如果没有这种理论，我们是不会发现这种现象的。牛顿的理论获得极大的支持是因为它能够引导我们

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天文位置发现彗星，在别的理论里我们没有发现。板块构造理论是合理的是因为它引导我们去特定的位置搜寻特定物种的化石残留物，在此之前，我们是很难发现这些的。因此，波普的探照灯理论在两个方面对我们有益：首先，它引导我们去收集更好、更系统和更全面的观察材料；其次，它给予我们判断理论合理性的标准。获得知识的最好方法是什么？不是漫无目的地拾起一些有趣而没用的东西，放入收集的材料之中，而是提出有趣的假说，这些假说可以产生特定的、重要的、可验证的预见，然后进行实验，验证自己的假说。假如你的假说失败，至少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没有经受住反驳的假说不是有力的假说。它们没有用，不能指引我们前进。”

“好了，萨拉，我们都明白了，不必再说。我喜欢波普。让我们忘掉水桶，打开探照灯。但是波普与你们的哲学老友康德非常不同。康德强调理论框架在引导我们观察和探寻上的重要性，而且认为他已经发现了永恒的框架：固定不变的推理和观察的法则。相反，波普想发展许多令人激动的假说，逐一试验，错了就修正或超越。它们不是固定不变的理论，而是引导我们研究和发现新的信息的有效工具，并且它们也会被更好的理论相继替换掉。”

“当然，你说得很正确，塞琳娜。”萨拉举起咖啡杯表示祝贺。“正如你经常表现的那样。”

塞琳娜鞠躬致谢。“你的意思不就是说，正如我一贯不变的那样？”

“不是，”本说，“正如你经常表现的那样。记着，如果你不会错，你就不是一个有趣的假说。不管塞琳娜可能是别的什么，她总是一个有趣的假说。”

“说得好！”塞琳娜举起杯。“为本、科学和波普的探照灯干杯。”

“好的，塞琳娜，”萨拉点头，“为本和波普的探照灯干杯。但是注意，波普的探照灯并没有坚实的根基。”

塞琳娜皱起眉头。“你到底在胡说什么，室友？”

信仰系统

“记得我们是怎么开始讨论的吗？你和本正争论知识的最好基础。”萨拉继续说，“但是你们当代科学的观点真的为这些基础留下空间了吗？康德认为，牛顿的空间观和欧氏几何能够作为一种永恒不变的起点。但是，就像你刚说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反驳了欧氏几何和牛顿的空间观。当信奉哥白尼的科学家做实验去发现他们预言的恒星视差时，他们并没有因为没发现恒星视差而拒绝哥白尼的理论。相反，他们在其他地方进行了修订。他们变换了恒星距离我们很近这个基本预设，从而得出结论：恒星离我们太遥远，哥白尼仍然是正确的。假如在尼斯湖里研究者最后找到了隐藏的深水生物，在电视上播放，科学家可能会把它加入到分类学体系之中。当然，那会让人惊奇：不仅我们发现了我们长久认为存在的动物，而且我们将会得出结论说，一个连续繁衍的种群生存了很久，却没有什么可信的见证。然而，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发现这样存在的海洋动物。尽管我们对填补那个生态位深表怀疑，在我们的生物系统中仍有尼斯湖的位置。但是，假设有人向我们展示美杜莎，那个我们认为是神话中的著名生物，一个脑袋上长出蛇——但不如说是头发——的女人。”

“不可能，萨拉！”塞琳娜大笑。

“假如你亲眼看到她，和她握手，听到蛇的嘶叫，怎么办？”

“不，不可能。”塞琳娜摇头。“看见了不一定就要相信。有可能是一个骗局、恶作剧、马戏团的杂耍。”

“你是说，即使你看到了也不会相信？为什么不？我还以为科学是以经验观察为基础的呢。”萨拉问。

“它是以经验观察为基础，”塞琳娜回答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总是按照表面意义去看待观察材料。如果你左右手各拿一个球，用围巾遮起来，然后变成了三个球，我不会就此得出结论：一个球加另外一个球等于三个球。我会说这戏法要得很好。对于美杜莎来说，也是一样：戏法要得

很好，但是没有真实的美杜莎。”

“但是，为什么你如此肯定?”

“你想想，萨拉，”塞琳娜回答说，“这意味着：首先，两个不同的物种结合形成一个个体，而且这两个物种在进化链条中离得很远。进化到人的分支与进化到蛇的分支在很久以前就各自偏离了。它会颠覆我们所有的生物学知识：首先，动物如何可以兼有热血（人的部分）和冷血（蛇的部分）？我们不得不丢弃所有生物学研究，从新开始。比起相信所有的生物学知识完全错误来说，相信这是有人设计的骗局或者戏法显得更容易接受。”

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的最深刻的原理，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或者换一个比喻说，整个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在场的周围同经验的冲突引起内部的再调整。对我们的某些陈述必须重新分配真值，一些陈述的再评价使其他陈述的再评价成为必要，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互相联系的，而逻辑原理也不过是系统的另外某些陈述，场的另外某些元素。既已再评定一个陈述，我们就得再评定其他某些陈述，它们可能是和头一个陈述逻辑地联系起来的，也可能是关于逻辑联系自身的陈述。但边界条件即经验对整个场的限定是如此不充分，以至在根据任何单一的相反经验要给哪些陈述以再评价的问题上是有很大选择自由的。除了由于影响到整个场的平衡而发生的间接联系，任何特殊的经验与场内的任何特殊陈述都没有联系。

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谈论一个个别陈述的经验内容，便会使人陷入歧途。……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可以被认为是真的。……反之，由于同样原因，没有任何陈述是免于修改的。

——蒯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1951

“非常正确，塞琳娜。那么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萨拉向前倾了倾身体。“实际上就是：当我们发现一些没有预期的现象时，或者当实验给予我们错误的结果时，或者当我们发现一种观察现象与我们的理论观点冲突时，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会判定我们的理论是错误的，否定这个而赞同另一个理论。例如，地球表面物理特性杂乱无章无法预见，这就引导人们否定老的地质理论，认同板块构造理论。有时候，我们判断观察是无效的，正像如果有人展示美杜莎时我们所持的立场一样。问题在于这种变化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发生，没有任何知识的特殊领域能够作为不变的基础发挥作用。我们的理论、信仰和观察作为整体而融洽，也作为整体而被审判。如果有些地方出了问题，修正和变化可以在系统的任何地方发生。经验观察当然是科学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它却受到理论的指导，不是理论得以建构的独立而特殊的基础。没有任何特殊的基础。更确切地说，我们有一个融理论、观察材料、背景预设和数学程序为一体的系统。作为整体，它运作良好，能够有效地指导我们的行为，并且向新的富有成效的探索道路保持开放。当有问题出现时，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修正或者变动。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改动，即使是几何学原理也可以。简单地说，那就是知识没有永恒不变的基础。”

实用主义

“好吧，”塞琳娜说，“科学是比教科书上说得更糟糕。这点库恩说得也对，另外还有科学知识中的那些糟糕的科学结论。”

“的确如此，塞琳娜。”萨拉点点头。“这不是理性主义者或者经验主义者所描绘的路径：知识建立在安全的根基上。但是知识仍然是知识，作为实用主义所理解的知识。”

“实用主义。”本笑了。“因而我们走上了你一直在引导的那条道路：有用的就是真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本。”萨拉回答说。“不过，实用主义还有更详细

的内容。具体来说，实用主义反对那种摹仿现实的真理观念。实用主义者认为，真正的信仰和理论，能够有效地指导人们的行动，获得有益的结果，找到新的发现，证明自身作为好工具的价值。信仰不能够单独地验证，而是作为系统的一部分进行验证。”

“我还是不太清楚实用主义，萨拉！”本看起来很不解。“难道没有一些简单事实可以判断我们论断的正确和错误？恺撒跨过了卢比孔河。恺撒的确跨过了卢比孔河，这就是正确的。”

“历史学家怎么说的，本？为什么好人总是赢得战争？因为是胜利者在书写历史。”

“是的，萨拉。为什么叛徒从来没有成功？因为如果成功了，就没人敢称他们为叛徒。如果萨拉托加之战没有获胜，乔治·华盛顿可能就以邪恶的叛国者面目而被世人记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就成了爱国的英雄。总是可以分辨出一些真相的，萨拉。”本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当然，这有些简单化了。很多年来，一些历史教科书都教导说，爱好自由的得克萨斯人反对否认基本人权的邪恶独裁的墨西哥政府，赢得了‘得克萨斯州独立战争’的胜利。这是教育美国学生的简易而便利的故事。但是真理终将在此显露：现在历史学家指出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墨西哥人拒绝蓄养奴隶，因而得克萨斯的奴隶主为了保存奴隶制，就脱离了墨西哥。这不是‘追求自由’那么美好的故事，真理并不是简易而便利的。”

“其实，实用主义者不否认存在着关于事物的真理，”萨拉回答说。“当然，有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些简单概念。特别地，它不是论断和相应的事实相符合那样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朋友，本。他的在场意味着什么简单的事实？从物理学的角度说，他是一个固体，或者一堆原子的集合。生物学家看到了一个具有男性性征的现代智人，而社会学家看到的是一个白种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新教中产阶级男人。历史学家看到的是一个优秀的历史作家。塞琳娜看到的是一个性感男人；等等。当然本就在那里：一个善良可爱的大男孩。这些解释都是我们采取的方式和使用的理论系统所带来的功用。有人认为，我们能够拥有特殊的‘无凭借

的视角’，它提供给我们‘如在自身之中’的、和客观实在相符的那种真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没用的。康德认为我们需要那些范畴：我们不得不区分现象和本体、表象和物自身。但是这些范畴没用，我们所能获得的始终只是现象。上帝可能看得见纯粹本体中的所有事物‘自身’，但我们不是上帝。哥白尼理论不是因为符合客观实在就成为正确的，而是因为它能更好地指导我们理解宇宙的广袤，它为牛顿力学的建立作了重要铺垫，它在很多方面指导我们的实践，与此相反，托勒密只能把我们引向死胡同。”

“不对，萨拉。”塞琳娜反对说。“我是一个科学实在论者。牛顿理论之所以能够很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是因为它是真理，而不是因为别的。”

“但是，塞琳娜，说它是真理的意义就在于它能有效地指导我们更好地预言和发现有成效的方式。这是实用主义的要点。”萨拉回答说。“请原谅，你可能认为这想法很低俗，但是你的观点仍然囿于传统的绝对主义。绝对主义坚持认为，我们能够站在世界外面，没有任何偏见，从特殊的无凭借的视角出发刻画世界的真实面目。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是公正无私的绝对观察者，从西奈山的特殊位置上俯察大地。我们只是时刻面临生存挑战的卑微动物。这不是外星人的世界——我们生于此，长于此——但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要像达尔文那样思考，而不是柏拉图式的绝对主义者：知识只是帮助我们有效地搜索的工具。知识就是要很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这是它的目的，而不是一些纯粹描绘世界的形而上学的超然游戏。”

“哇，萨拉，这话很具有挑衅性。你可以侮辱我的品位，诋毁我的专业，质疑我的出身，但是你不要称我为柏拉图式的绝对主义者。我是经验主义者，一个彻底的科学工作者。科学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随意编造一些故事。科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低三下四地去获得一些实践利益和消费物质。通过对坚实的观察材料进行系统检查和实验，科学始终在努力理解世界的真正运行方式。”

“我不是在宣扬绝对主义，塞琳娜。本可能会，但是我不会。不能因

为我反对绝对主义，就认为我接受关于固定的、简单的观察事实的简约主义的观点。我们认识和影响世界的方法比那种观点更复杂。希望我们拥有固定不变的特殊支撑点以获得真理的观点，就是绝对主义的残留物。我正在帮助你把这种残留物从你的科学世界观中清理出去。你不可能有不变的必然事物，一切事物都要接受质疑。”

“我不需要绝对的事实或者固定不变的必然之物，”塞琳娜回答说。“但是我的确相信有客观真理的存在。哥白尼的理论是正确的，托勒密的理论是错误的。这是事实。不管实用或者不实用，无论对有神论者或者无神论者，这些都是事实。”

一切事物都打上了人的烙印。独立的真理，仅仅由我们发现的真理，不再能加以锤炼，使其适应人的需要的真理，简言之，是无法修正的真理。这些真理实在是太多了——或者说，这是理性主义的思想家认为存在的真理。但是这样的真理不过像一棵活树中的死心。……可能仅仅因为古老的缘故，它就被人们认为已经石化了。但是，最旧的真理，也的确还是可以改变的。如今逻辑和数学观念的改变，已经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改变甚至影响到了物理学。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1907

“塞琳娜，我没有否定科学事实的存在。”萨拉说。“但是我不相信它们像经验主义者设想的那样简洁有序：提出假设，进行观察检验，确定或者否定假说。它们并不是如此直截了当。首先，正像蒯因所指出的，也正如在美杜莎的例子和信奉哥白尼的学者没有发现恒星视差的例子中我们所提到的一样，理论并没有顺利地描绘出‘形而上学的实在’。相反，我们的理论以更加系统的方式与我们的世界冲突。其次，正像库恩所指出的，理论上的科学系统不是因为它们完美描绘了经验世界就采纳或者否定它们。实际上，它们是在与一些候选理论系统的竞争中取胜或者落败的。它

们取胜或者落败不是因为它们更好地描绘了世界，不是因为它们产生了更好的预期效果，解决了别的理论无法解决的难题，而是因为它们引导别的科学家以此为基础开展有益和富有成果的研究。这并不是说科学理论不可以为真，但是，那种把‘符合客观实在’作为科学理论的真理象征的想法，的确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说，一项理论很好地引导我们开展有益的研究，并产生富有成效的预期——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还能加点什么作为修饰？——这种理论当然是客观真理。我不是在否定经验真理。库恩或者蒯因也不否定。但是，我们需要从更深层的角度去思考经验真理。"

"可能是这样的，"本说，"我们需要尝试不同的道理。我喜欢波普，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另外的一面。威廉·巴特勒·叶芝说得很美妙：'智慧是一只蝴蝶，而不是阴沉的食肉鸟。'"

"是的，"塞琳娜摇了摇头。"只要顺水推舟，智慧将会来到你身边，你只要敞开心灵去面对它。老兄，放松，冷静，站高些，你将看到真理。"

本笑了，转向萨拉。"上帝啊，她真是一个讨厌的女孩。为什么我要容忍她？"他又转向塞琳娜，对着她摆摆手。"我根本就不是这意思，别让我们滑入稻草人的谬误。我只是想表明科学不是智慧的唯一来源，这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嬉皮士。"

"本，我如同喜欢旁边这个女孩一样喜欢诗歌，尤其是伴着美酒和烛光。但是，美酒、诗歌和烛光很让人感到兴奋，但是不能给人知识。如果你想要得到知识，就必须熄灭蜡烛，打开探照灯。叶芝在月光中非常美妙，但是知识之光源自波普的探照灯。"

"但是，波普的探照灯永远不够亮，无法显露一个固定不变的确定之物，一个可靠的基石，"本说，"这就是我们需要宗教和信仰的缘故。它们提供了科学从不能提供的确定之物。这不会使得科学变糟，而只是表明二者属于不同的领域。如果你用科学取代宗教的地位，这是一个拙劣的替换。如果宗教宣称夺取科学的角色——例如，以'创世论科学'的形式，那么它们不仅非法侵占了科学的地盘，而且也把自己的特性置于危险之地。科学总是充满疑问，容易改变。即使科学最核心的原理在范

式转变时也会被推翻，这一点库恩已经明确地指出来了。因此，在‘创世论科学’确实变成科学理论这件不大可能出现的事件中，宗教将不得不宣布放弃不变的确定之物这个宗教信仰的关键点。如果你想要寻找一些不变的事物，信仰比科学更适合作为基础。理性主义比经验主义更适合作为基础。”

“好吧，我想我并没有在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之间建立起非常和谐的关系。20世纪早期的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士宣称实用主义可以是一个‘快乐的协调员’，通过整合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优点，制造二者之间的和平。但是，如果威廉·詹姆士遭遇到塞琳娜和本之间的争论，他就不会那么乐观了。下次，我会说点容易的话题，制造中东和平之类的。”

塞琳娜大笑。“别说得那么困难。毫无疑问，你促使我深入思考科学探索的本性。这个问题，可能更值得你们哲学家研究。本，库恩真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学家。不过，现在我该去化学实验室了。在革命性的科学里，大多数理论系统都遭遇到挑战，有些还被新的范式替换。相反，在常规性的科学中，我们只是在被接受的科学范式或者框架里解决问题。难道库恩没有对二者作出区分吗？我想花费几个令人满意的钟头研究常规性的科学：一上午的哲学讨论让我感到很疲倦，花几个钟头进行富有成效的常规科学研究会让我的心灵得到复原。”

“太好了，塞琳娜，”萨拉回答说。“我希望你的心灵能够完全复原，因为心灵是我明天在咖啡间歇想谈的话题之一。”

“这听起来很好，萨拉，”本说。“心灵也是我想讨论的。但是，它可能不是塞琳娜感兴趣的话题。”

塞琳娜摇摇头。“萨拉，如果你来得早，先替我点一大杯哥伦比亚特浓咖啡。我需要使尽全部力气来支持明天的讨论。”

第五章 心灵的本质

——三个老友探讨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理论

萨拉把书包挂在肩上，一只手端着热腾腾的咖啡，另一只手拿着烤饼。她已经不用找塞琳娜和本了，因为当她付款时，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不可能，本，那是没人相信的。”

“有人相信，塞琳娜。笛卡儿就相信。我也是。事实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相信它，笛卡儿和我是首先想到它的两个人。听到没有，塞琳娜？我们俩首先想到，不是首先做到。它们是不同的事情。”

“这太荒唐了，本。心灵和身体是不可分离的。如果那样，你是相信有鬼存在了？你算了吧。”

萨拉把书包放到一张空椅子上，把咖啡和烤饼放到桌上。“你们好，两位。这是一场你们私下的辩论，还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笛卡儿和身心二元论

“你好，萨拉，”本说。“很高兴见到你！还记得我们正在讨论笛卡儿吧？我去图书馆读了一些他的书。他相信心灵与身体不同，对吧？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实体。”

塞琳娜向萨拉打过招呼，并恳求说：“坐下喝咖啡吧。如果一直和本讨论，我就需要一大杯威士忌酒提神。我承认，当你以前提起笛卡儿的时候，听起来就有点疯狂——一个完全、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但是严肃的思想家都不会那样疯狂，即使哲学家也不会如此——我没有冒犯他们的意

思，萨拉。笛卡儿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认为的，是吧？他不相信心灵与身体是分离的，绝对不会。”

“是的，他不相信，塞琳娜。”萨拉点头。“我是说，二者不完全分离，但是一定有区别。他认为，心灵寄居在身体之中。正如他说的，那并不像船上的领航员——身心之间的关系比这更亲密。这并不是说你的心灵可以摆脱你的身体，跑到另一个人身上，就像一个领航员从一只船上跑到另一只船上。但是笛卡儿的确认身心是不同的。事实上，他相信它们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实体。精神和物质是两种不同的事物。”

“看，我是对的，塞琳娜。笛卡儿的确相信吧。”

“你和笛卡儿都疯了，本。在这件事上，萨拉也疯了。你应该为此感到羞愧，萨拉。你的胡言乱语败坏了本年少而纯洁的心灵。”

萨拉大笑。“很公平，塞琳娜。我败坏了本年少而纯洁的心灵，而你败坏了本年少而纯洁的身体。看，这很自然地就分成了两块：身体和心灵，这两部分构成了本。这不是一个很坏的想法。人们会说这是大家最平常的普遍感觉。”

“可能是平常而普遍的感觉，”塞琳娜回答说，“但是这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心灵在身体的某处游荡？或者他们就在我们身体的附近，就像一些新时代音乐？心灵只是大脑和它的活动——或者可能是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但是它不是什么独立的实体。”

“事实上，我认为心身分离并不是一个很坏的想法。”本准备开始战斗。“毕竟，一定会有和物理身体不一样的东西。否则，我在身体死后，还怎么活下来？”

“我要告诉你一些不好的消息，本，”塞琳娜回复说，“你不会活下来。你死了，就是死了。你就这么多时间，因此，时光短暂。”塞琳娜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封面破旧的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说，“最好还是让我们听听欧玛尔·海亚姆的话：

噢，地狱的威胁，天堂的希望！

有一事可定：时光在飞逝。

只此事可定，余者皆谎言。

花儿盛开一次，就会永远凋落。

这是另外一种宗教和哲学的神秘主义：灵魂，或者精神，或者无论它是什么，都是与身体有些不同的，它可以超越身体，给予你神一般的不朽。不要想得太多，及时行乐，这就是你所能做的。对于我来说，这就足够了。我不会想着自己像一个没有身体的灵魂或精神一样在天上飘荡。听起来就很烦。我不能想象那些没有身体的灵魂会有乐趣可寻。拿走身体，快乐也就随之而去。”

本笑着摇了摇头。“塞琳娜，你真是个坏女孩。”

“我记得你以前没有反对过这想法。所有这些独立的灵魂或者精神的事物，死后永生的观念，大部分都是瞎编出来的没有任何道理的事情。身体死了，有些东西幸存。这样，我们就有了心灵、精神、独立的非物质实体。”

“实际上，犹太教传统中死后永生的观念并不是很重，那些相信的人都是以一种身体复活的方式来想象这件事的。早期的基督教就是这种想法。所有关于灵魂是不同的事物的观念都来自古希腊人。在一篇苏格拉底对话中柏拉图讨论了灵魂不死问题：灵魂从身体中分离出来，过了冥河——希腊人总是把钱币和死者埋在一起，就是为了付钱给摆渡者——然后，选择另外一个新的身体，开始新的生活。我不知道柏拉图实际上对此的相信程度。我认为它不只是一个故事——神话，记得吧？——而是希望表达别的思想。基督教从希腊人那里借用了这个故事，但是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故事。这就问本吧。”

本很高兴地接过话头。“但这不只是死后的事情。让我们先放下灵魂问题，单说心灵。毕竟，这是笛卡儿思想的核心。心灵可以脱离身体吗？或者，心灵只是大脑或中枢神经系统？塞琳娜，它们肯定不是同样的事物。因为心灵是创造性的，有无限的发明能力。大脑尽管具有完美的复杂

性，但它仍然是物质的，在物质世界中永远是有限的。”

“本，我们的心灵实际上是无限的吗？”萨拉有些疑惑。“当我计算时，我发觉自己的大脑达到了极限。”

本没有被打断。“正是由于非物质的心灵所具有的特殊力量，我们才有可能行使自由意志。”

塞琳娜叹息。“面对现实吧，本：根本没有自由意志。”

“严肃点，塞琳娜。我们当然有自由意志：我们不是机器人，也不是僵尸，不是命运注定。当你点一杯浓咖啡时，你就是在实现自由意志。当你选择上密歇根大学而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或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你就是在行使自由意志。当你选择化学作为专业时，你也在行使。”

“不是这样的，本。那些选择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它们有自己的轨迹，就像行星一样，原因更加复杂并且很不显著，还有很多转折。许多原因都是在大脑里发生的。没有任何原因是在神秘独立的非物质的心灵领域发生。”

萨拉举起一只手。“看，没有什么比自由意志更有趣的了。但我们不能等到另一天再讨论吗？我想回到心灵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继续讨论自由意志，我们余下的所有时间恐怕都不够。”

塞琳娜同意。“说得好，萨拉。我没看出来自由意志与心灵、大脑问题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有自由意志——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那将会说明纯粹物理系统可以行使自由意志。原因很简单，我们，包括我们的大脑，都是纯粹的物理系统。独立于我们大脑的心灵是极其没有道理的。为什么会有自由意志这个问题呢？”

“塞琳娜，实际上，正是自由意志问题推动了笛卡儿建立身心分离的理论系统。”萨拉喝了口咖啡，继续说。“让我们再次回到17世纪早期，笛卡儿写作的年代。那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变革时期。这是笛卡儿寻找基本确定性的原因之一。当时，一个令人兴奋的重大科学成就是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心脏变成了一个水泵。这非常令人激动，但又让人不安。如果血液在身体中循环，身体看起来就像一台机器。如果身体是机器，它就要遵循

物理法则——这些法则科学家已经有所发现，不久之后牛顿就发表了他的伟大论断。但如果我们只是复杂的机器，被固定的法则操控，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形成了我们的特殊能力使得我们好像是自由的，超越自然，行使理性，像神一般具有创造能力？这些看起来都不是物理世界的产物。因而，笛卡儿提出了一个解释：有一个物理的、机械的世界，它受到自然法则的控制和决定；也有一个独立的、特殊的心灵世界，它是我们心灵、思想和理性的世界，它不受物理法则的控制。”

“因此，笛卡儿开启了一个自由意志的愚蠢想法。”塞琳娜说，“然后，为了挽救这个原始的愚蠢想法，又增加了关于这个特殊心灵世界的更愚蠢的概念。”

萨拉笑了。“塞琳娜，你对老笛卡儿的批评过于严厉了，不是吗？”

“萨拉，对待真理就是要严厉。正如前面提到的，我相信真理不总是甜美和令人愉快的。”

本握住了塞琳娜的双手。“如果真理不是甜美和令人愉快的，它很明显就不像塞琳娜了。”

“闭嘴，本。你的塞琳娜集迷人、美丽和智慧于一身——但是甜美和令人愉快不在其列。”

“谦虚也不在其列，”萨拉回应说。“但是有正义感。所以要公平对待老笛卡儿。身心分离、精神和物质实体不同的观念真的是愚蠢的想法吗？毕竟，它们看起来就是不同的：大脑是一堆神经，所有的灰白质混合在一起；心灵充满了各种观念，它们看起来不是物质。塞琳娜，你有很强的正义和人权的观念。它们有多重？什么形状？密度多少？”

“算了吧，萨拉，那都是愚蠢的问题。”

“当然，这都是一些愚蠢的问题，但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物质有重量和形状，我们可以算出它们的密度。但如果把这一套用到观念和思想上，那就太荒唐了。此外，我知道我自己的想法和观念——我迅速直接地就意识到了。但是，大脑的状态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我需要某种大脑扫描仪。这难道不正说明了二者是不同类型，也许它们各自都是一个复杂

的实体，心灵实体和物质实体是不同的事物吗?”



思想是私人的吗?

塞琳娜摇摇头。“不可能。一是你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你的实际想法。本坐在我房间里说，今晚他希望读完这本有关易洛魁联盟的书，他的确认为他想要这样。但是，我完全知道这个男生真正想做什么。你笑什么，萨拉?我记得你和大卫分手时，你说你多么高兴，你实际上多么不在意他——我认为你的确是这样想的。但是作为姐姐，我知道你的真正想法，不是吗，妹妹?”

“好了，别夸大自己的心理洞察力了。”萨拉回应说。“当你和本刚开始坐到一起学习，你怎么说的?‘哦，萨拉，我们只是朋友。就这些。他是我政治学课上的同学，和他一起学习很有趣，但是没有别的什么了。’你的确认为这就是你的想法。但是作为室友，我知道你们俩正在干什么。”

我曾经认识一个基督教科学家，他患了严重的牙病，整天不停地呻吟。当有人问牙医是不是没办法治愈他的牙病时，他回答说，不用治。有人又问他:“但你不觉得痛吗?”他回答说:“不，我没有感到疼痛。没有人会感到疼痛，根本没有疼痛这样的东西，疼痛只是一种幻想。”因此，这是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感觉不到疼痛的例子，尽管在场的人都完全知道他的确感到了疼痛。我当然不相信他在撒谎，只不过他犯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错误。

——雷蒙德·斯穆里安:《一个认识论的噩梦》，见《哲学幻想曲》，1982

“好了，例子够多了。”塞琳娜大笑。“但是看看，这正是我说的。我们能迅速直接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我不确信它正确。我们有关于自己思想的特殊直接知识，没有大脑的直接知识，因而二者一定是不同的。这是一个无力的论证。即使我们真有关于自己思想的特殊直接知识，那又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它们是不同类的，是两种不同的实体。这只能说明我们通过不同方式认识了大脑，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我拿个东西去化学实验室，会有许多的研究方法：测量它的具体密度，使用光谱仪分析，在显微镜下面检查，研究它与不同化学物质的反应。不能因为我们测试方法的不同，就说它是几种不同的实体。”

“但是，塞琳娜，仍然有不同，”萨拉说，“我不否认我们可以科学地研究意识。心理学是科学，非常正确。但是，有一些与意识不同的东西。我们知道它，却对它没有任何知识。有时候，我给予你的感觉很不完美。你不需要通过生动描绘我被大卫这个无赖愚弄的详细情节，就可以使我承认我们自己的观念和信仰的知识不完美。但是，我们没有关于意识、心灵的特殊感知吗？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却对它没有任何知识。并不是说我们知道它们完美，一贯正确，连笛卡儿也不相信它（‘我思，故我在’除外）。但是，我们的确有一些直接路径，通过一种特殊而不同的方式实现。当代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写了一篇短文：《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的?》他的观点很简单：我们不可能知道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的。意识是特殊的。我们能够认识很多蝙蝠，认识它的飞行，这非常迷人。但是我们不能理解蝙蝠的意识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拥有作为蝙蝠所具有的特殊的主体性视角。这说明意识、心灵是很特别的。意识的特殊私人性质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种方法使得它和可以为别人观察的事物一致，因而心身统一论也就不可能成立。”

如果经验事实——正在经验着的有机体是什么样的这一事实——只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那么经验的真正性质如何在有机体的物理动作中表现出来，就成为一个谜。后者是一个显著的客观事实领域，它可以由拥有不

同感知系统的个体从许多角度进行观察和理解。人类科学家要获得有关蝙蝠的神经生理学知识，并不存在类似的想象障碍。然而，聪明的蝙蝠或者火星人对人类大脑的了解，也许超过了我们所能达到的程度。

——托马斯·内格尔：《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的?》，1974



唯我论

"等一会儿，萨拉。"塞琳娜没有发现这是个有力的论证。"证明的东西是不是有些过多了？我们关于别人意识的知识岂不都是有疑问的了？我们有关于自己意识的特殊知识，但是没有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的知识，因为它的意识和我们的意识不同。但是根据这种观点——我只有我自己意识和心灵的特殊而直接的知识——我绝不可能获得有关别人意识的任何真实知识。这想法太疯狂了。"

"实际上，塞琳娜，很多哲学家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他们相信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是否能知道别人的意识的真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关于是否有别的心灵存在的难题。这并不是说他们否定别的心灵实际上的存在，而是说他们否定我们能够知道别的心灵的存在。这不是一个完全标准的哲学观念，但是因为它的普遍性，它也有自己的称谓，叫做唯我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被称为唯我论者。"

本插话说："我一点也不奇怪，萨拉。不是故意冒犯你和你的专业，你们哲学家看起来总是提出一些相当奇怪的理论。"

"其实，它并不像乍听起来那么奇怪。"本和萨拉都注视着塞琳娜。这不是他们期望的评论。她大笑。"嘿，两位，不要大惊小怪。这不是说我认为唯我论是正确的。事实上，我根本没有发现它的合理性。但是，不难看到，许多哲学家以作为唯我论者而感到兴奋。他们以两个基本假设开始：首先，直接而确定的知识是唯一真实的知识；其次，我们实际拥有的直接而确定的知识只有我们的心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们此前的谈

话中，这些假设也正是笛卡儿的出发点，对吧？那么，它让你想到什么？我有关于我心灵的直接而确定的知识，但是没有别人心灵的知识。因此，我不能确信有别的心灵的存在。”

“哦，这就是它的论证过程，塞琳娜，”萨拉说。“你说中了论证的核心部分。依我看，你应该改学哲学专业。”

“谢谢邀请，萨拉。但我认为我会继续学习化学。无论如何，一些哲学家得出唯我论的结论并不是那么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倒是，他们得出结论以后，并没有返回来仔细检查他们开始的假设。我是说，毕竟我知道我的朋友萨拉有一颗心灵。我知道，它有时烦恼，经常不安，充满关爱，忠于朋友，时常困惑，富有探索精神，保持开放。同样，我知道本也有一颗心灵：有时糊涂，但通常很风趣，并且温柔深情。他有一颗美好的心灵，但是坦白地说，最让我发疯的是他的身体。萨拉，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让我谈论这疯狂的心身分离。我没有夸张，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我说过我喜欢本身体中的大脑部分，但是还有别的部分我更喜欢。”



维特根斯坦和私人语言

“不管怎么说，像我们一样，别人也有心灵，这一点很清楚。或者更恰当地说，像我们一样，别人也有思考的大脑。”塞琳娜接着说，“如果一种理论质疑这一点，对我来说，比较合理的做法是不要把它的荒唐结论当真，而是寻找这种理论和它的假设的反例。需要检查或者反驳的基本假设首先是我们有了解我们思想的特殊、确定和便捷的途径，其次是只有直接而确定的知识才算是真实的知识。事实上，这两个假设都是错的。首先，我们拥有特殊快捷的无可置疑的途径去理解我们自己的思想。假设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可能他和狐朋狗友一起堕落，受到坏女人的诱惑而颓废堕落，因而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如果这发生了，本一定很难面对，至少刚开始时很难。毕竟，他的信仰给予了他强大的安全感。此外，这也是自

身认同的很重要部分。因此，如果真的发生了，本不再信上帝，萨拉和我可能知道他不信上帝，他仍然会无法直接面对事实，仍然真诚地认为他信上帝。如果这样，本就误解了他实际的思想和信仰，误解了自己的心灵，而我们可能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的心灵。其次，即使我们有了解我们思想的特殊途径，那也完全不算是知识。因为你没有任何办法再次检验，没法确认。我心中有爱的激情，没有人有办法了解它。这完全是我自己突然的想法。可能它是一种勇敢的想法，或者是一种恶心的感觉，或者是一种无限的直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我的心灵是孤立和私人的，我就无法命名这些感觉，因为这会要求使用公共语言。我将不知道如何确定自己私人的愤恨之情，也无法把它和自己私人的感激之情区分开。如果我的所有感情和观念都是像这样的话，我会有大量情感无法识别和分类。这些迷惑很难称得上知识，它们离绝对确定的知识差很远。笛卡儿寻找特殊而直接的知识，但这不是特殊的知识概念。这种思考知识的方式完全错误。知识不是只有我自己才能知道的私人情感的保管，而是那些我们可以确认、重复、检验和观察的东西。"

"塞琳娜，你这话很像维特根斯坦。"萨拉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只有你自己知道一个事物，你就无法确信你完全知道这个事物。通过使用同一个名词，你每天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但是，你无法区别它们，也没办法独立地检验它们。假如你用'猫'称呼我们通常说的'狗'，我们可以纠正你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的想法都是完全私人的，那就没办法纠正了。因此，没有私人语言，也没有私人知识。"

在什么意义上说我的感觉是私人的？——是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否真的疼痛，其他人只能推测。——从一个方面说这是错误的，而从另一个方面说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按通常用法来使用'知道'这个词（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用法呢?），那么当我疼痛时，其他人通常都是知道的。——是的，但尽管如此，总不如我自己知道的那样确定无疑。我根本

不能说，我知道我疼痛（除非比如说，开一个玩笑）。这话除了意味着我在遭受疼痛以外，还能指什么？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塞琳娜说，“我听说过他。很高兴至少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正确地看待了这个问题。我还担心所有的哲学家都像笛卡儿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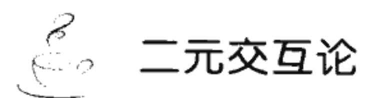
“看看，咱们已经跑题了。别人的心灵以及我们能否知道别人的心灵是个有意思的问题。”本想要改变话题。“但是我们能回到基本的问题吗？心灵和身体分离，心灵的实体不同于物质的实体吗？我不怀疑别人心灵的存在。事实上，我毫不怀疑我正在和两个聪明而富有洞察力的心灵进行接触，亲密交谈。但是，这是不同的问题。心身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

塞琳娜迅速回应说。“萨拉，那些思考别人的心灵是否存在，质疑别人的心灵存在的哲学家被称为什么？”

“唯我论者。那些认为我们无法确定别人心灵是否存在的观点被称为唯我论。”

“对，唯我论。这和心身二元论问题有很大关联。好好想想，本。你如何认识、分类和区别你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当你因为心爱的玩具坏了而大哭时，你妈妈说：‘本，宝贝，我知道你很伤心，可怜的孩子。’当你伤到手指时，她说：‘可怜的本，我知道你的确很疼。’当你发脾气时，她说：‘本，你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怒火。’通过观察你的身体和行为——你起水泡的手指、你的哭泣、你的怒火，他们知道了你的感觉和思想，因此他们给你命名，然后你学会对它们进行认识和分类。但是，你的心灵和身体是完全不同的实体，这些将会是不可能的。在你身体上发生的事情和在你心灵中发生的事情完全无关，你的心灵对你的身体毫无影响。你可能心里正生气或者伤心，但是身体上并没有怒火或者眼泪的表现。当然，这是不正确的，因此并没有两个独立的实体：精神性的心灵和物质性的身体。只有一个实体，那就是包含大脑的身体。大脑通过神经把信息传给身体，那些物理的活动——信息——导致了物理的效果：怒火、眼泪、哭喊、紧

张。当你的手指起水泡时，神经携带着信息——物理的信息——到达大脑，从而产生疼痛。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直到你的手严重地烫了一下时，你的手才可能离开火炉。”如果心身是分离的，上面的事情就不可能了。



二元交互论

“不过，塞琳娜，心身二元论者也不一定就相信心灵与身体之间、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萨拉回应说。“他们相信心身不同，但是仍有联系。事实上，笛卡儿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笛卡儿是一个二元论者：他相信心身不同，二者是不同的实体。但他也是一个交互论者：他相信心身相互作用，心灵可以影响身体，身体活动——比如烫伤的手指——能够迅速地与大脑沟通。”

塞琳娜摇摇头。“玄之又玄。这个二元论相当糟糕：两类实体，精神和物质，可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就一个，就是物质。现在他们又说相互作用。纯粹非物质的东西——就是精神的心灵实体，对吧？——如何推动纯粹物质的东西？精神、心灵和观念，他们不是物理的力量，对吧？它们没有重量，没有电荷，没有重力，没有化学能力，所有这些都是物质的属性，心灵完全不是物质，而是另外一种实体。因此，一个观念或者心灵——没有任何物理力量或者属性——如何导致物理活动，比如我胳膊的运动？从我的物质一元论的角度看……”

“这种观点哲学家称为‘唯物论’。”萨拉说。“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实体，就是物质实体。”

塞琳娜支持的这种观点叫做“唯物论”。但是，塞琳娜所持的这种观点和普通意义上的“物质主义”是不同的。物质主义者通常用来描述那些只关心物质财富和商品的人。那些整天想着拥有名车豪宅、华衣珠宝的

人——除了这些物质财富以外，没有其他兴趣——被认为是物质主义者。但是塞琳娜所说的唯物论者与物质主义者是截然不同的，这和塞琳娜对物质财富不感兴趣的态度是一致的。

"好，尽管我更喜欢'物质一元论'，不过还是用你的说法，唯物论。从我的唯物论的观点看，我们所有的观念实际上都是我们物理大脑的反应，一些物理神经刺激另外一些神经，从而刺激物质的肌肉，捡起物质的球。这里没有交互作用的问题，因为从头到脚都是物理过程。就这个二元论来说，你不仅设立了一个多余而复杂的第二实体，同时你使得两个实体之间的交互作用显得十分神秘。除了为哲学家找乐子，我没有发现这个二元交互论的任何好处。"

萨拉点头。"你已经触及了二元论者的要害，塞琳娜。非物质的心灵如何与物质的身体互动的问题一直是二元论者的难题。尽管不是太自信，笛卡儿还是提出了他自己的解决方案。在他写作的时代，人体解剖学研究相当深入。当时，一个刚被发现的事物是松果体，位于头骨底部，悬靠在大脑底部附近。当然，那时候他们已经认识了很多神经，知道了大脑神经刺激全身神经的过程以及全身神经携带信息到达大脑神经的过程。虽然他们不知道神经如何运作，但是他们知道神经是相互连接的。当然，他们也知道神经和大脑——这也是物理身体的一部分——是相互连接的。问题在于，心灵，作为非物质的东西，如何与神经系统来回交流信息？就他们当时所知，松果体只是悬挂在那里，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差事干。于是，笛卡儿表示——非常犹豫——这可能就是心身交会的地方。那看起来像是个准确的地方：靠近大脑底部，悬靠在大脑底部附近，因而微小的震颤就可以促使它运动，松果体的微小震颤能够直接传递到大脑。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看法，但是显然无效。它不能回答完全非物质的东西如何导致物理活动这个问题。无论物理活动的变化大小，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具有物质属性的事物如何导致那些物理活动。"

"非常正确，萨拉。"塞琳娜点头表示同意。"这正是一个可以击败心

身二元论的问题，对吧？”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可能。不过，他们听起来会有些奇怪。”

“一个听起来有些奇怪的哲学理论？”塞琳娜笑了。“萨拉，这就很难想象了。”

本大笑。“对这个可爱的孩子，她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不是吗，萨拉？”



马勒伯朗士和偶因论

“塞琳娜不是第一个认为这些理论奇怪的。但是，注意它们是如何被发展的。就像本，这些哲学家相信心灵和身体一定是不同的实体。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很难解决身心如何交互作用的问题。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身心实际上没有交互作用。它们不可能交互作用，只是看起来像是交互作用。”

塞琳娜很迷惑。“我认为，你说的是二元论者相信心灵和身体、精神和物质之间的确有交互作用。”

“我说，大部分二元论者相信这些，但不是全部。笛卡儿的一个哲学追随者，尼古拉斯·马勒伯朗士，发展了二元论的偶因论视角。根据他的说法，人类的心灵和身体都没有导致任何事情，因而也就不存在人类的心灵导致身体运动的问题。上帝是全能的，因而上帝是所有事情发生的原因。看起来像是我们的物理和精神行为，实际上只是上帝通过我们而行动时偶然发生的。”

本很不高兴。“这个解决办法比那个问题更糟糕。简直就是跳出油锅，又入火坑。我们无法说明心灵如何导致身体行动，答案却是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既没有实施精神行为，也没有实施物理行为。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只是为了装饰？”

萨拉大笑。“马勒伯朗士把它看做一种使得我们团结起来走向上帝的途径：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存和行为都完全依靠上帝。很遗憾你不在意他的解决方案，本。不过，我确信这个理论对塞琳娜应该有些吸引力。”

"实际上，它很迷人。"塞琳娜回复说。"当我喝很多酒时，实际上是上帝造成的；当我喝得发疯时，实际上是上帝在发疯。汤姆·维茨怎么说来着？'岂不知世上本无恶，只是因上帝喝醉酒。'我一直认为维茨只是一位伟大的布鲁斯歌手，但是今天才知道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这很适合我。让我们听听马勒伯朗士和偶因论。"



莱布尼茨和心身平行论

萨拉摇摇头。"我想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有一些问题：使圣者感到困惑，使放纵有罪者亵渎上帝。实际上，这并不是解决心身问题的流行方案。上帝是万能的，因而，在我们看起来是思考和运动的每一偶然中，上帝时时调节也不会显得厌烦。但即使如此，还有一个问题难以处理。一个更有意思的非交互论的二元论被莱布尼茨发展了。按照他的观点，每一个心灵行为都有一个物理行为与之相应。想象一个房间里，一个角落放着一座落地式大摆钟，另一个角落放着一座布谷鸟自鸣钟。两只表都很准时，因此，每过一小时，大摆钟开始敲钟，随即自鸣钟也开始鸣叫。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两座钟是有联系的：大摆钟的敲钟震动了自鸣钟的鸣叫。但是，二者没有任何的相互作用，实际上这两座钟是以完全平行的方式运行——这是一种和谐的方式。不是上帝一直调节导致人的精神和物质行为，而是上帝建立了一种奇妙完美的预定的和谐，在那里物质和精神领域完全并行，但是却没有相互的作用。作为伟大设计师的上帝取代了作为钟表调节匠的上帝，他制作了这个威严的钟表装置，在那里心灵和身体保持完美一致，却不需要任何调节和相互作用。一幅绝妙的图景，不是吗？"

"的确是一幅绝妙的图景，但仍然有问题。"本对这个解决方案并不满意。"我不喜欢它，萨拉。这听起来就像心灵和身体是被预先设置好的程序，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任何空间。"

"所有事情都是上帝预先设置的程序并没有让莱布尼茨感到烦恼，"萨拉回答说。"不过，他倒是花费大量时间为恶的问题以及假设世界是全能

全善的上帝创造如何与苦难的存在相协调的问题而担忧。这是我们之前就讨论过的。这就是莱布尼茨提供的解释。"

"我仍然喜欢二元论，但是我继续坚持交互论。"本总结说。"尽管我们不知道心身的发生过程，但我认为它仍然是最合理的观点。"

"是的，本。"塞琳娜仍然坚持自己的唯物论。"它的确很合理。你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周期工作的神秘心灵，通过神秘的方法与物理行为相关联。相比之下，复活节的兔子是严肃的科学真理。事实上，为什么只限于复活节的兔子？你可以添加一些仙女、精灵、鬼怪、小妖精和野人到你的理论之中。一旦你的理论中允许一些美丽的神秘，你就可以有理由相信一切。"

"真荒唐，塞琳娜。"本感觉受到了伤害。"的确，我无法解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交互关系。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心身都存在，并且二者之间有一些联系。我们不知道它们如何相连，不意味着这个解释就是纯粹的空想。"



神经科学和心身二元论

塞琳娜大战本的风暴正在升级，萨拉迅速予以中止。"塞琳娜，你好像在说二元交互论是失去理智的哲学家的胡言乱语。是的，历史上大部分著名二元交互论都是哲学家提出来的。但是，并不是只有哲学家这样认为，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也认为如此。"

"不可能，萨拉。"

"是真的，塞琳娜。比如，约翰·埃克尔斯因为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同时他也是一个二元交互论者。当代科学家中，心理学家本杰明·里贝特在神经生理学研究中发现了运动准备电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系教授杰佛瑞·史瓦茨把二元交互论的原则运用到强迫症患者的治疗实践当中。加州大学劳伦斯-贝克莱国家实验室物理学家亨利·斯塔普也持此种观点。无可否认，他们的观点在各自领域都是少数

派。但是，关键在于，不仅哲学家相信二元论，一些科学家同样也属于这个阵营。"

"但是为什么科学家会采纳这种奇怪的观点，萨拉?"塞琳娜说。"大多数科学家赞同一元论，我不惊讶。让我惊讶的是，竟然有科学家完全赞成奇怪的二元交互论观点。理由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相信自由意志，他们认为自由意志与纯粹物理世界不相容。我们说过以后再讨论自由意志，对吧？但是，很明显，我们最终都不得不讨论这个话题。直到我们讨论了自由意志，心身的问题才能得以了结。"

"非常正确，萨拉。我也认为自由意志是心身二元交互论的最有力证据。很高兴发现有些科学家，"本的眼睛转向塞琳娜，"认识到这个证据蕴藏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这并不是我实际上想说的重点。"在塞琳娜回击本之前，萨拉迅速回到了原来的话题。"我想说的是，至少一些科学家已经初步提出了心身如何互动的理论。例如，约翰·埃克尔斯认为，通过促使化学传递介质释放到大脑皮质锥体细胞的突触中，精神活动可以产生神经（物理）作用。这只需要很少的能量。"

可以这样说，二元交互论的假说能够充分表明，非物质的精神有能力使得皮质锥体细胞的开关中囊泡发射成为可能。如果真能发生一次，就能在诸多的神经元开关中发生无数次，余下的就与有关动力控制的神经科学保持一致了。

——约翰·埃克尔斯：《自我如何控制大脑》，1994

"我不懂，萨拉。这听起来很有问题。"塞琳娜仍然保持怀疑。"埃克尔斯设法使得相互作用的能量变得更小，取代了笛卡儿提出的松果体震动，埃克尔斯在皮质锥体细胞中观察到更微小的囊泡发射。但是无论这种

互动多么微小，根本问题仍然存在：非物质的东西（精神）如何造成物质的活动？无论物理活动的变化大小，仍然存在非物理的东西（没有力量、重量和电量）与物质的东西之间的鸿沟。无论物理活动变化大，或者小，或者微小，这个鸿沟都存在。即使你在理论上能说明非物质的东西完全可以产生物质的活动，你仍然有一个问题：由非物质的东西激活额外增加了能量，这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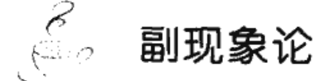
非自然的心灵可以不违反自然法则行事，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此外，和我们的神经心理学和神经化学知识一致，在量子力学的不确定范围内，非自然的心灵能够通过改变大脑活动而引起有意志力的活动，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非物质的实体产生的行为都将会违反物理原理和物理法则，即使是在不确定性原则之下有可能产生微弱的干涉，但是非物质的心灵在不违反物理法则的情况下影响大脑，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在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环境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随机的。在神经元中，意志行为要求这些可能行为有规律地爆发，所以，它们具有很高的非随机性。

——戴维·威尔森：《心身交互作用和物理法则的违背》，载《意识研究杂志》，1999 年第 6 卷，8—9 号

“塞琳娜，说得很好！实际上，这正是埃克尔斯的批评者所提出的意见。正如我所说的，这完全是理论上的推测。虽然这些少数人的观点可能在下一代会逐渐变成多数人的观点，但是就目前来说还不是大部分科学家的观点。不过，我很欣赏你对二元交互论所持的怀疑主义立场。的确，这个观点并没有找到任何科学证据。在你看来，这只是对于这些活动如何发生的富有想象力的解释，但你并没有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进行深入思考，对吧，塞琳娜？”

“说得很婉转，萨拉。我把它看做美国俄亥俄州的七叶树。”

本大笑。“它像忠诚的狼獾那样地位低下，不是吗?”



副现象论

“塞琳娜，有一种二元论你可能喜欢。”萨拉说。“它被称为副现象论。这是一个很早就有的哲学理论。坦白地说，我从来不认为它是合理的。我想对大部分人来说它都是不合理的。它的观点如下：包括大脑在内的物理身体存在，心灵、精神领域也存在，但是精神并没有任何推动力，心灵不能推动身体做任何事情；相反，心灵和观念是副现象，也就是说，存在真实的观念，但是它们不做任何事情。我们的思想是大脑和身体的副产品，它们没有任何影响力。它们由物理世界造成，但却不会在物理世界造成任何事情的发生。看起来像是我们的观念造成了物质运动：我在心中决定扔球，随后我的双手的确捡起球，挥动胳膊扔了出去。但是，根据副现象论，实际上是我的大脑做了所有事，这个物理行为的一个附属效果就是观念与此同时产生。”

塞琳娜很迷惑。“萨拉，你说到底为什么我会认为这个观点是合理的?它的确巧妙地避开了一个问题：非物质的东西如何产生物质的行为。当然，这是个大问题。但是仍然有另一个方向：物质的东西如何影响非物质的东西。这个问题不太引人注意的唯一原因是，心灵的本性是模糊的——尽管笛卡儿持相反的观点——所以，很难清楚地找出精神领域的内在原因。如果精神领域真有这种原因，人们可能就会希望使用观念改变观念，而不会使用物理活动改变观念。但是，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自身违背了奥康的剃刀原则。”

“谁的剃刀?”本看起来有些满意。

“奥康的剃刀。”萨拉回答说。“以 14 世纪早期英国著名哲学家威廉·奥康命名的科学推理的基本原则。很高兴我们可以帮助你们科学家，塞琳娜。有时候这也叫做‘简约原则’。它的基本想法是，当多种解释性假说都有可能时，最简单或者最简约的解释最好。比起复杂的对象来说，假设

更少或者假定的实体更少，那么这种假说就更具有合理性。正如奥康说的，‘能用较少东西做到的事，如用较多东西去做，就是徒劳。‘若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是广泛流行的说法。尽管经常被违反，但它的确是一个常识性看法。你找到了一种理论可以解释一些事情，但这并没有理由支持你拥有一种正确的理论。‘什么导致了闪电?’‘它们是雷神托尔从云上投下来的。’好，这种托尔理论能够解释闪电现象。但是好像没有人会把这种理论当做真的或合理的，因为它不是我们可以获得的最简约解释。它假设了一个不必要的解释性实体，雷神托尔。我们不用增加一个雷神，而只用电荷理论就可以更简单地解释闪电。因此，电荷的假说因为简约而被人们青睐，托尔理论因为违背奥康剃刀的原则而被人们放弃。”

“那么，副现象论更加违背了奥康剃刀的原则。”塞琳娜非常喜欢谈话中的这个转变。“这些奇怪的精神事物存在，但是它们不做任何事情！物质领域做所有的工作，促使所有事情的发生。现在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个解释所有事情的更简约的理论？物质一元论，抱歉，应该说唯物论，能够帮助我们前行，不是吗?”

“是的，塞琳娜，你说得对。这正是我针对副现象论一直在想的问题。那时我在读精神生理学家丹尼尔·魏格纳的著作。他的书让我感到惊讶，促使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魏格纳的观点（附带说一下，很多人也持有这种观点）与意志的基本分析有关：你看，在安娜堡寒冷的早晨，你自己决定离开温暖舒适的被窝，起床去上课。或者，你有意识地决定不吃任何巧克力。看起来好像是你决定去行动，然后你的意愿产生了你的行为。但是，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不是吗？我是说，有时你躺在床上，聚集意志的力量，咬紧牙关——最后什么也没做。四十五分钟后，你醒了，但是已经赶不上早晨八点钟的课了。你实际起床时发生了什么？突然你发现你正在起床。当然，你正在做这事情，但实际上却记不起到底什么意愿导致了这种行为。”

“萨拉，你不能质疑我们有意志力。”本感到不安。“我知道有时候我的意志很脆弱，不会像希望的那样发生作用。有时我自己无法执行自己的

意志。但是我肯定可以意欲一些事情，我可以通过意欲一些事情使得这些事情发生：我意欲举起咖啡杯，你看，杯子就举起来了。"

"既然你提到了这个问题，萨拉，我就说一下关于'意志力'的疑惑，"塞琳娜说。"它并不能解释什么，而更像是我们事后添加的描述：如果一个人成功了，我们会说他意志坚强；如果一个人失败了，我们就说他意志薄弱。但是，这些都不算解释吧？"

"是的，塞琳娜，我同意。很抱歉，让你感到不安，本。不过，我的确不能确信意志像我们平时想象的那样可以成为人类行为的动力。"

"我也不完全相信，萨拉。"本摇摇头。"首先，看起来我们的意志经常导致事情的发生。我想拿起书学习，随后我的确这样做了。不过，并不总是这样。但是，我从中没有看出任何理由支持我的意志是副现象的产物。老实说，看起来对的东西恰恰是错的，就像地球静止，太阳运动。但是，你需要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它是错的。毕竟，有些事情看起来是对的，实际上也是对的。"

"但是，本，存在强有力的证据。比如，里贝特的实验。他让实验参与者戴上可以测量大脑波动的装置，然后告诉他们可以随意敲打手指。里贝特还在参与者面前放了一座有大指针的钟表，让他们在决定敲动手指时记下指针的确定位置。实验的结果显示，在敲打手指之前的半秒钟，大脑已经开始活动；同时，大脑活动比意识早了1/3秒。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敲手指的实际选择开始于大脑，随后才是意识的出现。"

"哇，这是一个聪明的实验。"塞琳娜被打动了。"里贝特应该是个化学家。"

"还有另外一个实验也加强了这个观点，那由格里·沃尔特设计。沃尔特对一些癫痫病患者进行了研究。尝试控制这种疾病的一个办法是，在大脑运动皮层中置入一个电极，用这个电极刺激大脑，阻止神经问题的出现。他让带着电极的病人观看幻灯片，并且告诉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按下身边的按钮来播放幻灯片。实际上他们身边的按钮并不能控制幻灯片的播放。相反，当大脑运动皮层的剧烈活动通过内置电极直接传给幻灯机时，

幻灯片的播放已经先行受到控制。病人报告了幻灯机能预见他们的决定这个难以理解的感觉：正好在他们决定按按钮之前，幻灯机播放了下一张。我们再次看到，播放幻灯片的事实决定早于意识。意识是行为的表征，而不是原因。正如发烧不会产生传染病，但却是传染病的一个症状一样，意识不是行为产生的原因，但确实是被大脑引发的因果关系的表征。”

本不会轻易放弃。“但这没有任何意义，萨拉。正像塞琳娜说的，有关意识的副现象论观点违背了奥康剃刀。我们有无数意识的鲜活经验，但是毫无价值，它们就像没用而无力的副产品一样。这不可能。”

“说得很好，本。”萨拉转向他，说。“如果它们没有任何用处，为什么鲜活的经历会发生？魏格纳并不认为它们完全没用。的确，它没有导致行为，因而被称为副现象。但它并不是没用。事实上，这有点像量体温：体温是你自己身体运行状态的表征。相似的是，意识的经验——魏格纳所主张的——告诉我行动是我决定做的，而不是其他别的人或事物做的。如果你用绳子绑住我的手，意识感觉的剥离会表明外在于我的事物控制了我们的运动。实际上，如果我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刺激你的大脑，我们也可以使你的手移动。但是，当把这些放到实验参与者身上时，他们并没有像他们自己做决定时那样感觉到这些运动。因而，意识的感觉是一个反馈机制，当一个运动实际地由大脑引起时，它告诉我们这一运动发生。很明显，这是很有价值的信息。”

“我喜欢它，萨拉。”塞琳娜说。“魏格纳副现象论的理论形式把基本原因放到了适当的位置：在物理大脑之中，而不是奇怪独立的精神领域。实际上，这并不是二元论，是吗，萨拉？对于魏格纳来说，我们经验到的副现象并不是一些特殊的精神实体。”

“我对此很反感。”本很不高兴。“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成了僵尸：我们四处走动和做事情，但是我们对我们的行为不能进行任何意识控制。这就像是活死人之夜。它是恐怖片，但我没办法闭上眼睛。我一直认为，你们唯物论者希望否定神性，进而把我们变成禽兽。但更糟的是：你们想把我们简化成机器。”

“闭嘴，本，事情并不是那么糟。”本真的感到不安，塞琳娜正在进行真正的思考。“看，只是因为你的行为不受到你的意识的引导，并不能说明我们成了禽兽。你仍然有感情，强烈丰富的感情。”塞琳娜向前斜靠，亲了亲本的耳根。“看到没有？事实上，你的身体不受难以捉摸的精神的控制，并不会摧毁你的情绪，你的感觉，你的爱好，你的欲望。你仍然在思考、推理和计划。只不过这一切都发生在大脑之中，而不是在缥缈的心灵实体之中。但是，那仍然是你的大脑，你的思想，你的行为。还记得前几天你正写关于易洛魁族人历史的论文，对吧？你想弄清楚1744年易洛魁族人为什么会同意《兰卡斯特条约》。你自言自语，揉太阳穴，来回转圈，思考问题——这个男生沉思的样子简直帅呆了。第二天早餐，当你向吐司上面涂奶油时，答案不期而至。更确切地说，你并不是有意识地想它，但是很明显，你的大脑仍然在快速运行，轮子转到了正确的轨道，你的答案就来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其中，有一个关于法国大数学家亨利·彭加勒的著名故事。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一道从来没有人解决的著名数学难题。彭加勒天天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解决的办法。一天早晨，他在康坦斯上公交车时，脑子正思考别的问题，忽然，答案就来了。你并不是有意识地想这个问题，但是思考的轮子仍然在运转。更好的例子，想想17世纪德国化学家腓特烈·奥古斯特·凯库勒。1864年，凯库勒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苯分子的化学结构，但是没有成功。一天晚上，几个小时的研究和仔细思考以后，他离开实验桌打了一会盹儿。当他开始做梦的时候，他看到原子像蛇一样地跳舞，构成像蛇爬行一样的长排分子。忽然，有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转圈。凯库勒醒后，产生了苯分子的结构是一个圆环的绝妙想法。这个想法在他的实验中得到证实，对现代有机化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因此，你是通过大脑而不是神秘的心灵思考。但这并没有使你的理性减少，也没有使你的思想和行为变得更少或者更没有创造性。就此而言，它也没有让你变得不讨人喜欢。”

“你说得真动听，塞琳娜，但是没用。思想不仅仅只是在我的身体中

发生。我希望意识控制我的选择，使得选择完全源于我自己。”

“选择完全源于你的有意识的心灵。”萨拉笑了。“听起来，你想要成为一个神，本。你想要成为不动的推动者，一个开始的、结束的和唯一的原因，无限大的力量。”

塞琳娜大笑。“我们很高兴这不是我们的愿望，是吧，萨拉？这是男人的事情。”

“可能是吧，塞琳娜，”萨拉回答。“但我表示怀疑。所有的女性姐妹都想要同样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进入了自由意志和终极责任的问题。本一直把我们往这个方向推。这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很显然，它和人们思考心灵的方式有很大关系。但是，这个问题很大，还是让我们把它留给一个闲暇的下午再讨论吧。说实话，我发现它是一个困难而充满迷惑的话题。我希望能有更多时间对它进行思考。”

“这个话题很容易，萨拉。”塞琳娜立场坚定。“自由意志并不存在。自由意志属于博物馆中僵死的想法，伴随着诸神、精灵、妖魔、奇迹和心身交互论。”

本准备迎接塞琳娜的挑战。“自由意志当然存在，并且我们完全知道它的存在。这是理性、责任和伦理的基石。没有自由意志，任何事情都失去了意义。”

萨拉向他们挥挥手。“你们看，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可能有些不同的意见。让我们先放一下，等到后面我们再讨论。本，我承诺我们会回到这个话题，我自己也很想讨论它，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心身问题的讨论。塞琳娜对副现象论太过兴奋，我们忘记了另外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萨拉？”塞琳娜认为这种理论已经思考得很深入了，需要寻找另外一种选择。“一种理论认为心灵和身体是独立的实体，这是一种类型。在这种类型中，你提出交互论，认为心灵和身体存在相互沟通关系，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如何沟通。你又提出像莱布尼茨的预定和谐和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那样疯狂的理论，认为心灵和身体各自独立，二者的关系只是看起来存在而已（但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通过独立的钟表，

或者上帝时时的调节，或者别的什么）。然后，你提出副现象论，认为真正的行为发生在大脑，有意识的思想只不过是有用的副产品。最后，你提出没有独立精神实体的观点，认为只有大脑，我们的思想和‘心灵’与大脑及其活动一致，这就是唯物论。事实上，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我认为魏格纳的关于副现象论的观点可能与这个立场相吻合。”

“总结得很好，塞琳娜。但是，你确实不能想到另外的可能性了吗?”

塞琳娜注视着她的咖啡，本抓住了他的机会。“这个女生沉思时，性感极了。”他抚摸着塞琳娜的眉毛。“当然，她不沉思时，也同样性感。只是和塞琳娜在一起，你很少见到她不沉思的样子。”

“你说这么多性感，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塞琳娜紧握着本的手，喝了一口咖啡，继续想了一会儿，转向萨拉。“没有了，我的确想不到关于心身问题的任何别的解释了。可能因为我过于确信物质一元论是正确的，所以很难再想象别的错误理论了。”

唯心论

“嗨，我想到了一个!”本很兴奋。这个想法蹦进了他的心里。“有些人——理性的人，像我——相信有心灵和身体。另外一些受到毒害的心灵——像塞琳娜——相信只有一个实体：身体，物质。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只有一个实体，但它是精神。这就避免了所有交互论者需要面对的心灵如何与物质互动这个难题：它们不相互影响。只有精神，因此所有的原因和结果保持在思想和观点的精神领域。”

“太有才了，本。如果你早几个世纪出生，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很不幸，一位爱尔兰哲学家乔治·贝克莱主教击败你了。贝克莱主教出生于爱尔兰基尔肯尼郡，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此后留校担任研究员。他在罗德岛的殖民地居住了几年，梦想在百慕大建造一座能够招收黑人、印第安人和殖民者的学院。很不幸，他没有获得议会许诺的资金。不管怎样，正像你说的，贝克莱通过另一条路径来解决心身问题：没有互动，因

为没有物质和心灵互动。这个理论有时候被称为非物质论（这是贝克莱喜欢用的词），但是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唯心论。它应该被称为唯观念论，因为这说明了它的实际含义：整个世界都是由观念和心灵组成的。称它为唯心论会让人有些迷惑，因为它和平时说的理想主义没有太大联系。平时我们所说的理想主义与高尚的原则和理想相关，要求人们为了理想而献身。但是，唯观念论很难讲，又没有其他合适的名字，所以我们还是用了唯心论这个名词。"

"萨拉，是哲学家要把人们变成疯子？还是疯子变成了哲学家？"塞琳娜摇头。"我认为心身二元论是糟糕的，而这个理论更疯狂。现在，你又为这个理论叫做唯心论还是唯观念论而发愁。萨拉，你们哲学家斤斤计较，而且习惯于忍气吞声。你不用担心'唯心论'这个名字，而应该担心持这种理论者的精神健康。很难想象世界上存在乌有之物——比如神、魔鬼、外星人。当你说心灵之外的整个物质世界都不存在时，绝对是在妄想。西塞罗曾经说过什么？'哲学家的话是世界上最荒唐的。'贝克莱就是最好的例子。"

萨拉大笑。"别激动，塞琳娜，我的朋友。真有那么荒唐吗？你是从心身不能互动开始讨论的。这是你的观点，对吧？下一步你可能不赞同，但是一点也不荒唐：我们都有心灵、观念和思想。接下来是什么？心灵和思想绝不会与物质世界互动——因此，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包含着物理对象的物质世界存在。所有我能经验到的只是我自己的观念，我自己的心灵。我不能跳过自己去假定别人心灵和观念的存在。另外一方面，外在物质世界不同于我们自己观念的经验。这个世界我们从未真正经验过，但它又是与我们的观念相匹配的镜子，我们的观念通过某种神秘的方式产生了它。因此，假定外在物质世界的存在完全是毫无根基的跳跃。你是奥康剃刀的忠实粉丝，对吧？这里最简单的假说是什么？这个世界是由心灵和观念组成的，这就完了。"

"乍一想，感觉这种理论很怪。"本说。"但是听你说了以后，萨拉，感觉它还是有些合理的。可能我将会改变立场，从二元论转向唯心论。塞

琳娜和我至少有一点共识：我们都是一元论者。"

"那么，根据你唯心论的新观点，本，我是什么？只是你的虚拟想象物？一些白日梦？"塞琳娜仍然感觉这很荒唐。

"你是一个令人激动万分的梦，塞琳娜。"

"谢谢。我想我应该感谢你，但又不十分确定。我不相信称我仅仅是一个梦是一句美言。即使被认为是美梦，也是如此。"

萨拉出来调停。"好了，根据唯心论的观点，你不只是一个梦，塞琳娜。你还是一个心灵，一个思想和观念的独立来源。"

作为一个哲学系统，唯心论有许多种类，让人眼花缭乱。大部分唯心论的哲学家都不否认物质的独立存在（他们并不是本章所讨论的"唯心论者"）。如果说在诸多的唯心论者之中有一以贯之的观点的话，可能就是他们都相信常识和感觉经验不能够抓住深刻的实在。他们认为，现象之后的深刻实在是一种终极的精神实在，它是不可能通过经验的方法得知的（然而，这个终极的精神实在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上帝概念并不相同）。在19世纪欧美哲学中，唯心论占统治地位。尽管在20世纪初，唯心论遭到猛烈的攻击——特别是影响广泛的剑桥哲学家，比如摩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但唯心论仍然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哲学，仍然有许多支持这种或那种唯心论的哲学家。

塞琳娜并不买账。"但是，我们的确没有了身体！你有没有想过这里面的所有含义，本？对我来说，它有很多直接的缺点。此外，唯心论也有别的缺点。它始于私人心灵的假设。这个假设认为私人心灵只是在他们自己特定的空间中思考，只可能拥有这个特定空间中的真实知识。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只有心灵和观念，为什么会有世界的连续性？我们离开咖啡馆，明天早上再来，我们还会有这家店的相同观念：桌子、椅子和菜单。为什么不是每来一次都有新观念？重新装修就像吹一阵风那样容易。因

此，今天晚上我们都不会记得这里的椅子和桌子。当然，它们只是观念，对吧？因此，没有人想到这些观念时，它们就不存在了。然后，明天早上，新的桌子和椅子出现了！回到奥康剃刀，就我来说，唯心论听起来并不像一个经济的理论：当它每天都需要新的桌椅，去替换昨晚滑出我们心灵之外的那些桌椅时，它就不是一个经济的理论。”

萨拉有一个回答。“但是，它们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被替换，塞琳娜。因为有人正想着它们。”

塞琳娜叹了口气。“不要跟我说它们作为我的无意识的思想而幸存。即使是弗洛伊德也不会接受这个无意识心灵的解释。”

“不，不是无意识。确切地说，它们作为上帝心灵中的观念而存在。既然上帝是全知的，在他的心灵中保有这些观念肯定没有任何问题，这也保证了你所希望的世界的连续性和内在一致性。”

“算了吧，萨拉。”塞琳娜皱起眉头。“对我来说，任何需要上帝出面挽救的理论都是软弱无力的面目。我是说，如果你可以一直召唤上帝，让他奇迹般地修补和填满每一个理论缺陷，这很容易建构一套适合于所有事情的理论，这方法太容易了。”

“好吧，我不会期望你变成一个唯心论者。但是，本可能会喜欢。”

“我承认，它的确很迷人。我仍然喜欢二元交互论，尽管它有一些难题。不过，唯心论更吸引人。”

萨拉微笑。“现在，我们都作出了选择。塞琳娜是一个坚定的一元论者，唯物论者的一元论。本，你独立发现了另外一种一元论，唯心论。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一元论？”

本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奇怪，但还是很坦白。“我看没有了，萨拉。有唯物论的一元论和唯心论的一元论。还会有别的什么吗？就我看来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性。”

“坚守你的哲学原则，本。”塞琳娜疑惑地看着萨拉。“萨拉正在耍她的哲学小把戏。”



斯宾诺莎和两面论

“两位，这不是小把戏，只是你们会感兴趣另一种一元论视角。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17世纪荷兰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那里。他出生在犹太家庭。在阿姆斯特丹，他被教堂开除：当地的犹太教团认为他的观点是异端。”

“嗯，我记得斯宾诺莎。他被教团开除后，就当了一名隐士，靠磨眼镜片维持生活和他秘密的哲学研究，他死后才广为人知。”

“是的，本，故事就是这样。它可能不太准确，但却是十分伟大的故事：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哲学家，数十年以后，他的作品才被人发现。斯宾诺莎的通常形象是因为极端思想而被犹太教团驱逐的孤独哲学家，他把一生献给哲学，建立了一个精巧的哲学理论。同时，他依靠磨眼镜片维持生活。这是一个生动的故事，生在小木屋中的林肯的哲学版本。但是，这不太准确。虽然斯宾诺莎被犹太社区赶出来了，但在哲学和政治圈中，他仍然是一个著名的有影响的人物。他和同时代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有通信，并且和当时的荷兰政府关系密切。他是一个磨镜匠，但他磨的是珍贵的科学棱镜，他并没有生活在困境之中。事实上，他生活非常舒适——尽管简单——并且和同时代的政治人物联系密切，这些人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不可能孤独：他有很多朋友，全欧洲的哲学家都知道他的著作。不过，在他死后，他的著作变得更加出名，主要原因却在于，除了一些亲密朋友之外，斯宾诺莎拒绝传播他大部分著作。”

“为什么他会被犹太教堂开除，萨拉？”

“原因很多，本。首先，他拒绝偏爱某群人或者某个人的上帝观念，他认为上帝不会有‘选民’。对斯宾诺莎来说，这与那个无限完美的上帝观念根本不相容；这样的上帝肯定不公。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从斯宾诺莎的上帝观念中得出的一些结论。他相信上帝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无限的：无限的力量、知识、能力。但是——我们前几天刚讨论过——如果上

帝无处不在，就没有任何事物外在于上帝：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的。也就是说，没有事情不是上帝的。既然完美的东西一定是不可分的，也就不会有两个实体，而只能有一个。我们只是从有限的角度看：物质的角度和精神的角度。但它们只是同一个实体的不同视角，这有点像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看起来像是两枚硬币，实际只是一枚，只不过是从两个角度来看而已。精神和物质只不过是观察和理解唯一实体的两种不同的角度，一个孤立实体的两个方面。因此，这个理论被称为两面论。"

"那么，你和斯宾诺莎都是两面论者？"塞琳娜问。

"是的，但不只是我们俩。杰出的科学哲学家赫伯特·费格尔也持有这种观点。丹尼尔·丹尼特对心灵能够选择不同立场——物质立场检查大脑及其线路，精神立场研究思想和行为——作出解释，他也持有相似的两面论。从某个方面说，它是一种同一理论：心灵与大脑的运行完全一致。两面论倾向于把他们看做两种平等的立场，而唯物论集中在物理大脑中，用科学的程序解释当我们思考时真正的事物所在何处。"

想想象棋计算机这个例子，在预测和解释行为的过程中，一个人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首先，设计角度。如果一个人知道计算机的设计程序……他就能预测计算机所采取的任何回应。……设计角度的重要特征是我们可以站在系统设计的假设或者知识的角度作出预期，不需要经过任何具体事例的检查。

第二，物理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的预期是建立在特定系统的实际运行状态的基础之上。通过应用我们所拥有的自然法则知识，我们预测计算机采用的步骤。……尽管对象棋计算机进行物理的解释或者预期将会是白费力气，但是，原则上它是可行的。在新的压力与回应程序出现之前，我们可以通过追踪它的能量变化来预期电脑所要采取的步骤。

第三，意向角度。当系统非常复杂，很难用其他立场有效解释时，人们会采取这种立场。在熟悉计算机信息的情况下，当一个人想要通过弄清

什么是一个好的或者可行的回应来预测计算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时，他可能会采取意向的立场。那么，这个人就假设了计算机不会失效，而且计算机的设计或者程序也是有理性的。

——丹尼尔·丹尼特：《机器与责任》，1973

“一个有趣而有创意的理论，萨拉。”塞琳娜说。“你们哲学家都相信这个，但我仍然喜欢唯物论。理解我们思想的真正道路，是把它们看做简单的大脑活动。我们接受这种观点越快，每个人就变得越好。”

“看，塞琳娜很清楚地拒绝了精神实体——上帝保佑她。但是，把它称为唯物论者的观点，时常让人迷惑。我知道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唯物论者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是物质的——不存在精神实体，只有物质实体。但是，‘唯物论者’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和意思。一个唯物论者是受物质欲望驱动的人：追逐财富、奢侈品、钻石、裘皮、豪华公寓和轿车的人，他们不关心其他的事情。就此来说，塞琳娜不是物质主义者。她并不关注好看的衣服，反感裘皮大衣，喜欢简单的彩色珠子，讨厌昂贵的珠宝，比起豪华轿车，她更喜欢自行车。当然，就塞琳娜的条件，根本就不需要羊绒或者珠宝来增添美色。即便是穿着牛仔裤和工作衫，她就已经光芒四射了。比起塞琳娜充满灵气又含情脉脉的双眼来说，任何珠宝都黯然失色。”

“这就是我为什么容忍他的原因，萨拉。尽管他有关于上帝和心灵的疯狂想法，但我就是爱听这个男生说话。”

“等一会儿，让我漱漱口。我认为我更喜欢你们两个争斗的时候——很幸运，大多数时间你们都是如此。你是对的，本。‘唯物论者’的确令人迷惑：当哲学家使用这个词时，他们的意思不同于平常的含义。我们的塞琳娜是彻头彻尾的哲学意义上的唯物论者。但是，正如你所说，她正好是平常意义上的物质主义的对立者。她可能不太喜欢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但是她更没兴趣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



取消式唯物论

塞琳娜点头。“我对钻石和珠宝没有太多兴趣，但是我对神经生理学的长远发展很有兴趣。总有一天，精神实体的概念就像鬼和妖的概念一样死寂。取代永恒的心灵，我们将会讨论大脑的状态。”

“你真是一块坚硬的石头。塞琳娜。”萨拉微笑。“你的观点有一个称呼。”

“那就叫可憎的、顽固不化的唯物论自大狂。缩写是 OOMA。”

塞琳娜大笑。“这个男生变得精神抖擞了，不是吗，萨拉？但是你在心里称它是什么？”

“你的观点通常被称为取消式唯物论。当然，这也是一种唯物论：只有一个实体，就是它是物理的或者物质的。你的观点是取消式的，因为你希望最后取消精神的词汇，取而代之以与大脑操控相关的精确词汇。这不是说取消式唯物论者相信这能够一夜完成。在一些场景中，我们还得使用精神词汇。正像尽管我们都是哥白尼的信徒，我们仍然会说太阳升起而不说地球转动那样；当我们正谈论保持活力时，我们仍然会说‘努力达到心身合一’。但是，取消式唯物论者坚持认为，我们平常使用的精神性词汇根本不能像取消了所有感觉和思想的纯粹物理词汇那样起作用。”

塞琳娜看起来很疑惑。“我不太懂，萨拉。‘取消式唯物论’，听起来像是一种新的腹泻剂的名称。这就是我的看法，实际上我更喜欢本给的名字——OOMA。但是，难道所有的唯物论者不应该都是‘取消式唯物论者’吗？如果你拒绝精神实体，难道你不取消它？”

“说得很对，塞琳娜，你可以否定任何特别精神性实体的存在。但是一些唯物论者相信，即便这些词真正指的是大脑的活动，而不是独立直接的精神活动，继续使用精神性语言仍然是有益的。我们将继续说我们拥有感情、疼痛和欲望，即使在我们认识到这些都是大脑的活动以后，继续使用它们仍然是有益的。或者，正如丹尼特所说，唯物论者会发现在一些情

况下意向性立场是非常有帮助的。”

本感到很有趣。“让我们看看，塞琳娜，我们可以成为取消式唯物论者吗？比如我说：‘我爱你，甜心，我认为你是冉冉升起的太阳，是一弯银月，你让我感觉到了春天般的温暖。’或者我说：‘你好，塞琳娜。根据我对你的观察，我的大脑神经活动的记录是 B11、D9 和 S47。’你更喜欢哪一种？虽然我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但就我看起来这种翻译可能丢失了一些东西。”

“本，你是对的。”塞琳娜摇摇头。“我是纯粹的唯物论者，但也许保留一些精神的语言也可以。不过，如果正和电脑下棋时，我会随意地说电脑想要抓我的象。尽管我们都知道电脑完全是物质的，它里面不会隐藏一些精神实体。事实上，这是我们讨论的最简捷方式。一些程序师可以用精确地程序语言描述它，也许一些更出色的软件工程师能以电路的方式描绘它，但这些看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不过，一个优秀的唯物论者使用精神的语言又有什么坏处呢？”

“没有坏处，塞琳娜，”本表示同意，“不过，如果能认识到心灵实体的实在性会更好。”

“没门，本。”塞琳娜坚定不移。“我允许使用精神的语言，意向性的语言，是为了方便。但我绝不会认可精神实体的存在。如果放它进来，你就等于向奇迹、神秘以及那些只有上帝知道的事情打开了大门。”

“我将会一直敞开大门，塞琳娜，”本回答。“关起门，这个世界看起来过于冷清和阴暗。”

“不可能全是冷清和阴暗，本。我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知道吧？但是萨拉，为什么取消式唯物论者坚持消除所有的精神词汇？它们看来还是有用的。”

“实际上，取消式唯物论者同意这些词汇有用，至少现在有用。但是，他们坚持随着神经生理学的不断进步，使用特定的大脑活动的词汇将会比使用感觉、希望和思想的词汇更加准确和清晰。在某段时期我们对气象学了解很少，就很容易说精灵导致了天气变化，但是现在我们说高压系统和

气流的运动。这样说不是那么生动，但是却提高了准确度和理解力。当然，说冬季老伯带来了大雪，杰克·弗罗斯特染黄了秋叶还是很有趣的，但我们都知道那些只是诗歌的想象，不是解释。取消式唯物论者用精神语言希望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使用神经生理学语言取代我们通常说的‘常识心理学’语言。正如没有理由要求天文科学的发展必须符合我们关于天气的原始观念（没有人因为不符合杰克·弗罗斯特而拒绝当代的天文理论），我们也不应该假设我们先进的神经生理学可以描述我们粗陋的精神语言。那些持心身一致立场的唯物论者相信，神经生理学将会向我们表明我们的观念、心愿和希望都与特定的神经生理学安排一致。取消式唯物论者反对心身一致，他们相信先进的神经生理学将会摧毁我们传统的精神概念，产生一种谈论物理世界的新的更好的方式。”

即使是在这样的领域内，在两三千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其成就，常识心理学都没有什么显著的进展。古希腊人的常识心理学仍然是我们今天使用的主流常识心理学。我们并没有比索福克勒斯更好地解释人类的行为。这段时期很漫长，所有的理论都陷入停滞和贫乏，特别是面对占统治地位的诸多异常言论和神话。完美无缺的理论或许不需要再进化，但常识心理学的问题也太多了，在发掘资源和成功地拓展领域方面的失败，使人不由得对其基本范畴的完备性提出质疑。

——保罗·丘奇兰德：《取消式唯物论与命题态度》，载《哲学杂志》，1987 年第 78 卷

“这是一个有趣的区分，萨拉。”塞琳娜认真地思考着。“我绝对没有这样想过，但我绝对不认为未来的精神生理学一定要被我们传统的精神言说方式束缚。当然，如果本仍然坚持说他多么爱我，我是多么出色，我也不会反对：我会把这当做诗歌的语言，而不是科学的描绘，但科学是不会消除诗歌的。我知道，威廉·华兹华斯经常抱怨科学‘为了解剖而谋杀’。

但他所抱怨的科学研究已经进行了二百多年，我还没有发现其间有任何诗歌的穷困。因而，我还是赞同取消式唯物论，至少它看起来有一种可能性。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彼此是不会改变立场的。"

"好了，我知道该去上课了，但是我要提出最后一个反对唯物论的证据。我把最好的留在最后。很简单：塞琳娜天生就是这么美丽迷人，任何纯粹的物质都无法具体说明她的优美、迷人和无限的变化。因而，在塞琳娜身上肯定有一些超越物质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这里面一定会有某种形式的二元论。"

塞琳娜探过身子亲吻着本的额头。"嗯，很有意思的论证。纯粹物质事物能够包含塞琳娜的迷人和无限变化吗？我们得承认，萨拉，这个男生划出了一条耐人寻味的思想界线。对本的论证哲学家有没有一个称呼？"

"当然有，塞琳娜，"当萨拉收拾好课本，奔向教室时，她回答说，"那被称为调情。"

第六章　自由意志

——塞琳娜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自由意志

“嗨，萨拉。”本热情地打招呼。塞琳娜用温暖的微笑向萨拉表示问候，“嘿，很高兴你来了。你答应过要加入我们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的，现在该实现你的诺言了。你点了一大杯咖啡，太好了：这样我们就有时间一次性地解决自由意志问题了。”

“一杯咖啡也许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萨拉一边回答，一边将她的大咖啡杯和蓝莓松饼放到桌上，将书包丢在地上。“人们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至少有两千五百年了。”

“好吧，就算我们不能完全解决自由意志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解决目前的争议吧。另外，我仍然认为我对心身二元论的论证是成功的——确实有某种在质量和力量方面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存在。”

塞琳娜摇了摇头。“这么说，本，你想用自由意志来支持心身二元论！一个错误的前提导致一个错误的结论。你试图用更多的含混来解释含混。自由意志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巨大而精妙的机器。世界的起因有时难以推测，但它们一直都存在。世界的本质不会对人例外。”

本感到困惑。“太糟糕了，塞琳娜，你竟然相信这么疯狂的观点。但你似乎真的喜欢这个见解，这是我无法想象的。即使只是暂时相信，这也会让我感到绝望。生命将会变得空虚、寒冷、孤寂。”

“才不会呢，本，首先，一个被决定的世界里依然有塞琳娜，而有塞琳娜的世界就不可能空虚、寒冷和孤寂。”

本笑了，但有些伤感。“是的，塞琳娜。但你会是我在那个世界中唯一的安慰：那里没有希望，毫无生气，没有任何可能性——相反，只有封闭、狭隘和被完全限定的存在。另外，这样一个被决定的封闭世界不可能有塞琳娜：你是一位充满变化和新鲜观念，视野开阔的女性。没有哪个讨厌的决定论能够创造出一个像塞琳娜这样的奇迹。”

塞琳娜笑着表示同意。“不错，小伙子。虽然你没能使我相信决定论是错误的，但我喜欢你刚才的论证。”

“这场争论有点变味了，”萨拉喝了一大口咖啡。“你们似乎是在谈论两个不同的事情。”

“不会的，萨拉。”塞琳娜扬了下头。“我们正在讨论我无尽的魅力，这始终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自由意志意味着世界的新颖性，如果在世界的深层构成及其表象中，我们拥有期盼新鲜事物的权利，那么未来就不会完全重复和模仿过去……至少能够容纳改进的可能性。然而决定论向我们保证，我们整个关于可能性的观念只是源自人类的无知，必然性和不可能性二者支配着世界的命运。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第三讲，1907

整个自然界、所有的行星，都要服从永恒的法则，而有一种身高只有五英尺的小动物竟能不顾这些法则、完全按照自己的奇思怪想随心所欲地行动，那可就怪了！

——伏尔泰

拿破仑·波拿巴：“生死由命，没有人能要求多活一秒钟。”

——阿诺特博士



决定论和宿命论

“确实如此，姐妹。当论题是塞琳娜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混淆的危险了。无论好或坏，都只有一个塞琳娜。尽管你有无尽的魅力，但你和本在谈论决定论时似乎是在讨论两个不同的东西。暂时把自由意志放到一边，让我们专注于决定论。毕竟，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经常由对决定论的关注而引发。但本刚才描述的似乎更像是宿命论而不是决定论。”

“等一下，我现在更糊涂了，”本摇着头。“我一直以为决定论和宿命论是同一回事。”

“本，肯定有人会同意你的看法。就像‘晨星’和‘昏星’一样，仅仅是同一事物——金星的两个不同名称。但也许不是。决定论是这样一种观点：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确定的原因，给定严格的情景和自然法则，特定的结果就注定会出现。给定原初条件的所有作用因素，特定的结果就一定会出现。根据决定论，这种情况适用于所有事物：行星的运动，彗星的轨迹，天气的变化，每一片叶子的飘落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思考的每一个观念、实施的每一个行为。”

本点了点头。“哦，我想我懂了。虽然我不同意，但我能够理解它。那它和宿命论有什么区别呢?”

“宿命论认为你有一个命运，天命，你生命中所有的重要环节都被这一命运所安排，不管你做什么，也不管你如何反抗。回想一下午夜看二战电影的情形。一队士兵蜷缩在战壕里，头顶上，一架机枪正在压制他们，扫射着他们。他们无法后退，无法前进，更无法离开。一个年纪较大的壮汉一直试图让大家振作，但年轻的士兵们惊慌失措。‘我们该怎么办，中士？我们被困住了!’中士握紧枪，拿起几个手榴弹：‘兄弟们，掩护我。我去端了那挺机枪。’‘中士，你不能去，你没有机会，你会被打成柿子的。’中士回应了一句午夜战争片的不朽台词：‘别担心，老弟。在这战壕之外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子弹上面刻着我的名字。也许就在这架机枪里面，也

许在别的地方。当时候到了，那颗子弹就会找到我。对此我无能为力。但当那颗子弹找到我的时候，我不会躲在洞里，我会挺身去迎接它。'"

宿命论……认为，我们的行动不取决于我们的欲望。无论我们欲求何物，一个超越的力量或抽象的命运将支配它们，强迫我们不依据自己欲望去行动。我们对善的爱和对恶的恨都无关紧要，尽管就其自身而言，它们也许是高尚的，但就行为而言，培育它们是毫无用处的。

——约翰·穆勒：《关于威廉姆斯·汉密尔顿哲学思想的考察》，第26章，1967

塞琳娜大声笑了起来。"我原以为你晚上都是在读柏拉图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而你竟然是在看电视台午夜场的二流战争电影！但我得承认，那是一段非常棒的台词。"

"塞琳娜，这段台词确实很棒，"萨拉表示同意。"你呀，真的应该少花点时间在化学实验室，多看点老电影。还有一个来自伊斯兰传统的故事更棒：一个商人和他的仆人旅行到了巴格达。商人让她的仆人到市场去买补给品。仆人很快就从市场上惶恐不安地回来了。'主人，我在市场的时候，一个老妇人撞了我一下。我转过身一看，竟然是死神。她朝我怒视。请将您的马借给我，我要去萨迈拉，以便逃脱我的命运。'于是主人把马借给了他。仆人在马蹄扬起的尘埃中离开巴格达，逃往萨迈拉。过了一会儿，商人亲自去市场，也见到了死神。商人问道：'您为什么怒视我的仆人呢？''我并没有怒视他，'死神回答道，'我只是有些惊讶。我惊讶于在巴格达看到他，因为我和他今晚在萨迈拉有个约会。'"

我们是活动的幻影之群，
绕着这走马灯儿来去，
在一个夜半深更，

点燃在魔术师的手里。

我们是可怜的一套象棋，
昼与夜便是一张棋局，
任“他”走东走西或擒或杀，
走罢后又一一收归匣里。

皮球也只有唯命是从，
一任那打球者到处抛弄；
就是“他”把你抛到地上，
一切的原由只有他懂——他懂！

指动字成，字成指动；
任你如何至诚，如何机智，
难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
任你眼泪流完也难洗掉一字。

人称说天宇是个复盆，
我们匍匐着在此生死，
莫用举手去求他哀怜——
他之不能动移犹如我你。

最初的泥丸捏成了最终的人形，
最后的收成便是那最初的种子：
天地开辟时的老文章，
写就了天地掩闭时的字句。

——欧玛尔·海亚姆：《鲁拜集》

欧玛尔·海亚姆，11 世纪波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尽管爱德

华·菲茨杰拉德的优美译文使这部诗集在英语世界家喻户晓，但应当注意的是菲茨杰拉德在翻译欧玛尔·海亚姆著作的过程中作了相当大的自由发挥，很多学者认为译文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海亚姆的真实观点。

“哦，萨拉，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塞琳娜颤抖着。“让我不寒而栗。”

萨拉也这么认为。“我并不热衷宿命论，但很多人似乎觉得宿命论让人感到欣慰。正如谚语所谓，该来的总会来，该出现的总会出现。别担心，高兴点。古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就讲授过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他将我们的生活比作马车上护卫狗的生活。马车由两匹强壮的马牵引，朝着市场的方向前进。狗对此无能为力：它正在去市场的途中，这是不变的事实。它要么在尘埃中被拖曳着，每走一步都抗争着、嘶叫着，悲惨而绝望地抵抗着，要么愉快地在马车后面小跑着，享受青草、鲜花和阳光。无论哪一种方式，它都会遇到它的命运。不过，如果它挣扎和抗拒，它将悲惨地到达那儿；如果它接受它的命运，心满意足地跟着马车小跑，它就能享受到一段愉快的旅程。”

“对我来说还是有些吓人：我并不想注定要去市场或萨迈拉。”塞琳娜再次颤抖了。

“塞琳娜，你恐惧什么呢？”本看到了曙光。“我想你喜欢宿命论。”

“才不会呢，本。我喜欢的是决定论而不是宿命论。”

切记，你是上帝创造的某一类戏剧中的演员——如果是短剧，你就是短剧中的演员；如果是长剧，你就是长剧中的演员。你到底扮演贫民、瘸子、统治者还是普通公民都随上帝高兴，明白这一点你才能演好。你的职责是演好给定的角色，但角色的选派属于另一个人。

——爱比克泰德：《手册》



决定论与选择

“两者之间没什么区别。如果决定论是真的，你所做的任何事就都是由既定原因决定的，你和逃亡萨迈拉的仆人、迎向机枪的士兵没有什么不同：你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不，本，在决定论中，你的行动能够有所作为。”萨拉确信二者之间有区别。“想一想你去年圣诞节组织的那场活动，叫‘有一子赐给我们’，对吗？”

“很多人为此而工作。塞琳娜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密歇根州有很多学生、市民参与进来了，全国各地都有捐助。这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活动。”

确切地说，人类想要守护的是他那有害的幻想和粗俗的琐事，只有如此他才能表明人仍然是人……而不是简单回应自然法则的琴键……

但即便人只是一个琴键，即便这能够在数学上得到证明——即便如此，他也不会清醒过来，而只会从纯粹的忘恩负义中找到一个借口，为自己申辩……

现在，你也许会说这也可以事先计算出来，定好时间表——混乱、诅咒，等等——这种计算的可能性也许会阻止它，所以圣徒遍地。哦，不！在那时，人们将有意识地进入癫狂，与理性绝缘。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

“是的，是的，的确有很多人为此而工作。这不假。但我知道这是谁的创意，是谁在策划、筹备、推进这一活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当然，你从没想过从中攫取什么荣誉。这也许正是你做这项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无论如何，‘有一子赐给我们’这项活动成功了，天啊，它确实成功了。数百名医生、护士和牙医答应提供上千小时的诊所服务。工会答应

提供上千小时的志愿时间，以支持电工、水管工、油漆工、木工和泥水匠们搭建免费诊所的工作。还有很多时间被节省下来修葺流浪者的庇护所和一些私人住宅。底特律的三家商场削减了他们的圣诞装潢费用，答应为这场活动提供资金！这真令人惊讶，太神奇了。你把无神论者、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团结在一起工作，向底特律的孩子们提供了温暖的衣物、医护服务和更好的住所！密歇根的学生放弃了新的滑雪板和科罗拉多州的滑雪之旅，将时间和金钱贡献给了同城的孩子们。本，有很多孩子由于你的推动在这个冬天穿上了暖和的外套。由于你推动的活动，孩子们得到了良好的医护服务、牙医服务和美食。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会说：'我并没有为孩子们提供医护服务，也没有为许多家庭提供看护服务，更没有为流浪者的庇护所修水管。'但，本，是你启动了这项活动，你使它运转起来，你不停地推动着它。没有你，这些就都不可能出现。我知道你不愿意谈论这些，你从没要求过任何荣誉——甚至从未接受过报纸的采访。没有那些成千上万的参与者，这项活动不可能成功：不错，这很对。但我知道是谁让它起飞，让它飞翔起来，是谁让球开始滚动。许多人得到了帮助。在这些得到帮助的人们中间，也许提供帮助的人受益最多：他们获得了新生，他们更加幸福。"

"对了，"塞琳娜接着说，"我想起工会里那个强壮的老水管工来，唠叨起来没完没了，真是个难缠的老家伙。他说：'你要知道，我整个圣诞假期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来为这些免费诊所安装水管，我的孙子一直在我旁边给我递工具，我的女儿在诊所里提供看护服务，我那傲气的女婿——著名的内科医生，我一直很讨厌他——从他郊区的别墅赶过来，每周提供八小时出色的基础医疗服务。这是十年来我度过的第一个没有和女婿吵架的圣诞节。我要让你知道，这是我一生中从事水管工作最棒的一周。那些来诊所看病的伙计们不是懒虫。他们都是好人，只不过运气差些。我现在觉得这个熟悉的世界变得有些不同了。'"

"是的，"萨拉继续说，"没有水管工、医生、护士，这些善举都不会发生。但没有本的倡导，不断地克服困难和障碍，这项活动根本就不会出

现。嘿，别尴尬。我并不打算提名你当慈善家或给编辑寄一封对你无私奉献的表扬信。但注意了，我想要表达的是，你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也产生了效果，你的行动确实能有所作为。这个冗长的故事有什么寓意？假设你所有的观念、行动和计划都完全被决定好了，你为什么会有‘有一子赐给我们’这项活动的想法？你为什么发起它？你为什么如此努力地为它工作？假设你所做事情的每一个部分——观念、计划、辛苦工作——都被你过去的历史、成长的环境、你的基因、塑造你的无数因素所决定，你仍能有所作为，你让事情发生。没有你，这些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如果你没有做那些事情，底特律的那些孩子们就会依然在寒冷、疾病、牙病中瑟瑟发抖，而他们现在却有暖和的外套穿，虫牙得到了修补，疾病得到了救治。你从自己的欲望、责任和原则出发做了这些事情，因为你想要这样么做。这是你想要的，你对此有欲望、责任和毅力，这也是由你过去的历史和环境所决定的。因果式进程一直伴随着你，但只是伴随着你，而不是反对你。你是谁和你想做什么被你自己的欲望和选择所决定，但仍然是你自己在行动，在使事情发生。欲望和选择是被决定的，但仍是你自己的。”

“萨拉，我对此不太肯定。”本摇着头。“我仍然不太喜欢决定论这个观念。”

“好吧，现在思考一下宿命论是什么样的。如果发起‘有一子赐给我们’活动是你的宿命，那么，不管你自己的欲望和意愿是什么，你都会完成它。你也许痛恨旨在使贫困孩子受益的想法；你或许是个臭名昭著的吝啬鬼，乐于享受虚弱儿童在寒冷中瑟瑟发抖所带来的变态快乐。但无论你如何反对它——无论你如何迅速地逃亡萨迈拉——你的命运都会抓住你，你一定会发起这场活动。也许你真实的想法是要破坏掉所有流浪者的庇护所和免费诊所，但命运却暗中使你的努力转向了一个帮助贫困儿童的成功计划。在这一情况下，这一活动确实不是你自己做的，至少，不是你有意要做的。你并没有做成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只是命运之手的工具。很多古希腊哲学家都是宿命论者。还记得俄狄浦斯的故事吗？在希腊戏剧中，俄狄浦斯的命运被预言了：杀父娶母。一个可怕的命运，俄狄浦斯决心要

逃脱它。所以他远离母邦，远离父母。在异国，他遇上了一场战争，在一次战役中他杀死了敌方的国王。根据该国的风俗，杀死国王的勇士就是继任的国王，并要迎娶守寡的王后。俄狄浦斯遵循了这一习俗，也印证了他出生时的预言。他在战役中杀死的国王就是他的父亲，而他娶的王后则是自己的母亲。这当然不是俄狄浦斯设想或计划的，但这都无关紧要。这是他的命运，他自己的欲望、目标和抗争不值一提。在宿命论中，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但最后的结果与此无关：命运拉扯着你，所有重要的结果都已被确定。你可以慢慢走着去萨迈拉，也可以快马加鞭赶去萨迈拉，但在命定的时刻你就会在萨迈拉遇到死神。”

塞琳娜倾身向前，说：“我喜欢莎士比亚那段论命运的台词，恺撒在《朱丽亚斯·恺撒》一剧中的对白：人有时是命运的主人：亲爱的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

萨拉鼓掌致意：“太对了，塞琳娜。我们能够掌控事情的发生，我们不是命运的工具。我们当然是由我们的基因史、环境和文化所塑造的，但除非我们是能够自我创造的神祇，这些就不值得惊讶，也不会让我们成为命运的傀儡。本，你发起‘有一子赐给我们’是被决定的，但那些起作用的决定因素都是你自己的价值观和选择。你的选择是自己的，你的价值观是自己的，虽然二者都是明显的决定因素。你不是被命运控制的废物，你能够根据自己虽无法改变但独一无二的个性作出自己的选择。”

决定论与自由

本不想就此放弃。“嗯，好吧，但‘被决定的选择’听起来可不像是自由。宿命论和决定论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名称而已。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意志自由，就必须二者都反对。”

本抿了口咖啡，身体后仰，接着说：“我们不是自我创造的神祇，但我们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在我们有上帝的形象这一意义上，我们拥有自我创造的自由意志能力，这种能力超越了因果性历史。看，我正在

为我的文艺复兴史研讨课读一些材料。”本从背包里取出本书，打开来。“这本书的作者是位年轻的贵族，米兰多拉。他只身来到罗马，一举成名。米兰多拉计划举行一场辩论会，用自己的观点来驳倒所有来访者。在准备辩论会的过程中，他将自己的观点、捍卫的立场汇总起来，张贴在罗马城各处。他没有开始任何的争论，因为他的言论被罗马教廷判定为危险的，他被怀疑是异端。米兰多拉发觉了一些端倪，出于安全的考虑，他迅速离开了罗马。总之，在米兰多拉的文本中，他设想上帝对人类说：

> 所有其他事物的本性都受到我所制定的法则的限制与约束，而你将自己来决定自己本性的边界，不受任何约束，服从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我让你听从自由意志的支配。我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以便你更容易观察这世上的一切。我既未确定你属于天，也未确定你属于地；既未确定你终有一死，也未确定你永恒不灭，以便你凭着自由意志与德行——就像你的创造者一样——随心所欲地塑造你自己的形象。你将有可能堕落为低级的生命形式，那将与禽兽无异。你也有能力凭借你心灵的判断力，再生为高级的形式，与神灵同在。”

“本，太有趣了。真的，你列举的历史案例我都很喜欢，但它作为相信自由意志的理由是没有说服力的。”塞琳娜接着说。“毕竟，它从上帝概念开始，诉诸上帝来解释自由意志。在我看来，这和用梦呓来解释困惑是一样的。再者，上帝‘将你置于世界的中心’，上帝相信地球是不动的中心，世界的其他部分环绕着它。连这一问题都不确定的上帝无法使我信服他是自由意志问题的可靠权威。”

“塞琳娜，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论证。你处理得太字面化了。”本争论的劲头儿上来了。“这个故事只是表明我们可以怎样看待自由意志：它特殊，与众不同，是一个特别的力量，一种神圣之光，而不是某种决定论机器上的齿轮。”



上帝和决定论

塞琳娜显然已经准备好发起一轮更强的进攻，萨拉迅速介入以化解这些敌意。“但是，本，这真是你想要捍卫的观点吗？你是名基督徒，你的宗教观对你非常重要，是吗？”

“小心点，萨拉。别让他开始。像你一样善良的犹太姑娘，他会试图让你改变信仰的，我想他对我已经放弃了。”

“我没打算改变萨拉的信仰，她是公正的支柱。另外，我并没有放弃你呀，奇迹的确发生了。我承认，我觉得塞琳娜改变信仰可以和上帝分开红海相提并论。当然了，我是基督徒，我对自己的信仰非常严肃。”

“那么，本，你真的认为自由意志和基督教教义可以相容吗？坦率地说，我认为米兰多拉的观点确实是异端。”

“为什么是异端？萨拉，为什么上帝不能将自由意志这一特殊能力赋予人类？我们是依照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最佳人选。”

塞琳娜提醒道：“本，不是上帝依其形象创造了我们。相反，是人类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谚语怎么说来着？‘如果三角形有上帝，那它们的上帝一定有三条边。’”

“那是异端邪说，”本回应道。“但我并不认为米兰多拉关于自由意志的观点应当被看做是基督教教义的异端。”

“本，听我说，我是犹太人，但和斯宾诺莎一样，我并不认为我的观点总是忠于犹太教教义。但这是个有关基督教学说的问题，所以我确实越界了——塞琳娜那可爱的母亲会说，亲爱的，在这场争吵中，我不会插嘴的。”

塞琳娜笑得很开心。“萨拉，你确实应该小心。你现在说话和我妈妈一样。你再去伯明翰的话，她会请你吃火腿和香肠。不过我知道，这不符合犹太教的禁忌。”

本急于想回到问题。“好啦，但为什么米兰多拉的自由意志学说不是

基督教的正统观点？上帝让我们拥有像上帝一样的自由意志能力，这可以解释我们为何会是上帝的形象。这里面有什么异端邪说？”

“嗯，本，我对此没有意见。”萨拉皱起眉头，有些不解。“但我不清楚你的观点如何能够和基督教的主要学说相一致。你的论证诉诸基督教的上帝观，至少是诉诸希腊思想影响下的现代思想中的上帝观。上帝全知全能，对吗？正如我们之前谈过的，这不仅仅意味着上帝知道很多事情，拥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意味着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立刻会引发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上帝全知，那么上帝就知道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事情。但如果上帝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并且永远知道，那么你怎么能够自由地行动？这看起来似乎是你在照着上帝的剧本表演。这困扰着很多人——如果上帝预先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么可能自由地行动呢？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当我们思考上帝全能时，真正的问题就出现了。如果上帝全能，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才能真的有所行动，更不用说自由地行动了？”

本摇摇头。“如果上帝的全知全能会侵蚀人的自由意志，为什么许多基督教徒会如此强调自由意志？强调信仰选择、救赎的自由选择？”

萨拉耸耸肩。“本，你需要问的是他们，也许他们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你说的是电视里的那些福音传播者，那就很可能只是看起来有道理的假设。但我确实了解到，很多基督徒——其中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激烈地反对自由意志。举个例子，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萨拉停顿了一下，从本的书堆中挑出《圣经》，翻找她想要的章节——“还有圣保罗，他的立场似乎在《罗马书》中表达得十分清楚：

>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

神。……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陶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么？

圣保罗的立场很清楚：人的意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上帝的选择。”

“我糊涂了。那一节似乎讲得很清楚了。但我仍然很难相信我们没有自由意志——而且是上帝摧毁了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不合理。”

上帝从不偶然性地预知任何事，他是藉着他不变的、永恒的和绝无谬误的意志来预知、计划和执行所有的事。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把人的自由意志完全推翻而且粉碎了。因此，那些断言自由意志的人们必须要么否认这个晴天霹雳的存在，要么假装没有看见，要么将它从身边推开。

——马丁·路德：《论捆绑的意志》

“是的，本，”萨拉表示同意，“马丁·路德确实也说过：这不可能，它与理性相违背。但路德仍然认为这是真的。”——萨拉一边说，一边在她的书中寻找曾经标记过的那段文字。——“他将这看做信仰的主要理由之一。哦，找到了：‘这是最高级别的信仰——相信神是怜悯的，他拯救少数人而诅咒多数人；相信神是正义的，他根据自己的意志确定我们必然被诅咒。……因此，如果我能够凭借什么手段来理解那暴躁而邪恶的上帝同时也就是怜悯和正义的上帝的话，那就不需要信仰了。但现在这些都是不可能被理解的，因此才有践行信仰的空间……’路德这样说，正因其不合理，所以才需要信仰。”

通过预定，上帝拣选永生者，宣判永死者。那渴求虔诚名声的，无人

敢于否认它……整个世界，所有生物都在上帝的预知中。我们可以称预定是天命，上帝自己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一个人的命运是不同的，但永生或永死却都已被注定。因此，每一个人都为了某一结局而被创造出来，我们说，他被预定为永生或永死。

——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

但本不同意。“我不同意路德这一观点，我仍然相信我们有自由意志。”

“但是，本，”萨拉没有让步，“如果上帝全知全能，人类怎么可能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呢？”

“也许正如米兰多拉所言，这种能力是上帝赋予人的。”

“好吧，也许是的。”萨拉考虑了一下。“但上帝就不再是全知全能的了。你看，假设沃尔玛挤垮了其他公司，最终垄断了所有的商业领域。沃顿家族攫取了世界上所有的财富。现在让我假设，沃顿家族花去一小部分钱，他们依旧富可敌国，但却不再拥有所有的财富了。”

本眉头紧锁。“也许上帝不是全能的。我很难相信上帝会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

“事实上，”萨拉回答道，“威廉·詹姆士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而推定上帝不可能是全能的。另外，詹姆士认为，如果上帝是全能的，那善最终战胜恶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做什么都无关紧要。所以他相信上帝有强大的善能，但却不是全能的。”

“伙计们，注意了。”塞琳娜提醒道，“你现在正处在邪恶异端的边缘。你们都了解历史，这要是在数百年前的话，你们已经被绑在柱子上烧死了。”

啊，你呀，你做些陷阱，

阻塞着我徘徊的路径，

你四处散布魔障，

待我陷落后又加我以罪名！

啊，你呀，你用劣土造人，
在乐园中你也造出恶蛇；
人的面目为一切的罪恶所污，
请你容赦人，你也受人容赦！

——欧玛尔·海亚姆：《鲁拜集》

萨拉笑了。"看，是谁在吓唬我们！你要知道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在当时也不受欢迎。"

塞琳娜显得很高兴。"所以，我们都是异端！萨拉，做得好。你也许不能让本摆脱宗教，但最起码你会让他成为一名异端。这就往好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我不是异端，至少我觉得自己不是。你看，我仍然相信上帝全知全能。不全知全能的东西就不可能是上帝。但同时我也相信我们有自由意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自由意志，那上帝让有些灵魂下地狱怎么可能是公正的？如果大家都没有自由意志，有人得救、有人受诅怎么可能是公平的？"

"本，这是一个难题，我的上帝观与你不同。我认为我们不能从上帝不是什么中辨识上帝是什么。所以，思考上帝区分、拣选得救者和被诅咒者没有任何意义。"萨拉顿了顿，接着说，"对此，加尔文提供了一个传统式的回答：所有人都有罪，都该下地狱。那上帝为什么赐福给某些人呢？上帝如何决定该拯救谁？这是个天机，我们不该过问。说到底，谁能有资格质问上帝？"



证明决定论

塞琳娜嘲笑道："哦，解决得太棒了：全都是天机。本，你看，所有

的宗教信条都使人迷糊。如果你只借助自然世界和日常生活来思考，整个决定论问题就不会这么困难，当然，也不会这么吓人。假设我们坐在这儿，享受着咖啡和交谈。突然，你面前的咖啡杯开始往桌子的另一头移动。没有碰杯子，但它却在桌子上缓缓移动。你觉得发生了什么？”

“就这么在桌子上移动？嗯，很可能是桌子没放平，地心引力作用的结果。”

“不，我们仔细检查了桌子，它绝对放平了。”

“也许是桌子下面的小震动。几乎感觉不到，但足以让杯子移动。”

“不，没有任何的震动。”

本思考了一会儿。“如果那样的话，很可能是萨拉在杯子上系了根细尼龙线，她正用诡计来证明一些古怪的哲学理论。”

“没有，”塞琳娜答道，“我们检查过杯子，没有细尼龙线，没有隐藏的磁铁，没有骗人的花招。”

“也许是物理系的一些人正在做实验，实验产生的高能γ射线传到了咖啡杯上，引起了它的移动。”

塞琳娜笑了。“没有什么物理系的γ射线。杯子到底为什么会移动？”

“那样的话，这一定是魔鬼的杯子。或者，杯子是被某个可怜学生的亡魂移动的。他一直被决定论困扰着，所以决定出现在这间咖啡馆。”

“你看，”塞琳娜得意洋洋。“你想到了地心引力、震动、γ射线甚至鬼魂——但有个东西你从未想过。对你而言，这个东西似乎不具有可能性。鬼魂和妖怪反倒显得更为合理。你绝不会这样想——杯子就是移动了，没有原因，它就是这么发生了。所以，当事情发生在物理世界时，你相信一定存在一个原因，对吧？”

“嗯，也许是吧。所以，在物理世界里，也许每一事件的发生都有一个原因。也许是决定论在起作用。但怎么证明呢？真正的问题是人的自由意志，而不是咖啡杯的自由意志。”

塞琳娜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满。“好啦，本，忘了我刚才的话，你爱信那些蠢事就随你吧！我讨厌这个论题，我讨厌和你争辩。别再烦我了。”

“嘿，塞琳娜，怎么啦?”本被吓到了。“这并不像你。你一直喜欢辩论。即使我们发生分歧，你也从没发过脾气啊。你还好吧?觉得不舒服?家里没事吧?你担心你明天的有机化学考试?还是我做错了什么?到底怎么啦?”

“没事儿，请让我清静一下。”

“嗯，一定有事情不对。你不会无缘无故地生气。告诉我吧。”

塞琳娜拨开他的手。“本，没事的。我只是在开玩笑，没有真的生气。我只是做了个演示，没想让你不安。回想一下，当我突然不高兴时，发生了什么?你想知道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的关心让我感到甜蜜。你认为原因可能是一些坏消息或疾病，抑或是一些特别的烦心事。但有一种可能你从未想到过：我奇怪的举止根本没有原因，只是这么发生了。所以，无论是人的行为还是咖啡杯的移动，你都认为有一个原因。也许你没能发现原因是什么，但你总是相信有一个原因。就人的行为和世界的其他部分而言，你相信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特殊原因。这也就意味着你相信决定论。你也许不喜欢‘决定论’这个名称，也许你不愿意承认，但很显然，你相信它。决定论根本不是什么吓人的学说，只是普通而有用的信念。”

人们生来就昧于事物的原因，人们都有一种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欲望，并且自己意识到这种欲望。由此可知，第一，人们意识到自己有意志和欲望，便自以为是自由的，但同时对那些引起意志与欲望的原因，却又茫然无知，甚至未曾梦见过。

—— 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附录

“嘿，塞琳娜，不错的论证!”萨拉十分兴奋。“这就是休谟为决定论所作的论证。昨天本为贝克莱代言，你今天又征引休谟。我真是太幸运了！我身边有著名哲学家的化身。”

"好啦，好啦，也许你们是对的。"本似乎放弃了。"也许我说到底确实相信决定论。不是宿命论，而是决定论。但这令人沮丧，我讨厌人没有自由意志这个观念。"

"别着急，本。"萨拉看着他笑。"你相信决定论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同时相信自由意志。"



调和派的自由意志

"哦，萨拉，别这样！"塞琳娜简直不敢相信她所听到的。"我们好不容易才让本承认决定论。说不定他能彻底摆脱自由意志的梦魇。你刚刚还在赞叹休谟对决定论的证明，现在竟然要维护自由意志。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一间镜屋里，进退两难。"

本也被搞糊涂了。"嗯，我不确定决定论是真的。也许它是真的，但我仍有一些疑惑。我也不确定自由意志信念是错的，也许还可以再讨论。但有件事是确定的：如果决定论是真的，那么自由意志信念就是错的；而如果自由意志存在，那么决定论就错了。你不能同时相信决定论和自由意志。"

塞琳娜表示同意。"萨拉，他说得对。这家伙在有些事情上糊涂，但在这件事情上绝对正确。"

"好的，好的。"萨拉显然想体面地放弃这个话题。"关于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讨论就到这儿吧。你们明天去看比赛吗？"

"看狐狼队和威斯康星獾队的比赛？当然了，我要去。萨拉，你知道的，我从未错过一场密歇根队的足球赛。我和本明天去一场爵士乐聚会吃早午餐，然后提前一小时去赛场看热身赛，欢呼密歇根队入场。你知道吗？我父亲曾经在密歇根队踢过后卫。"

萨拉笑了。"哎，塞琳娜，你已经提过一两次了。"

塞琳娜仰起头。"嗯，我是说过。在哲学家介入我的生活之前，由于我父亲热爱密歇根足球，我们从未错过一场电视转播比赛。他每年会带我

们全家去安娜堡看一次比赛。那可是一年中的大日子，比圣诞节都重要！我爱密歇根——同学好、地方好、教授好——但我来密歇根主要是为了狐狼队。当然了，本也一样。他在密歇根长大，一直喜欢狐狼队。我的意思是，我能够忍受他怪诞的宗教观和奇怪的音乐口味，但我绝不会爱上一个不是密歇根队球迷的男孩。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看密歇根队的比赛。”

“那么，不是本强迫你去的？”

本笑了。“萨拉，没有人可以强迫塞琳娜做任何事情。当然了，根本没有强迫塞琳娜去看密歇根队比赛的必要。我是说，我热爱狐狼队，但狐狼队却深植于塞琳娜的灵魂。哦，对不起，塞琳娜，我忘了你没有灵魂。我的意思是狐狼队深植于你的身体和存在。我想她血管中一定流淌着蓝色和黄色的血液。”

“那塞琳娜，你是自愿而不是被本强迫去的？”

“萨拉，你想干什么？你明明知道本不是那种强迫狂。另外，正如本所言，没有必要强迫我去看密歇根队的比赛。我喜欢它很多年了。萨拉，难道这是某种性别偏见？难道女孩子不可以真的喜欢足球？女孩子去看球，就一定是为了让男孩子高兴？”

萨拉笑了。“不，不，塞琳娜，不是那样。别指责我是个性别主义者。但你看，事实上，当你去看密歇根队比赛的时候，你其实并不是自由的。很抱歉我必须得这么说。”

“你胡说什么，萨拉？哲学把你的大脑给搞混乱了。你知道我有多喜欢密歇根队，你也知道没有人能够强迫我去看比赛。如果有一件事情是我自由地做的，那就是去看密歇根队的比赛。嗯，我去元素分析二班上课就得另说了。但我确实是自由且高兴地看密歇根队的比赛。”

“不，塞琳娜，很遗憾，恐怕是你搞错了。你还记得你刚来密歇根的时候，每一个学生都要进行一次体检，他们要验血，对吧？嗯，他们也检查了你的DNA，在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帮助下，他们分离出了一种特殊的基因。事实上，这种基因极易识别：它是亮蓝色和亮黄色的。”

“出去，萨拉！你咖啡里放了什么？你也许可以糊弄一下本，但你的

谈话对象是个化学系的大学生：根本就没有什么蓝黄色的基因!”

“我很诧异，你竟然不知道，”萨拉回应道。“很多论文上都有啊。无论如何，回到我刚被你打断的内容，最近的研究发现了一种蓝黄色基因：它们被称作 UMFF 基因。UMFF 的全称是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Football Fan gene（密歇根大学足球粉丝基因）。每一个拥有此特殊基因的人都是狐狼队的狂热粉丝。你的 DNA 测试十分清楚地显示，你有 UMFF 基因。这一基因很可能是从你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所以，是基因决定了你会成为一名狐狼队的粉丝，因此，很显然，你并不是自由地去看比赛，而是你的 UMFF 基因强迫你去的。”

塞琳娜和本都笑了，但本想暂停一下。“嗯，萨拉，我不知道关于 UMFF 基因的故事是从哪儿来的，但不管有没有这种基因，我可以肯定塞琳娜去看比赛确实是因为她想去！萨拉，你也看到了塞琳娜的样子啦，是吧？她把头发染成了蓝色。无论是冰天雪地，还是刮风下雨，她都全然不顾地去为狐狼队呐喊助威。我也喜欢狐狼队，但塞琳娜的喜欢完全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这样设想一下，也许塞琳娜确实有一种蓝黄色基因，但她去看密歇根队比赛的时候，她的行动毫无疑问是自由的。”

“塞琳娜，你同意本的说法吗?”

“嗯，本说得对。没有比我去看密歇根队比赛更自由的事情了。”

“一点不错，你们都是对的。”萨拉很兴奋。“即使我们假设塞琳娜从基因上就已被决定了要喜欢狐狼队，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她是自由地去看比赛的。很显然，没有什么足球粉丝基因。为什么塞琳娜会喜欢狐狼队？谁知道？但正如我们之前讲到的，我们相信在塞琳娜酷爱足球这一行为的背后存在一个原因。这一原因很可能是在她儿时形成的：同她父亲一块儿看足球比赛，一家人去安娜堡市旅行。我敢打赌，塞琳娜的第一个毛绒玩具是一只软软的、令人想拥抱的蓝黄色狐狼。”

塞琳娜摇了摇头。“萨拉，你输了。我第一个毛绒玩具是只泰迪熊。但它穿着蓝黄色的密歇根队服。”

萨拉点了点头。“无论原因是什么——儿时条件、成长环境，甚至基

因——当塞琳娜去看狐狼队比赛时，她的行动都是自由的。决定论并不能阻止她自由地行动。她为什么去看比赛？因为她自己的需求，她自己的欲望，她自己的选择。她的需求、欲望和选择是她去看比赛的原因。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都相信——虽然本有些不情愿——她的需求、欲望和行为，一定是有原因的。但这并不能改变塞琳娜有行为自由的事实。决定论和行为自由并不冲突，相反，它们可以完美相容。顺便提一句，哲学家们就是这么称呼那些相信决定论和自由行动能够共处的人：调和派。他们相信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可以相容。”

“萨拉，稍等一下。”塞琳娜看起来十分困惑。“你是说，我去看足球赛是被决定好了的，但我的行动仍然是自由的。不，不对。这肯定是某种哲学手法。是诡辩吗？”

“不是，塞琳娜。这并不是什么怪诞的哲学阴谋，只是普通的常识。唯一让人糊涂的是术语。人们一听到‘决定论’，就联想到某种强迫他们违背自己心愿的力量。这种联想也许适用于宿命论——命运是龌龊的恶作剧者，它阻挠心愿、摧毁希望、打乱计划——但决定论可不是这样。塞琳娜去看比赛确实是因为她想去，就算我们能够搞清楚塑造她的所有原因，预测出她会去看比赛，这也不能改变是塞琳娜自己要去看比赛，出于她自己的欲望和选择。你还能期待有比这更多的自由吗？塞琳娜，明天去看比赛是你的自由选择吗？”

“啊，是的，当然了。”

“是否存在决定着你欲望、性格和选择的原因？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一个原因，对吧？这不是我们都同意的吗？假如你正在化学实验室做实验，你将两种本应形成一种稳定混合物的化学试剂混在一起，结果它们却发生了爆炸。你肯定不会说：‘哦，就该是这个样。’你会断定有某种原因：也许是试管被污染了，也许是试剂拿错了。再有，如果可爱的本突然变得下流无耻，你不说：‘哦，只是他的个性转变罢了，没有什么原因。’你会认为有人对他下了药，或者他被洗脑了，抑或其他原因。也就是说，你坚信一定是某种原因导致了本个性的转变，即使你没有发现到底是什么

原因。你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原因，即你相信决定论，对吗?”

“嗯，不错。”

“那你还困惑什么？你的行动是自由的，同时也是被决定的。你的行为并不违背你的意愿，相反，你根据自己的愿望在行动，只是这些愿望是被因果力量所决定的。自由和决定论相处融洽——嗯，就像塞琳娜和本。”

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意志

本笑了。“萨拉，我和塞琳娜是绝配，至少在塞琳娜重新塑造我之后就是了。不过自由和决定论则是另外一回事。你说的自由—决定论调和主义，用塞琳娜父亲的口头禅来说就是：一条猎狗却不会追捕猎物。”

萨拉笑了起来。“亚拉巴马人的口头禅还真多，是吧？但对我来说调和主义是一只好猎狗：它完全正确。调和主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一个地方：调和主义忽略了自由最重要的部分。当然了，当塞琳娜去看比赛，她确实是在做她想做的事情。但这对真正的自由意志来说还不够。问题的关键是：塞琳娜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果塞琳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那么，即便她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的行动也不是自由的。你的‘被决定的自由’是一种伪自由，是对真实自由的低劣模仿。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你拥有多重选项，你能够作出不同的选择。真正的自由和决定论无法相容。决定论中的你只有一条轨迹，没有其他选择。也许你会喜欢这一安排，就像塞琳娜喜欢去看足球一样。这也许会让决定论看起来像是真正的自由，但如果塞琳娜的行为是被决定的，她对她的行为就别无选择，那她的行动就不是自由的。”

想象一个人站在大街上，他对自己说：“现在是傍晚六点，工作时间结束了。现在我可以去散步，去俱乐部，也可以去塔顶看日落，去剧院，去拜访朋友；事实上，我还可以离家出走，永不回来。但我什么都没有

做，只是自愿回家陪老婆。”这就好比是水对自己说：“我可以掀起巨浪（是的，在大海中可以），我可以冲垮高山（是的，在河川中可以），我可以水花四溅（是的，在瀑布中可以），我能在空中自由地上升（是的，在喷泉中可以），但现在我什么也没做，我自愿呆在这安静无比、清澈如镜的池塘中。”

——阿瑟·叔本华：《论自由意志》，1841

“但是本，你看，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我的朋友，你所持的自由观念其实没有意义。”萨拉很兴奋。“我知道，很多人说的和你一样。事实上，你的自由观已经流行好几个世纪了。哲学家给它起了个简洁的名字：自由意志的自由主义理论。”

本觉得不解。“‘自由主义’？我原以为它是一个政治理论。”

萨拉点了点头。“对，它的确是一个政治理论。真让人头疼。自由主义的政治观认为，只应当存在一个最低限度的政府：没有食品或药物安检员，没有消防员，也没有公立学校。顶多需要一支军队，以防止外来入侵，除此之外，什么都不需要。你想要火灾防护，你就要联合邻居们雇一个消防员。你可以自由地向专家咨询食物购买或药品使用的问题，但在这方面不应该存在政府管制。你想上学，你就要雇个老师。不管怎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自由主义的政治观与自由意志的自由主义理论毫无关系。‘自由主义’的一词两用确实让人为难，但我想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一现实。无论如何，你支持的那个观点——自由意志必定包含着在不同选项中进行选择的能力——就被称为自由主义式的观点或自由意志论。”

“好，那就是我的观点。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拥有真正的自由意志——真正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意志——意味着必须要有其他的选择和行动。萨拉，这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和合理的。你为什么说它没有意义？”

“本，你看，塞琳娜当然能有其他的选择。如果她想去音乐会或剧院，而不是去看球赛的话，她就能去。如果境况不同了——塞琳娜有了不同的兴趣、不同的欲望，或者她做化学家的未来需要她呆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而不是去看球赛，或者她家里出了急事——那塞琳娜的行为就会不同，她也有这个能力。在这些情况中，不同的原因条件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但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对吗？你想让塞琳娜在相同的境况中，在相同的性格和欲望下，相同的人格特征下，能够作出不同的行为。在所有事情都一样的情况下，你想让她能够在她自己的选择中进行不同的选择，对吗？"

"太对了，萨拉，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意志。"

"但是本，那就是胡扯。如果所有事情都完全一样，塞琳娜本人和条件都没有变，而塞琳娜的选择却可以任意变化，这就不是选择的问题了，而是纯粹的随机性。随机事件可不是自由意志的表现。随机行动根本不受你的控制：它就像是抽筋或疾病突发。属于塞琳娜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行动一定来源于她——来源于她自己的价值、偏好和选择，而不是来源于随机事件。"

"我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本弹了个响指。"你一开始使用的例子是：塞琳娜是自己要去看球赛的吗？这个例证根本不对，在自由意志问题上足球根本不重要。"

"本，住嘴！"塞琳娜看上去很生气。"狐狼队对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好，好，我说错话了。我的意思不是说足球对你不重要。你不可能在安娜堡市呆这么久却怀疑足球的重要性。我的意思是选择去看足球而不去音乐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意志问题。当然了，这一选择也许是塞琳娜过去历史作用的结果，甚至可能是她的基因史决定的。也许这一选择是完全被决定好了的，在特定情形下，塞琳娜必定要去看球赛。这没问题。但让我们设想另一种情形：塞琳娜想去看球赛，但她又答应了要帮实验室里一个朋友的忙。她原以为比赛会在下周进行，她把时间记错了，所以答应帮她的朋友做实验。结果，她朋友做实验的时间正好和球赛的时间重合。别问我为什么会这么巧——也许是实验室正好只在那段时间开放，不要管什么原因。而且没有人能替代塞琳娜：毕竟，她在化学方面非常出色，很明显是不可替代的。无论如何，这场实验对塞琳娜非常重要，她也

答应了会帮忙。现在，塞琳娜想干什么，所面临的全部条件——甚至她的基因——都非常清楚，这些共同形成了她的欲望：塞琳娜肯定要去看球赛。但同时，她也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她知道自己应该信守对朋友的诺言。另外，不用考虑塞琳娜是如何知道她应该这么做的。不管怎样，塞琳娜坚信，她在道德上有信守承诺和帮助朋友的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她的义务和欲望之间存在冲突，自由意志也由此得到了体现。自由主义的自由意志在这里占统治地位。毕竟，这是我们考虑自由意志的主要场合，对吗？在那些我们面临道德选择的情形中，我们要么竭力履行我们的义务，要么放弃义务，听从欲望。"

"本，让我理一理你说的话。"萨拉有很多疑问。"我不太懂你刚才说的那种特殊的自由意志。我们可爱的塞琳娜正面临着一个道德困境。她不得不选择是信守诺言——她知道这是她应该做的，还是去看球赛——这是她想做的。所以我们到了选择的关键时刻。塞琳娜会选择信守诺言——忘了球赛的鼓声吧！"

"品德真是高尚！我真的想去看比赛。"

"是的，谢谢。塞琳娜，你是美德的楷模。但是本，我还是不明白。当塞琳娜作选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她高尚的道德品质战胜了她的欲望，还是她的欲望以某种方式被唤醒了？为什么她会放弃欲望而选择责任？是什么原因让她作出这一选择？"

"除了选择本身，没有原因让她这么做。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理解为'自因'，或一个打破整个因果链条的选择。萨拉，别跟我耍哲学家的诡计，我们历史学家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幼稚。如果我说明了塞琳娜选择的原因，你就会说：'哦，所有的一切都是决定的因果关系的一部分。'但塞琳娜的选择不是一个漫长因果关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新的因果关系，是因果链条的断裂。塞琳娜的抉择完完全全源自于她自己的选择。"

"说得非常好。本，你当然不是哲学上的幼稚鬼。事实上，你的观点似乎非常接近20世纪著名哲学家C. A. 坎贝尔的观点。坎贝尔称这种特殊选择是反因果的自由意志的体现。和你一样，他反对任何在先的因果决

定，也坚持认为这种反因果的自由意志只会在特定情况下才会出现，即当责任和欲望发生冲突时。”

本点头表示同意。“一点儿没错。这个 C. A. 坎贝尔真是位极其聪明、富有洞察力的哲学家。”

“还很谦虚。”塞琳娜插话进来。“但我和萨拉一样，不懂你所谓的‘反因果的自由意志’到底是如何体现的。它听起来好像是某种神秘的力量，是因果模式的一个不可预测的例外。我知道，你了解那些特殊的、非物质的神秘精神力量。自由意志是其中之一吗？”

“反因果的自由意志确实听起来有些另类，”萨拉同意塞琳娜的看法。“20 世纪还有一位著名哲学家也有类似的观点。”萨拉停了下来，在她的笔记中找到了她想要的那一页。“找到了。罗德里克·齐硕姆承认这种自由意志力量具有高度开放性的神秘本质。齐硕姆说：

> 如果我们拥有责任，如果我正在讲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拥有某种特权——有人认为它只能归因于上帝——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行动时都是不动的第一推动者。在我们行动的过程中，是我们让特定的事件发生。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人或东西能够让我们引发那些事件。

20 世纪末，另一位美国哲学家，理查德·泰勒也持类似的观点，尽管他同时也抱有疑虑。根据泰勒的说法，每一个审慎的自我决定的人都是一个‘自行式的存在’，都能够‘引发一个事件——他自己的某种行为——不是其他因素让他这么做的’。泰勒认为这种‘人及其力量的观点……确实是奇怪的，如果不是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神秘的话’。本，但我觉得你并不认为这种奇迹有什么错误，对吧？”

“我不认为我会称它是不可思议的。但自由意志的力量确实是一种十分令人惊异的力量。对我来说，它也许是我们‘依上帝形象’而被创造的主要方式。”

"太方便了，本！"塞琳娜很讨厌这个说法。"每当你需要一个'解释'时，它们都很简单：这是个奇迹，因此无法理解。谢谢，但我觉得我需要一些科学的解释。"

为缓解冲突，萨拉迅速插话进来。"本，我知道你满足于这些奇迹。但它们难道一点都不困扰你吗？毕竟我们之前已经聊过，有很多基督徒否认自由意志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属于人类。另外，尽管人类可能是非常特别的，是上帝最钟爱的创造物，但赋予人类创造奇迹的力量太极端了，不是吗？我想这种力量只属于上帝。"

"不一定，"本回应说。"《圣经》中的某些章节表明，信徒也有可能创造奇迹——比如，治愈疾病。"

"也许有，但在我的印象中，这些奇迹仍然是上帝应信徒的请求而完成的。我们有些跑题了。无论如何，根据你对自由意志的解释，当某人真的完成了一个反因果的自由意志的行为时，她的行动属于一种奇迹，对吗？"

本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但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是的，没错。那就是我的立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萨拉，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有很多哲学家——你提到了泰勒、齐硕姆和坎贝尔，我想还有其他人——同意我的观点，对吗？哦，别忘了还有米兰多拉。"

"一点没错，"萨拉为他作证。

"本，那表示有很多哲学家和你一样疯狂。"塞琳娜对反因果的自由意志没什么好印象。"如果我支持一个观点，而我证明该观点的唯一途径是诉诸奇迹，我想我同时也会把奇迹看做是放弃该观点的好理由。你将之看做好理由的奇迹充斥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萨拉为本作辩护。"塞琳娜，事实上，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来证明本的观点。坎贝尔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活动，要看见自由意志在工作，你必须内省；当你在责任和欲望之间作选择时，你必须省察你自己。在这些场合中，坎贝尔说，你会清楚地看到，是发挥还是抑制那对责任来说必需的意志力将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当你真诚内省时，你不能怀

疑选择是你的，是你一个人的，你真的能够有所选择。当然了，这种内省无法通过经验验证。但坎贝尔认为，自由意志的行动是特殊的创造性行动，所以无法公开观察。但正是由于反因果的自由意志的行动只能通过特殊的内省力量被观察到，就没有理由否定反因果的自由意志的真实存在。请看，请观察：你会看见它的。”

本点头。“萨拉，说得好。对我而言，当我在责任和欲望间面临选择时，毫无疑问，要么我顺从自己的意志，要么我抑制自己的意志。”

“我难道掉进了时间裂缝？难道这间咖啡馆突然时光倒流了七个世纪？”塞琳娜用手托着头。“你们两个坐在这里真是在讨论通过内省获取某种知识吗？哎，是的，我确定黑胆汁会引发疾病，我只要内省一下就会知道。我确信邪魔附体是发疯的原因，我只是直觉地知道。我知道我德行的原因是某种特殊的意志力，我通过特殊的内省力量就能看到。你们看，这所巨大的研究型大学到处都是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心理学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而你们俩竟然在讨论我们如何通过直觉来了解原因！如果我们能从科学中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无论你在讨论人类行为的原因还是干旱的原因，抑或疾病的原因，你都不能仅仅凭直觉知道。”

本笑了。“好吧，好吧，塞琳娜，你陈述了你的观点。嗯，我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们正在讨论疾病、干旱或心理问题的原因，我们必须去实验室。但自由意志问题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毕竟，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一个自由意志行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科学实验很重要，但难道不存在一个容纳自由意志的小小特殊空间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有段台词：‘霍雷肖，天地间存有的东西要远远多于你在哲学中设想的。’塞琳娜，你在科学哲学方面知识丰富，但你真的就这么确定它能包含所有东西？”

“嗯，我很确定我的哲学不包含奇迹，无论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奇迹’只是一个对那些难以解释的事物的遁词。事实上，不存在这么一个词，当我们称某事为奇迹时——无论是疾病的恢复或人的选择——我们都是将其从科学实验中孤立出来，使其变得不可理解。谢谢，但奇迹对我毫

无用处。另外，实现奇迹的空间在今天正变得越来越小。在几个世纪前，星辰和行星围绕地球转是由于上帝神奇的力量，但我们发现了能科学地解释星体运动的牛顿学说。上帝曾经是伟大的设计者，但我们发现了能科学地解释这种设计的达尔文学说。所以，通过宣称人类有自由意志，奇迹在人类心灵中寻找避难所。但心理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在无情地剖析着人类的行为，我们越来越多地知道我们的环境、基因、大脑如何引发那些看起来是奇迹的自由行为。心理学家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思考问题比较慢，为什么有些人更坚强，为什么有些人轻易放弃而有些人持之以恒。心理学家们通过认真的实验获得这些知识，而不是借助某种特殊直觉的力量。伴随心理知识的每一个进步，‘奇迹的自由意志’在不断地往角落退缩。不久，自由意志就会被完全排挤出去。”

自律之人是一种设计，通常被用来解释那些我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解释的事情。自律之人是从我们的无知中构建起来的，随着我们理解力的增长，构成他的原料会不断消失。……只有放弃自律之人，我们才能找到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只有在那时，我们才会从臆断转向观察，从奇迹转向自然，从无法接近转向可操控。

——B. F. 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1971

“塞琳娜，那不可能，”本准备捍卫他的立场。“没错，科学进步也许是限制了自由意志的领域，但科学不可能消灭自由意志。”

“嘿，伙计们，我觉得我们今天上午解决不了关于奇迹的问题了。”萨拉插话进来。“事实上，对我来说，亚拉巴马州的无神论者和密歇根的基督徒聚在一起首先就是一个奇迹。”

“与奇迹无关，”塞琳娜微笑着。“是纯粹自然法则的吸引。”

“或者是两颗心灵不远万里，冲破重重阻碍，寻找他们真正的知己，”本反驳道。“尽管我承认，可能存在一小部分自然吸引。”

"谢谢，但这些超出了我的兴趣范围。我们能回到自由意志问题吗?"萨拉抿了口咖啡。"先把奇迹问题放在一边。回到本对坎贝尔关于反因果的自由意志论述的精彩表述上来：在责任和欲望之间的关键选择，更确切地说，选择发挥还是抑制那对责任来说必需的意志力。这一选择根本不具有困扰我的奇迹性质。无论奇迹与否，我都没有看出本的选择如何是他自己的。在什么意义上，这一特殊选择确实来源于本？选择不来源于本的性格：坎贝尔承认，性格是因果历史的产物。选择也不可能是某种随机事件：在此情况下，它就根本不是本的选择了。但如果本的选择不源自本的性格——他的欲望、价值观和感受，选择怎么会来源于本呢？如果选择不源自本的性格——它决定本是谁——它又怎么可能是本的选择呢?"

"我无法回答，"本说，"除了说，我就是知道那是我的选择外。一旦我的内省选择发动，就不可能怀疑这一选择是我自己的，我真的能够有所选择。"



存在主义者的自由意志

萨拉点了点头。"也许另一种自由主义观点能帮上忙。这一进路中最有名的文本来自于存在主义者，尤其是让·保罗·萨特的著作。坎贝尔想将自由意志的特殊力量限定在责任和欲望间的选择上，但萨特的视野要开阔得多。我们不仅在责任与欲望间选择，我们还选择自身，或者说我们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自我，并且这一根本性的选择是不存在指导原则的。"萨拉又翻了翻她的笔记。"我摘抄了萨特的一段话，它很鲜明地表达了萨特的立场。哦，在这里：

> 假如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确实都可被允许，结果人就孤立无依了。因为他无法在他自身之内和自身之外发现可以依赖的东西。他随即发现，他是无理由可解释的。因为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我们就永远不能根据天赋和特殊的人性去解释自己的行为；换言之，就没有

什么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另一方面，假如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任何价值或命令给予我们以规范我们的行为。因此，在我们的后面和前面都没有一个光辉的价值领域，都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我们孑然孤立，没有任何理由可寻。这就是我所谓的人是被注定为自由的意义。说是被注定，乃由于人并不会创造自己，然而又是自由的，自从人被抛进这个世界，他就要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自由意志是一种自我创造的奇迹力量。不存在对你本质的任何限定，不存在指导你的固定价值观，不存在决定你的因素：你拥有像神一样创造自身的力量。无论你用这种力量做什么，都无可逃避地要肩负全部的责任。”

让·保罗·萨特（1905—1980），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戏剧家。萨特于 1939 年加入法国军队，1940 年被俘。获释后，他返回巴黎，开始教授哲学，并积极投身法国对纳粹的抵抗运动。关于自由意志，萨特说：

> 人生没有意外。一系列突然发生、使我卷入其中的事件并非来源于外部。如果我投身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是我的战争。这场战争就在我的设想中，我应当为其负责。我应对这场战争负责首先是因为我一直有机会通过自杀或逃跑来逃避它；设想一个具体情形，这些终极的可能性就一定是始终向我们开放着的。我没有逃避这场战争的原因在于我选择了它。

——《存在与虚无》，1943

塞琳娜叹了口气，皱起眉头。“萨拉，这种理论又能帮什么忙？我们一直难以理解坎贝尔在责任与欲望之间的非常有限的自由主义选择，至少我很难理解这一点：本似乎拥有某种我所缺乏的特殊的内省知识。但不管怎样，引入萨特的自由主义选择有什么用呢？坎贝尔的观点至少更加审慎，萨特的自由主义选择太过于自信了。”

萨拉笑了。"的确，萨特的自由主义选择更广泛。我认为，它也许比坎贝尔的有限自由选择更容易理解。"

"它可能更易于理解，"塞琳娜表示同意，"但却更难以让人相信。无论它怎么说得天花乱坠——我们拥有神一样自我创造的力量，但这种观点在现实生活的残酷面前肯定会枯萎。我们都知道——有时痛苦，有时感激——很多力量和影响塑造了我们。你继承了你父亲的眼睛，母亲的双手，祖母的坚毅，祖父的数学天赋；你的朋友和大量的广告造就了你的深层文化价值观、品位；你的父母和牧师影响了你的宗教信仰；你所在的社区灌输给你一些偏见；众多的科学家和学者让你获得了知识。在'自然'和'培育'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是我们的遗传基因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大一些，还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作用更大一些？无疑，这些因素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你有胳膊，而不是翅膀，这是由基因，而不是由你那类似于神的选择所决定的。你讨厌同类相食，这是文化而不是你自己价值的存在主义选择的结果。如果我们真的是完全独自地'创造自我'，那么人类所有的经验性研究，心理学、生物学，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对塑造我们的基因、社会、文化和家庭影响了解得很多，就很难严肃地对待我们'自我创造'这一概念了。"

"我这样想对吗，"萨拉微笑着，"你很不喜欢萨特的观点？"

塞琳娜向萨拉点了点头，紧接着说："存在主义的自我创造概念还面临着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更严重。问题在于很难得到自我创造可能是什么的真实感受。显而易见的是，你作出的选择对你的人生和性格有着深远的影响。去上大学而不是去找工作，选择去较大的州立大学而不是小型的私人学校，选修社会学而不是高中教育或土木工程。所有的这些选择都将深远而彻底地影响到你的性格、未来、人生和你将成为何种人。很显然，我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通过选择创造我们自己。有时候，这些选择是关键性的、事关人生转变的：当音乐家而不去你祖父创办的食品销售公司；放弃家族信仰，当一名道教徒；放弃你那不快乐的婚姻。这些选择很重要，它们塑造你的生活和性格。但是谁在作这些选择？在萨特的设计中，我们

是在拥有价值观、偏好、理想、性格之前作的那些自我限定性选择。我们是纯粹的存在主义节点，我们作出的选择会决定我们的性格如何被塑造出来。但没有价值观、信念、偏好，选择是如何可能的？根本不可能存在我的选择，而只存在一种善变的随机事件。我能理解一个选择，它反映出我自己的价值观和深层偏好；我也能理解一个选择，它反对我先前持有的价值观，因为我改变了，现在赞同一种与之冲突的价值观。但我无法理解在我拥有价值观、方向或偏好之前作出的选择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通过我的选择彻底地‘创造我自己’，那似乎就没有人能源初地发动这些选择。我‘通过选择创造我自己’以及选择之前不存在真实自我（存在先于本质）这类说法带来一个令人极度困惑的问题：正在作选择的‘我’是谁？”

“萨特的确对此作过回应，”萨拉冒昧地说了一句。

“我迫不及待地想听。”

“萨特区分了两类基本范畴。那些不具有自由意志能力，缺乏真正自我创造能力的事物属于‘自在’范畴，诸如：房屋、行星、石头和仓鼠——这些事物的性质是被给定的。相反，我们这些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能够自由地进行自我创造选择，属于‘自为’这一形而上学范畴。这一范畴中的存在者能够规定自己的性格。”

“哦，没错，这就解决问题了：我们是‘自为’的。现在我全明白了。”塞琳娜摇着头。“你只是用了个新奇的名称，这并不意味着你解决了问题。问题仍然存在：我们怎样才能理解‘自为’？我们怎样才能理解我们非存在的自我（在自我被我们的选择创造出来之前）作出的真正选择？这么说毫无帮助：这些选择是被人们——他们的性格已被各种条件和文化所塑造——自由地作出的，因为这些选择是独立于那些条件的。萨特的这一说法仍然存在着相同的问题。如果选择不是我性格、偏好以及我是谁的产品，怎么可能是‘我’在选择？借助理性的力量，某人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他自己的历史条件，选择真理。虽然这对我来说不太可信，但这种理性主义会让某些人感到满意。但这并不是萨特想要的根本性选择。对萨特而言，存在一个被客观道德真理所命令的选择，他否认任何的‘自明

性价值领域'。萨特要求我们的选择创造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自己的真理以及我们自身。但这些新奇的范畴和华丽的修辞并没有回答那个根本问题：如果我正在选择自我，那么在自我创造的选择之前并没有一个既定的自我，那么是谁在作出选择？怎么可能会是我的选择，我的责任？我无法承认。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喧嚣与骚动的理论，但它什么也没说。"

"嗯，"本说。"萨拉，平心而论，我觉得坎贝尔比萨特可信。对我而言，在责任与欲望间有限但特殊的选择找对了自由意志的关键。了解自由意志的最好方法是仔细地内省。"

塞琳娜皱起眉头。"本，他们都不对。无论是坎贝尔的自由主义的有限自由意志还是萨特的放大版，他们都有相同的根本性缺陷。"



自由意志和不确定性

本和塞琳娜陷入了僵局。当僵局发生时，接下来就会有相当激烈的争论：塞琳娜指责本思想软弱、反科学，而本则认为塞琳娜思想狭隘、武断。为避免冲突，萨拉试图让谈话转向一个新的方向。"伙计们，你们知道，关于自由意志的论述有很多不同的指向。我的意思是，说到底，还有很多严肃的科学家们拒绝决定论，对吗，塞琳娜？"

"没错。至少在当代量子力学的某些解释中，在亚原子层面存在基本的不确定性。这是项激动人心的研究和迷人的理论。顺便提一句，这并不是通过直觉达到的。"塞琳娜扬起眉毛，看起来就像一个随时可能动手的丽人。

萨拉接着说："如果科学家们在宇宙的最基本层面能够提出不确定性，这可能为自由意志保留空间吗？"

"不会，萨拉。首先，不确定性出现在亚原子层面，没有理由假设不确定性会上升到宏观领域。而且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假设这种可能性确实不会发生，我们发现的科学法则将宏观现象描述为规律性、法则性的运动。行星、人、雪花、彗星、云都不会随机跳跃，无论亚原子粒子如何运动。

其次，这种随机运动不会支持自由意志。相反，如果我的行动真的是随机的，那就根本不是我的行动，无论自由与否。”

“塞琳娜，你真是大卫·休谟的化身。当然，休谟不了解亚原子粒子，但他确实对随机性和自由意志表达过相同的观点：随机行为不可能是自由的。如果你以多种方式随机运动，这会破坏你的计划，挫败你的欲望，摧毁你可能拥有的所有自由。但有一点，你和休谟极为不同。”

塞琳娜笑了。“你是说，休谟是生活在 17 世纪的苏格兰人，而我是生活在 21 世纪的非裔美国人吗？嗯，我想确实有些区别。”

萨拉微笑着。“不，不是指那种琐碎的区别。我指的是严肃的区别：在你们哲学观点上的区别。”

“哦，不，萨拉。这很严肃，我认为休谟是我的知己。”

“嘿，”本觉得不满，“我还以为我是你的知己。”

“恐怕不是你，”塞琳娜握着本的手，“而是休谟。你要准备好做我的出气筒。萨拉，我和休谟在哲学上有什么差别？”

休谟的调和论

“好的，你们都相信决定论，拒绝奇迹，都支持用严格的科学方式了解世界——哦，你们还都将动物严格地区分开来了。至少你现在是，而休谟曾经也是。但虽然休谟是个严格的决定论者，但他依然相信自由意志。”

“萨拉，你动摇了我的世界观。这个问题难道和男人一样？你认为你了解他们，他们却跑去做那些绝对疯狂的事情——像相信自由意志。他怎么能相信？”

“休谟并不相信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种自由意志：坎贝尔相信的反因果的自由意志——我们可爱的本也相信。休谟很显然不相信，因为那种自由意志破坏了决定论，而休谟是个彻底的决定论者，不相信例外。故而，休谟对自由的解释极为不同。你还记得我们对你去看球赛的讨论吗？我们从那里开始偏离主题，陷入了自由主义的反因果自由意志。你去看比赛是

因为你想那么做。你的行动因此就是自由的，对吗？给定你的条件历史、基因构成、环境影响，你去看比赛就是被决定好了的，但仍然是你去看，因为你想去，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的被决定了的选择，没错，但仍然是你的选择，它来源于你，你没有被强制：你自由地行动。”

“在我看来，那不像是自由，萨拉。”本说。

“我知道，本，我知道。但根据休谟的说法，那是唯一有意义的自由，而且休谟认为这种自由已经很充分了。这种自由并不与决定论冲突，即使决定论是真的，我们也能享有这种自由。正如休谟在一段非常著名的哲学论述中提到的，依据我们的意愿去做的自由‘普遍地属于每一个没有身处囹圄的人’。自由就是依你所想而行动，当你意愿受阻时你才缺乏自由：例如，当你戴着镣铐。当然，塞琳娜不会创造她自己——她并没有预先选择自己的意愿和欲望。那没有意义。正如塞琳娜所说的，到底是谁在选择你的欲望和性格？作那些决定你是谁的选择的人肯定不是你。但塞琳娜的行动源自她自己的欲望和选择，没有外部强制，因此，她的行动是自由的。”

“嗯，萨拉，”塞琳娜思索着，“我也许能接受休谟的自由观。我去看球赛是因为我想去，我选择去，我服从了我的欲望。好，这正是我所谓的行动自由。当然了，休谟、我以及所有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意”——塞琳娜看着本——“我的意愿、选择和欲望都是由我的历史所决定的产物。所以，决定论是真的，我的行动也是自由的。好了，我明白了。这种自由我能接受。我反对那种疯狂的反因果的、奇迹式的、自我创造的自由意志概念。那种自由意志概念与决定论相反，与理想相反，也与一切好的和体面的事情相反。”

“那种自由意志概念，”本毫不退缩，“是唯一与自由意志名称相衬的概念。‘调和论’的自由意志只是被决定论牵引着的木偶的自由。”

萨拉笑了。“我觉得我们今天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明天吧。”她一口气喝完咖啡，收起书本。“我要去上课了。哦，塞琳娜，山姆和我今晚在他宿舍聚餐。我们要一起准备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考试。我可能会回来得

比较晚，不用等我了。”

塞琳娜眨着眼睛。“嗯，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一定是个令人着迷的主题。这已经是你本周的第三次了。”萨拉从门口返了回来。“塞琳娜，别老记我晚上研讨会的数量。明天上午早点来，我们还没讨论完自由意志呢。”

第七章　进一步探讨自由意志
——萨拉承担责任，却逃避指责

“嗨，本，先不管是什么塑造了你开朗的个性，你的欲望从何而来，你的基因和境遇史。把这些都放到一边。你今天和塞琳娜、我在这里喝咖啡，讨论哲学问题，并享受这一过程，是由于你想这么做，没有人强迫你。这难道还不够吗？你自由地行动，你的因果历史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你的行为和欲望是被决定的，但那种决定论完全相容于自由。”

法兰克福的等级调和论

“萨拉，这样打发上午的时光实在很棒，有迷人的伙伴、美味的咖啡和有意思的对话。我不否认我在此刻的行动是自由的。但我不相信，我们根据自己的欲望行动，我们‘没有处在枷锁中’，就足以表明我们的行动是自由的。也许这对自由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举个例子：我当然想玩电子游戏，但有时我担心电子游戏会成为我做更喜欢事情的一种阻碍：当我玩电子游戏时，我就不能读历史书，而我知道读书更有趣，也更有价值。是的，当我顺从当下强烈的欲望去玩电子游戏时，没有人强制我，我不在枷锁中。但我不认为这是自由的真实展现。”

“他说到点子上了，萨拉。记得你奶奶送你的那盒巧克力甜饼吗？你奶奶做的巧克力甜饼是全世界最棒的：那么柔软，有巧克力乳脂，鲜脆的坚果，口感温润，太美妙了。但我们都在节食，不能吃甜的，对吗？你拆开了饼干盒，我们风卷残云般地消灭了整盒饼干。嗯，很显然，我们想吃这些饼干：没有人拿枪指着我们，没有人用锁链锁着我们，强迫我们吃。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是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我们并不想吃这些饼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萨拉点了点头。“是的，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我当然想吃这些饼干，但我其实不愿自己想吃这些饼干。我希望自己强烈地渴求胡萝卜条和芹菜，而不是巧克力甜饼和黑巧克力糖。我确实对巧克力甜饼有着强烈的欲望，毫无疑问，这是我的欲望。虽然这个欲望是我的，但却不是我所喜欢或认同的。当我屈从于这一欲望，似乎更像是屈从于某一缺陷，而不是一种自由的展现。”

“太对了!”本的声音中带着胜利的口气。“你听从了自己的欲望，但你的行动却并不是自由的。那听从什么呢?别管休谟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听从你自己的欲望，挣脱束缚，这些对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意志来说是不够的。”

“非常棒的论点，本。你指出了休谟观点中的症结所在，一个关于决定论相容于自由的论断的真正问题。但是，”萨拉接着说，“很多新近的调和论者已经在试图治愈这一症结了。”

“调和论需要的是一个神父，而不是医生。”本准备直击调和论的核心。“让调和论寿终正寝吧。”

“别着急，本。”萨拉笑着说。“我不认为调和论遇到了致命性打击，尽管我承认你的例证给这一观点带来了问题。这里有一个药方，是20世纪的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为调和论提供的。法兰克福也提出了你和塞琳娜提出的问题：你想玩电子游戏，但在更深层面上你更喜欢读历史书；塞琳娜想吃巧克力甜饼，但她希望自己欲求芹菜。阅读历史和吃芹菜的欲望，这些是你们通过反思会赞同的深层次的欲望，对吗?”

“没错，”本同意道，“但我不明白这对调和论有什么帮助。”

“嗯，法兰克福用了一个相同类型的例子：他喜欢瘾君子的例子。很容易想象，我抱着玩耍的心态接近毒品，认为自己能够控制。但有一天我醒来却发现自己染上了强烈的毒瘾，我没有办法抵抗。我讨厌我的毒瘾。我肯定喜欢、欲求毒品，但这绝对不是我认同的欲望，也不是我通过反思

会赞同的欲望。我欲求毒品，我选择毒品是出于我自己的欲望，没有人强迫我，但我并不是自由的。”

本表示同意。“法兰克福讲得恰到好处。”

“法兰克福下一步的论证是，”萨拉紧接着说，“鄙视自己毒瘾的瘾君子是不自由的。但设想一下，我们要考察更高层次的自愿——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考察动机和偏好。也就是说，考察自愿的层次，一种等级调和论的自由意志（以区别于休谟单一的调和论）。设想一个不同的瘾君子：某人喜欢患毒瘾，她的反思赞同她上瘾，她想患上毒瘾。法兰克福认为，她是一个自愿的瘾君子。她对自己想要的，通过反思会赞同的东西有清醒的意图，因此她就有自由意志。如法兰克福提到的，她也许不会拥有所有她可能想要的东西，但在自由意志方面，她拥有所有她希望得到的东西。现在要注意了：自愿瘾君子的行为是固定的。她是个瘾君子，她肯定欲求毒品。这是个限定，她对此别无他法。但她仍然是自由的，因为她的意志和欲望是她自己赞同的。因此，法兰克福推论说，要有自由意志，不一定非要另有选择。相反，那需要的是，你通过反思会赞同——在一个更高层次上——你自己的欲望。”

“等一下，萨拉。”本晕了头。“法兰克福说，某个毒品成瘾的人也能自由，即使她不能摆脱毒品，戒除毒瘾？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毒品—瘾君子的例子可能让你困惑。让我们来看一个愉快点的例子。塞琳娜，你喜欢研究化学，对吗？”

“是啊，化学让人着迷，有好多奇妙的谜团等着人们去解决。思考这些谜团十分有趣，只要你正确地解决了它们，你就能获得一个清晰而确切的答案。而且永远都有新的谜团等着你。另外，我想以化学为基础进行药理学研究：找到某种新药和疫苗，帮助人们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更快乐。在做我喜欢的事情的过程中帮助他人会获得深层次的满足感。”

“你曾希望自己对化学少点兴趣吗？我的意思是，塞琳娜，你做化学实验并不能发财。你曾希望自己对某些领域多一些兴趣吗？这些领域更可能帮助你发财，譬如说，哲学。”

“没有，我将挣大钱的机会留给你们哲学家。我想过要变得富有，甚至对此很着迷。我猜每一个人都有过。但富有，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相反，成为一个杰出的化学研究员，也许能发现老年痴呆症的治疗方法或某种致命疾病的疫苗——我仔细考虑过这些，是我深深赞同的目标。我喜欢化学，并且我很高兴自己喜欢化学。”

“好了，本，现在考察一下塞琳娜对化学的喜好。假设，我们能够将塞琳娜对化学的喜爱追溯到她叔叔送她的那套化学丛书，甚至可以追溯到她夏日午后在祖父家摆弄那套丛书。恰巧此时，祖母给了她饼干，表扬了她的实验，所以，塞琳娜就逐渐地喜欢上了化学。或者塞琳娜对化学的喜爱根源于基因史（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这一基因史平时不起作用，只对塞琳娜研究化学起作用。因为她喜欢化学，她通过反思，深深地赞同自己对化学的喜好，她想要成为那类喜欢化学的人。塞琳娜的行动是自由的：她拥有充分的等级式自由意志。当然，如果塞琳娜有其他的兴趣，她可以去追求。但即使这些兴趣存在，她深深赞同的仍是化学。没有人强迫她这么做，相反，她的行动根源于她自己的欲望。当然了，她的欲望和兴趣由她的历史形成，考虑到她以及她自己的欲望是被塑造的，塞琳娜去做化学研究就是被决定了的。但这并不能使塞琳娜的兴趣变成不是她自己的，也不能减少塞琳娜追求这些兴趣时的自由。”

本摇着头。“我很想同意你的说法——当塞琳娜追求她被决定的兴趣时，她是自由的。但这行不通。如果你先把塞琳娜在实验室中的快乐时光放在一边，回到法兰克福自己说的那个例子——自愿瘾君子的例子——就会很容易明白这为什么行不通。一个欲求毒品，却讨厌自己的毒瘾，渴望摆脱它的瘾君子是不自由的。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法兰克福。但一个欲求毒品、并且赞同自己的毒瘾，快意于自己的毒瘾的瘾君子不会突然变成是自由的。她可能拥有‘她想要有的意愿’，但她所想要的内容被毒瘾所奴役，而奴役不是自由，无论一个人是否快意于自己的奴役。”

据说，即使行为是被完全决定的也好于某人“觉得自由”或“相信他是自由的”。如果这意味着以那些其结果不令人反感的方式而被控制是更好的，我们也许会同意，但如果这意味着以那些无人会反对的方式而被控制是更好的，它就没有考虑到乐意顺从不好结果的可能性。更为合适的表述应该是：“一个有意识的奴隶要好于一个快乐的奴隶。”“奴隶”这个词澄清了被考虑到的最终结果的本性：他们是被剥削的，因而是令人反感的。奴隶意识到的是自己的悲惨。一个被完美设计以至于不会爆发反抗的奴隶制是一种真正的威胁。自由文化被设计用来使人们“意识到”这种令人反感的控制，但它缺乏拯救那个“快乐的奴隶”的方法。

——B. F. 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1971

塞琳娜点头同意。“萨拉，他说得对。我不赞同法兰克福对自由的论述。假设你生在一个将女性当做附属品的文化中，女性应当服从男性的命令，从不为自己考虑。你讨厌这种状况，你想要独立，自己进行选择，希望别人承认你的平等地位。你为此而奋斗，但最终仍处于一个次要的附属地位。你显然不是自由的，法兰克福也会同意这一点。你所处的文化、你的家庭、你的朋友全都反对你，他们把你对独立的渴望看做是一意孤行和罪恶。你察觉到你对独立的渴望逐渐变弱。你对自己是一个完全平等者的坚持逐渐消失，在强大的压力下，你开始认同自己附属性的文化角色。现在，你想成为次要和附属性的，但你讨厌正在发生的这种变化：你的反思并不赞同自己成为不思考的附属者的欲望，尽管你发现自己现在有这种欲望。但压力继续发挥作用，最终你欣然接受了这种女性处于附属性地位的文化，你将你年轻时的想法看做是错误的一意孤行。你深层次的反思也赞同你这种心甘情愿的附属地位，而且你还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女儿顺从和附庸的品性。根据法兰克福的观点，你现在就获得真正的自由了！但这简直是荒谬。未能成功逃离奴役的奴隶没有自由，但放弃抵抗，欣然接受奴役的奴隶更不自由。附庸的妻子、失败的‘自愿瘾君子’、‘快乐的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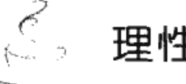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人都饱受折磨，以至于丧失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并不自由，放弃抵抗只会使他们陷入更深的奴役。”

萨拉皱起了眉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你的观点。我最近读到G. 德沃金的一本书——这位哲学家和法兰克福一样都持等级式自由的立场——他坚信自愿瘾君子和快乐的奴隶拥有真正的自由。”萨拉拿起背包，抽出一本书，翻到她标记的那几页。接着说：“德沃金说：

> 一个想通过各种方式而被限制的人……并不——就这一表述而言——缺乏自主……在我看来，一个自主的人可以是暴君，也可以是奴隶……

所以我们认为有些人乐意当奴隶，他们想要被奴役。难道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自由吗?”

“就是这个意思，”本说道。塞琳娜点头表示同意。



理性主义者的调和论

“好啦，我知道我们解决不了这个冲突：我想你们俩不可能同意法兰克福和德沃金支持的等级式调和论。事实上，很多人都被他们这种立场的某些含义所困扰，尤其是快乐的奴隶和自愿瘾君子拥有真正的自由。一些调和论者试图找到克服这一问题的方法。苏珊·沃尔夫同意法兰克福的‘另有选择的自由’对自由并不必要的观点，但沃尔夫不支持法兰克福将自愿瘾君子——她赞同自己对毒品的欲望——看做是自由的。沃尔夫为自由设定了一个更强的条件。”

“我们不是要回到那依靠奇迹的反因果的自由意志吧?”塞琳娜皱起眉头。“我希望不是坎贝尔的神秘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版本。”

“不会，”萨拉回答道，“不是坎贝尔的反因果的自由意志。苏珊·沃尔夫并不认为自由要求有其他选择存在，这意味着决定论的裂缝。毕竟，

苏珊是个调和论者，她相信自由和决定论是相容的。苏珊·沃尔夫对真正自由的要求是，人们的行为和选择是充分理性的，并且，他们都追求正确与真善。为了与沃尔夫的调和论、休谟单一的调和论和法兰克福的等级式调和论相区别，我们可以称其为理性主义者的调和论。苏珊·沃尔夫”——萨拉打开她的笔记本，查找自己摘抄的引文——“说，关于另有选择的自由意志模式（坎贝尔的自由主义模式），我们‘不仅想有理性行动的能力，还想有非理性行动的能力——但后者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能力，如果真有的话。’沃尔夫的立场是从漫长而辉煌的理性主义伦理传统发展而来，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如果你做错了事，你就是在无知状态下行动。柏拉图坚称，知善就意味着行善。当你真的了解到什么是善和美德，你会立刻被其吸引。所以，如果有人为恶，肯定是因为他或她不知道真正的善是什么。沃尔夫从这一立场中引申出一个有趣的含义：如果你做错了事，那是因为你被蒙蔽了，你的行动出于无知。当然了，如果你的行动出于无知，你就不能为你的行动承担道德责任。因此，尽管有可能对明智和美德的行为进行奖赏，但没有人能为恶行承担责任——无人能承担指责或惩罚。但恰当的惩罚和道德责任问题确实是另一个问题，沃尔夫的重点是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真、善的狭窄小径中。所以另有选择是真实自由的一个障碍。我非常喜欢沃尔夫的这段话：为什么有人想得到不要苹果的能力？这么做只会是不愉快的或任意的。这就像因优先列车有偶然出轨的可能而审判它一样。克利希那穆尔提宣称，‘真正智慧的头脑绝不选择’，因为它必然‘选择真理的道路’。按照沃尔夫的观点，成为真正的觉醒者——拥有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沿那狭长而确定的路径前行。”

大卫·休谟、哈里·法兰克福、苏珊·沃尔夫都是调和论者，即他们都同意决定论和自由意志是相容的。但他们在真正的自由意志要求什么上看法有差异。根据休谟单一的调和论观点，当你“不在枷锁中”，你就是自由的，即当你没有被强制——只听从自己的欲望，你就是自由的。法兰

克福认为，这种标准不够充分。毕竟，你自己的选择——诸如染上毒瘾的欲望——也可能是外界的和强制的结果。因此，法兰克福的等级式调和论更深一步：自由意志的展现要求你能够听从自己的愿望和欲望，但（在更高的层面上）你也必须赞同这些欲望，承认它们都是你自己的。苏珊·沃尔夫的理性主义者的调和论对真正自由意志的要求更高。根据沃尔夫的观点，要拥有真正的自由意志，就必须通过反思为正确的目的选择正确的路径。

"嗯，萨拉，"塞琳娜说道，"我喜欢理性，特别是当我在实验室的时候。审慎思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但理性并不是所有。我觉得我自己并不想总做理性的事情。"

"哦，塞琳娜，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否就是 E. E. 肯明斯的这段话所要表达的？

> 当春日降临，我愿意当一个傻瓜，这种想法在我的血液中流动。亲吻比智慧更重要……"

本点了点头。"我同意。毫无疑问，亲吻是美好的：塞琳娜就像炎炎夏日里冰镇的黑莓果酒。"

塞琳娜侧过身子，吻了本一下。"我的本最甜心，是不是，萨拉？"

萨拉摇着头。"抱歉，我提到了亲吻。你们俩需要的是特殊奖励。"

"任何情况下，"本接着说，"只要我们谈到真正的自由，我确信只有理性是不够的。你仍然要思考真实的其他选择。"

塞琳娜笑了。"我当然知道苏珊·沃尔夫观点的一些优点，特别是只对自己善行负责的那部分。当我做善行时，我应得奖励；当我做恶事时，我却不应受责难。那真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棒的事情。再有，沃尔夫的立场，就其魅力而言，似乎是自由行为的严格理性主义。理性、科学方法、未被激情遮蔽的慎思——是这种严格理性主义的思路。我支持科学、理性

和冷静思考，但有时热烈的、非理性的激情也很好。”塞琳娜用肘轻推本。“另外，萨拉，就像你前几天指出的那样，一些最深刻的科学实验也是从科学家的运气、直觉和对一开始似乎不合理的假设的信念而开始的。当然了，科学家们的很多直觉被证明是错的。细致而理性的科学实验既可以证明直觉是错的，也可以用来证明直觉是对的。因此，仍然有自发性存在的空间。”

“嗯，是的，看看决定论者怎么说。”本看到了机会。

“嘿，注意了，我从没有说过我反对自发性。我喜欢自发性。就像上周二的下午，记得吗？我在实验室工作到很晚，你路过，来问我是否想去吃晚饭。实验室里没有人，非常安静，雪花在室外飘落，而且……”

“塞琳娜，我们之间能有点秘密吗？”



决定论和自发性

“本，别生气。我只是陈述一个哲学观点。自发性很重要，即使是对那些固执的科学家和决定论者也一样。你不必拒斥决定论以认可自发性的价值，你只需承认自发性也有确定的起因。萨拉，还记得我们上学期的行为心理学课吗？迪麦欧教授给我们讲过J. 李・凯文洛做过的一个实验。凯文洛在迷宫尽头放食物当奖励，用以教野生小白鼠走迷宫。经过多次实验后，老鼠显然已能熟练地找到获取食物的捷径，能迅速地穿越迷宫。但老鼠并不能连续地‘正确’穿越迷宫，偶尔也会走错路，选择了较慢的路径。凯文洛对此感到奇怪，为什么老鼠不是一个好学生，总是犯错误。但最终他意识到老鼠的行为根本没有错：这是动物适应环境变化而发展出来的高度适应性行为。通常能提供最可靠食物来源的路径使用次数最多，但探索其他路径（小白鼠已经成功了解到这些路径并不是最便利的）仍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使选择之门敞开。如果当下的食物来源枯竭了或阻塞了，小白鼠就会选择其他的获取途径。如果能发现新的食物来源，老鼠那开发替代物的偏好会使这种发现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无论我们是人、猩猩或

小白鼠，对自发行为和自由选择的信念都既不神秘也不神奇。这种偏好不涉及反因果的自由意志或任何其他的形而上学，或超理性的力量。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有价值的自发性和自由选择背后的因果基础。我们是在一个充满变化的世界里进化。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遵循同一路径而成功地获得食物、安全或实验室。但我们的世界确实在变化。丰饶的食物来源会枯竭，原先的不毛之地会变得富饶，我们喜欢的路径会被捕食者、洪水、高速公路所阻断。动物通过保留其他选择而提升自己的生存机会。无论你是丛林中的小鹿，或麦格先生花园里的兔子，或一个避开老师的逃课学生，发现逃跑的其他方法总有很多益处。”

本摇着头。“塞琳娜，我无法理解你怎能拿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兔子、小鹿以及小白鼠的行为作比较。”

“但它们确实具有可比性，”塞琳娜回答道。“自发的改变帮助我们避免挨饿、伤害和交通堵塞。我们重视这种自发性及其日常的回避方式，这毫不奇怪。人类也许能创造更多的选择，借助于其语言天赋和较高的认知能力——小说、电影和绘画——他们能探索新的可能而不必亲身涉险。但是人类这些更精致的选择的价值同样根源于生存利益，也正是这种利益让老鼠、兔子和黑猩猩们重视其他机会，自发地进行尝试。只有在人类的探索方式明显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动物，展现出某种特殊性的地方，自由行为的这种普遍而有价值的因素才会变得神秘而复杂——一种人类独有的类似于神的品质。我不觉得在开放的、自发的行为和决定论之间或其他选择和决定论之间有任何冲突。我是个彻底的自然主义者。决定论的自然主义并不否认自发性，但它确实反对坎贝尔和萨特——还包括本——所支持的那种反因果的自由意志。至于决定论的自然主义是否反对所有自由意志，嗯，我想，这取决于你对自由意志的界定。”

本准备捍卫自由意志的特殊性。“我喜欢一个包含神秘和奇迹的世界，即使塞琳娜不喜欢。但我很高兴塞琳娜的决定论哲学给自发性留下了空间。我从未怀疑塞琳娜喜欢自发性，很高兴她的生活和哲学观完全一致。我也同意塞琳娜对苏珊·沃尔夫的看法：在我看来，苏珊的理性主义自由

意志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奴役于理性似乎仍然是奴役，而不是自由。”

说白了，我们的目标是真理和善。我们想要的自由是寻找真理和善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仅要求我们，作为主体，拥有恰当的能力——即根据我们的最原初自我来支配和控制行动的能力。它还要求一个能协助最原初自我有机会发展成其应然形态的世界。

——苏珊·沃尔夫：《不对称的自由》，1980

“本，你看你都说了些什么！”萨拉笑着说。“‘奴役于理性！’苏珊说的并不是一个屈服于理性的奴隶。理性使你摆脱偏见、非理性、传统和激情的奴役。你服从理性并不是因为它拿枪指着你的头或给你戴上枷锁，强迫你这么做。你服从理性是因为它揭示了最佳的路线、恰当的道路和正确的解决方法。理性并不阻止你去探索、去发现。相反，理性通过将你从非理性信念——因偏见、不合理权威和僵死传统而持有的错误信念——中解放出来而开启探索和发现之门。因此，你想要犯愚蠢错误的自由、听从不理智偏见的自由、将自己困于未经省察的传统的自由、成为非理性臆想的工具的自由，那就请便吧。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自由。”

“喔，萨拉，不错的演说！”塞琳娜被萨拉的发言打动了。“嗯，我完全支持理性。但在我看来，萨拉，你像是在给唱诗班布道。它远胜于偏见、非理性和盲目的传统，阿门。为了理性，让我们倾听它吧！这种天真的理性让我踌躇。卡尔·波普说：我们某些大胆而错误的理论可能具有极大的价值。我不否认存在一个关于世界的真理：我认为这一真理存在，但它的作用基本上只是一个推动进一步科学研究的理念。我们从未达到过这种最终真理，我们不得不行进在曲折迂回的道路上——包括错误的迂回，这种迂回最终有可能带来收获，就像小白鼠在‘错误的迂回’中增加机会一样。单一的、确定的和绝对的真理观——真理和善——这种笔直而狭隘的方式，对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肮脏而复杂的世界而言，过于狭隘、过于

精确，也过于纯理性主义了。毛泽东主席常说，我们要百花齐放。让理论和观点相互竞争，就会出现更好的解释。好，错误的理论是错的，即便它们仍然有用，仍然具有启发性。但断定那些大胆的思想家们因拥护有瑕疵的理论就没有真正的行动自由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萨拉，苏珊·沃尔夫的自由理论听起来很像我妈妈的老把戏：'你可以在你喜欢的任何时间吃糖果，宝贝，只要你的选择足够明智且是在饭后的时间。'服从预定轨迹的自由，这并不是我所谓的自由。"

"好的，塞琳娜，我知道你对真理和善的任何一种证明都感到犹豫不决。这对你这样一个老经验主义者而言似乎是过于理性主义了。但是我想，本，基于你的基督教视角，你也许会觉得沃尔夫对真正自由的论述更有吸引力。毕竟，至少有部分基督徒主张，唯一的真正自由就是完满地服从上帝的诫命，唯一的真正自由的行动就是行那笔直而狭窄的义人之路，不是吗？在天堂里，选民将直面上帝，不可能偏离上帝的荣耀之善——这是自由的最高形式。完满的自由只在对上帝的完满服从中才能发现。"

"没错，这是基督教的部分教义。但真正的自由仍要求有另作选择的能力。当你做正确之事时，你确实是自由的，但选择错误的道路也是一种真实的开放可能性。"

萨拉笑着道："本，你看，我只是个来自纽约的犹太人，我无意灌输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但是你的想法和路德、加尔文等基督徒完全不同。这些基督徒相信，上帝的荣耀不可抗拒，那些被上帝照耀着的人——那些被上帝拣选救赎的人——除了跟随上帝、沐浴荣光外，别无选择。他们不可能抗拒上帝的荣耀。或如我那些纽约的伙伴们说的那样：'当上帝赐予你荣耀，他就向你发出了一个不能拒绝的邀请。'所以，即便不存在其他选择，他们相信凭借着上帝那不可抗拒的荣耀，你也会在跟随上帝的过程中找到完满的自由。"

"萨拉，也许是这样。但如果这是正统教义的立场，"本接着说道，"我恐怕不那么正统。我仍然认为，自由的选择必须是在多种可能之间的选择，必须要有在多个选项间进行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你所说的那种自由意志根本不存在，”塞琳娜补充道，“事实上，这是个可能引起混乱的概念——一个选择属于我，但却并不来自于我的性格——我甚至无法想象它会是什么。”



道德责任

“好啦，别走回头路。我们的讨论似乎没有止境了。不管怎样，我们还没有提到那个引发了最多自由意志争论的问题。”萨拉再次打开笔记本，开始寻找。“也许是坎贝尔——本在捍卫自由主义的反因果自由意志战斗中的战友——最好地表达了这一点：

> 我们谈论的此类自由是这样的自由，它在某种意义上通常被看做是道德责任的前提，但这一共识并没有得到严肃的讨论。很显然，对这类自由的论述与道德责任存在内在关联，以至于例外的重要性一直让人觉得与自由意志问题相关。但在什么确切的意义上，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先决条件，并进而是一般道德生活的基本条件？

当然，对坎贝尔而言，唯一一种能够支撑道德责任要求的自由意志就是反因果的自由意志。也许这也是本如此坚持这种强烈反因果的、奇迹般的自由意志的原因：本相信，上帝会在来世施行奖赏和惩罚——按我的理解，奖赏很慷慨，但惩罚也相当严酷——如果我们并不能真正地选择自己的行为，那上帝如何能够公正地进行奖赏和惩罚呢？如果上帝强迫我们按预定的路径行进，那根据我们对无法避免的路径的服从而进行的惩罚，似乎就不公平。上帝惩罚并奖赏世人，同时上帝必须公正，而公正的惩罚要求我们确实能有其他选择。也就是说，要求反因果的自由意志。对吗，本？”

“注意，伙计们。”本显然有一些不快。“我不确信塞琳娜所说的那些——不是字面上的。我意指火海和永刑之类的瞎话。无论一个人做了多少坏事，总是有限的，对吧？投入火海受永刑，似乎与上帝的公正和爱不

一致。惩罚是一回事，永恒的折磨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塞琳娜笑着道：“得了吧，本，你过滤了蠓虫，倒吞下了骆驼。你承认上帝创造世界，认为上帝全能而我们又拥有某种神秘的自由意志，认为上帝无限而又存在上帝之外的事物。你能在相信上述这些的同时，坚信上帝仅仅因为我发现了他存在的不合理就将我投入火海受永刑吗？”

有效惩罚

“注意，我相信上帝永恒不变，但我们对上帝的理解也许会变化。我们曾一度将上帝看成超级复仇者，是一个严厉而苛刻的上帝。现在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上帝——爱的上帝，也是公正的上帝。我不相信因人们无法自制的事情而惩罚他们是公平而正当的。这是我相信上帝赋予我们自由意志的一个理由，为了让我们作出自己的选择：选择确实是敞开的，真的有别的路可走。除此之外，让我们承担道德责任，责难、惩罚和奖赏都是不公平的。这并不是我相信自由意志的唯一原因。如坎贝尔所言，在我们自身内部，我们确实观察到了我们能作出自由的选择。另外，自由选择是真实责任和正当惩罚的必要条件，而我当然相信我们拥有道德责任。”

“本，事实上，我在某些事情上和你是一致的！”塞琳娜微笑着道。“我也相信惩罚和奖赏。但是，本，你无须用公正的神祇和反因果的自由意志之类的事情来为惩罚和奖赏辩护。惩罚和奖赏是我们非神迹的自然世界的有益部分。谁应受惩罚？做错了事的人——基于他或她自己意愿而做错事的人。在某种宇宙终极正义的意义上，某人是否‘公正地受到了’惩罚？也许是，也许不是。谁关心？唯一有关联的问题是惩罚是否会阻止该人继续犯错，以及防止其他人犯错。如果某人发疯了，我们不会惩罚她，惩罚并不能改变她的行为。如果有人拿枪指着她的头，强迫她犯罪，我们不会惩罚她，惩罚是用来改变性格和行为的，而我们并不需要改变她的性格，因为犯罪行为并不源自她的性格。奖赏也一样：你做对了某事，我们想鼓励你继续做下去，我们想巩固这一性格特征，所以我们奖赏你。谁应

受惩罚？是那些行为需要借此而被改变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惩罚无辜者、被强制者、精神病患者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惩罚那些自愿犯错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最终引发他们的行为无关紧要，无论是幼年经历、基因或其他。这些因素过于遥远以至于无法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我们能够改变的是那些自愿犯错误的人，此时的惩罚是其应得的。惩罚和奖赏是简单而实际的事情，我们并不需要神秘的反因果自由意志来确保其有效。”

“啊，塞琳娜，”萨拉道，“你再一次传达了休谟的声音。这正是他为惩罚所作的辩护。事实上，这也是大多数经验主义者提供的辩护：M. 石里克是个值得一提的例子。”

“这就是正确的辩护。当惩罚和奖赏起作用时，它们的正当性就得到了证明。还有人能提供其他的正当性证明吗？”

本摇头道：“我能想到一个另外的证明，塞琳娜。当惩罚是被正当地给予时，它们就得到了辩护。如果惩罚碰巧起作用，这很好。但这并不能证明惩罚的正当性。注意，假设我们遇到了一股犯罪热潮，人们开始认为自己的罪行能逃避惩罚。于是，我们开始惩罚这些可怜的潜在罪犯，我们严厉地惩罚他们。这一做法降低了犯罪率。这一惩罚得到证明意味着什么——他们应受惩罚吗？”

惩罚只与原因机制，即行为动机有关，只有这种解释才有意义。惩罚是一种教育措施，是塑造动机的一种手段，部分是为了防止犯错者重蹈覆辙（重塑），部分是为了预防其他人犯类似的错误（威慑）。与此相同，在奖赏中，我们关注的是激励。

因此责任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一特定情况中，谁应当受惩罚？谁被认为是真正的犯错者？这一问题不同于行为的最初教唆者问题。某人行为的终极原因，可能是其曾祖父，他遗传了他曾祖父的性格；也有可能是某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对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负有责任；等等。但“行为

者”是拥有动机的个体，这种动机必须能，也肯定能阻止行为（在某些情况中，引发行为）。诉诸间接原因在这里不起作用：首先，这些原因的作用无法确定，其次，这些因素通常都无法企及。因而，我们必须找到个体自身原因的决定性关联。谁有责任的问题就是正确运用动机的问题……只有知道了谁应受惩罚或奖赏，惩罚和奖赏的实施才能实现它们的目标。

——M. 石里克：《人何时负有责任》，1939

塞琳娜摇摇头。“那是惩罚的误用，本。因为这极可能使现实情况变糟，也极可能削弱人们惩罚真正罪犯的信心。”

“哦，我明白了，只要我们闭口不谈正义，惩罚就得到了辩护。塞琳娜，这绝不行。这种想法不对，因为无论惩罚最终是否能阻止犯罪，惩罚潜在罪犯都是不正义的。再看另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姑娘，她将手伸向炙热的火炉，烫伤了手。她从中懂得了不再把手伸向火炉。烫伤起作用了！那么，她难道就应该被烫伤吗？”

“塞琳娜，试图用惩罚和奖赏的好处来证明它们的正当性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萨拉插话进来。“惩罚和奖赏——至少是我们习惯上对它们的分配——效果并不好。你对此并不感到吃惊，是吧？毕竟，你曾上过一些心理学的课。嗯，假设我们想改善塞琳娜和萨拉的行为。塞琳娜异常勤奋，刻苦，守纪律，聪慧过人，有创造力。而萨拉则完全相反，懒惰，迟钝，无纪律，智力平庸，墨守成规。塞琳娜和萨拉都有一个定期项目。塞琳娜对于这一项目不太上心，只贡献了极少的想法和创造力，但仍然取得了不错的结果。萨拉花了比平时多得多的气力，竭尽所能，然而她的成效仍然明显劣于塞琳娜的应景之作。谁应当受奖赏？塞琳娜的成果更好，她在该项目上的成就比萨拉大，但考虑到她卓越的能力，她目前所取得的成果明显低于其正常水平。萨拉的成果不够好，但她的微薄成就已经超出了平时的水准。尽管如此，塞琳娜的表现更好，其成果更多，她应当得到更多的奖赏——如果我们遵循传统‘公正赏罚’准则的话。但这种奖赏制度有可能鼓励塞琳娜削弱其毅力、勤勉和努力，因为她因低于正常水平的工

作而受到了奖赏；而我们不奖赏萨拉则会使她进一步努力工作的希望破灭。换一个角度看：萨拉极其嗜睡，几乎什么事情也不做。如果我们想让她更有动力和精力，只要她取得了一丁点成就，我们就奖赏她。当她再有微小进步时，我们要继续这么做。相比之下，如果我们在奖赏之间‘拉大间隔’，精力充沛的塞琳娜就会变得更加勤勉：我们每三次奖赏一回，每五次奖赏一回，以此类推，而不是每次都奖赏。塞琳娜将会在多次失败之后继续努力：她会成为一名科学家，在其探寻正确方法的过程中能够经受失败的考验。但要使这种情况成为现实，我们应当更多地奖励作出微薄贡献的懒人萨拉，而不是刻苦的塞琳娜。这一论点很明显，长期被心理学研究所验证，而且心理学专业的学生都知道：基于传统‘公正赏罚’的惩罚和奖赏并不是塑造良好行为的最佳方法。如果你想抱怨这种奖赏模式不公平——塞琳娜的成果比萨拉多，而奖赏却比萨拉少，这确实不公平、不公正——这没错，但你要注意，这样的话，你就放弃了公正赏罚能基于其有效和实用性的观点，你就退回到了公平和正义概念。所以，如果你想证明‘公正赏罚’的正当性，你就必须基于正义、正直、公平或其他类似概念。你无法通过赏罚的实际有效性来证明其正当性。宣扬‘公正赏罚’效果并不好，如果不是无效的话。”



否认道德责任

“好，”塞琳娜回答道，“你提出了你的观点。但你的结论是什么？你是想彻底抛弃奖赏吗？这可不是个好主意。”

“不，当然不是，”萨拉强调道。“如果你努力之后发现根本没有奖赏，那就没有理由再去尝试了。说到底，当你长期而艰苦地致力于解决一个科学难题，最终，你找到了解决方法，这本身就是一种奖赏，对吗？或者，你在写本小说，你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当你写完时，你通读一遍，然后对自己说：‘干得好，塞琳娜，你做了件了不起的事。’这是内在满足，你从中深受奖赏。对吗？重要的是你有满足感。这种感觉帮助你继续努力工

作。所以，内在奖赏是非常棒的。你低下头，自然地侧着身，潇洒地挥起杆，然后高尔夫球就飞落到球道上去了，可能稍微向右偏了些。喔，这太棒了！体验到这种内在奖赏会让你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没有人想消除这种内在奖赏。外在奖赏也是有益的。当你在实验室里泡了好几周，试图解开死结却一无所获的时候，赛科斯教授顺道来实验室看你，给你带了咖啡，并且表扬你的刻苦工作和毅力。所以，奖赏很重要。但是有益的奖赏与公正赏罚和道德责任没有关系，它们仅仅是些试图理解并改善行为的概念。塞琳娜，坦白地讲，有关公正赏罚和道德责任的所有东西都属于神秘和奇迹。在你的世界观中，它们根本不存在。”

“等一下，萨拉。”塞琳娜尚未完全信服。“你的论断似乎太草率了。不存在公正赏罚和道德责任？好吧，我同意有时公正赏罚观念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的机会确实要比其他人好。在高中的时候，我在田径队跑1 600米。我跑得不错，事实上，我当时年纪较小，但跑得非常棒。我训练很刻苦：下雨天，我跑；大冷天，我跑；天气闷热时——相信我，亚拉巴马州的闷热真的很难受——我仍然在跑。刻苦训练，注意饮食，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当我年纪较小时，我是田径队里最好的 1 600 米选手。但西城高中有个女孩是我的竞争者，和我一般大。哎，我特想打败她。我为此而努力过，刻苦训练，心脏都快跑出来了。但我从未成功过。那个女孩跑起来像头羚羊。她的脚几乎不接触赛道，像风一般。哦，她也训练。不训练的话是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长跑选手的。但我知道她没有我刻苦。她在训练日开溜，吃糖果，天气闷热时就不训练。但她一直是区里的 1 600 米冠军。她赢得公平公正。她从没用兴奋剂之类的东西。但这确实也存在着不公平：她只是天赋比我好，她恰好有适于跑步的基因。她很幸运。”

萨拉点头表示同意。“是的，塞琳娜，你说得对。她很幸运。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她应得这个冠军。但在另一种更根本的意义上，这又是不公平的：你从未有过机会，因为你不如她幸运，而运气不可能成为公正赏罚的好基础。”

塞琳娜皱着眉头。“没错，但我仍然感到困惑。你看，她在长跑方面

很幸运，而我在数学方面很幸运。我的那些高中同学和我一样刻苦学习数学——甚至比我还刻苦——但都没我学得好。也许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在某些方面很幸运，而在其他方面则没有这么幸运。除非我们遭遇到某些灾难性的不幸，如严重的脑损伤之类，我们都能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获得成功。运气是均等的。当然，球有时会弹错了地方，但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这并不意味着运气会取消公正赏罚。无论怎样刻苦训练，我都不可能成为奥运会的长跑选手。运气不佳。但通过自身的努力，我能在其他方面获得成功。在这些方面，我就获得了公正的奖赏。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能力，都拥有自己的运气。"塞琳娜转向本。"你的幸运领域是什么？历史天赋，对吗？"

"你就是我的幸运，塞琳娜。这种运气对任何男人来说都足够了。"

塞琳娜握着本的手，吻了吻他的手指，转过身对萨拉说："他是不是很甜心？萨拉，你的运气是什么？"

"我很幸运有个不错的胃。你们俩比肥皂剧演得都好。但是，塞琳娜，你不会真的相信'运气均等'吧？我觉得，这对童话和儿童励志书来说确实不错，但不符合现实。注意了，这是我们的朋友塞琳娜。我们在她和她老家一位朋友——桑德拉之间作个比较。塞琳娜一开始就有点小运气：她比桑德拉稍微聪明一点，多一点好奇心。但区别并不大，她们之间相当接近。塞琳娜上学后，她的老师们注意到她特别聪明、富有好奇心，因此特别关注她。老师们也许并不打算这么做，他们试图平等地对待每个学生。但塞琳娜受到的奖赏越多，他们也就越关注她。所以，塞琳娜持续进步，因此被选去参加一个特殊的科学夏令营——桑德拉也不差，但只有一个名额，而塞琳娜稍微出色一些——科学夏令营让塞琳娜获得了特殊的训练、巨大的鼓励以及更加明确的目标，塞琳娜变得越来越棒。不要说桑德拉不够努力，也不要说她有同样的运气。努力尝试的能力同样也是由我们的成功所塑造的。塞琳娜和桑德拉都很努力，但塞琳娜的努力经常有回报，而桑德拉则在更多的时候被忽视，所以塞琳娜刻苦工作、不懈努力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而桑德拉的这一能力则在不断削弱。这一过程贯穿了高中时

代，塞琳娜最初的微弱优势持续累积、扩大。最后，她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而桑德拉既没有获得奖学金，也付不起大学的学费。所以，塞琳娜最初的运气并不会被桑德拉随后的好运所拉平，相反，这一最初的优势会不断扩大。”

“噢，萨拉，我明白了！”本又举了一个例子。“我过去打棒球，非常喜欢棒球。我有一个朋友，约翰。我们俩的水平都不错，但他比我稍微好一点，就好那么一点。接下来呢，约翰打的比赛就比我多一些，教练也更关注他。学期末，我们要组一支全明星队参加锦标赛。约翰选上了，而我落选了。所以他多打了好多比赛，接受了特训。第二年，因为他是全明星队的队员，又被选中参加更高级别的联赛。约翰打了更多的比赛，有更强的对手，更好的教练。回到学校后，约翰的水平已经比我高很多了。我们都参加了校棒球队的选拔赛，他选上了，而我又落选了。我们都在练棒球，但他受到了专业教练的指导，而我只是在业余队里打比赛。自从约翰参加校队后，他参加了更大的夏季联赛，打了更多的比赛，受到更好的指导。他们有特殊的设施，冬天能在室内练球。没有室内设施，你根本不可能在密歇根的冬天里练棒球。虽然我一直很努力，但最终还是灰心了。约翰确实很努力，他的努力应当得到奖赏。在高中快结束的时候，我放弃了棒球，而约翰现在在打大学棒球赛。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多大区别，但这种细微差别是在被不断放大，而不是缩小。‘运气’是累积的，而不是均等的。”

“你还是很幸运的，宝贝。”塞琳娜轻拍着本的手。“如果你成了一名好的棒球手，你可能会是狐狼棒球队的游击手，但你也许就遇不到我了。”

萨拉笑着道：“没错，一个密歇根的乡下小子有时也能中奖。但很清楚的是：运气和机会并不是简单的均等的。蹒跚的乌龟凭借伟大的意志战胜敏捷的兔子确实是非常棒的儿童故事，但并不符合现实。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拥有着更大动力和更强意志的选手会战胜天分较好的，一个狡猾的选手会战胜更有天分的。但意志比天分更重要之类的故事通常只是一些骗人的把戏。天赋较好者通常在其天分上花的时间更多，自信更强，

意志也更坚定。另外，由于他们打得多了，场上的经验也更丰富。”

“你是对的，萨拉。但我就是喜欢乌龟和兔子的故事。”本抗议道。“我像孩子一样喜欢它，我觉得这类故事很适合孩子们听。”

由于我们无法理解自我控制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出现在人们的逆境中，我们就将这种行为归之于意志力，某种超自然的实体，或潜在的人格特征。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很不幸地阻碍了我们的理解和研究，从而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一个人通过抗拒巨大诱惑成功地展现了自己的自我控制力——例如，一个烟鬼戒掉了烟瘾——他通常会被描述为拥有意志力。我们怎么知道他拥有意志力呢？嗯，他戒烟了，不是吗？观察到一种自我调控行为，据此推断意志力存在，然后再用后者“解释”前者，这种循环论证是自我控制讨论过程中最常见的方式。我们从未真正超越那些需要被解释的行为。此外，这种循环论证阻碍了我们探寻那些真正影响自我控制的因素。

——迈克尔·马霍尼、卡尔·托勒森：《自我控制：支配人的力量》，1974

“我同意你的看法，本。”萨拉点着头。“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取消乌龟和兔子的故事。事实上，我认为这个故事非常有意义，孩子们应该认识到，勤奋、努力、毅力能带来成功。这些故事能够让孩子们更勤奋——尽管在增加毅力方面它们比不上对成功的体验，这些经验源于那些既不太难又不太易的任务。技能、毅力和灵活都很重要。拥有这些能力的人们取得成功不仅仅是运气的问题。但最初拥有这些能力说到底是由于运气，而运气并不是道德责任和公正赏罚的基础。”

本皱起眉头说：“萨拉，你是不是太激进了？你真的想否认道德责任和公正赏罚吗？否认有人受到过公正的奖赏或惩罚吗？”

“本，这就是我想要的。我认为，我们能很好地理解自由和自由意志。即便没有你所支持的反因果自由意志，很遗憾，仍然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自

由，服从自我意志的自由，审慎考察深层动机的自由，实现某事的自由以及有所作为的自由。和小白鼠一样，我们拥有探索新路径的自由。对我而言，这些自由已经够了，我不需要奇迹般的选择。但对道德责任而言，这些还不够。无论你将道德责任的基础归之于努力、选择、性格、成就或其他，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些能力和品质都源于环境，而这恰恰只关乎运气的好坏，不是你所能控制的东西——就像你眼睛的颜色一样。本，你有一双美丽的棕黑色眼睛。我知道，塞琳娜一定有比我更好的描述。但它们注定是你的，你并不应该因为它们而受到特殊的表扬或奖赏。同样地，你是个很有耐心的人，毕竟，只有耐心好才能受得了塞琳娜（但这种耐心也不值得奖赏）。”

塞琳娜笑着道：“小心点，朋友，别搞人身攻击啊。”

本点头表示同意。“就像约伯的耐心，萨拉，约伯的耐心（是源于上帝的）。”

“耐心当然是种美德，本。”萨拉接着说，“你有这种美德，我非常佩服。也许塞琳娜就爱你这一点。但这并不能表明，你应该因这一天赋的美德而受到特殊的荣誉或奖赏。你还拥有属于你的其他特征。像你提到的，你不是个好的棒球手。但你也提到了，你的这一缺点有着非常清楚的原因。我并不认为成为二流运动员就是缺陷，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我的缺陷就不可补救了。但即便真的如此，你也不应当为此而受责难。你那个很棒的运动员朋友，也不应当受到特殊的荣誉。他只是个幸运儿而已。我并不是说他在成为好棒球手的过程中没有刻苦训练，他和要成为杰出科学家的塞琳娜一样都很努力。但他们都不应该获得特殊的荣誉或奖赏。”

本摇头道：“也许棒球天分和科学天赋确实如此，耐心也有可能。但我不同意你的断言——不存在公正赏罚、正当赏罚以及道德责任。有些事情是好运气、好背景、好基因遗传的结果，但有些事情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就是道德责任和公正赏罚的基础。当你选择行使或放弃意志努力时，你就要对此负责。”

“好，我们又回到反因果自由意志的超自然能力上来了。”萨拉叹息

道，“冒昧地说，我还是认为反因果自由意志毫无意义，本。但有一点，我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们想要有道德责任，反因果自由意志的这种超自然能力就必须存在。”

“等一下，伙计们。”塞琳娜皱起眉头。“我的看法与你们都不同。我不认为我们拥有反因果自由意志的超自然力量，但我确信自己不想拒斥道德责任。嗯，假设萨拉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根据传统公正赏罚概念进行的惩罚和奖赏并不总是有用的，也不能真正有效地塑造好行为或阻止坏行为。没问题，我同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放弃道德责任，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放弃我们有时应当受奖赏或惩罚的观念。萨拉，你说你相信自由意志。虽然不是本信奉的超自然的反因果自由意志，但你仍然相信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可以相容，相信我们的行动通常是自由的，相信自由非常重要。那么，如果没有道德责任，你如何能够相信自由意志？它们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唉，我就知道，很多人都这么想。”萨拉摇着头。“但他们都错了。塞琳娜，你和他们处于一样的窘境。著名的生物伦理学和精神病学家威勒·盖林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总结为：

> 自由要求责任；自律要求过失。

盖林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说这么多了。他认为自由或自律与道德责任或过失之间的关联如此明显以至于只需陈述就够了。哲学家沃特·盖伦充满自信地断言道：‘自律和责任是两个相互蕴含的概念。’事实上，大多数哲学家似乎都视其为理所当然的。”

“嘿，萨拉，你说我处于窘境。如果我的观点和大多数哲学家们的想法一致，那我或许应该重新界定自己的处境了。”

萨拉笑着道：“不错，塞琳娜，干得漂亮。但我认为你确实应该重新界定自己的处境，无论大多数哲学家支持与否。”

“为什么呢？萨拉。你看，这是本。他确实非常有耐心。为什么他如

此有耐心呢？我不知道。也许他有耐心的基因，就像你之前说的密歇根足球迷基因一样；也许是由于他父母教育得好；或许是因为上帝赐予他这种美德。谁在乎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嗯，这是萨拉，我的良友。萨拉，你是我遇到的最可靠、最真诚的人之一。我有时很友善——嗯，像在密歇根队赢了七叶树队之后，在我有机化学测试得A之后，或在晚上的时候——我就不细说了。但无论多累，多不快乐，多沮丧，你总是很友善，你对人友善是不变的。我的友善——嗯，偶尔会有——取决于周围的环境。而你的友善、本的耐心都不只是偶然的行为，它们深深地构成了你们的性格。友善和耐心的行为是固定的，也是故意的。所以，本和萨拉理所应当受到称赞，他们对自己的品德和源于品德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反过来也一样。假设某人非常邪恶，野蛮，冷酷，贪婪，自私，这些都是他长期以来的品性。当这个人骗取那些老寡妇的房子和积蓄的时候，他并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出于特殊环境才这么做，相反，这种可耻的行为源自他们的性格深处，是一个性格贪婪者的故意行为。这种无情的欺骗应当受到谴责，这种邪恶行为应该承担道德责任。”

萨拉点头道：“塞琳娜，当代哲学家丹尼特和你的看法一致。我记得他书中论述自由意志的一段话：‘还有什么人比那些卑鄙无耻者更应该被鄙视？’”

“丹尼特说得太对了，”塞琳娜道，“如果一个人卑鄙无耻，他显然应当被鄙视。”

“是的，塞琳娜，这段话非常有意思，”萨拉没有放弃。“它触及了整个问题的根源。‘卑鄙’一词是含混的，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它可以当评价词来使用：她很卑鄙，意味着她卑劣、邪恶、心地不好。但丹尼特随后就转向了另一种含义：她很卑鄙，意味着她应当被鄙视。但即便没有第二种含义的卑鄙，某人也能在第一种含义上被称作是卑鄙的。一个人的恶意欺骗确实龌龊、卑劣。但是否应当为这一龌龊的品质和行为受到责难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的英格兰小说课正在读狄更斯的《圣诞欢歌》。”萨拉从书包里抽出《圣诞欢歌》的平装本，放到桌上。和萨拉大部分的书一

样：书页快翻烂了，画满了黄色的着重线，封皮也破了。"我原先就知道这个故事。我的意思是我在电视上看过几次，但读原著的感觉完全不同。狄更斯真的很厉害。阅读原著，你发现一个全新的斯克鲁奇。很显然，斯克鲁奇——在遇到鬼魂之前——是个吝啬鬼，'卑鄙无耻'。此外，斯克鲁奇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能权衡轻重，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也绝对地吝啬和贪婪。斯克鲁奇卑鄙无耻，他的吝啬性格完全咎由自取。但这并不表明他'应当被鄙视'，因为说斯克鲁奇负有道德责任和应当受责难与此无关。"萨拉翻到她最喜欢的那段话。"狄更斯向我们揭示，斯克鲁奇早年的贫困使他对穷人在这个世界的残酷遭遇深怀恐惧。斯克鲁奇断定：'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贫穷更可怕。'他早年的爱人，贝莉，准确地描绘出了他最终的性格：'你对这个世界如此恐惧……你所有的希望都被不再受到侮辱的希望所销蚀了。我亲眼看到你那些高尚的抱负相继陨落，控制欲、攫取心最终吞没了你。'但吝啬这种品性是斯克鲁奇深思熟虑后赞同的：'那又怎样？即使我真的变得如此聪明了，那又怎样？'斯克鲁奇非常卑劣和贪婪。狄更斯向我们揭示了巨大贫困对斯克鲁奇的影响，这削弱了我们认为他应受责难——负有道德责任——的信念。当然，斯克鲁奇有道德缺陷，这些缺陷是他自己的。就像本的耐心一样，这些缺陷是深刻而稳定的性格特征。但我们并不能从中推出，他应当为其道德缺陷承担道德责任。认为某人坏、吝啬、贪婪、邪恶是一回事，而认定这个人应当为这些性格特征受到责难又是另外一回事。"

塞琳娜有些疑虑。"是的，我明白二者之间的区别，萨拉。我仍然很难相信我们该放弃道德责任。斯克鲁奇的幼年也许真的很悲惨，但他仍然是个卑鄙的吝啬鬼，我不太确信他不该受责难。"

萨拉喝了口咖啡，靠向塞琳娜。"嗯，简单地说吧。这是我们善良的本，性格可人，非常有耐心，友善，让人温暖。虽然棒球打得不好，但其他方面都是典范，对吗？"

"他就像只可爱的小熊。"塞琳娜笑着说。

"我一开始没这么想，不过你形容得很贴切。好，假设今天下午有一

伙凶恶的神经心理学家绑架了我们亲爱的本，他们彻底地给他洗了脑。现在的本自私而非慷慨，凶恶而非友善，鲁莽急躁而非耐心。我记得，你认为心智就等同于大脑，对吧？所以，原则上，他们能够进行这种卑鄙的转化，是不是？”

“我不喜欢这个故事，萨拉。我只喜欢现在的本。”

“先让我说完嘛，塞琳娜。现在本变质了，他的所有美德都变成了恶德。这种改变深刻、彻底而持久：现在的本是个彻底的卑鄙恶毒之人。他尽干些恶毒、卑鄙、自私的事情。你会因这些事情而责难他吗？你认为他应当为其卑鄙的性格而承担道德责任吗？”

“不，当然不会，萨拉。”塞琳娜摇着头。“是那些绑架者使他成为现在这样。他不应当受到责难，他应当被营救。”

“太对了，塞琳娜，太对了。但在一天之内的转变和多年累积造成的转变——如斯克鲁奇的例子——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除非你认为你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自我创造——类似于萨特，但你不这么认为——那么时间间隔就无关紧要。唯一的区别在于，在前一个例子里，你更容易看到那些原因，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一观点——人们对其行为和性格负有道德责任——根本就是不公平的。”

塞琳娜思索了一会儿，将咖啡一饮而尽。“好的，萨拉，很棒的例证。但我仍然无法放弃道德责任、公正赏罚、责难和惩罚。对于那些搞股票诈骗，骗取劳动人民钱财的人，你认为我们只该祈愿他们变好，然后就听之任之吗？”

什么是最恶心的，这并不是由邪恶者所犯的罪行决定的，而是由善良者施加的惩罚决定的。共同体中惩罚的习惯性运用比偶发的罪行更粗暴。

——奥斯卡·王尔德：《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载《双周评论》，伦敦，1891

“当然不是啦，塞琳娜。他们应该把偷来的钱还回去，而且我们还要确保他们不再偷窃。通过骗取劳苦大众的血汗钱致富，使他们陷入赤贫的人都是卑鄙、贪婪、冷酷的。我需要努力改变他的性格，研究其性格形成的原因，以便我们能阻止其他人变成这样。但责难他，认为他负有道德责任完全无济于事。事实上，这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改变这种坏性格，并避免人们养成这种坏性格。”



责任的诸形态

“但是萨拉，这肯定不是养成良好性格的最佳途径!”本对萨拉的立场非常恼火。“人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道德发展和性格承担责任！如果人们相信不存在真正的责任，这将导致他们无所不为，从不为其行为和生活承担责任，他们会变得脆弱、绝望，彻底丧失自我控制或道德提升的希望。”

“在这一点上，本说得没错，萨拉。我那亲爱的老祖母经常告诫我：‘塞琳娜，要对自己负责，承担责任，而不要逃避责任。’我过去觉得这个建议很好，现在仍然这么看。”

萨拉点头。“你祖母说得非常对，塞琳娜。她的建议非常好。负责任，特别是对你自己负责非常重要。”

塞琳娜感到惊讶。“我搞不明白了，萨拉。你一开始说不存在责任，没有人负有责任，我们应当抛弃整个责任观念。现在，你又告诉我，责任很重要，承担责任很重要！你到底怎么想的!”

“一点也不混乱。我们正在谈论两种不同的责任概念。你祖母是对的：负责任，特别是对你自己负责任非常重要。这种责任是心理健康意义上的，是养成坚强而良好的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道德责任，责难、承担和奖赏的责任，公正赏罚的责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责任类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萨拉。”本也觉得困惑。

萨拉笑着说，“我知道这看起来有些混乱，但实际上很清楚。道德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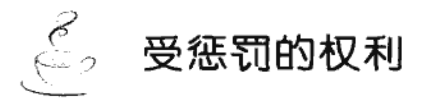
任关涉的是公正赏罚、报答、正确奖赏之类的事情。与此相对，负责任指涉的是我们对角色或职务、行为甚至自身的责任。负责任极其重要。如果我们不能承担和履行责任，我们的生活就将失去意义：我们可能会是个奴隶或婴儿，甚至弱智，但绝不是道德主体。然而，我们承担的责任并不是公正赏罚的道德责任。当塞琳娜负责实验室的一项化学实验时，做实验就是她的责任。如果有其他人想要接管这个实验，塞琳娜就会感到愤慨：接管意味着她不再能履行做实验的责任了，会使她丧失选择和控制实验的机会。如果塞琳娜负责任的机会一直受阻，那她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效实施控制的道德主体。但这种极其重要的责任并不是道德责任。因为如果塞琳娜把实验搞砸了，我们可以合理而一致地说，她对此要付全责，但她对此没有（道德）责任，因为她当时的压力很大：她祖母病得很厉害（当然，有些人可能仍然坚持塞琳娜要为其失败承担道德责任，但关键是这一判断很显然与塞琳娜是否要负责任这一问题截然不同。）。或者，我们再假设塞琳娜负责设计实验方案，结果很成功。她现在主张，她应当得到特殊的奖赏，即她对这一杰出成果负有道德上的责任。我们可能会说她不知所云。这一实验由你负责，这没问题，但你不应获得任何特殊的赞扬，因为所有工作都是由你勤劳的助手完成的，或者你只是幸运地拥有实验方案基因，又或者你拥有幸运的教养，这一教养使你成了一名高效、勤奋、智慧的工作者。塞琳娜可以反驳所有关于她缺乏道德责任的论断，声称她理应得到特殊的奖赏。但这对塞琳娜负责实验计划这一点没有什么影响。大家都同意是她在负责。问题是她有没有道德上的责任。”

“好吧，”塞琳娜回答道，“在做实验这件事上，你的分析是有效的。这些实验尽管很重要，但并不是我生活的全部。负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的区别，只有在诸如设计实验之类的特殊事件中才有意义。一旦我们更进一步，讨论对自己的人生和基本价值的责任，负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

萨拉摇摇头。“不，当焦点从对设计实验负责任转向对我们的道德生活负责任时，负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的区别依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重

要。如果我不能作出我自己的道德决定，做自己的主人，掌控自己的计划和意图——简言之，对自己的道德生活负责——那么，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道德存在。如果你替我作了所有的道德决定，窃取了我的权力，并且阻止我负责任，那么我就是个傀儡，而不是道德主体。我必须能为自己的道德生活负责，如果我真的有一种道德生活的话。尽管我为自己的道德生活负责，但这与断定我需要承担道德责任完全是两码事。塞琳娜自己作决定，她对这些决定负责，她当然讨厌别人的干涉。人们可能会承认塞琳娜要对自己的生活负全责，但仍可以追问她是否应当受到表扬或责难（她是否有道德责任）。毕竟，说塞琳娜对她的道德生活负全责是非常合理的，但一旦我们了解到，她被人恶意地当做婴儿来对待，缺乏过美德生活的心理资源，我们就不该责备她没有很好地履行她所肩负的责任。如果塞琳娜的生活具有巨大的道德价值，也会出现相同的问题：塞琳娜对自己的生活和决定负责，但她真的要为自己的美德生活负责吗？或者她只是幸运地拥有较好的成长环境、道德毅力和慷慨的同情心，是这些因素使她能够选择并过上一种美德生活？当然了，有些人会坚持——在我看来貌似合理——塞琳娜真的负有道德责任。但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它不同于塞琳娜负责任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同意，负责任很重要，责任是我们美满生活的关键部分，承担和履行责任通常会使我们变得更完满。不需要任何道德责任——公正奖赏和正当惩罚——无论什么，我们就能充分衡量负责任的真实价值。”

“萨拉，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塞琳娜喜欢上了这种区分。“我当然想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决定负责。说句实话，我并不是真的关心正当赏罚概念。这一概念周围弥漫着自以为是和肮脏的伪虔诚。”



受惩罚的权利

“有些人可能是这样。”本没有完全信服。“但别急着抛弃道德责任。你也许是在抛弃某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一种使我们成其为人的能力。”

“那对我很合适，本。我并不是特别想‘成其为人’。‘成其为人’这种事只是被用来使我们与世界分离，使我们外在于科学研究，向我们许诺某种超验特权。我宁愿研究和理解人类，而不是神圣化和神秘化他们。”

本皱着眉头。“那你打算在你的实验中怎么处理那些不太合格的‘人类标本’？那些犯了罪的或对社会毫无贡献的人都不及格。假设我抢劫了一家银行，但你不能惩罚我，因为我没有道德上的责任，我不应受到惩罚。不，我只是有缺陷，我必须接受治疗和医护。你可以‘修理’我，就像一辆旧车需要换车身一样。也许我并不想被治疗或修理。但这无关紧要：我是件有缺陷的受损物品，怎么使用我自己能做主吗？所以你可以治疗我，修复我，修改我。当然了，所有这些都出于善意：你是为我好，你不责难我，也不惩罚我。嗯，上帝保佑我远离那个美好的新世界。我不喜欢进监狱，但进监狱似乎比落入一群要‘修复’我的人之手更好。在监狱里，我的刑期至少是有限的；在修复过程中，你可以无止境地控制我。在监狱里，我仍能拥有某些权利，你不能给我洗脑；在修复过程中，一切都毫无禁忌，毕竟，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我好。在监狱里，我仍然是一个对自己人生、选择和命运负有责任的人；但在你的修复中心，我只是一个接受治疗的对象，没有任何权利。怎么看怎么觉得还是监狱好。谢谢你的好意，但我还是坚持道德责任和公正赏罚。”

萨拉笑着说：“有点严厉了，本。你真的认为我想剥夺人们的所有权利，把他们交给一群残忍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任由其随心所欲地进行改造吗？”

本摇着头。“不，我想那不是你想要的。但是否认道德责任确实会带来这种危险。听起来不错：没有责难，没有惩罚，温柔地怜悯每一个人。但这朵怜悯的玫瑰带有尖刺：没有了正义和个人权利，‘为了你好’，你会受到毫无限制的‘治疗’。另外，整个事情都是有损人格的。如果我做错了某事，只意味着是我做错的，而不是因为我有病、心智不全或无能。黑格尔说有被惩罚的‘权利’。这听起来很奇怪，当然了，似乎很少有人想要这种权利。但被惩罚的权利是像真正自律的人——拥有自由意志，能够

作出自己的选择，并承担这些选择的结果——那样被对待的权利的本质要素。放弃这一权利，你就放弃了自由和自律的权利。你就使自由和自律屈服于‘治疗师’‘仁慈的暴政’之下，他们会‘为了你好’而‘治疗’你，却不关心你是否自愿接受这种善意。”

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他有权利得到惩罚，而不是治疗。事实上，可以想象一种情境。在这一情境中，即便存在着法律上的特赦，人们也会要求，也应该获得受惩罚的权利。支持惩罚制度，反对治疗制度的首要原因在于惩罚制度将人当人看，而治疗制度则不然。……当我们说没有将人当做人来对待，或“没有将人当做人来尊重”，这些话意味着在我们欣然接受的对待人的方式和我们欣然接受的对待动物和无生命物体的方式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当我们仅把人看做动物或无生命物，我们对人的反应就被固定化了，人自身的选择在此无关紧要，我们根本不关心他的选择。当我们“视”一个人为低等人或不是一个人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人不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力。在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情境中，我们是在以这样一种方式影响一个人——已做的事情，即便这个人亲涉其中，也不是他自己做的，而是由他的塑造者做的。

——赫伯特·莫里斯：《人与惩罚》，1968

萨拉点了点头。“你听我说，本，我也觉得这很可怕。但是你不必用道德责任和‘受惩罚的权利’去预防这类事情。另外，道德责任肯定不是某种能阻止那些危险的魔法护身符。相反，在道德责任和公正赏罚制度下——而不是在否认道德责任的情况下，会出现更糟的危险。让我们看一下当下的社会：有人犯罪了，我们就将他关在监狱的牢笼里。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以改变那些引他犯错误的条件和问题，没有做任何事情以阻止生活在相同环境中的其他人犯同样的错误，被关到同样的地方。如果放弃道德责任和‘公正赏罚’，我们会做什么？很显然，我们就不可能漠视那些

银行劫匪、谋杀犯或金融诈骗犯，任其重蹈覆辙。但是我们不会只是关起他们或处死他们，然后假装我们解决问题了。因为我们没有解决问题：那些相同的环境依然存在，依然会产生更多的罪犯。如果我们想制止犯罪，我们就必须了解其原因，而不能局限于惩罚罪犯。这恰好是道德责任阻止我们做的：韦恩抢了银行，他理应受惩罚，因为他的行为源于自己的反因果自由意志，完全是他自己的自由选择。所以，他过往的历史无关紧要，我们不应考虑。”

用真实动机替代个人，用施加于他的复杂社会环境替代个人，用抽象的“自由意志”替代个人，不都是一种幻象吗？……难道没有必要深刻反省、改变培育那些罪行的制度，而只是赞美屠杀罪犯，以便为下一批来客腾出空间的刽子手吗？

——卡尔·马克思，《纽约论坛报》，1853 年 2 月 18 日

本表示同意。“好，萨拉，非常好的论点。很符合实情，我们通常只是将罪犯关起来，忽视了那些把他们变成罪犯的条件。而且我们通常会认为，只要我们‘压制了犯罪’，我们就解决了问题。即便‘严惩罪犯’是一条改造罪犯的好途径——其实，大家都知道它不是——要想改造罪犯，我们也需要更精确地知道他们犯罪的原因，正如发明治疗癌症的好方法固然重要，但是积极发现导致癌症产生的原因更加重要。所以，我同意，我们必须要考察犯罪的原因，并试图改变它们。但是我们怎么处置那些犯了罪的罪犯本人呢？我仍然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即假设我们只是在‘治疗’他们，好像他们患了病，为了‘他们自己好’，我们可以选择采取任何严厉的‘治疗手段’。”

“也许我们就快要达成一致了，”萨拉回答道，“我们应该将罪犯当做病人对待，在‘治疗’他们的名义下为所欲为吗？当然不应该。这种方式存在两个基本的错误。首先，它假设了否认道德责任的唯一理由就是某人

存在无可救药的缺陷。我们否认某人负有道德责任的一个通常的理由是：这个人患病了，或失去理智了，因此应该作为特殊情况的借口。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负有道德责任。犯罪之人不该受惩罚，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责任；但这并没有使他们与我们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对道德责任的普遍否认并没有将罪犯列入一个特殊的亚人类范畴，没有将他们视作‘非人’。相反，它鼓励我们承认，除了有着不同的因果史，罪犯其实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在我看来，它提倡更人性化、更尊重地对待囚犯，而不是现行公正赏罚和道德责任制度所给予的非人性残暴。其次，你不可能真的通过实施残暴来改造某人。与此相反，我们需要发展出真实的自由选择能力和个人责任，帮助人们自由地进行其他选择。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大可能用一种比现行道德责任制度更非人化的方式对待他们。毕竟，非文明的对待方式——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裁判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还是美国的最高监狱——都是公正赏罚正当化的产物。如果我们将那些违法之人看做是因果力量塑造的结果——我只是蒙神之眷顾处在一个幸运的环境中——我们就不大可能更恶劣地对待他们。”

本毫不动摇。“不，萨拉，我无法赞同你的观点。即使否认道德责任意味着犯人会受到更好的对待，改造手段会变得更有效，犯罪的根源会减少，我仍然不会放弃道德责任。这一代价太高了。为我们的行为和性格承担道德的责任，终极的责任，这使得我们成其为人，使我们有别于其他存在。如果没有终极的道德责任，我就只不过是世间的一粒尘埃，在自己固定的轨道上盘旋。但我不仅仅是因果进程中的一个步骤。我是个源起者，负责中止和发动行为。我是唯一可以为自己行为承担荣誉或责难的人。我是自己的灵魂之主。没有了道德责任，我就只是一个听从命令的步兵。”

塞琳娜拍了拍本的脸。“这个孩子的信念很顽固，萨拉。他也许看起来只有张可爱的脸，但实际上很顽固。我想你们俩不得不认同这种分歧了。我猜，这不是第一次了吧。”

“也不是最后一次，”本补充道，“明天我们讨论伦理学吧。我想那时我们会站在同一战线，萨拉。塞琳娜认为不存在真实而客观的伦理真理。

我们要联合力量，让塞琳娜知道自己是错的。”

塞琳娜笑着道："本，这很简单，只要你能展示出道德原则的可靠科学证据，我就会信奉它。但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到任何相信伦理客观性的理由。”

“得了吧，塞琳娜。你认为所有事情都必须基于科学吗?”

“当然不是，”塞琳娜一边轻吻着他，一边收拾书本，准备去上课。“只是所有我们知道的事情都必须基于科学。”

第八章　伦理学

——塞琳娜思考一架快乐的机器

萨拉将她的咖啡和肉桂饼放在桌上，随手把书包扔到地上。本合上正在看的书，往后仰身，微笑着向她打招呼。塞琳娜挪开自己的有机化学课本给萨拉腾出空间："注意休息，萨拉。你看起来很需要一杯咖啡。"

"是呀，刚刚考完托马斯博士上的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课。"萨拉摇着头。"我喜欢斯宾诺莎，但莱布尼茨太难了。他的单子论快把我的头搞炸了。塞琳娜，你们的化学课选满了吗？我想现代哲学史会害死我的。"

塞琳娜笑着道："恕我直言，萨拉，你们搞哲学的人都怪怪的。你正在上现代哲学的课，而你们讨论的现代哲学家竟然来自于17世纪！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啊，你不是说过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吗？我们所说的这个人生活在美国大革命的前一个世纪！这很难让我有现代的感觉。"

萨拉微笑着道："很好，塞琳娜。当你的专业是所有学科之母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哲学至少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了。我们有着宏大的世界观：对哲学家而言，几世纪前就像是昨天。"

"既然你提到了这一点，"塞琳娜回答道，"我提醒你，你似乎对时间观念很模糊。精确性不是一种哲学美德吗，是不是？"

"嗯，我是最后到的。今天我们计划讨论伦理学，对吗？非常好的主意。我敢说，你们俩都会用到一些伦理原则。"

哲学家彼得·范·因瓦根和本一样认为，否认道德责任就意味着否认所有的道德判断："我听说有些哲学家否认道德责任的存在，我不能严肃

地对待他们。我知道有位哲学家写了篇论文，否认道德责任的实在性。然而，就是这同一位哲学家，当他的一些书籍被偷窃时，他却说：'这么做是可耻的行为。'但是人们不能前后连贯地说：某一行为是可耻的和这一行为的主体在其实施行为时是没有道德责任的。"

——彼得·范·因瓦根：《论自由意志》



伦理学和道德责任

本早有准备："事实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讨论伦理学的话，那肯定是一场独角戏。塞琳娜根本不相信客观的伦理学，所以她对此没有什么话要说。而你，萨拉，你否认道德责任的存在。没有道德责任，肯定也就没有伦理学。所以看起来只有我能够合法地讨论伦理学：你们俩只能喝着咖啡，品尝着烤饼，从我的智慧中受益了。"

萨拉表示反对："我们一直很乐意从你的智慧中受益，本。但你为什么假定因为我否认道德责任，就不能合法地讨论伦理学呢？"

"这不是很明显吗，是吧？如果你不认为人们负有道德上的责任，那么所有的道德判断和评价就都失去目的了。"

萨拉摇着头，拿起自己的笔记本，开始翻找。"很多哲学家都和你一样，本。举个例子，你在捍卫反因果自由意志战斗中的英雄，C. A. 坎贝尔就断言，否认该当的奖赏和责难就会摧毁'道德生活的实在性'。但这一结论并不仅限于坎贝尔。你记得苏珊·沃尔夫，她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理性地服从真和善。她和坎贝尔一样认为，如果我们否认道德责任，我们就必须

……停止以应该和不应该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必须停止以可能存在某种较好的生活和前景的方式来思考。

天主教哲学家F.C. 科普尔斯顿坚持认为，如果没有道德责任，‘在暴君尼禄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之间就不存在客观的道德差别’。J. 墨菲——和科普尔斯顿的基本立场不同——也同意这一点。他警告说，否认道德责任会摧毁‘人类的道德意蕴，这种意蕴奠基于道德责任——事实上，会导致个体自我道德意蕴的丧失’。”萨拉结束了她最爱的引用工作，把笔记本放到一边。“他们都同意你的看法，本。和你一样，对他们而言，否认道德责任显然就意味着否认所有的道德、伦理和道德评价、道德判断。但你要原谅我，我相当的驽钝，对别人显而易见的事在我看来却常常是模糊的。没错，我否认所有的道德责任，即我否认一个人该当责难或奖赏，我否认公正赏罚这种事情的存在。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会让我不能作出道德判断。事实上，在我看来，我对道德责任的否认就根基于一条道德判断：我认为责难和惩罚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因为人们的行为和性格最终都源自人们在基因的‘自然抽签’中运气的好坏、早期条件和环境的偶然性。也许我是错的，的确有很多人认为我错了。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一贯地将这种道德判断作为否认道德责任的基础。”

“好吧，也许不是不连贯的。”本勉强同意这一说法。“但即使你能作出道德判断，我仍然不明白这些判断有什么用。如果不存在惩罚和奖赏的问题，如果不将公正的赏罚或结果和你的道德判断结合在一起，判断一个行为道德上坏或一种性格道德上好又有什么用？你的道德判断不能作为做任何事情的基础，那它们有什么用？没用，没有了道德责任，道德判断‘就像是一个疯子在讲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但毫无意义’。”

塞琳娜笑了，举起咖啡杯向本祝贺：“本，讲得好。萨拉，我想他刚才得分了。”

“当然了，他刚才的表现是满分，”萨拉笑着说，“但是没有触及实质内容。”

塞琳娜笑了，拍着本的手说：“小心点，本。我早就警告过你。我的室友可能是很娇小，但是反应敏捷。她的反击很有力。但是萨拉，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本的看法。如果没有道德责任，伦理学有什么用？”

“大有用处啊，伙计们。看，你们真的认为伦理学就包含责难和表扬、奖赏和惩罚吗？以我们的好朋友本为例吧。他有着一个极其错误的道德观，相信公正的赏罚、责难和惩罚。这种信念是误入歧途的，方向错误的，不道德的，以及根本不合理的。它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太多的伤害和可怕的痛苦。”

萨拉停顿了一下，塞琳娜举杯致意：“继续，姑娘！”

“但是，”萨拉继续道，“本不应该为他这种十分错误和有害的观点受责难：鉴于他有缺憾的历史，他犯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再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观点在道德上是低劣的。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试图改变他的观点，纠正并重塑他。当然，不是通过惩罚他，惩罚是不公正的。没有惩罚，人们也能够改变。方法之一就是规劝他，帮助他了解到自己极大的错误和缺陷，告诉他如何重塑自己的观点。还需一提的是他的观点是道德上的错误，所以我们可以研究导致他道德偏失的原因，并预防其他人再犯类似的错误。例如，我们可以改变塑造他的环境。如果城市贫民窟中的年轻人成了街头混混，行为极端残忍，那么责难他们是没有用的——在我看来，那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指出他们的暴力行为本身有道德错误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重塑他们，并预防他们的弟弟妹妹们重蹈其覆辙。我们需要认识的是，是什么引发了他们的暴力行为，并改变这种因果环境。尽管否认了他们对其道德上的坏行为负有道德责任，但我们却能够做上述的转变工作。事实上，如果我们拒绝了道德责任和公正赏罚这类无用的观念，我们有可能更好地完成有效转变的工作。”

本举手投降：“好吧，好吧，你可以讨论伦理学，但我仍然认为你否认道德责任是完全错误的。看到环境方面的原因固然很好，但如果你真的想理解自由的人类行动，你就必须往内在方面看，看到个体的意志。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对我们能够达成一致表示怀疑。但至少在今天，道德责任的问题就够我们忙活了。让我们考察一些其他的伦理讨论吧。”

“听起来不错，本。”萨拉笑着说，“再没有什么比热咖啡、甜烤饼、

好朋友、激烈的伦理学讨论更好的了。"

"太对了，萨拉。但恐怕塞琳娜不能参加我们的讨论了。她认为，我们对伦理学不可能有任何的知识。"

"得了吧，本。你真的认为塞琳娜会安静地坐在一旁？我相当怀疑。"

"嗯，"本回答道，"这也许是她了解自己所处地位的好时机。女人应该学会只在被询问时才说话。男人在场时，女人通常该保持安静。"

"你怎么回事，本？"塞琳娜的眼中充满怒火。"你这种愚蠢的性别主义怪论是从哪儿来的？我从未听你说过如此邪恶的事情。你最好别再让我听到类似的话！"

"镇静点，塞琳娜。"本笑道，"无论是性别主义或种族主义甚至是种族灭绝，你有什么权利称其为邪恶的？你不相信有任何客观的对或错，还记得吗？"

"非常聪明，本。但我认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道德真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伦理观点和道德信念。我当然有我的伦理观点，而且有着很强的道德感。"

"是的，塞琳娜。"本微笑着说，"我们都知道你是个有着伟大精神的人。但如果你不承认存在客观的对或错，你就不能称性别主义是邪恶的。你可以将其看做是恶心的——也许就像把芝士酱涂到了寿司上。但你不能确切地称其为错的。你可以不喜欢性别主义，但你不能称其为错的。"

"我不能才怪呢。你要明白，你这是为性别主义者多提供了个借口。"



情感主义

萨拉笑道："哎，塞琳娜，即便你否认伦理的客观性，你也能说性别主义是错的。你可以采取一种叫做情感主义的视野。这种观点在 20 世纪中前期流行于一群具有科学倾向的哲学家当中，他们是一批追随休谟传统的经验主义者。情感主义者声称，任何有意义的表达都必须是可验证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表达是有意义的，就必须有某种清晰而具体的方式以证

明这一表达的对错。这并不要求我们必须现在就能进行检验。举个例子，除了太阳之外，其他星体是否也有卫星，就像地球和木星有卫星一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如何去验证这一判断。我们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证其为真或证其为伪。建一个太空望远镜，观测一下。或者发射一艘宇宙飞船，经过漫长的旅行，降落在它们的某一颗卫星上。

出现在命题中的道德标记并不会增加命题的实质内容。如果我对某人说，‘你偷钱是错的’，这并没有比我简单地说‘你偷钱’表达出更多的东西。这一行为是错的这一增强部分并不是我关于此事的进一步陈述。我只是在表明我对此事的道德不赞同……如果我现在将我之前的表述概括成‘偷钱是错的’，我就制造出了一个没有事实含义的命题——表达一个没有真假值的命题……其他人可能不会同意我关于偷窃错误的观点，在这一意义上，他和我对偷窃的感受不同。他可能会同我争论我对道德情感的解释。但他不可能驳倒我。因为在说某一类行为是对或错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做一个事实陈述，甚至也不是在做一个关于我自己想法的陈述。

——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

但是诸如‘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或‘植物中占支配地位的单子处于一种静止状态’，或‘勇敢者分享了勇敢的本质’之类的形而上学表达如何验证？怎么才算证明了这种陈述的真或假？如果没有东西能够证伪或证实这种陈述，那么这种陈述就是无意义的。但当人们追问伦理陈述时，如何证明或证伪‘偷窃是错的’或‘仁慈是种美德’？似乎没有清晰的方式来验证这种伦理断定。它们似乎可以很合理地被当做是无意义的陈述。所以经验主义者主张，所有有意义、真实的陈述都必须是可证实或可证伪的：伦理学陈述确实是陈述，但它们是不可验证的。情感主义者提出这样的回答：伦理陈述不是真正的事实陈述，相反，它们是情感的表达。当我说‘偷窃是错的’时，我只是在表达自己对偷窃的憎恶和反对。

我可能会对偷窃反应强烈，为了让其他人分享我的感受，我可以使用这种情感表达。‘偷窃是错的’就像说‘加油，密歇根队！’一样都是在表达情感。它们可能会唤醒其他人的情感，但它们并不是在陈述事实。所以，塞琳娜可以很合理地说‘性别主义是错的’，因为这只是在表达她对性别主义的憎恶。”

“我喜欢这个，萨拉。”塞琳娜微笑着说，“它被称作什么来着？”

“情感主义。”

“情感主义。好的，我是个情感主义者。而你，本，是个有着性别歧视的笨猪，你的观点邪恶而卑劣。嘿，开个玩笑。我能买件情感主义者的T恤吗？”

“或者是一个情感主义者的大标签：警告，当心情感主义者。”本摇着头。“没有想冒犯你那些哲学偶像的意思，萨拉，但我认为情感主义不起作用。当我高呼‘加油，密歇根，打倒俄亥俄’的同时，对面那些穿红衣服的人们也在喊‘加油，俄亥俄’。嗯，很好，我是密歇根队的球迷，他们是俄亥俄队的球迷，我们相安无事。但当我说种族主义是坏的，其含义要比这多得多。我是在表达自己对种族主义的厌恶，但这肯定不是全部的含义。我还认为种族主义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如果你支持种族主义，你就是不道德的。另外，当我说‘种族主义是错的’时，我想使人们相信种族主义是错的。如果它仅仅是情感表达，又怎能承担起这一功能呢？我在周六声嘶力竭地尽情支持狐狼队，但这绝不会让一个俄亥俄人成为密歇根队的球迷。我也没有打算这么做。”

“你就这么确定，”塞琳娜轻声说道，“情感表达没有说服力，我亲爱的本，乖乖熊，甜心？”

“当然了，塞琳娜，我很肯定。再者，当你说性别主义是错的时，你肯定是在表达情感，但并不仅限于此。这和‘加油，密歇根’或‘俄亥俄，回家吧’是不一样的。你对性别主义有情感上的反应，是因为你认为它是错的。如果我真的是个性别主义者，你肯定不会仅仅表达一种厌恶的情感。你会试图使我相信性别主义是错的，而我应该讨厌它。根据情感主

义的观点，一旦你表达了你的厌恶，就够了，就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要说了。”

“嗯，我不确定真的就没有更多东西要说了，”萨拉回答道，“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我了解塞琳娜的话，她不会满足于仅仅表达她的厌恶，她会想要去证明性别主义是错的。而根据情感主义的观点，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情感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艾耶尔就曾明确声称，论证道德问题是不可能的。”

塞琳娜皱起眉头：“好吧，也许我最终不是一个纯正的情感主义者：我喜欢论证，而道德是我最喜欢的论证主题之一。但艾耶尔怎么能声称我们不可以论证道德问题呢？我已经同人们争论过性别主义、积极行动和堕胎、动物权利、死刑、安乐死——所有这些似乎都是道德问题啊。难道这不是很明显地在论证道德问题吗？艾耶尔的话还有其他含义吗，萨拉？”

“艾耶尔说，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论证，它们其实并不真的是关于伦理学或价值的论证。相反，它们是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论证。举个例子，回想一下你对死刑的争论。你肯定作出过论证，但是你的论证是针对价值的吗？当然了，你争论过死刑是否能威慑犯罪，但这是个社会学问题。也许你争论过谋杀犯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或者他们是否是恶劣环境的产物，或者这些犯有恶行的罪犯是否能被改造，但这些是心理学问题。或者死刑的执行是否要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实施，而不是歧视穷人和少数民族，但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社会学问题。或者你争论过终生监禁是否能保护社会，但这是个犯罪学问题。假设你真的一路走向了真实的价值冲突——触及了一个基本的伦理学问题：你说死刑是错的，因为它把人当做物体来对待，是一种残忍的行为。而你的反对者坚称：死刑是正义的——当某人罪大恶极时，处以极刑是公平而正当的。意见分歧到这种程度，你们可以相互辱骂——直觉的自由主义者，冷酷的杀手，无论什么——但真正的争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艾耶尔的意思。”

“但即便如此，不还是能继续争论吗？”本神情疑惑地说道，“事实上，塞琳娜和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争论。当然了，我们并没有争吵。”塞琳

娜笑了，萨拉摇着头，本继续道："我们的争论并没有因分歧而止步。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相互诋毁——那是后来的事情。我认为，除非这个人真的患有精神疾病，正义就要求处罚罪大恶极者以极刑。而塞琳娜则认为，这种刑罚完全是不公平的，一旦你审慎考虑到那些塑造杀人犯的外在因素，真正的正义就不会要求血祭——她有时会讲到宗教传统中一些严酷的例子，但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不打算重复了。"

萨拉点头道："没错，争论到此就结束了，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当你达到了这种程度——伦理冲突的基础——争论就不再可能了。这或许就是艾耶尔所主张的。"

塞琳娜仍感到疑惑。"但是萨拉，我不太肯定争论真的会结束。我们仍然能够做一些事情。我会带本去看电影《死囚上路》，或者告诉本某些死囚的生活细节，他们都有着悲惨的童年，然后让他换位思考：是的，他是杀人犯，但也是受害者。"

"我会带塞琳娜去见一个受害家庭——有母亲、父亲、丈夫、孩子，其中无辜的妇人被现在正在等待死刑的恶棍残忍地奸杀了——这家人现在渴望死刑带来的了结。"

"是的，确实如此，"萨拉表示同意，"即使这些能够改变某些人的看法，但它仍然不是争论。当你达到这一步时，争论就结束了，而另一种劝说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艾耶尔对伦理语言的看法：伦理语言是在使用情感力量来劝说他人改变自己的看法。这种劝说可能会有效，使用这种情感语言进行劝说也没什么不对。同样，艺术、音乐、戏剧或小说也可以非常有说服力和正当性，尽管它们不是在用推理和论证进行劝说。戈雅的绘画能够有说服力地展现出战争的恐怖，《汤姆大伯的小屋》使人们相信奴隶制的诸多残忍性，狄更斯和斯坦贝克的小说唤醒了人们对穷苦大众苦难的同情心。所有这些都是非理性的劝说手段，就像——据艾耶尔所言——伦理语言的使用是一种非理性劝说形式一样。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是理性的，对吧？当然了，某些非理性劝说是令人反感的：洗脑、折磨、欺骗。但谚语有云：'音乐有使人平息怒火的魔力。'如果音乐、电影、小说和情

感语言能够平息怒火，使人们变得更加友善，这对我来说就很好了。”

“听起来不错。情感主义会恒久不变。但是，”塞琳娜向深锁眉头的本点了点头，接着说，“我不认为它会平息本的怒火。”

“萨拉，情感主义是我听到过的最骇人的伦理学观点。它根本就不是伦理学，它是反伦理学的。说情感主义是一种伦理学理论就像是说无神论是一种宗教一样。它们都否认一切的真和善。除此之外，情感主义完全就是荒谬和自相矛盾的。你说的‘非理性劝说’有几种不同的形式？音乐、诗歌和小说当然没问题，但洗脑、折磨是令人反感的。对，它们当然是令人反感的。但当情感主义者说折磨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时，她所要表达的全部内容就像是在说‘哦，折磨，真讨厌’。但这会将伦理学削弱为某些愚蠢的琐事。‘哦，球芽甘蓝，真讨厌。’这一说法没问题。但当我说折磨是错的，我要表达的意思就远不止这些。”

“但你要注意，本，”萨拉回答道，“我们的某些情感和信念确实比较强烈。它们并不都是些琐事，就像你不喜欢球芽甘蓝或塞琳娜喜欢巧克力曲奇那样。”

塞琳娜笑了：“嘿，姑娘，我喜欢巧克力曲奇可不是什么琐事。”

“好的，举例不当。但你要知道，有很多事情你都关心，但不深刻，如果其他人和你有分歧你也不在意。你喜欢爆米花，我喜欢椒盐脆饼，那又怎样。就像‘你说 tomayto，我说 tomahto’，谁会在意。但如果某人对妇女应当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反应强烈，如果某人认为折磨儿童是一个愉快的嗜好，那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即便我认为在我们不同的观点中都不存在终极意义上的真理或谬误——没有客观的道德事实能够证明性别主义或折磨是错的——这也不会削弱我对上述问题的强烈信念：我愿意为捍卫这些信念而战。我不会默默地忍受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差异：如果你想支持性别主义，你就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本摇摇头：“这仍然不够，伙计们。性别主义、折磨、种族主义、强奸、谋杀——这些都不只是恰好我反应强烈的事件。它们都是错的。我对性别主义反应强烈的部分原因在于我相信性别主义在道德上是错的。另

外，伦理表述和单纯的情感表达——即便是深刻而强烈的情感——在逻辑上是不同的。当我们深爱的狐狼队比赛时，我们欢呼‘加油’，而俄亥俄的球迷喝倒彩，尽管我们的情绪肯定是不同的，但不存在什么相互矛盾的地方。但是当我说，性别主义在道德上是错的时，其他人说性别主义在道德上是对的，我们的观点就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乔伊喜欢米开朗琪罗的绘画，而讨厌他的雕刻，我们也许会感到惊讶，但我们不会说他的爱好是矛盾的。但如果乔伊说，他认为歧视女性是错的，但不让女性进医学院或法学院则是对的，那么乔伊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中。这种自相矛盾是由于他的事实陈述，而不是情感表达。”



伦理非客观主义

“本，”萨拉回应道，“和平时一样，你已经触及了问题的核心。这正是情感主义面临的主要批评之一。事实上，这一批评导致大多数情感主义者，包括艾耶尔在内，修正自己的论述，并放弃了伦理判断只是情感表达这一论断。所以现在这些情感主义者并不把他们自己看做是情感主义者。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在最基本的价值信念层面，伦理学中不存在事实因素。我们也许会强烈信奉某些原则，我们珍视这些原则，并愿意为之奋斗。但我们无法确证其真实性，因为，在最基本的层面，这些都不是可以通达的事实。折磨是错的并不像我们鄙视折磨那样是件事实。我们对折磨深表失望，强烈地反对使用折磨，我们并不把对折磨的反对仅仅看做是一种喜好，相反，我们将其看做是我们最基本的价值之一——极为重要和持久的价值。但是我们无法为折磨在道德上是错的提供科学和逻辑上的证据：没有道德事实表明折磨的错误性。虽然如此，它仍然是我们基本的道德原则之一。你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道德假设，一条伦理学公理。当然了，从一个更直接的视角来看，我们很有理由说折磨是错的。举个例子，假设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审讯犯人，有人建议说，我们应该强制地不让他们睡觉；扒光他们的衣服，投进黑暗、潮湿、冰冷的地牢，让他们处在混

沌、无助、受束缚的窘境；我们假装要处死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个缓刑，把他们拖到行刑队面前，再把他们带回地牢。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是错的——这是一种心理上和身体上的折磨，而折磨是错的。所以，我可以理所当然地从基本假设——折磨是错的来进行推理。在这一背景下，当我们推断这一假设的具体含义时，即使是那些否认我们基本原则客观真实性的人们也会同意这一推论是正确的，即对犯人滥用心理上和身体上的折磨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这些基本原则，争论就是不可能的了：基本的伦理原则并不是基于事实、理性或观察，而是基于我们强烈的情感、偏好和信念。在这一层面，不存在什么客观性。"

某一特定伦理体系中的最高原则为其道德判断的确证提供了终极的依据。无论有效推论的链条长或短，最终诉诸的都是某一种或另一种正当原则。理性的论证预设涉及一系列此类原则至少是获得了潜在同意的。对基本原则的争议只能通过改变整个确证体系才能消解。这种情况要么通过解释、阐明一个迄今尚未被承认的共同标准来实现，如在一论证中内在需要的更为基础的有效性原则；要么通过采用一个替代性框架的实用性证明来实现；要么最终借助情感呼吁的纯粹劝说来实现。

——赫伯特·费格尔：《确证与辩护：伦理论证的本性和局限分析》，1952

本神情落寞地说："萨拉，我从没想到你竟然会否认基本道德原则的客观实在性。塞琳娜这样做，我不会感到惊讶。如果她不能把某个东西放到试管里测量，她就不会认为这个东西存在。但你真的相信在终极意义上不存在道德事实吗？奴隶制并不是真的有错，折磨在道德上是错的也并不是客观真实的，特蕾莎修女并不是真的比希特勒好，是吗？"

萨拉拍了拍本的手。"别沮丧，本。我并没有说我是个非客观主义者。我只是在说我认为塞琳娜可能会坚持的立场。"

“坦白地说，非客观主义的观点似乎很适合我，”塞琳娜说道。“本说得没错：如果我不能在试管里测量它，或至少发现某种清晰客观的测试或测定，我会倾向于对其持怀疑态度。我看不出基本的伦理判断如何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当然了，如果我们同意了某些基本的道德原则——比如，我们都同意所有人都应受到平等对待——我们就能够论证其具体含义以及哪些政策与之相一致，哪些政策与之不一致。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基本原则的层面——比如，你支持精英主义原则，而我更倾向于平等主义——那么，就不存在争论的空间。我们只能依靠情感性的劝说，因为这里不存在可以争论的客观事实。”

“你和休谟一样，”萨拉补充道，“有很多道德非客观主义者，但休谟替现代哲学为这一命题给出了可能是最大胆的表述。”

“啊，是的，大卫·休谟。嘿，我毫不诧异自己会站在休谟一边。就我听到的休谟而言，我认为他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当然了，诸位除外。我对他非客观主义的大胆表述并不感到诧异。我们经验主义者喜欢大胆（假设）！”

“嗯，休谟不会让你失望的。休谟认为，要认识客观事实只有两条途径：数学或经验科学。因此休谟——和他的知己塞琳娜一样——认为伦理信念最终都基于情感，这意味着不存在客观的道德真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拥有强烈的道德信念。我们能够也确实对伦理问题拥有强烈的情感。但情感不是理性，伦理学也不属于理性或客观性的领域。休谟（相当戏剧性地）表述道：

> 毁灭整个世界也不愿意碰伤我的指头并不和理性相违背。

如果这种偏好基于一个错误的判断——诸如碰伤了手指我会死，但世界毁灭我却能幸存——那么理性或许能纠正。如果不是，它只是一个奇怪的偏好而已，那么理性就不能反驳它。如果你相信吸烟有助于健康和提高运动水平，理性或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但如果吸烟的快乐胜过了癌症和肺气

肿显著增加的风险，如果你喜欢带有烟草味的饮食，并甘之如饴，那理性就无法撼动你的偏好。我们最基本的偏好、价值、欲望都不基于理性，相反，它们只是将理性当做获取满足的工具。休谟另一段非常有名的哲学论述是：

> 理性是且只应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从和服务于激情外，别无其他的职能。

你的基本情感和偏好是既定的，理性只能告诉你应当采取哪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一旦涉及基本的伦理观点，它们就都是基于我们的情感的，而情感并不是客观事实的来源。”

“干得好，休谟！”塞琳娜拍手称赞。“终于有一个哲学家知道情感和事实之间的区别以及彼此真正的意义所在了。”

本摇摇头。“塞琳娜早就赞成道德非客观主义了。现在休谟又站在她那边，她肯定会坚持到底了。”

“是的，”萨拉同意道，“我认为你不可能很快就使塞琳娜改信道德客观主义。她是个激烈的非客观主义者，而且如你所言，塞琳娜极端顽固。”

“这正是我的魅力之一，”塞琳娜反击道。



上帝和伦理学

“你的魅力就像夏夜的繁星，塞琳娜，”本说，“但伦理非客观主义却不是其中之一。说实话，我本不该对塞琳娜是非客观主义者感到惊讶。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塞琳娜肯定是个非客观主义者。毕竟，她是个无神论者。没有上帝，就不可能有客观的伦理学。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说来着？‘上帝缺席，万事皆可。’他说得没错。没有上帝，就不可能存在客观的伦理学。”

“这是个大胆的表述，”萨拉说道，“也是个极有争议的表述。换个角度来看。本，告诉我，你相信谋杀是错的，对吗？”

"当然啦，萨拉。这是上帝的基本戒条之一：不可杀人。"

"好，我们同意上帝命令我们不可杀人。我的问题来了。杀人是错的是因为上帝这么命令呢，还是上帝这么命令是因为杀人是错的?"

本开始皱眉，苦思了片刻。"你能重复一遍吗，萨拉?"

"没问题，这么考虑一下。上帝从不命令我们做错事。你相信这一点，对吗?"

"当然。"

"为什么上帝从不命令做错误的事情？是因为只要是上帝的命令都是善的？还是因为上帝，作为完满者，对什么是善的有着完满的知识，因此总是能给出正确的命令？根据前一种观点，如果上帝命令我们折磨婴儿，折磨婴儿就会变成一种德性：上帝命令这么做，这么做自然就是正当的，因为上帝的命令就是正当。但根据后一种观点，上帝不会命令我们折磨婴儿，因为上帝知道——上帝有完满的知识——折磨婴儿是错的。"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想我以前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好，上帝命令我们不可杀人是因为上帝知道杀人是错的，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上帝命令我们敬重父母是因为敬重父母是善的，这源自上帝完善的知识。某事不可能仅仅因为是上帝的命令就变成善的。要不然，上帝的命令就会是任意妄为的。"

本拒绝的那种观点被称作神学意志主义。神学意志主义如此出名是因为它使伦理原则依附于上帝的意志和自由选择。某事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上帝愿其为善，而不是因为上帝知其为善。神学意志主义也被称为伦理学的神命论：善就是上帝的命令，只有上帝的命令是善的。根据这种观点，上帝的意志或命令就是伦理学的全部。伦理法则或原则是对的，当且仅当它是被上帝所意愿（命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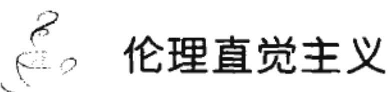
"但如果这样的话，"萨拉道，"那就必然存在某种关于善恶的独立标

准，并且即便没有上帝，这些标准也依然存在。因此，伦理学的客观性不必依赖于上帝存在。”

人们的伦理行为应当有效地建立在同情、教育、社会纽带和需求的基础上，而宗教基础则不是必需的。如果因希冀死后的奖赏、害怕死后的惩罚而不得不有所顾忌，那人们的处境就十分可怜了。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好吧，”本表示同意。“但我依然认为人类知道什么是对或错的唯一可靠途径是服从上帝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都基于上帝完满的智慧。除了上帝的指引，我们怎么可能获得关于对或错的客观而可靠的知识呢？”



伦理直觉主义

“也许你把问题看得太深了，”萨拉道，“也太远了。试试往身边看。”

“我不明白，萨拉。‘往身边看’是什么意思？”

“本，这对你来说应该不难理解。你喜欢坎贝尔关于自由意志的观点，对吗？”萨拉问道，“那坎贝尔对反因果的自由意志是怎么说的？”

“当你在责任和欲望之间进行选择时，你必须内省，反观自身。哦，我明白了。”本笑着说，“我们通过内省得到某些道德真理。”

“对啦。说到底，只要你仔细思索某些道德真理，你不是立刻就会知道它们吗？比如，”萨拉继续说道，“你知道你应该遵守诺言，或许你也能通过某些推理程序计算出来，但你早已知道你应该遵守诺言了。你对守信是对的、折磨是错的、帮助他人是对的有着一种特殊的直觉。有人也许会质疑这种关于对和错的直觉，”——萨拉扬起眉，向塞琳娜示意——“但假如你真诚地进行内省，你就不可能怀疑自己伦理直觉的真实性。”

塞琳娜皱起眉头。“萨拉，你看，每个人都有这些情感——除了那些

反社会之人，他们缺少关心他人的能力。但这些只是一些感觉而已，而不是道德真理的直觉源泉。”

接下来的这一命题在我看来具有很高的可能性——即无论是什么动物，只要有着明显的社会本能，包括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就必然会拥有一种道德感或良心，其智力就会成长到或近似于人类的发达水平……

有一点最好事先声明，我并不打算坚持认为，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动物，只要其智力能够像人一样活跃和发达，就会获得和我们完全相同的道德感。人类以与其他动物相同的方式有着同样的美感，尽管他们欣赏的事物极为不同，所以，他们可能拥有同样的对错感，尽管由这一感觉引导的行为极为不同。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说，如果人类的受赏条件和蜜蜂完全相同，我们的未婚女性就会毫无疑问地，像工蜂一样，把杀死自己的伙伴当做是一种神圣义务，而母亲则会竭力杀死自己繁殖能力强的女儿，没有人会想到要对此进行干涉。然而，在我看来，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蜜蜂或其他社会动物仍会获得某种关于对错的情感或良心。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第二版），1875

本陷入了沉思。“塞琳娜，我认为直觉主义确有实质内容，而不仅仅是感觉而已。感觉飘忽不定，十分不可靠。我不是要贬低感觉，”——本拍了拍塞琳娜的手——“但我们都知道感觉是不太稳定，不太可信的。就像我大一时的室友：他曾对辛蒂有着矢志不渝的爱情；下一周，他就对纳尼亚有了绝对真实的爱恋；两周后，他的这份生死之恋就转移给了塔玛拉。我的朋友大卫，他经常有一些特别肯定的感觉，他的彩票能中奖，或他知道超级杯的冠军。他从未对过，但第二天他又会有新的绝对不会错的感觉。因而，我们关于对错的直觉不会仅仅是感觉，它们是某种极为不同的东西。为了认出这种区别，你必须真诚地咨询你自己关于什么是对和错的直觉。”

“不好意思，伙计们。我不能接受直觉主义。”塞琳娜答道，“也许我不是很善于这种内省工作，但当我内省时，我并没有发现什么深层的直觉事实。当然，我发现了强烈的感觉，诸如性别主义是错的这种感觉。但部分人拥有此类强烈而明白的直觉——女性外出工作、为自己考虑甚至上大学都是错的。坦白地讲，我不认为存在什么道德真理。但如果我是在寻找客观的道德真理，不管我的感觉如何强烈，我都想要一个比直觉主义更可靠的来源。”

“好的，塞琳娜，”萨拉道，“说实话，我自己也对直觉的道德真理有些怀疑。本，不要让我的话困扰你。很多可敬的哲学家都支持直觉主义这种伦理理论。”

塞琳娜笑道：“这在修辞上是不是有矛盾，萨拉？‘可敬的哲学家’？”

“塞琳娜，我不打算纠缠于此。”萨拉微笑着道，“从非客观主义者那里无法期盼什么好事情。但如果你不喜欢直觉主义，也许我们应该看看某位将道德真理基于纯粹理性的哲学家。康德发展出了一种只用理性去发现客观道德真理的方法——类似于我们在几何学或数学中发现事实的方法。”



康德的客观主义

“哦，对了，在我们谈论知识论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到了康德。”塞琳娜说道。“康德对伦理学也有所建树吗？”

“康德在伦理学上建树颇丰。事实上，康德的伦理学是伦理学领域的一个里程碑。许多人认为康德错得厉害，许多人认为他基本上是对的，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他的伦理理论非常重要。康德相信上帝，但他也相信，无须诉诸上帝的信仰或神启，我们也能证明客观伦理原则——绝对普遍的伦理原则——的存在。对康德而言，伦理原则必须是绝对的和普遍的，而这种事实只有通过纯粹理性才能知道。”

“客观的道德真理，纯粹基于理性，不诉诸情感。”塞琳娜有些怀疑。“这在我看来是个很有野心的计划。”

“确实野心勃勃，”萨拉同意道，“但对康德而言，伦理原则必须是绝对的——必须是普遍的和直言的。不是‘如果你想要健康，你就得吃甘蓝菜’，而是，一个伦理原则不能有‘如果’：‘说真话’，这就够了，而不是‘如果你想得到尊重，就要说真话’。这种绝对的普遍直言原则不可能通过经验观察或实验得到，而只能通过纯粹理性来发现，就像几何学和数学的普遍真理一样。这些原则在任何地方都普遍有效。和数学真理一样，道德真理在各个地方都同等真实。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它们，道德真理都是真实的，其真实性与我们对它的感觉无关。16 的平方根是 4，我们苦与乐跟这一结果没有关系。”

“我就喜欢这种道德真理！”本很兴奋。“难道没人对康德说三道四吗？你怎么能通过纯粹理性确立这种真理呢？”

“这其实不难，”萨拉道，“你看，假设我现在准备把我的旧车卖了。我知道这辆车极为耗油，车身严重变形，变速器早就过期了。但我遇到了一个天真的小伙子，他迫切地想要一辆车。如果我告诉他我的车看起来有点破，但运转良好，在未来的几年不需要什么维修，他就会相信我。当车子彻底崩溃时——毫无疑问会很快——我早就走了。我可以欺骗这个人吗？康德会说，想一想，如果有人用这种方式骗你，你是否会同意？不，肯定不同意。你不想被骗，你不想生活在一个人们之间相互欺骗，无人可以信任的世界。你希望人们真诚地对待你；你不可能真的认为别人欺骗你是没问题的。这在你和你正在欺骗的那个人之间在道德上并没有实质性区别。你不能理性而一致地认为，你骗他是对的，而别人骗你就是错的。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和希望，都是脆弱的，但也都是理性自律的。所以理性的一致性要求同等待人。在基本相似的情况下运用极为不同的原则是非理性的。这就像说这个角是直角，而另一个垂直的角却不是直角。”

萨拉停下来喝了口咖啡，继续说道：“所以经过纯粹理性的慎思，我们能得到一条基本的道德原则——康德称之为绝对命令：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

……诉诸道德情感，这种假想的特殊情感，实际上是十分肤浅的。那些不会思想的人相信，情感会帮助他们找到出路，甚至是在有关普遍法则的事情上。此外，在程度上天然有着无限差别的情感很难给善和恶提供一套统一的标准，而且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只根据自己的感受就对他人形成判断……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听起来好像是金律，"本说，"像你希望他人对待你一样对待他人。"

"没错，本，"萨拉接着说道，"也像犹太教传统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康德坚持认为，这一规则可以单纯地通过理性来实现，而无须借助宗教启示，也无须借助情感或感觉。事实上，康德认为情感是真正道德行为的一个阻碍，因为它们使我们偏离了义务：对康德而言，道德行为需要服从义务规则的原因只在于我们通过理性认其为我们的义务，而不是因为它是快乐的或愉悦的。所以，明白了吧：这是个很强的、断言式的道德原则，绝对而普遍，纯粹基于理性，没有任何情感掺杂。"

"很受触动，萨拉。"本点着头。"坦白地讲，我曾经怀疑通过理性确立道德原则的可能性，但康德为基于理性的伦理学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

塞琳娜摇摇头："才不是呢，康德把一切都搞颠倒了。如果你把情感剥离出伦理学，你也就将道德行为的核心带走了。剥离出爱、怜悯、同情的情感，你就毁坏了伦理学的根基，道德行为就会枯萎消逝。这不是哲学沉思，而是客观的经验事实。当人们大脑受损失去情感时，他们并不会理性地献身于义务，反而会成为根本就不关心道德的反社会者。"

"我不敢肯定康德会认为这是对他观点的反驳。"萨拉道，"毕竟，康德承认大多人是被情感所引导的，所以如果你破坏了他们爱的情感，他们的行为就会变坏。但是康德仍然声称，那些理性完好的人们能够服从道德原则。如果他们没有服从，这并不表明不存在可以服从的纯粹理性原则。

这就像大多数人不善于数学推理并不会削弱数学真理的力量一样。”

塞琳娜紧皱眉头：“在我看来，康德建立起来的这种理性伦理学体系卓越地独立于任何经验性考虑。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正是康德体系的优点。”塞琳娜抬眼望向本。“但我肯定不这么认为。”

本回应着塞琳娜的挑衅：“好，康德的理性义务伦理学有着某种卓越性。当然了，康德为真正的道德行为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是的，我认为这确实是康德体系的优点。”

“就这一点而论，伙计们，”萨拉插话道，“我认为你们必须承认这种分歧。但你要注意，塞琳娜，你认为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什么？他是设法通过客观、理性的论证来确立这一命令的吗？”

“我不是不同意这一原则。”塞琳娜回答道，“我只是怀疑我们能够在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这一原则。很多精英主义者并不认为每个人都应被当做自身的目的来看待。他们认为某些特性——诸如力量、智力或其他——使人们有资格将他人较少地当做目的来对待。尽管精英主义者中的某些人（事实上，我认为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可能是短视的，但也有一些人即便他们自己可能身处劣势，也认为这种观点是正当的。我并不是说，如果他们真的处在这种不利处境，他们也不会改变初衷，但持有这种观点本身在理性上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

“在我看来，”本回答道，“这些人简直就是在拒绝理性思考，拒绝审慎思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理性不能说服他们就不足为奇了。”

“不是的，”塞琳娜说，“他们并不拒绝理性。他们只不过是从一个与康德完全不同的道德视野开始思考的。当事情是这样的时候，理性就不能使其中一个压倒另一个。康德建立起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理性伦理学体系，但其基础是薄弱的。不，我看不到康德伦理学的基础：理性对很多事情有益，但它决不会产生确定的绝对道德真理。”

本抬起手。“我彻底绝望了，萨拉。塞琳娜那讨厌的非客观主义一点儿松动的迹象都没有。”



功利主义伦理学

萨拉笑了。“别绝望，本。有一种客观主义的道德理论经常会让经验主义者觉得很有吸引力。塞琳娜也许会支持功利主义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不是康德式的纯粹理性伦理学，但至少也主张一种客观的伦理学。”

“‘功利主义的’，哦，我听说过功利主义伦理学。”本说，“它在19世纪的英国很流行。有些英国改革家赞同功利主义，如边沁和密尔。现在还有功利主义者吗?”

“哲学森林里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本。听说过那个捍卫动物权利的彼得·辛格吗？他就是个功利主义者——事实上，他是个非常虔诚的功利主义者。”

塞琳娜对此很感兴趣。“你认为我可能会喜欢的这种功利主义理论到底是什么？我确实喜欢辛格在动物权利方面的努力。也许我会改信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者都有什么显著的标志?”

“功利主义基本上是个非常简单的理论，塞琳娜。功利主义者一般都从一个简单的假设出发。什么是我们所欲求的？快乐。什么是我们所回避的？痛苦。仁慈、诚实和慷慨是好的，其原因在于它们增乐减苦。所以，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客观善的行为？无论什么行为，只要它对受其影响的每一个人都产生最大的快乐净值，就是善的。计算行为的后果，计算的结果导出正确的行为。”

塞琳娜点点头。“确实很简单、明了、直接：算一下，看结果。”

那种将“功利”或“最大幸福原则”作为道德基础的信念认为，行为的正当性或错误性与其促进或阻碍幸福的程度成比例。幸福，就是痛苦的减少和快乐的实现；不幸福，就是痛苦的来临和快乐的丧失。要更清楚地理解功利主义的道德准则，必须要作进一步的说明。特别是，痛苦和快乐

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补充性解释并不影响该道德理论所依赖的生活观：快乐和免于痛苦是唯一值得作为目标追求的东西；一切值得追求的东西（和其他理论体系一样，功利主义承认其数量众多）之所以值得追求，要么是因为其自身有内在的快乐，要么是因为它是避免痛苦、增加快乐的一个手段。

——密尔：《功利主义》，1863

"其基本观点很简单。"萨拉同意道，"但——功利主义者很快会提醒到——实践功利主义伦理学可不那么简单。首先，计算正确的行为是项艰巨的任务。跟它相比，计算哈雷彗星的轨迹显得像是儿戏。想一下：产生最大快乐净值的行为要考虑到每一个人的快乐和痛苦，不仅要考虑到当下，还包括长远的后果。我是说，和朋友们一起通宵畅饮肯定是快乐，但明天的后果，且不提长期的影响，肯定会让人质疑参加这一聚会的功利主义者的智慧。"

塞琳娜摇着头。"这让我回忆起大一那年的痛苦经历。功利主义这一点讲得非常好：进行苦乐计算必须要审慎。"

"功利主义者还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萨拉接着说。"假设你原答应要送我去机场，以便我能赶上飞机去迈阿密过一个阳光明媚的温馨周末。但到了你该来接我的时间，你却在实验室里沉浸于一项激动人心的研究当中。这似乎有可能取得一个巨大的科学突破，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进步。如果你现在停下来，那一切都泡汤了。"

"我会打电话给本，让他送你去。"

"本正在看望他的父母。"

"我会打电话给你，让你自己坐班车去机场。"

"太晚了，最后一趟能赶上飞机的班车已经出发了。"

"我会告诉你我的桌子里有把备用钥匙，你拿上它开我的车到机场，把车停在机场停车场，回来的时候再开回来。"

"我不会开车。帮帮忙，塞琳娜，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就这么处理这

件事？你可以选择：要么信守诺言，放弃你的研究计划，送我到机场；要么不守诺言，完成你的研究。你到底怎么办？”

“我很不乐意遇到这种情况，姐妹，但我会锁上实验室送你去机场。”

“我知道你会这么做，塞琳娜，你是个真正的朋友。但我真正想问的是：从功利主义者的视角来看，你应该怎么做？这可不容易决定。功利主义者坚持认为，你必须在你的计算中考虑到我的快乐和痛苦，但也必须考虑到你自己的。你的快乐和痛苦并不比我的更有价值，但每个人的快乐和痛苦都有价值。如果你继续自己的研究，你就会获得成功的快乐，避免荒废研究的痛苦。但我会因不能去迈阿密度周末而深感沮丧，失去了在美妙海滩享受冰镇甜酒的快乐。这些计算结果还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你的研究可能会有惊人的发现，最终会产生一种癌症疗法，也可能是极其令人沮丧的不了了之。我可能会在南佛罗里达的沙滩上遇到自己一生的爱人，也可能满载讨厌的晒伤，败兴而归。”

“毫无希望，萨拉，”塞琳娜说，“这些功利主义者的计算看起来根本就不可能。”

“还有问题需要考虑。当你不守诺言时，这不仅会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而且会降低我对你的信任，这也是个痛苦的损失。而且本会听到这件事，他有可能因此变得对许诺和守信缺乏信心，问题就严重了。事实上，关于守信的整个问题如此复杂以至于使功利主义者分成了两派：行为功利主义者和规则功利主义者。行为功利主义者坚称，所有的行为都只应当依据其全部效果来判断。但规则功利主义者更关注行为涉及的实践、制度或规则——诸如守信——我们应该评价的是依据功利主义标准的整体实践。如果我们认为某一实践是好的，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如何使特殊行为符合这一实践的要求，而不是行为的具体结果。因为如果你每次都因蝇头小利而不守诺言，你就不可能真正体现守信这一实践。‘我答应送你去机场’意味着‘我会送你去机场，除非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阻止我这么做’，而不是意味着‘我会送你去机场，只要没有更好的事情出现’。当然了，如果一个行为不符合任何实践原则，我们就做一个直接的功利主义计算。”

无可辩驳的是：享乐能力较低的存在物获得充分满足的可能性较大；天赋较高的存在物总是会觉得，他所能寻求的任何幸福都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完美的。但如果他们对此还可忍受，他们就会学着去忍受这种不完美。而且他们不会去嫉妒那些根本无法意识到这种不完美的存在物，因为后者根本感受不到那种不完美所规定的善。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如果傻瓜或猪对此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只了解问题中朝向自己的那一面。

——密尔：《功利主义》，1863

"真的很有意义，"塞琳娜说道，"规则功利主义使功利计算变得容易些了：试图对我是否应当对你信守诺言进行功利计算让我非常头疼；算算我的诺言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守信这一实践原则，这虽然也存在争议（我必须要确定我的借口是否是一个合理的实践原则），但至少有可操作性。"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极大地复杂化了功利计算——顺便说一句，它也是功利主义者内部深刻分歧的根源：我们的功利计算应当局限于快乐的总量，还是应当把快乐的质量也当做一个因素？边沁主张，'儿童游戏和诗歌一样好'，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电子游戏和诗歌一样好。对边沁而言，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快乐对痛苦的总净剩值。如果人们从电子游戏中获得的快乐和他们从诗歌中获得的快乐一样多，那么电子游戏就和诗歌一样好。功利主义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密尔，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根据密尔的观点，如果有六个人想在休息室里阅读诗歌，同时又有十二个人想借休息室搞电子游戏竞技大赛，快乐之间的性质差异很可能会导致一个功利主义者去支持那些人数较少的诗歌爱好者。但正如我提到过的，这是有争议的。首先，很难确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判断和衡量快乐的性质；其次，很多功利主义者担心承认快乐的性质差异会纵容某种精英主义和特权，而这正是功利主义伦理学一开始所要反对的。"

"我不太确信功利主义。"塞琳娜说，"我知道，功利主义在制定社会

政策和思考我们行为所有结果方面可能会有作用。我还不打算放弃非客观主义，变成功利主义者，但功利主义确有其迷人之处。至少功利主义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现实世界的苦乐之中。”

“这真是荒谬！”本显得很焦躁。“功利主义不是伦理学。它就像是一幅勃朗宁肖像画的机械复制品。塞琳娜否认道德的客观性，但她至少还是在谈伦理学问题。但功利主义者搞垮了伦理学，把伦理学变成了享乐的记账本。‘让我们看看，如果我信守诺言，我是否会更快乐？’你称这个为道德思考？”

道德确实不是指导人们如何使自己幸福的教条，而是指导人们如何配享幸福的学说。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788

萨拉柔声说道：“我知道功利主义不是某种不可更改的道德原则体系，本，但它难道也不能提供一些有益的道德指导吗？毕竟，功利主义并不是一种狭隘或自私的见解。功利主义者们坚持认为，在决定什么是对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所有人的快乐和痛苦，只采用那些能够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和行为。这难道真的是一种很糟糕的道德体系吗？”

本并未得到安抚。“注意，假设有个人来到校园，说要为密歇根所有的学生提供一场盛大的舞会：这将是安娜堡历史上最大的舞会，就像是狂欢节、春假、大胜俄亥俄队的三合一。举办这场奇妙的舞会只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狠狠地鞭打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没有朋友的孤儿，没有其他人会因此而不安。而且这个孩子不会被杀死，甚至不会受到永久的损伤——可能会留下一些持久的伤疤，但不会留下永久的残疾。但一个孩子的悲惨怎么能够和成千上万人的狂欢相比呢？按照功利主义者的观点，我们很显然应该鞭打这个孩子、举办这场舞会，对吧？但这显然是不对的。任何认为这是对的人都不再是个奇怪的道德计算者，而是一个邪恶的道德

禽兽。哦，我确信一个聪明的功利主义者能够处理好这件事：如果我们鞭打这个孩子，我们有可能发现我们很喜欢折磨孩子，而这又会导致对将来的孩子们的巨大伤害。或者鞭打这个孩子有可能会让我们无情地对待孩子，会让我们冷漠地对待将来自己的孩子。或者这场舞会事实上会引发巨大的痛苦：长千上万的密歇根学生要收拾成千上万的垃圾可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关键是：即便是这些计算，在道德上也是不光彩的。假设塞琳娜接手了这一舞会的提议，并回答说：'好，让我们计算一些，等一会答复你。'你不会说：'哦，干得好，塞琳娜，好好算，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你会说：'我的天，塞琳娜，你怎么能考虑这种提议呢？'你可以谈论你所喜欢的那些实践规则、快乐的性质和长期结果，但这并不能改变功利主义理论核心的基本缺陷：伦理学并不是关于快乐最大化的问题。做正确的事情不一定会产生最大的幸福。"

很多道德理论……都运用这一假设，增加个体的效用就是在做好事情。但如果追问为什么增加效用、满足欲望、产生快乐是好事，或为什么把这么做当做这些事情的好理由，就很难回答了。被当做起始假设的主张本身无法给出进一步的理由。它似乎依赖于这一观点，即人们都寻求快乐，或我们能辨识出快乐具有更大的内在价值。但如果女性辨识出了与此极为不同的、可能性也更大的假设，这些假设肯定就对伦理学有着重要意义。我们有可能将这一假设当做我们的起始假设之一，即在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孩子之间建立关心、关怀、信任的良好关系，构建一个关心孩子、关爱孩子的社会安排比最大化个体效用更为重要。而且与这一假设相容的道德理论可能会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那些理论截然不同。

——弗吉尼娅·赫尔德：《女权主义与道德理论》，1987

萨拉笑了。"好，功利主义唯一的好处就是：它激起了反功利主义者的辩才。本，论证得好。对那些否认理性主义伦理学的绝对价值和直觉耀

眼的道德之光的人来说，还会认为功利主义至少提供了某些道德指导吗？功利主义相对于道德主观主义难道不是个进步吗？”

“我认为，功利主义相对于道德主观主义是个进步，但进步不大。功利主义也许是道德客观主义的一种形式，但肯定是最温和的可能形式。”本摇摇头。“事实上，我现在想来，功利主义也许比非客观主义更糟糕。非客观主义否认有道德事实，但功利主义试图将美好而激动人心的道德事实转变成某些廉价的计算。这是高贵的对手和叛徒之间的区别。”

萨拉点头道：“功利主义在某些观点下看来是有些不够高尚，但试着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思考一下。本，你还记得你一开始对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评价吗？功利主义是由19世纪社会改革者们所提出来的，这些改革者们致力于改革当时的英国社会——确立妇女的平等权利，提供全民教育，停止在工厂中滥用童工，为每一个人提供体面的报酬和住房。努力推行这些改革的功利主义者们并不是些想要证明折磨儿童正当性的怪物，相反，他们努力为受压迫者谋求更好的处境。所以，他们的动机是好的，对吧？”

“通往地狱的道路就是由这些良好意图铺就的，萨拉。”

“功利主义确实把这孩子惹恼了，萨拉。我想你无法使他相信功利主义包含任何一点益处。”

“塞琳娜，你也许是对的。但是，本，你看，假设我们需要决定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功利主义是改革的利器，无论我们讨论的对象是19世纪的英国还是21世纪的美国。有些人生活奢侈，广屋华厦，避暑别墅——在今天，我想他们会有好几辆宝马和一架李尔喷气式飞机；在19世纪的英国，他们会有好几驾马车和一艘游艇，穿着奢华的服装，享受着奢侈的饮食。而生活贫困的人们，没有基本的医疗，甚至无衣以保暖，无地以安身。很显然，这种安排不会使所有人的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在你的衣橱内增挂一件一流设计师设计的套装固然令人快乐，但如果你将它与一件冬天的厚棉服在密歇根的冬天给贫困儿童带来的快乐、减少的痛苦相衡量，那么很显然，在道德上，一件温暖的棉服是更好的选择。如果你住在几百平方米的大房子里，那么增加几十平方米的侧厅——也许是宽敞的新台球

室——会增加你的快乐；但这些快乐同为无房可住的家庭提供舒适的小屋比较起来就会显得微不足道。享受着鱼子酱和香槟酒作开胃菜的七道菜大餐当然令人高兴；但这种额外的口舌之欲怎么能和为饥饿的孩子提供一顿简单而健康的饮食所带来的快乐和减少的痛苦相比？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结论很清楚。当然，功利主义的计算远没有这么清楚。功利主义关心所有人的痛苦和快乐，而不仅仅是自己所在社会阶层的苦乐。开着庞大而耗油的高级轿车肯定是快乐的，但当我们考虑到浪费的这些资源本来能够缓解其他国家贫困人民的苦难时，更不用说增加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苦难了，它在道德上是合理的吗？进口热带水果的美味当然是令人愉快的，但如果这种愉快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腐败和小农场的破产——这些小农场为当地农民及其家庭提供温饱保障——为代价而获得的，那么这种代价是不是太高了？当然，那些被生活消费品和时尚用品'血拼'狂热所裹挟的人们是否真的增加了自己的幸福也是一个问题，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即使他们的幸福获得了边际性增长，也是以巨大的苦难为代价获得的。所以功利主义计算是改革者们喜欢的一个工具。彼特·辛格是一位倡导改变我们对待动物方式的功利主义者。毫无疑问，很多人从碳烤牛排中体验到了巨大的快乐。但即便我们暂不考虑其会增加患心脏病和疯牛病的风险，这种快乐真的值得吗？毕竟，吃牛排显然是奢侈，我们不吃牛肉依然可以生存；事实上，如果我们将牛肉从我们的饮食中完全排除出去，我们有可能活得更健康。这种奢侈的享受能和牛所遭受的苦难相比吗？它们被圈养在农场兽栏中，被拥挤的卡车运到屠宰场杀掉。很显然，我们饮食乐趣的增长建立在牛的痛苦之上，即便你认为牛的痛苦不如人类的痛苦重要——从功利主义者的视角来看，要证明这种区分的正当性是很困难的——有一点仍然很清楚，牛所遭受的痛苦要远大于人们从饮食中获得的快乐。因此，功利主义伦理学强迫我们仔细观察我们所处社会以及自我个体行为的结构：当其他人因缺乏生活必需品而受苦时，我是否能够在道德上正当地为自己的奢侈而一掷千金？即便你不认为功利主义是最好的伦理体系，但它在使我们意识到不公平和不平等方面——不平等容易变得如此普通以至于我们不

能清楚地察觉到它们——可能仍有些用处。”

“我知道本讨厌功利主义，但我注意到功利主义有一些优点。”塞琳娜说道。“它在指出明确需要某些基础性改革方面确实很有用。”

“塞琳娜，你看，我同意你关于需要改革的论断。”本的声音轻柔但坚定。“数百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没有基本的医疗或住房，而同时其他数百万人则生活在无度的奢靡中，任何一个这样的社会很显然都需要某些根本性的改革。但你不必非要用功利主义来识别出这些错误。我知道功利主义对像你这样的客观的科学家很有吸引力：研究所有的结果，计算一下得出答案。但作为一名客观的科学家，你应当考虑到功利主义伦理学在心理经验上的充分性或不充分性。我们真的是在趋乐避苦吗？毫无疑问，我们是通过苦乐经验而被塑造的。行为心理学家已经很彻底地证明了这一点。奖励一个走出迷宫的老鼠和踩压杠杆的鸽子，它们就会倾向于重复这一行为。拉大或变更强化机制的间隔，老鼠和鸽子就会变得热衷于走迷宫和踩杠杆。对人类也一样：当人们拉动杠杆时给他们奖励，人们就会倾向于再次拉动杠杆。变动奖励之间的间隔——有时两次奖励一次，有时五次，有时九次——人们就会整晚呆在游乐场里拉杠杆。尽管我们的行为可能是被快乐的奖赏所塑造的，但要表明我们唯一真实的目标就是趋乐避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嗯，塞琳娜，你喜欢化学，对吗？”

“当然，假设、实验、解惑、发现：这就是我终生想从事的事业。从学校毕业后，我想找一份研究工作——可能是在大学里，一边教化学，一边研究化学。也许我会发现某种有着惊人新成分的全新混合物。自从我十岁那年收到我的第一套化学丛书开始，我就爱上了化学。”

“我们做个交易吧，塞琳娜。你可以拥有你从化学研究中获得的所有快乐——我们将它植入你的大脑快乐中枢，或给你药物，无论什么方式——但你不能从事任何实际的化学研究。你将拥有所有的快乐，只是不能研究化学。好吗？”

“本，你在胡说什么？我并不是只想从化学研究中获得快乐，我想要做实际的研究。如果我从化学研究中无法获得快乐，也许我会放弃它。而

且我能够想象到的，如果年复一年，我的所有研究都失败了，我也许最终会失去对化学研究的喜爱。但这不是重点。我研究化学是因为我喜欢这么做，而不是为了从中获得快乐。我的意思是，化学毕竟是项非常艰苦的工作，我在实验室里度过了很多个漫长而孤单的夜晚。如果我只是想要快乐，还有很多种获得快乐的途径，它们都比化学研究容易得多。当然了，化学对我而言是种强化物，我从中能找到快乐，但我并不是因为快乐才研究化学的。”

“说得很对，塞琳娜。”本很高兴。“所以功利主义在其根源上就错了。并不是每个人都真的想要使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增加‘高质量’的快乐也不能改变这一缺陷。功利主义也许在制定公共政策方面确有益处，但作为个人伦理学，功利主义是失败的。请记住这一著名的享乐主义悖论：追逐快乐之人最不可能找到快乐。”

想一想有人——你自己，如果可以的话——正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限定性的决定。假设你是一个妇女，你有机会获得一份自己感兴趣的高难度工作，但这一机会只能以牺牲你和你年幼的孩子们相处的时间为代价，你会怎么选择？如果你是名法学院的毕业生，手拿一家著名公司的推荐信，你会为一份挑战性较小的推荐信——这一推荐信有可能会让你走上政治生涯，但并非一定能——放弃它吗？如果你是个犹太人，你应该抛弃自己在洛杉矶安逸的生活返回以色列，和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吗？作出这些重大决定的人们并不会试着去预测每一种选择可能带来的快乐总量。

——德沃金：《生命的支配权：关于堕胎、安乐死和个人自由的论证》，1993

“你反对功利主义的论证听起来很像诺齐克所提出的论证，这位哲学家曾在20世纪晚期执教于哈佛大学。”萨拉抿了口咖啡，接着道，“诺齐克设想有一台快乐机器：你进入了机器，却毫不知情，你自己没有任何关于

这方面的记忆。就像是穿越网络空间的甜蜜旅行，你完全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这台快乐机器向你提供稳定的快乐食粮，非常强烈的快乐：你率领密歇根队连续获得四届国家杯冠军，你关于殖民地研究的书获得了普利策奖，几年后你又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你还在夏威夷无人海滩的微风中纵情地享受了几个狂野之夜。那里也有足够的失败来保持事情的魅力：你在玫瑰杯上糟糕的四分卫表现让南方卡尔暂拔头筹，但不久你又率领狐狼队在万众瞩目的半决赛中东山再起。当然了，这些事情都没有真的发生过。但你相信它们发生了，如果它们真的发生了，你就会获得你体验到的这些快乐。而且为了使这一例子有效，还必须假设你的家人和朋友不会因你消失在快乐机器中而烦恼；机器的操作员不是一个邪恶的怪物，他将你困在机器里的最终目的是要进行可怕的实验。哦，当然了，你必须假设上帝不会因你的选择而惩罚你。好了，现在诺齐克问：在这一条件下：一旦你进去了，你就再也出不来了，你会进入这台机器吗？你不能只是呆上一两个小时或一两周，而是永远地呆在里面。很少有人会进去，诺齐克的这一故事隐含的意思很明显：我们所寻找的并不是快乐的最大化。如果是的话，我们会乐于终身都生活在诺齐克的这台能以稳定可靠方式生产快乐的机器里。某些极度绝望、压抑的人们可能会进入这台机器，但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所以，快乐最大化不是我们的基本目标。”

本举起杯子。“为诺齐克和彻底击垮功利主义伦理学干杯。愿它的军队被击溃，城墙被推翻，它的田地洒满盐粒。”

塞琳娜笑着道，“我想他确实很不喜欢功利主义。萨拉，我承认，我认为功利主义的内涵要多于本所承认的。但本没有认真对待功利主义伦理学的任何优点，即便它是一个客观主义的观点。我可能只有坚持非客观主义了。”

“也许是的，”萨拉回答道，“也许不是。我们还没有涉及所有的可能性：非客观主义和功利主义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举个例子，塞琳娜，当涉及伦理学时，你可能喜欢构建自己的道德体系。但这必须要等到将来才能实现。义务时刻召唤着你，以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研讨班的形式。”

“哦，”塞琳娜回应道，“你和山姆不是选择了这个研讨班吗？萨拉，这是义务的召唤还是快乐？”

“或许两者皆有，”萨拉说道。“纳什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义务，为什么你没有甜蜜可爱的面容？在这个例子中，义务确实是甜蜜的。康德也许不这么看，但对我而言没问题。再见，我的姐妹。”

第九章　进一步思考伦理学
——塞琳娜面临道德困境

“萨拉！”塞琳娜越过嗡嗡的谈话声和咖啡杯的叮当声向她的室友打招呼。“来，坐这儿！我替你点好咖啡和松饼了，知道你通宵研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后需要它们。”

“谢谢，塞琳娜。你说得对，我现在急需一杯咖啡。”萨拉刚坐下就一口喝掉了半杯咖啡。

“你看起来有点累，萨拉。”本说道。“通宵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会伤身体的。你和山姆讨论到我的哲学英雄，米兰多拉了吗？”

“本，”萨拉微笑着道，“我们没有讨论别的事情。塞琳娜，真的很感激你为我点了咖啡，特别是昨晚让你一个人呆在宿舍。我想你一定非常孤单。”

“别在意，”塞琳娜回答道，“我并不孤单，本在宿舍呆了一会儿。”

“你真好，本，给我孤单的室友作伴。”

“乐意效劳，萨拉，”本回答道，“我想这种品德是我与生俱来的。”

“你是不是已经从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劳累中恢复过来了？你曾经说有另外一种道德替代理论，你大肆宣扬过某种道德体系。”

“确实有几种其他的替代理论，塞琳娜，”萨拉说道。“我们一直关注我们是否能够发现道德原则，而有些人认为我们可以自己创造出道德原则：伦理学的出现不是自然而然的，但它能够被创造出来。”

“也许上帝可以，”本插话道。“但上帝不会，我们已经考察过了神学唯意志论者的立场，其间有太多的问题。你的意思是，我们能够设计一套道德体系吗？嗯，我想我们能，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理会这种道德体

系？这使我想起莎士比亚笔下亨利四世的一段话：

> 格兰道尔：我能够召唤地心深处的幽魂。
>
> 豪斯伯：召唤谁不会，我也能。问题是当你召唤他们时，他们肯来吗？

我们当然可以设计出一套道德体系，但人们为什么要承认其合理，除非它的合理性源自理性；如果其合理性源自理性，那么我们就不是创造了它，而只是发现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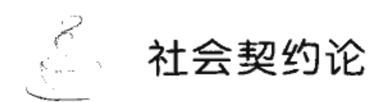
“也许它可以因所有人的承认而获得合理性。它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我们同意它、接受它并且强制执行它。”

“不行，萨拉。”塞琳娜摇摇头。“听起来好像是‘强权即公理’的另一个版本。借助于足够的强制，你也许能强迫人们遵守某一套规则，但这并不能使它们变得合理。”

“说得好，塞琳娜！”本点点头，拿起塞琳娜的手亲了一下。“你的智慧与美貌同样出色。”

“是你激励了我，本。”

萨拉把手放到自己的头上。“别这样，伙计们。我刚喝第一杯咖啡。我们能回到问题上来吗？我刚才的论证其含义要多于‘强权即公理’，尽管权力确实与此相关，但社会契约论可不是对暴力的颂扬。”



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本看起来很兴奋。“你为什么不早说，萨拉？那是个有趣的理论。不真实，但有趣。”

萨拉笑了。“这个人成见很深，是吧？”

“是的，而且他的这些成见还很顽固呢。”塞琳娜表示同意。

本微笑着。“当然了，塞琳娜一直乐于改变自己的观念。别到处乱扔

这些石头，宝贝，你家的房子可是有玻璃窗的。”

“嗯，至少我对社会契约论没有偏见，但你有。我认为社会契约论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理论，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社会契约论。当然，我的祖先们没有参与，没有人会让奴隶签订什么契约。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怎样，社会契约论和伦理学到底有什么关系？”

“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契约论一直是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托马斯·霍布斯在17世纪早期提出了社会契约论的基本理念。霍布斯认为，存在一个‘自然状态’，那里没有法律和政府，是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持续战争状态。在此条件下，”——萨拉在她的西方哲学史课本中查找原文——“那里

> 没有艺术，没有文字，没有社会；最糟糕的是持续的恐惧和暴死的危险，而人们的生活孤独、贫困、危险、野蛮并且短暂。”

“妇女的生活可能更糟，对吧？”

“肯定很糟，塞琳娜。无论如何，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没有规则，没有权利，没有保障。即便是强者也不安全，因为最强者在睡觉时也是脆弱的。所以，假设我们厌倦了这种危险的生活。为了共同的利益，可能我们所有人都会同意建立一套规则。我同意不偷窃或杀人，只要其他人同意遵守相同的规则。这些规则将由我们的公共力量强制执行，如果我破坏了规则，所有人都会联合起来制裁我。这是公平的，因为我同意这些规则，并从中获得了利益。所以，我们不需要那些源自特殊的超越性力量的道德规则，或什么特殊的直觉、理性的力量。道德规则只是那些我们都接受的规则。当然了，没有人设想我们是真的在起草一份社会契约：有一天，我们代表自己所在的社群，坐在火堆旁，签署一份契约。相反，社会契约论的理念是，合法的规则是那些我们在下述条件下会同意的规则：我们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些规则，并从中获益。很显然，我可能更喜欢这样一条规则，它的规定允许我偷窃、欺骗、撒谎，而其他人不能同样对我。但你绝不会

同意这样的规则。为了保护你自己的财产，你有可能同意这样一条规则：无人可以偷窃。依据社会契约伦理，这一规则因此就是一条合法的规则。”

显而易见的是，当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公共权力慑服他们的时期，他们就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中。这种战争是每一人对其他所有人的战争。因为战争不仅存在于战役或战斗行动当中，而且也存在于用战争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们所信奉的一段时期之中。因此，战争的性质就必须要考虑到时间的概念，就像考虑到天气的性质一样。因为正如恶劣天气的性质不在于一两阵暴雨，而在于一连许多天下雨的倾向一样：战争的性质不在于实际的战斗，而在于整个没有任何保障的战争时期的那种人所共知的战争意图……

这种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还会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没有任何事情会是不公正的。正当和错误、正义和不正义的概念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公共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不正义。暴力和欺骗是战争中的两种主德。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651

本摇着头。“就其本身而言，社会契约论干得不坏，但也不够好，不是吗？我想要的伦理学可不仅仅是一个普遍同意——我们不相互杀戮或攻击。”

“没错，”塞琳娜微笑着道，“本喜欢从天而降的伦理学，而不是人间建立起来的。”

“塞琳娜，你说得有点夸张了，”本笑着道。“但我确实喜欢基于绝对理性的伦理学，而不是那些普通民众当时恰好会接受的伦理学。而且，我还认为，伦理学不只是同意不相互杀戮或伤害而已。”



罗尔斯和无知之幕

“社会契约伦理有一个新近的版本，本，可能会让你觉得吸引力大一些。它是由约翰·罗尔斯提出的，罗尔斯曾和诺齐克一道执教于哈佛。他们是多年的同事，但他们在哲学问题上的共识却不多。不管怎样，罗尔斯利用社会契约论发展出了他的道德体系，这一体系远超出了霍布斯的视野。罗尔斯用‘无知之幕’代替了‘自然状态’，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起点。”

“我理解‘自然状态’，”塞琳娜说道，“尽管我不确定有人曾生活于这一状态之中。我们是一个如此高度社会化的物种，以至于不可能卷入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群体和群体之间战争的可信性更大。但不管怎么说，罗尔斯所说的这个‘无知之幕’是什么东西？”

“无知之幕是一个哲学虚构，但非常有用。无知之幕旨在激发你的想象力，然而，坦白地讲，我不确定你们俩是否还需要比现在更多的想象力刺激。无知之幕的设想是：假设你们作为一种虚无状态的灵魂生活于某种飘渺之境。这种想象对本来说可能要比你容易一些，塞琳娜，但试试看。不管怎样，你们这群虚无状态的灵魂将被具体化，并置于现实世界。你知道你将作为人而存在，知道你们将拥有人类所共有的欲望、需求和弱点。但你对自己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一无所知。你可能很矮，也可能很高；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可能具有运动天赋，也可能身患残疾；可能精力充沛、勤奋不已，也可能毫无志气、慵懒迟钝。你不知道自己将属于哪一个族群，拥有哪一种宗教信念——如果有的话——政治观点和立场。你可能是个身患残疾的黑人，但热爱古典音乐，精于数学。或者你可能是个虔诚的正统犹太妇女，但出身于贫困家庭。你可能是个幸运儿，出身豪门，也可能不走运，出身贫贱。幸运而聪慧，或不幸而驽钝，当你们所有人都处在无知之幕背后的时候——罗尔斯称之为‘原初状态’——你们必须为自己的社会制定规则：你们要言论自由还是审查制度，大致平等的财富分

配还是巨大的财富差距，优秀的公共教育设施向所有人开放还是只向富裕的精英们开放？所有人都平等地享有获取公共职务和满意职位的资格，还是这些职位只提供给男性，或只提供给白人？我可能想要建议，搞哲学的人应该获得较大的财富份额，而且只有哲学家才应被允许担任领导职务。在我们的新社会里，本可能只想让男人参与选举。塞琳娜有可能想禁止所有的宗教活动。但（在无知之幕中）我们支持这些规则是愚蠢的。毕竟，我们对自己将来的身份一无所知。本可能是个妇女，我可能讨厌哲学，而塞琳娜可能是个狂热的罗马天主教教徒。我当然喜欢把我的宗教观强加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但当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被强迫者'而不是'强迫者'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所以，我们选择的规则将会是那些对所有人都公平的规则，因为每一个人都将生活在这一制度中，而且没有人预先知道他或她自己的特殊境遇。想一想，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能力或缺陷，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规则。选择的结果是那些没有偏见和特殊利益的规则，对所有人都公平的规则。我们可能会怀疑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法律，因为大多数参议员都是私心重重的、有钱的白人。但如果所有的参议员都知道，他们明天就可能成为市中心的贫困儿童或外来的农场工人，那么我们就会通过一系列极为不同的法律——它们会比我们现在的法律公平很多。如果每个参议员都知道，他明早一醒来就可能成为阿巴拉契亚一名贫病交加的儿童，没有任何的医疗设施或药物，那么参议员们会迅速通过建立普遍医疗的法案。借助于无知之幕，我们剥离掉了我们的偏见和特殊利益，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哪些规则是公平的，以及我们所在社会的哪些方面是不公平的。"

"你说得对，萨拉，"本说道，"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形式的社会契约论。它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好的途径，以思考规则、公平以及我们自身行为的公正性。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无论我是撒谎者还是被欺骗者，歧视的施与者或受害者——我就能更真切地审视自己的行为，不会因自我利益的偏见而扭曲。和我喜欢罗尔斯从无知之幕出发的'作为公平的正义'制度一样，我喜欢这种形式的社会契约论一点也不奇怪。说到底，它

难道不就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更为清晰的版本吗？在我看来，无知之幕就是以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促使我们从康德绝对命令的视角来思考伦理学：要永远这样行动，使你的行为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

"没错，说得很对，本，"萨拉表示同意。"但它是不信奉绝对主义的康德。不要依赖理性的特殊力量来拯救完美的理性规则。相反，只要不偏不倚地为每一个人想一想，从这种不偏不倚的视角出发，你就能得出关于什么是公平和公正的合理结论。"

"也许塞琳娜会喜欢它，"本满怀希望地说。"忘了那些绝对的道德规则和理性的特殊力量，把偏见、成见和特殊利益放到一边，不偏不倚地考虑每一个人，你就会知道什么是公平和公正的。难道你不认同这是道德客观主义的一种形式吗，塞琳娜？说到底，这就是你们科学家试图要做的。如果你开发出一种新药，你通过双盲实验来检测它。在实验过程中，实验主体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药还是安慰剂，甚至研究人员自己也不知道谁吃了什么。双盲实验就是一种'无知之幕'，旨在避免你的特殊利益、强烈偏见和破坏你的观察和计算的图谋。当你不偏不倚地进行道德推理时，你也能得出同样的客观事实。当然，有些人不愿意使用科学方法，他们取得了不同的结果，但这并不表明这些结果中就没有客观的科学事实。同样，有些人不愿意呆在无知之幕背后，却能不偏不倚地进行道德推理，但这并不表明其间没有关于什么是公平和公正的合理事实。"

塞琳娜点点头，但又皱皱眉。"嗯，伙计们。我喜欢我所听到的罗尔斯，而且我喜欢无知之幕。上天都知道，使我们放弃偏见，更公平地对待他人是件美好的事情。我想我们将来应该采纳其中的某些措施：将总统、内阁和众议院、参议院的所有成员聚集起来，把他们变成一群外来的农场工人。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让他们到加利福尼亚州摘葡萄，到华盛顿州摘苹果，到内布拉斯加州割麦子。他们在收割农作物方面可能很差劲，但当他们回到议会，他们的治理工作可能会做得更好了。另外，我很喜欢罗尔斯的观点，但我并不打算承认他的方法会向我们提供客观的道德事实，并且这种事实的客观性类似于科学的客观性。"

“但是，塞琳娜，”本坚持道，“即便你不愿意说道德事实和科学事实一样，你难道不承认，从不偏不倚的立场来看，我们能够获得某些合理、合法而且真实的道德结论吗？从无知之幕出发，我们能够获得一条客观真实的原则，即任何人因种族或基因偏见而受到虐待或得不到平等机会都是错误的。”

“很显然，我认为这是一个美妙的原则，本。我全心全意地支持它。不过，我想我这种支持源自我的内心——我的情感——而不是我的理性。我认为情感并不是客观事实的源泉。”

“你为什么不干脆说它基于情感，塞琳娜？”本没有放弃。“如果你认为它客观、公正，没有偏见和特殊利益——你对理性思考的定义还能要求更多吗？——那么你就会推断出，基于种族或基因偏见的歧视是不公平的，也是错的。对我而言，这不仅合理、客观，而且真实。”

“好吧，本，如果有人处于无知之幕背后，但依然认为妇女应该一直处于从属和服从地位，你怎么办？如果我从无知之幕中走出来后发现自己是名妇女，我应该从属和服从于男人吗？”

“只要人们真的处在无知之幕中，就没有人会这么做。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将自己的性别偏见带到了无知之幕中。”

“但这是在回避问题，不是吗？”塞琳娜继续道。“你说它应该被遮蔽掉，就因为它是偏见。那些坚持这种性别主义观点的人们声称，即便是在无知之幕当中，他们也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在道德上是合理的。请记住那条古老的谚语：‘如果男人也能怀孕，堕胎就会变成圣礼一样。’如果我们将所有人都置于无知之幕当中，我确信很多现在反对堕胎的男人们很快就会明白妇女掌控自己身体的价值，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明白这种价值。毕竟，一些最坚定的堕胎反对者本身就是妇女。想一想那些人，他们歧视同性恋为丑恶，谴责同性恋为道德上的邪恶。当他们的子女是同性恋时，他们有时会转变观念，但有时不会。事实上，有时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但他们仍然谴责同性恋是邪恶的，并试图压抑自己同性恋的欲望。这种源自愚蠢宗教偏见的不幸结果让我悲哀。仅仅是因为几千

年前一群野蛮的游牧民——一群嗜血之人，以种族屠杀为荣，而且为了生产出足够的儿童以替代在连续征战中的阵亡者，他们必须提倡异性恋和一夫多妻制——反对同性恋，我们现在就应该认为‘同性恋是邪恶的’是上帝的律法？”

“小心点，塞琳娜，”萨拉打断道。“你所说的那些人是我的祖先。”

“哦，对不起，姐妹。但别担心，我们的祖先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不包括我啊，”本说道。“我祖先的秘密都已经公开了。”

萨拉笑了。“塞琳娜，你难道不能管管他吗？”

“我已经尽力了，萨拉，但你知道训练一个男人有多难吗？你有卷好的报纸让我揍他吗？不管怎样，如我在涉及我们祖先之前所说的那样，我讨厌那些道德准则，它们诉诸的是萨拉那些野蛮的游牧民祖先们（萨拉，我确定你的女祖先们要和善很多；不幸的是，我们从未听说过她们）。当然了，不是所有相信同性恋是邪恶的人都基于宗教偏见。如果有人坚定地断言同性恋是邪恶的，同时，如果她自己又是个同性恋，她认为自己的性欲是邪恶的，那么对这种人，我除了试着去重塑她的感受外——通过情感上的吸引或将之置身于幸福愉快的同性恋群体中——就无话可说了。但这和对他们进行说理完全不同。当然了，如果他们相信那些愚蠢的事情，诸如相信同性恋者选择了自己的性取向，而我们能理性地拒绝这一取向，那么，你是在什么时候选择了异性恋的欲望？假如他们相信同性恋就是恋童癖，我们可以拿出铁的事实来证明，大多数儿童性虐待都是由异性恋者实施的，虐待儿童的同性恋者不会多于异性恋者。但如果这些情况他们都了解，却依然坚持同性恋在道德上是邪恶的，那在我看来，我们就已达到理性能力的极限了。”

“确实是，塞琳娜，”本回答道。“这只说明了理性不能说服那些不讲理的人。”

塞琳娜笑着说：“是的，本，理性不能说服那些不讲理的人；但当推理没有足够的理由时，理性也不能使人信服。到了这种程度，我认为理性

已经达到了极限，而情感会获胜。我当然不喜欢这些人的情感，他们固执地认为女性受到附属性的对待是正确的，即便他们也是女性；我也不喜欢这些人的情感，他们认为同性恋应该被谴责为邪恶的，即便自己是同性恋者。但我非常乐意创造一些情感上的吸引力，来改变他们的想法。当然了，不是折磨，也不是洗脑，而是非野蛮形式的情感劝说：有很多电影、友谊和小说能拓宽我们的视野，增加我们的同情心。”

本摇摇头。“在我看来，如果人们真的放弃偏见，不偏不倚地进行思考——如果他们真的处于无知之幕当中，将自己的偏见留在幕外——那么，我们就能对公平合理的道德原则达成一致。”

“对我而言呢，”塞琳娜回答道，“即便我们能够遮蔽掉偏见，仍然存在着基本的价值差异，它们无法通过理性来解决。”

我一直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价值完全依赖于我们自身的主观欲望。然而我也没有捍卫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客观性。道德真理并没有被写进宇宙之维：在这个意义上，主观主义是对的。如果不存在身具欲望或任何偏好的存在者，就没有东西是有价值的，道德也就空洞无物了。另一方面，一旦有了身具欲望的存在者，价值就不只是每个个体存在者的主观价值了。理性有可能引领存在者走向一种宇宙视野，而这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客观性”。当我们的理性能力向我们表明他人的痛苦类似于我的痛苦，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其他人的痛苦就是我自己的痛苦，那么我的理性正向我展现的这些事情就具有不可否认的真实性。我依然能够选择忽视它，但我却再也不能否认我的视野要比原来的狭窄而局促。这或许还不足以产生一种客观真实的道德立场（人们可以一直追问：拥有更宽广和包容一切的视野有什么好处呢?）。但它接近于我们为道德所寻找的客观基础。

——彼特·辛格：《伦理生活论文集》



文化相对主义

“你想说什么呢，塞琳娜？每一种文化所采用的价值体系，无论是什么都是对的吗？战争和侵略对我的祖先，那些野蛮的游牧民来说是对的，而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来说则是错的？那种合理的道德是无论哪种社会都会同意的吗？”萨拉看上去很困惑。

“当然不是啦。”塞琳娜轻快地摇摇头。“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奴隶制在今天的密歇根是错的，但在1840年的亚拉巴马州，奴隶制拥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吗？肯定没有。这意味着，当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试图废除奴隶制时，他是错的；但到奴隶制成功废除之后，他的废奴宣言突然就变得正确了。如果文化相对主义是对的，那么文化改革者们就总是错的。绝非如此。奴隶制在1840年的亚拉巴马州是错的。如果它在那时的文化里是可以接受的，那么那时的文化就彻底错了。我厌恶一切形式的歧视，无论是对男同性恋者、妇女、黑人，还是对犹太人、西班牙人。但我不能诉诸任何的客观道德事实来证明我道德观点的正确性，因为——在基础的价值层面——根本就不存在客观事实。如果你问我怎么看待歧视，我会回答说，歧视在所有文化中都是不公平的，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这种深厚的道德信念不是基于理性或客观的事实，但这并不会改变我的真切信念：歧视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且，我肯定不会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存在多种真实的道德体系——和文化类型一样多。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说某一种道德体系是客观真实的，但我肯定不会把我的道德祝福献给那种压制妇女的文化，相反，我会强烈反对这种文化。”

本微笑着。“好啦，塞琳娜，至少我们还能就此达成一致。”他看了看表，站起来，背起了背包。“我要在上课前复印这份论文。不会太久。如果有时间，在上课前我会再来这儿。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俩必须结束关于道德理论的讨论。”



伦理两难

塞琳娜伸手抚摸着本的手。“没问题，本。如果你上课前不回来了，我整个下午都会在实验室。如果你想吃饭，记得去找我。”塞琳娜微笑地看着本走出了咖啡馆，然后迅速地转向萨拉。“萨拉，趁本不在，我想和你谈谈。我需要一点建议。女孩和女孩，女人和女人，姐妹和姐妹之间的对话。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你。”

“当然，塞琳娜。这会是我们之间永远的秘密。什么事情困扰着你？不像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啊。”

“不，无关哲学沉思的事，是个现实问题。嗯，你知道我爱本。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人有时让我疯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毫无头绪，塞琳娜，但我会试着去猜。不管怎样，到底怎么啦？”

“嗯，室内管弦乐队明天动身去春季旅游。先飞新奥尔良，再乘游览车转一圈。我们将在新奥尔良、莫比尔、坦帕湾、亚特兰大巡演，然后乘飞机返回。美好的旅程，美好的音乐，美好的时光——摆脱寒冷的密歇根和射线的浸泡，哈利路亚。”

“听起来不错啊，我希望我也能有这样的问题。”

“问题不是这个，萨拉。问题是：你知道唐纳吧，他是首席中提琴手。他拉得很好，长得也很好。嗯，我们认识好几年了，之间一直有点儿化学反应，有火花。和我对本的感觉不一样，但仍然很诱人。而且我知道他也有同样的感觉；我无法正视他的眼睛，朋友，这就是问题所在。嗯，我们就要去南方了，沐浴阳光，享受玛格丽特鸡尾酒，我在沙滩上会穿着非常小的黄色比基尼。整整一周，远离密歇根，远离本。而唐纳，嗯，这完全是物质层面的，真的。我的意思是，我喜欢他，而且我爱听他拉中提琴，但我们不是知己或别的。但同这个男孩在南方的阳光下呆上一周——嗯，这将是一个美妙的春假。而且唐纳行事周全，他很聪明。另外，他有一个好伴侣伦达，他会和她一道回家，他知道我和本的关系，他知道轻重。在

温暖的夜晚，窗户外吹来微风港的海风；嗯，唐纳和我会有一个非常美妙的春假。当然了，我们会很小心的，做好一切预防措施。没有人会受伤。那句法国名言怎么说来着？‘被发现了，是小小的不忠；没被发现，就什么也不是。’你怎么看，萨拉？”

“这种情况，如果被发现了，可能就不是件小事了，本可能会觉得是严重的背叛。而且你们之间的信任可能会被破坏，有可能被彻底摧毁。”

“没错，有可能。但不会被发现的。就像我所说的，唐纳行事非常周全；相信我，本绝不会产生怀疑的。”

“嗯，那样的话，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塞琳娜。你和唐纳会在明媚的南方度过一个激情的春假。当然了，老本，他会呆在3月份寒冷的密歇根。但别替他担心。你知道，本是个非常性感的男人，嗯，你可能注意到，我们之间也曾有过一些火花。你知道这里的冬天：你需要有个人来依偎，陪你度过漫长的冬夜。一天下午，我和本一起喝杯热咖啡，然后在舒适的餐厅吃顿温馨的晚餐，火花四射，一个接着一个发生了。好，你和你的唐纳去旅行吧；我确信本和我也能找到一些取暖的方式。”

“嘿，小心点，萨拉！我喜欢你，当你是姐妹，你知道的。但你对我的男人有非分之想，我会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萨拉笑了。“挖出我的眼睛？那本的眼睛怎么办？”

“嗯，本是无辜的。如果你们俩搞出事了，我知道是你引诱了他，你是个巫婆。”

“呀，别这样，塞琳娜。你刚才怎么说来着？‘被发现了，是小小的不忠；没被发现，就什么也不是。’”

“我是指我的忠诚问题，而不是本的。如果我出轨了，那只是一时的放纵。但本是如此认真，他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但注意了，如果你遇到一件纯粹身体性的事件，你会将你所有的存在全都投进去。毕竟，你是个唯物主义者，身体就是全部。但本有身体和灵魂，如果他纯粹是在身体上出轨，他的灵魂是不受影响的。所以没有人会受伤。我们会做好一切预防措施。只有美好而洁净的肉体愉悦。我的意

思是，我知道我不会取代塞琳娜在本感情中的地位，但我确定，你不在时，我和本会度过非常愉快的一周。微风港是很浪漫，这毋庸置疑；但当你和某人温暖地依偎在毛毯上时，呼啸的北风也有其迷人之处。”

“好吧，好吧。非常聪明，萨拉。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像我祖母过去常说的，适用于雌鹅的，也适用于公鹅，对吧？但你看，这其实是不一样的。你或许能侥幸成功，你能够阴险地掩藏住。但本呢？他如果染指了其他的女人，脸上就会写满愧疚，我就知道了，这会让我很生气，我们会吵架。所以有人会受到伤害，首先从那个和本卷曲在毛毯中的女人开始。但我能和唐纳度过狂野而美妙的一周，而本绝不会那么聪明。那么，伤害从何而来？”



美德伦理学

“哦，好吧，塞琳娜。你说服我了。出轨去吧。你很有可能会侥幸成功。毕竟，你是个高明的说谎者，你对老本的心思了如指掌：笑一个，吻一下，可怜的老本就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中了。说到骗人，你可是个专家。本深夜给你房间打电话，你正和唐纳依偎在被子里，当你的手指穿过唐纳的发际，你依然能够像斑鸠一样和老本柔声说情话，甜言蜜语。没错，朋友，说到撒谎和骗人，你是个大师。在你和唐纳相处的一周时间里，你天天对老本撒谎；回来后，在剩下了的春季学期继续对他撒谎——嗯，这学期就像是个培训骗子的研讨课。你会成为一个高明的骗子，真正的艺术家。你会变得如此善于撒谎，以至于撒谎根本不可能困扰你，谎言来得轻松自然。你是对的，塞琳娜，天赋如此，你不想浪费它。”

“稍微等一下，萨拉。没错，我偶尔会撒谎。我看起来像乔治・华盛顿？如果我砍倒了我父亲的樱桃树，我很可能会试图让他相信，树是勤劳的农场工人们砍掉的。但我可不是一个全职骗子！另外，对本撒谎又不是什么大事，我没有实施股票诈骗或类似的事情。这只是一个小谎言。好吧，或许是个中等程度的谎言。但我不是一个习惯性的骗子。”

"嗯，你撒谎了，但还不是一个真的骗子。这是不是有点像你在最后关头吃了巧克力曲奇，但它们却不能算作是对你日常饮食的不利因素？"

我们就是自己重复做的那些事情。因此，卓越不是一个行动，而是一种习惯。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但是萨拉，我并不打算一直骗本。我并不打算一直撒谎，只是阶段性的。"

"塞琳娜，我没有想过要夸大它。我并没有规定某些康德式的绝对道德原则，即任何情况下都禁止撒谎。你看，如果纳粹上门来搜寻犹太人，你会告诉他们我是个非犹太人，对吗？但对本撒谎和对纳粹撒谎不一样，它不是一次性的事情。你的谎言从告诉本你们一吻别你就开始想念他，到当他给你打电话时，你告诉他你有多么的孤单；他想听一听你的旅行过程，而这又引发了更多的谎言。但最主要的是，你必须要决定自己想成为哪种人。如果你想当一个熟练的骗子，那就尽情说谎吧。你的道德品质并不完全独立于你的行为。你的实践造就你自己，品性由你的行为所塑造，而且这种塑造不是从你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作开始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因金融诈骗、操纵股票而被捕？假设你在大学里问他们，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人会回答说：'哦，我想我喜欢当一个骗子，从养老基金里面捞钱，抢夺那些老人一生的积蓄。'但实际发生的是他们从一些虚假的陈述开始，到浮夸，再到偶尔的欺骗；他们的实践就是他们自身。'哦，我是撒谎了，没错，但我骨子里其实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没错，我聚敛财富，从未帮助过穷人，但我事实上是很慷慨的。'没有用。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慷慨的人，请行慷慨之事。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请讲真话。你在行动中种什么，在品性中就收什么——品性是你自己发展出来的。如果你践行撒谎，你就会成为一个熟练的骗子。我不是说，只要你撒了一个

谎，你的品性就会永远打上骗子的烙印。但你撒的谎越多，就越容易变成骗子，你已经形成的品性也就越难以改正。我们的日常实践塑造了我们，我们通过我们的日常选择塑造了自己的品性。塞琳娜，你看，你想拥有什么样的品性，这取决于你。但你的品性不是独立于你行为的固定点和封闭的某物，它就是你自己的实践。”

“所以我要一个人睡，而唐纳也将孤独地躺着，我们都要失望，而本来我们可以过得很快乐的。哦，很好，我想你是对的，我真的不想变成一个大骗子。另外，这可能对本确实很不公平。但我告诉你件事，朋友，下次我想在春季出轨，征询别人意见时，我会去找个可爱的功利主义者。”

萨拉笑了。“功利主义者肯定会欣赏微风港激情一周所带来的快乐。但我不确定的是，功利主义者是否会祝福那些随后而来的欺骗。”

“好啦，我承认，你所说的培养好习惯这件事很有意义。但或许我应该效仿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不是向上帝祈祷‘请让我有德性，但别马上有’吗？我非常愿意成为一个诚实而有德性的人，但能不能再过几年？”

“你当然可以，塞琳娜。如果你相信上帝会突然降临，将你身上的欺骗品质转变成非凡的诚实，那就没问题。但如果你认为你的品性是由你的日常生活和你自己的活动所塑造的，那你就不得不再仔细想想你现在正在塑造的是哪一种品性。”

本走进咖啡馆，抖了抖身上的雪，脱下手套，走向她们的桌子。塞琳娜把手指放到嘴边，看着萨拉。“本来了。我们的谈话不许泄露一个字，记得吗？”

“别担心，塞琳娜。我答应过不说的，而且我不是那种不守诺言的人。”

塞琳娜转了转眼珠子。“萨拉，让它过去吧。”

“嘿，伙计们，我的论文复印好了。还有时间喝完我的咖啡。你们俩解决了所有的伦理学问题了吗？”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讨论美德理论，”萨拉回答道。“美德理论家们认为，我们对于行为的规则和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强调得太过了。相反，我们应该更多地注重品性：什么样的品性特征是有德性的，以及如何塑造这

些有德性的品性？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认为这种品性是有价值的，而不是只考虑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是对还是错。你想成为那种锱铢必较的人，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利益吗？或者，你更愿意成为那些帮助他人的人，那些体谅穷困人群的人，那些具有慷慨品性的人？”

“我喜欢美德理论，它是一条思考众多伦理问题的好路径。”塞琳娜对萨拉苦笑着。“但不是一条能够证明存在客观道德价值的路径。首先，对那些不想拥有德性的人，你对他们说什么？我喜欢慷慨，你也喜欢慷慨，我们都想拥有这种美德。但假如有人真诚地说：‘不，我想过了，我不想变得慷慨。慷慨是为那些笨蛋准备的。我想遥遥领先。比赛是快速而激烈的，没有时间停下来帮助那些步履蹒跚者。我就喜欢这种方式。’”

“在那种情况下，塞琳娜，或许你对这个人没什么太多好说的，”萨拉回答道。“你究竟想对这样一个人说什么道理呢？道德理由不行，因为这个人没有道德关怀。然而，或许有一个答案能对大多数人有效。假设有人真诚地问：‘我为什么应该是道德的？最佳的答案也许是说，你看，你真的想当一个撒谎者，骗子，变成一个贪得无厌，对他人需求漠不关心，完全关注自我之人吗？如果你真的认为这种品性是有价值的，那或许就没有道德理由能使你相信道德的价值了。但不幸的是，很少有人会觉得这种品性和葛朗台式的一生真有特殊的吸引力。’”

“好吧，就算是吧。它对想一想通过反思我会赞同自己成为哪种人，”本说道，“以及我的行动在什么程度上有助于或阻碍了这种品性的发展很有帮助。但美德理论确实有一些局限。说到底，人们有着很多种不同的美德理想。比如尼采，他就对拥有‘一颗冰冷而坚硬的心’满怀激情。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最关键的美德是荣誉。对纳粹而言，毫不犹豫地制造巨大苦难的能力就是高度的美德。对有些人而言，感受温情和同情心就是一种美德；对另一些人而言，它却与‘男子汉’的美德相违背。对男人而言，美德具有侵略性；而对女人而言，美德是温顺和服从。在1850年的佐治亚州，谁会被人们看做是最有德性的人？是那些拥有大批地产和奴隶，严酷地惩罚着那些试图逃亡的奴隶的人；是那些以斗鸡或斗狗打发闲暇时光的

人；是那些在家庭中作风严厉，使妻子处在附属和服从地位的人；是那些在鸡毛蒜皮小事中准备以死捍卫‘荣誉’的人。所以，在我们高唱美德颂歌之前，我们应该搞清楚我们歌颂的是哪种美德概念。”

“提得好，本，”塞琳娜回答道。“我认为美德理论能够为很多道德问题提供有益的视野，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不过，在某些背景下，美德理论似乎特别有用。想一想医生。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出色的内科医生，你显然需要培养出某些美德。你必须能保密：当你去找医生看病，你告诉她你的隐私，可能涉及你的性生活，吸毒问题，或精神抑郁。如果你的医生用你的隐私细节取悦他的高尔夫球友，那你的医生就不具备一种关键性的美德，这种美德在其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而且我们还能够借助于美德来表达职业理想。当艾滋病刚兴起时，我们不知道这种疾病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很多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拒绝接诊艾滋病人。这么做，他们就没能奉行医生职业的理想要求：医务人员必须有勇气接待他们的病人，即使这可能会使他们自己身处险境。当然了，他们不必鲁莽行事。他们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比如戴上口罩和手套。但他们不能因为病人会带来危险就合理地拒绝接诊病人，就像是警察无权拒绝追捕危险的罪犯：对这两种职业来说，勇气都是必需的美德。当然了，这些医生也没能奉行患者利益至上的原则。或许，这些医生需要更多地想一想自己心目中一名有德性医生的标准以及自己的行为与这些标准之间的差距。他们也许可以这样问自己，我真的想成为一名因义务危险或困难就逃避义务的医生吗？所以，在某些背景下——特别是在那些有一个美德理想被大家所热烈支持的地方——通往道德之途的美德就是非常有价值的。”

“没错，美德理论有其自身的优点，”塞琳娜总结道。然后她抬眼看着萨拉：“但也有着一些明显的缺点。”



道德实在论

本放下手中的咖啡，向前倾了倾身。“昨天，就在我们争论完道德客

观性之后，我去图书馆为我的历史课找资料。但我仍然在思考我们关于道德事实的某些争论，所以我决定检索一下那些哲学家最近写过哪些道德客观性方面的著作。”

萨拉举杯致意。“喔，本，你在图书馆里查询哲学方面的著作？我真的很感动。”

“没错，”本回答说，“当你身边的伙伴志趣各不相同时，你就会明白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便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也会被腐化的。不管怎样，我四处搜索，无意中发现好几处提到‘道德实在论’。听起来好像正是我想要的。于是我开始寻找当代关于道德实在论的作品。”

塞琳娜面带怀疑的神色。“道德实在论？它归属于哪一类？‘哲学玄幻’？”

“别急于下判断，塞琳娜。你可能会喜欢当代道德实在论中的某些部分。”本接着说道。“不管怎样，我认为我搞懂了道德实在论的关键——或至少是其中某些版本的基本结构。和哲学上的其他事情一样，道德实在论的版本和就这一论题进行写作的哲学家一样多。”

“够我们吵得啦，”萨拉表示同意。“但不管怎样，告诉我你从道德实在论中学到了什么。”

“好，首先，”本接着说道，“它不是柏拉图的道德实在论，甚至也不是康德的。它不是你祖母的道德实在论，塞琳娜。而且它也不是你祖先的道德实在论，萨拉，道德实在论并不期望在石板上发现成文的道德律法。事实上，大多数当代道德实在论者甚至都不能肯定道德实在论是真实的。”

“你说的没错，本，”塞琳娜微笑着说道，“我确实喜欢道德实在论的某些部分。特别是关于它不会成真的那部分。”

“我没有说他们认为道德实在论不是真的。”本说道。“我说的是，有些道德实在论者并不声称自己知道道德实在论是真的。相反，他们认为道德实在论是一个合理的假设，我们最终会有好的理由去相信它是真的。道德实在论者认为，问题不能通过找到并展示一个‘真正的道德事实’来解决。电子存在吗？我不可能把它抓在手里，然后放到餐巾纸上给所有人

看，说：‘看，这是电子。事情解决了。’我们相信电子存在，是因为与那些否认电子存在的理论相比，物体之中包含电子的理论能向我们提供更好的解释。最终，能够检验道德实在论的是：与那些否认道德事实的理论相比，假设存在道德事实的理论能向我们提供更好的解释和指导。”

塞琳娜仍然抱有怀疑。“好，我有个疑问。道德实在论者的理论恰好就应当是解释力更强的理论吗？”

“我很高兴你提出了这个问题，塞琳娜，”本微笑着道。“道德实在论的关键是能预测和解释新兴的道德共识：在道德问题和基本价值上更为广泛的共识可以通过客观道德事实的存在——这些事实引导争议者找到共识——来获得最好的解释。”

“哦，对。”塞琳娜摇摇头。“我们确实需要某种东西来解释新兴的道德事实。告诉我，本，你谈到关于堕胎问题的新兴道德共识了吗？或者是关于极刑的？或者是财富的公正分配？或者是关于战争什么时候在道德上是正当的？道德实在论者打算解释到底什么是‘道德共识’了吗？”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塞琳娜。”本笑了。“在这些道德问题上，目前似乎还没有太多甜蜜的和谐，但道德共识的前景也许并不像它乍看起来那么黯淡。以堕胎的争论为例吧。目前的交锋很激烈，而且对立双方似乎都是毫不妥协的——没有任何共同的立场。但如果我们能让他们冷静下来，也许其间会有更多的共识——与他们相互争吵时相比。”

“你知道，本，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你可能是对的。”萨拉向前倾着身子。“上周，我在准备社会伦理学课时，读到过一些关于争论堕胎的文章，我偶然读到丹尼尔·卡拉汉的一篇文章。我真的很喜欢那篇文章。”萨拉打开她的笔记本，翻找着。“在这儿。卡拉汉是这么写的：

> 尽管在堕胎争论中的双方通常会忽视，或有组织地嘲笑那些本质上积极的冲动，这些冲动隐藏在敌对方立场的背后，然而，这种冲突最好还是被看做相互敌对的基本价值冲动之间的一场竞争。一个允许妇女有权利和自由掌控自己生活的可能社会固然是一个高尚的目标，

而一个毫无例外地平等对待所有生命形式的社会也同样高尚。在最好的可能社会中，有可能使这些目标和谐共处。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一方的首要目标是获取堕胎权利，而另一方的目标则是拒绝这种权利。我相信，这是一种真实而深刻的困境。但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这种困境，甚至不愿意承认任何一种选择都不是完美的，这才是堕胎争论中最恼人的因素。

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都同意，对吗？我们都相信，妇女拥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都同意，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很显然，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举个例子，在胎儿是不是完备的人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胎儿是不是真正的人——如果存在争议的话，那应该优先采用哪种权利。但有趣的是，即便在这个看似双方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主题上，在冲突最激烈、争论最尖锐的地方，我们依然能够看得更深，并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道德共识因素。”

“萨拉，也许道德共识并没有你所想的那么多。”塞琳娜依然表示怀疑。“当然了，我们都同意，妇女拥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在道德上是好的。但关于这一道德理想真的有共识吗？很多宗教信徒会发现这是一个邪恶而可恨的原则。而任何相信对另一原则有普遍同意的人——所有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其观察都不够敏锐。我们在这里高扬这一原则，但有些社会很显然并不真的相信所有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这些社会让成千上万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当中，没有医疗保障，营养不良，住着危房，得到的是明显次一级的教育机会。”

“确实是，塞琳娜，”萨拉让步了。“令人沮丧，但真实。不过，当代道德实在论者没有打算放弃。没错，人们经常会拒绝这些原则，而且人们经常表面支持，实际拒绝。但假如我们消除了宗教教条所施加的偏见和误解，将激烈的言辞和谩骂放到一边，我们就会从一个更加冷静、清醒的视角来看待道德问题。剥离掉我们的偏见、歧视、教条和狭隘的自我利益——或许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身处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很少有人会支

持将妇女当做二等公民来对待，而且大多数人会同意，在一个富足的社会，让成千上万的儿童生活于贫困之中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清醒、冷静的反思视角来接近这些问题，我们就能发现基本共识。这也适合你在科学上支持的那种进路，对吗？那些支持在公共学校讲授达尔文进化论的人和那些想讲授'神造论'或其他宗教教条的人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乍一看，在他们之间似乎不可能找到任何共识。但如果我们放下宗教教条，冷静而全方位地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一个广阔的共识，即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当代生物学中一条已被充分证实的核心原则。如果我们在堕胎争议中做同样的工作，也许我们还不能就堕胎是否合法达成一致，但我们可能会比从前发现更多的共识性因素。"

"也有可能不会，"塞琳娜回答道。

"是的，可能不会，"本接过这个论证。"但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问题。而且假如结果是其间有重要的道德共识，那么对这一共识最好和最富有成效的解释是什么呢？也许最好的解释与真正客观的道德价值毫无关系，而是源自生物学、神经心理学或人类学的某一研究成果。但也许最佳的整体性解释会包含一个关于真实道德价值的假设，就像当代最好的天文现象解释包含中轻微子假设一样。我们相信中轻微子，不是因为我们能踢它们、品尝它们或能把它们堆起来；相反，我们相信存在中轻微子，是因为包含中轻微子的理论比其他理论更有效。道德实在论者声称，如果道德实在论能被证明为真——他们没有声称自己知道道德实在论能被证明为真，这只是一个可行的假设——那么，其被证明为真的方式就类似于科学理论被证明为真的方式。"

当然，各方都必须承认，道德争论尚未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愿望上的融合，正是这种愿望才使得道德事实的观念看起来很合理。但道德争论从未有过这么一段历史，其间我们能够自由地进行思考，而不被一种错误的生物学（亚里士多德传统）或一种对于上帝的错误信仰所妨碍。持续的道德

争论能否在我们的道德信念和相应的愿望中实现必需的融合——这种融合使道德事实观念看起来具有合理性，这一点仍有待观察。这里所描述的这种道德实在论提出了一种解决的希望。只有时间能证明。

——迈克尔·史密斯：《实在论》，见彼特·辛格编：《伦理学指南》，1991

"如果我们就基本的价值问题达成了共识，如果证明了道德实在论是对那种希望中的共识最简单和最好的解释，那么道德实在论看起来就是合理的。"塞琳娜摇着头。"这里有好多可恶的'如果'。不过，我承认这是我听哲学家说过的最谨慎的断言了，所以它至少还有优点。但即便我们达成了某些共识，即便不同的道德理论真的在向融合运动，这仍然不能证明客观道德事实的存在。我们必须要追问的是，是否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解释来说明这种融合，而这种解释并不要求将这些'外来存在物'的假设当做'客观的道德事实'。道德事实假设违背了奥康剃刀原则，因为还有更简单的解释。这是道德实在论面临的基本问题。假设我们确实在道德信念上获得了某些融合，什么是解释这种融合的最佳假设呢？也许融合是由于西方工业国家在全球已经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力量，以至于他们的文化、观念和道德原则变得更有影响力了。这一解释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道德融合的最佳解释，但无论如何，它都要比道德事实假设简单些。而且对于这种假设一直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能达成共识或许是由于我们物种共同的进化史。我上学期上生物课的时候，读到了当代哲学家和生物学家迈克尔·鲁斯的著作。鲁斯对此有段高论，我非常喜欢，所以在笔记本上抄下了这段话。在这儿。鲁斯这样说道：'我们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最后从草原灵长类进化而来。假如我们是从穴居者或类似的东西进化而来，我们可能会将吃彼此粪便的命令当成我们最高道德义务的原则。不仅仅是欲望，更是义务。'"

如果存在客观价值，那么它们就会是一类非常强的实体、性质或关

系，完全不同于宇宙中的其他事物。与此相应，如果我们能意识到它们，那肯定是借助于某种非常特殊的道德知觉或直觉，而完全不同于我们认识其他事物的日常方式。

——J. L. 麦凯：《伦理学：发明对和错》，1977

"咦，"萨拉做了个鬼脸。"多谢了，塞琳娜。有人想要松饼吗？"

"对不起，姐妹，"萨拉笑了。"不管怎样，关键是即使道德融合出现了，依然存在很多更简单的可用解释，这些解释不必涉及客观道德事实这一特殊范畴的假设。想想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我们放下武器，停止这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试着去寻找某些一致认同的道德原则。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说，好，让我们达成一致，彼此和平相处：如果你不攻击我，我也不攻击你。这听起来是一个好的开端，对吗？但不是每一个人事实上都会同意这一道德合作的基本起点。例如，大卫王——请原谅我提及你另一位好战的祖先，萨拉——吟唱赞美诗'上帝以力量束我之腰'和'教我双手以战斗'。而且萨拉的家族可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好战分子的家族：埃兹拉·庞德有一首诗歌颂战争的喜悦，当鲜血从我们的手上、剑上淋漓而下，我们诅咒道：'愿上帝惩罚所有呼喊'和平'之人！'当然，有些美化战争的人不知道战争的真实面貌：他们穿上飞行服，登上满载军乐队的运输机，行着军礼，把自己想象成无畏的勇士。但如果他们看到残缺的肢体、死亡的婴儿和哭泣的恋人，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而另外一些人重视战争，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是进步所必需的：他们持有一种肤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只有血淋淋的斗争才能促使我们进入某种'更高级的形式'。然而，即使你把所有这些对战争及其巨大毁灭性结果持有错误观点的人放到一边，仍然会有一部分人觉得战争振奋人心，令人激动，他们真的爱好战争胜于爱好和平。如果我们指出，在战争中有很多无辜的人会被残害和屠杀，而且社会在战争中会变得野蛮而压抑，这个人会认为这只是战争荣耀的小小代价。而且如果这个人考虑到了他自己也有可能被杀，他对此的反应会是，短暂而好战的一生胜于漫长而和平的一生。我们

很可能会鄙视这个人，称其为道德怪物。但那只是一个标签，不是论证。在那里，不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道德事实’。”

“但塞琳娜，”本说道，“那种人肯定非常少，大多数人会同意和平好一些。”

“当然了，”塞琳娜回答道。“但这并不能表明，我们基于理性或通过辨识出道德事实可以达成一致。如果大多数人不喜欢合作，而宁愿相互杀戮，我们这一物种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我们相当脆弱，不够敏捷，而且我们没有多刺的外壳来保护自己。我们物种中一部分人愿意团结合作，组成群体以防御捕食者，他们比那部分相互残杀的人更容易存活，并将合作基因传承下去。这并不能表明，和平合作是个客观的道德事实。在高山上的大猩猩中，当一只雄猩猩登上统治地位，它立刻会杀死领地内所有的幼猩猩。这种倾向使它们更有权力，而作为唯一的男性，它们更可能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这是一种成功的进化策略——但这种成功并不能使它在道德上变得合理。所以，简而言之，对于我们同意合作的倾向，我们有一个比客观道德事实假设更简单的解释。如果你坚持的话，你可以说我们不应相互攻击的这种一致同意，是基于某些特殊直觉的，或来源于某些可辨识的客观事实。但如果通过诉诸我们自身的进化史，我们能更简单地解释它，那么增加一系列额外的‘客观道德事实’假设，真的能让我们有所得益吗？”

“我认为关于道德实在论依然没有定论，”萨拉说道。“奥康剃刀当然重要；但简单性不是最佳解释的唯一标准，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伦理学当中。”

“没错，”塞琳娜表示同意，“但我很难想象，客观道德事实怎么会成为最佳解释的一部分，而且是对我们道德信念的最佳解释？”

“也许这只说明了你想象力的贫乏。”本眨着眼，捅了捅萨拉的手臂。

塞琳娜微笑着道：“这个孩子出了一记邪恶的左勾拳，萨拉。你稍微松懈一点，他就会给你来上一下。”

“对不起，”本说道，“我只想试着为那些身处重围中的道德客观主义

者赢上一分。但坦白地讲，萨拉，对我而言，道德实在论似乎太犹豫不决了。一旦清楚地涉及道德客观主义，我会认同康德：理性引领我们走向客观、绝对、普遍的道德真理。如果你想要道德事实，理性就是正确的途径。这是一条陡峭而狭窄的路径，但美德本来就不易得。蒙田怎么说来着？'那容易走的下坡路……不是真的美德之路。美德之路遍布荆棘而崎岖。'如果你想要一条容易走的路，你可以跟随塞琳娜走上那条非客观主义的宽敞大道。对真正的客观伦理学而言，你需要那些源自理性的绝对普遍原则。"

关怀伦理学

"哎，本，先把伦理学是不是客观的，是不是存在真正的道德事实，以及如果存在，我们是怎么知道它们的这些问题放到一边。我怀疑我们能就此达成一致。"萨拉倾身向前，热切地看着本。"无论你怎么思考道德客观性，你真的相信，任何一种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情都必须受普遍规则和理性原则支配吗？友爱、友谊和爱也很重要，但很难在普遍规则中捕获它们，无论是康德的规则、功利主义者的规则还是社会契约论的规则。事实上，友谊、友爱关系倾向于不受规则的约束：如果我住院了，你带着鲜花和书籍来看我，那肯定会让我很高兴。但如果我猜想你的来访是由义务所驱动的——可怜的老萨拉住院了，我不得不去看望她，我讨厌这么做，但我知道这是我的义务——而不是出于单纯的友爱，那么我对你来看我的喜悦之情就会丧失殆尽。如果你妈妈给你讲催眠故事，并帮你盖好被子，是因为她觉得这是她的义务，这当然比什么事情都不干要好，但不如下面这种情况要好：她给你读睡眠故事，帮你盖好被子仅仅是因为她爱你，乐意使你感到舒适、安全和被爱。假设你需要迅速赶往机场——有件急事，你必须飞回家——你让塞琳娜送你去。塞琳娜仔细考虑后决定，她有义务送你去，因为她必须报答你对她以往的好意。或者，她有可能在精确计算后决定，送你去机场会让所有人产生更大的快乐净值，所以她开车送你去机

场了。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你们的关系中就有非常重要的东西丢失了。丢失的东西是一种存在于个人关系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友爱和关怀。它们不能被非个人的功利计算和康德的普遍规则所恰当地捕获，恰恰是因为这些规则是无个性、非个人和普遍性的：最大化快乐和最小化痛苦是对所有受影响之人而言的，而没有考虑到这些具体的个人到底是谁；只按照你同时也能成为普遍规则的准则去行动。这些非个人的普遍规则忽视了对于我们道德生活至关重要的个体情感。这并不意味着，在伦理学中普遍规则不重要，苦乐计算不重要，非个人的审慎理性思考不重要。但它确实意味着伦理学的内容不仅仅是这些非个人的理性原则——其内容要丰富得多。”

本摇摇头。“这些感情是很好，我喜欢它们，满意吗？关怀他人是很重要。家庭成员、友人、恋人之间的特殊感情都是生命美好的组成部分。当说到伦理学，我们最好还是谈理性。没错，出于友谊、同情和友爱去看望你生病的朋友固然很好。但光是同情还不够。毕竟，对那些没有特殊吸引力的人和那些我们较少同情、关爱的人，我们也负有道德责任。我爱我的妈妈，我去医院看她是出于感情。但我妈妈也很烦人：她控制欲强，我们在某些观点上分歧巨大。因为这些分歧，我对她的感情有时会变弱，但我对她的义务却不可动摇。”

塞琳娜举起手。“我就是其中的分歧之一。本的妈妈希望本带回家一个满头金发的天主教徒，一个中西部的朴实农家女，她愿意将一生献给周日学校和相夫教子。他妈妈真是，啊哈，有点令人震惊。”

“好啦，我妈妈是有缺点。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的看法都不一致。事实上，她有时惹我生气。当然了，我依然爱她。但假设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最终对她丧失了所有的爱意，我对她仍负有义务。如果你让伦理学依赖于感情，其基础就会摇摇晃晃，变得不稳定。感情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爱塞琳娜，情不自禁地，没有其他办法。不是理性的。我爱这个无神论者干什么，她甚至都不相信客观价值？我情不自禁地爱着塞琳娜；如果我真的认为这份感情是个坏主意，这也不管用：我的理性不能控制我的

感情。但伦理学，完全是另一回事。理性告诉我们什么是对和错，我依据我的义务来作出决定。接下来的义务就是：无论你喜不喜欢，无论你是为情所动还是冰冷如初，你都要做。友爱、友谊和爱都是美好的，但它们都属于与伦理学不同的另一类范畴。”

“别胡扯了，本。”萨拉说道，“你真的想把情感和关怀赶出伦理学？情感对激发我们做正确的事非常重要。回到19世纪初期，那时的很多人都相信奴隶制是错误的。但由斯托夫人《汤姆大伯的小屋》以及类似的作品所唤起的情感推动了人们将信念转化为行动。冷漠的理性在数学上也许很好，但伦理学光有理性还不够。”

本丝毫没有让步。“情感也许曾被用来推进奴隶制的废除，但不要忘记，情感也曾被用来维护奴隶制。在奴隶制正式结束之后很久，情感还被用来维护种族主义。《国家的诞生》这部电影激起了一些强烈的情感，三K党利用它们来招收新成员。更不要提那些被激发起的情感，它们直接导致了‘正义之战’和焚烧女巫。没错，情感导致人们反对奴隶制，但也致使人们维护奴隶制。严谨的推理证明了奴隶制的错误，而且冷静、严谨的推理不可能被滥用。理性是一个支架：当我对母亲的爱意消逝时，通过理性和思考原则，我仍能辨识出我对母亲的义务。”

“但我心目中的情感说服不是这样的，本。关怀本身就很重要。功利主义把伦理学变成了一种合计苦乐的冷漠体系；而康德的体系更糟：情感成了为义务而义务的阻碍。但关爱朋友，爱你的子女、兄弟姐妹、父母，关心邻人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任何将这些关系简化为规则或计算的尝试都忽视甚至否定了这些关怀关系的本性，它们是人与人之间特殊而亲密的关系。在感情和关怀消失的地方，义务也许有些用处：如果我同塞琳娜的友谊破裂了，我可能仍会觉得有义务帮她个忙，以报答她过去对我的好意——或只因为她是个需要帮助的人。但这与出于我对塞琳娜的个人情感而帮她的忙完全不同。如果你使伦理学成为纯粹依照规则的计算过程，那你就低估甚至忽视了我们道德生活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而且你也使伦理学的视角扭曲、萎缩了。这会使伦理学看起来像一套用外行人来指导商

业活动的规则，而且这会排斥掉那些被很多人认为是伦理学核心和灵魂的关怀关系。”

本摇摇头。“关怀是很美好，感情也很令人愉快。但它们在伦理学中没有位置，就像它们在物理学中没有位置一样，但程度也许要低一些。”

萨拉叹息道：“关于这个问题，本，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一致了。嗯，这至少说明了友谊的价值：一定有一种特殊力量在分歧中维系我们的关系。我们在这儿已经讨论了好几个小时的伦理学了，我们在一些无法取得进展的观点上停了下来：一位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主张，将感情排除出伦理学；一位关怀伦理学者相信，感情和关怀构成了实质的道德核心；而一位非客观主义者认为，感情或理性都不能导向道德事实，因为这种事实是不存在的。”

“我可能不知道什么道德事实，”塞琳娜说道，“但我知道一个特殊的事实：我得跑着去实验室了。跟我走，”塞琳娜转向本说道，“别看塞琳娜喝咖啡了，我会让你看到更多的事实。”

“我要去上历史课，塞琳娜。在课上，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份事实，真正的事实——就像真正的道德事实一样。尽管你不能把它们放在试管里，观察它们的加热反应，但这并不会削弱它们的真实性。”

第十章　政治哲学

——三个朋友讨论财富分配

“本，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医疗保障可不是多此一举。没有适当的医疗，人们就会患病，那些本来可以及早有效治愈的疾病会经常发作，难以治愈，结果是让人彻底衰弱。没有适当的医疗体系，人们特别是儿童就会因疾病而死亡，而这是本应该能够避免的。”

塞琳娜的声音出奇地愤怒了。一点儿也没有以往同本争论时的那种玩笑口气，而是真正的不满。萨拉悄悄地坐到了两人中间，希望能避免更大的冲突。塞琳娜立刻转向了她。“你能相信吗？你以为你了解这个男孩，其实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本竟然反对全民医疗体系！你还有什么其他进步的政治观点吗，本？我们应该废除选举权法案吗？或者撤销农奴解放宣言？”

个人自由

“等一下，塞琳娜，这不公平，”本说道，“没错，我是认为政府不应该提供全民医疗，但这不意味着我要否定基本人权。恰恰相反，基本人权是我信念的核心。我当然不支持奴隶制：它令人恶心，极其错误，十分邪恶，是对基本人权的极端否定。而且我认为所有形式的歧视都是错的，妇女应该和男人拥有相同的权利去竞选公职、投票和经营企业，而非洲裔美国人也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当然，同性恋者也一样。请不要用那些我所没有的愚蠢偏见来指责我。不用你增加虚构的指责，我的毛病已经够多了。我相信基本人权。男人和女人、同性恋和普通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

权利应该毫无差别。我不关心你的肤色到底是什么，你都应该有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要你不伤害他人。这同样适用于同性恋者。如果同性恋者想结婚，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异性恋者否定同性恋者的权利是错误的。同性恋者所做的是他们自己的事。就像我祖母过去常说的那样：我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别在街上乱跑，别去惊扰马群。我是否恰好赞成同性恋结婚根本无关紧要：如果同性恋结婚不会伤害其他人，他们就应该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不喜欢塞琳娜的无神论，但只要她不试图强迫我服从她的信念，她就可以自由地信她所愿信之事。我认为萨拉研究哲学可能会把脑子搞坏，而且可能会危及其心灵；但这些伤害都是对她自己的，而不是对其他人的，所以她就应该自由地持有、宣讲她所喜欢的任何观点。我相信自由是好的——最大化每一个人的自由——只要不破坏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要不伤害他人。如果我要求一种禁止黑人或犹太人或同性恋进入公共餐厅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就伤害了他人，这也就不是自由的一个合法借口。但没有伤害，就不算犯规：接着玩，兄弟姐妹们，接着玩。"

"哇，我想你碰到他的痛处了，塞琳娜。"萨拉微笑着道。"老本简直口若悬河了！"

"好吧，我道歉。我犯了稻草人谬误，对吧，萨拉？我歪曲了本的立场：他反对的是全民医疗体系，而不是个人自由。但这也不全是我的错！我很震惊！本，我还是不能相信，你竟然不支持全民医疗。你怎么能认为人们没有医疗体系也行呢？你的基督教原则是怎么说的，本？耶稣不是这么说的吗？'来吧，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照顾我。'耶稣的教导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本？这是我从伯明翰磐石大教堂听来的。也许你该读一读你随身带着的《圣经》。我不是一名基督教徒，你也知道，但我赞同耶稣的说法：我们有义务照顾病人、饥饿者和无家可归者。不照顾病人是错误的；对像美国这么富裕的一个国家而言，不向人们提供医疗保障更是大错特错。这是一个道德耻辱，也是国

家的耻辱。”

“看，塞琳娜，”本回答道，“我相信帮助穷人是对的——向穷人提供衣物、住所、医疗。但这是我的自由，政府不应强加于我。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但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自由地帮助他人，做自由和负责任的选择，和我被迫增进他人福利之间区别很大。我认为，只要不伤害他人，法律就不应该干涉人们的行为。很显然，我能被限制不得超速驾车横穿市区，因为这么做会给其他人带来危险；但如果我在赛道上开赛车，冒自己的险来飙车，这就无关乎他人，只是我自己的事。吸烟也一样——或者大麻，就我的自由而论——只要我没用二手烟影响他人，或我自己开车受伤时，没对他人构成威胁。没有人应该被强迫去做某些事，除非当他们已经同意了某个互利条约。如果我想帮助那些没有能力帮助我的人——我深信这在道德上是件好事——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没有人能将他们关于‘什么是好的’的道德标准强加于我，除非他们能表明不遵循他们的标准就会伤害到他人。”

“一段站在密尔立场上的、对自由的经典陈述，”萨拉说道，“你表达得很好，本。”

“没错，这是对一个坏立场的优美陈述，”塞琳娜回答道，“只对你自己有义务。如果你帮助他人，那是恩赐，不是义务：给乞丐一片硬面包或给患病儿童一点药，你就应得奖章。不，谢谢，这对我而言似乎是一种狭隘而自私的义务观。”

上帝赐予我们的暂时性物品，就其所有权而言是属于我们的，但就其使用而言，它们不仅属于我们，而且还属于那些我们在满足需求之后能施以援手的人。因此巴兹尔说：“如果你承认它们（你的暂时性物品）来自于上帝，因为他不平等地分配了它们，他难道是不公正的吗？除非是由于你拥有保管员的良好品德，上帝因此而奖励你的耐心，要不然为什么你富而其他人穷？你手中有饥饿者所需的面包，你的仓库中有裸身者所需的衣

物，你放烂的鞋子中有光脚者所需的鞋子，你深埋地下的财富中有贫困者所需的金钱：于是你就伤害了那些你本可以帮助的人。”

——圣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

“我们都是自己人，塞琳娜，你可以把你对本的观点的真实想法告诉我们。别拐弯抹角的。”萨拉笑了，然后摇摇头。“我不确定我是否在其中找到了共同点。你们俩处在一个非常古老的争论的两极。为什么我不感到惊讶呢？不过，我还是喜欢攻击风车，进行无望的追问：为什么我是哲学专业的呢？本，你注意了，你真的重视你所捍卫的那个立场吗？在你的基本原则中，你的基本价值是什么？”

“很明显，是纯粹的自私自利和贪婪。”塞琳娜插话道。

“才不是呢，”本摇着头。“这不是一种自私的观点。它是一种最大化自由的观点——很显然，不光是为了我，还为了所有人。它不拒绝普遍性。相反，它让普遍性开花结果，而且以其唯一能开花结果的方式：当普遍性是自由地产生，而不是被强迫时。”

“这种观点告诉富人，他们对穷人没有义务；如果他们给穷人点面包屑，他们就是善良慷慨的啦，就远超出义务所要求的啦，”塞琳娜回答道。“在我看来这就是自私。”

“你是从极端的情况来看本的立场，塞琳娜，”萨拉仍然想当和事老。“试着从其最积极的方面去看。毕竟，本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有些持此观点的人很可能是自私的，但本不是，你知道的。那么，本的观点的积极面是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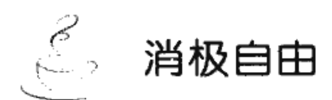
“好吧，”塞琳娜仍不情愿地回答道，“它是个人自由的一个庆典。但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对自由的扭曲，是对自由的极端夸大。它是没有义务的自由，随心所欲的自由，完全不顾他人的死活。我们有些义务是我们从未选择过的：你没有选择要对你的父母和家庭尽义务，但你确实有这些义务。”

“没错，没错，”萨拉说道，“我料到你不喜欢本的观点，但暂且关注一

下它的积极面。本想要个人自由，这是他的基本价值之一，也是其现有立场的动力。而且个人自由是件好事，对吗？你会同意这一点的，不是吗？”

“没错，是的。让自由之声响彻大地，”塞琳娜回答道。“我相信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或者是不信教的自由，如果你这么选的话——是好的。而且我认为大麻应该是合法的，和烟草、酒精、跳伞一样。我讨厌吸烟，但人们应该拥有吸烟的自由——只要我不必吸烟。但对生命而言，不仅仅只有你想做什么事的自由而已。本的见解太狭隘、太消沉，也太自私了。”

“生命当然不仅仅包括你想做某事的自由，”本回答道，“要多得多。也许还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但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个人道德，而是一个关于政治结构、社会治理规则的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自由最大化和义务最小化是最好的政策。”



消极自由

“好，本，”萨拉说道，“你支持一种最大化个人自由的政治哲学，但你想要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自由，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

本皱起了眉头。“什么意思，‘消极自由’？我支持最大化每一个人的自由，这怎么会是消极的呢？”

“我不是说你的观点是消极的，本，”萨拉说道，“我只是作了政治哲学家们通常引用的一个区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自由，即不受干涉，用某人的自有资源做其想做之事。消极自由是一种不受干涉的自由，所以被称作消极自由。如果你拥有消极自由，那就没有人能干涉你的行为和选择，只要你不对他人造成伤害。如果你想冒着使自己受伤的危险去玩滑翔翼，你就有这么做的自由。如果你想拿一万美金去赌博，并且钱是你自己的，那你就赌去吧。如果你想在整容手术和奢华的疗养上花费十万美金，你就可以照你想的那样来花这笔钱。没有人会妨碍你。只要你觉得合适，你就可以自由地使用你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而且，”本补充道，“如果你想花钱为穷人提供食物或为那些没有医疗保障的人建一个诊所，你也可以自由地做这些事。”

“完全正确，”萨拉同意道，“你可以自由地做你想做的事，追求你自己选择的目标。每一个人都享有自由，而这确实是一件好事：我们喜欢不受他人的干涉，自由地选择我们的路，设立我们自己的目标，崇拜我们喜欢的事物，研究我们愿意研究的东西，追求我们自己选定的结局。”

“听，听！我们三个为消极自由干一杯！不要强制和干涉！”本举起咖啡杯示意。

“哦，没错，消极自由很好，”塞琳娜回答道。“让我们听从自己的选择，享受我们的自由，没有干涉。这个周末我们去什么地方？拥有如此多自由的选择是多么美好啊！去我们在曼哈顿的公寓？或去湖边的夏日别墅？或者去阿尔卑斯山的度假村滑雪？或者你更喜欢呆在自己家的豪宅里？我们应该送巴菲和特雷弗去哪所预科学校？我们该去哪儿吃饭？在俱乐部还是在一家我们喜欢的高档餐厅？或者是让家里的厨师随便做点？我们该去哪儿做我的整容手术？旧金山？伦敦？还是去迈阿密找桑德拉喜欢的那个外科医生？如此开心，如此自由。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来作这些选择。事实上，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机会。他们不能选择去上哪所大学，因为他们哪一所大学的学费都付不起。他们不能选择去看哪一个医生，因为他们是没有医疗保障的低薪劳工，没有医生会给他们看病。他们不能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学校，因为唯一能上的是一所犯罪猖獗的烂校，那里的大部分孩子在毕业前就退学了，而大部分的老师很久以前就放弃努力了。没有医疗保障，没有教育机会，没有选择，没有希望。但别担心，没有人会干涉他们，他们可以使用他们的资源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只是他们没有资源，没有选择，他们的‘自由’是个幌子。”

不存在抽象的自由……无论自由概念还意味着什么，它都包含一种在多种选择对象中间进行选择的能力，包含一种真实而非名义上的选择，这

些选择对象是真实存在的，而不只是存在于纸上的。

——R. H. 唐尼：《平等》，1931

积极自由

"啊，是的，"萨拉说，"现在我们听一听积极自由的观点。有些人——譬如塞琳娜——争辩说，是的，自由是很好，但善意的忽视并不是提升自由的最佳方式。假设我们告诉里约热内卢或墨西哥城内数以千计的孤儿和贫困儿童——或者，芝加哥或密西西比农村的一名贫困儿童——他们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没有人会干涉他们，只要他们不伤害任何人，他们可以追求自己所选择的任何目标。但没有适当的医疗保障、良好的教育以及最起码的资源，这些孩子们的面前就没有任何自由对他们开放。如果我们珍视自由，那么消极自由往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确保人们都拥有真实践行自由所需的资源和机会——医疗、教育、鼓励、自信、选择未来的真实机会。消极自由是很重要，但没有积极自由的保障，消极自由对很多人就没有用。"

教育不仅会拓展一个人的自由，'坏教育'还会限制一个人的自由——通过观念和态度上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使人顺从于其生存环境或使人的选择朝向某些特殊方向。这种坏教育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直接和有意识的操控，如通过政治宣传或商业广告的形式，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潜意识地接受了自己所在社群的很多偏见和思维定式。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一个人作选择的能力要求他有对占统治地位的态度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能力；而这种质疑和批判的能力也是由正确的教育所培育出来的。

——理查德·诺曼：《自由和平等》，1987

美国人或许被错误地当成是人道的代表和标尺，但我们确信，在原则上，他们都赞同平等主义。当我们说所有社群成员，就社会而言，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我们确信美国人会一致赞同。但平等机会必须要有平等的起点。似乎没有人会认为在起点不平等的地方会有机会的平等。一个是继承了千万遗产的年轻人，一个是住在贫民窟的年轻人，起点相同吗？他们拥有平等的机会吗？可以说，他们两人都拥有尽其所能发展的自由——一个的起点是千万家产，而另一个的起点是贫民窟。也可以说，纽卡斯尔公爵的长子所拥有的机会，和公爵名下最低贱的一个佃户的长子所拥有的机会是平等的，因为二者毫无疑问都拥有各尽所能发展的自由——一个的起点是事先拥有爵位，而另一个的起点是一穷二白。但这种谎言只会让人发笑。

——奥雷斯蒂斯·布朗森：《波士顿评论季刊》，1840 年 10 月

"好吧，你说得很好，"本承认道。"但难道不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吗？太强调积极自由最终会摧毁消极自由。毕竟，我们如何获得资源以支持积极自由呢？这些资源必然来自于那些拥有资源的人。而且你已经说过，只靠自愿捐献这些资源是不够的：既然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必要的资源以践行自由，社会就有义务使这些资源尽可能地便于获得。所以，那些拥有资源者将被要求——例如，通过税收——提供这些资源（教育、医疗或其他）；当这些资源对自由的真实践行必不可少时，资源能被转让给其他需要它们的人。但一种很重要的消极自由是这样一种自由，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资源，没有人能干涉你，只要你不对他人造成伤害。提升积极自由似乎消解了我选择如何使用自己资源的消极自由。"

我们对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是如此习惯以至于很容易对此变得麻木不仁。但如果每一个人都同等重要，目前这种局面就是令人震惊的：我

们所能设计出的最有效的社会制度竟然会让这么多人生于严酷的贫困，这种贫困打破了他们过美好生活的前景；也有不少人出身富贵，能够掌握大量的资源，尽享巨大的优势。这种对物质不平等的共有感知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地位、个人自由、自我尊重不平等的一部分。在很多文化中，这些高收入、高学历、家底殷实、家庭关系广泛、工作体面的人都被那些一无所有者恭敬地服侍、伺候着。人们无法忽视摆脱这种局面的困难，但这种困难不是逃避的理由。

——托马斯·内格尔：《平等和不公》，1991

塞琳娜做好了反击的准备。“没错，确实是这样，那又如何？假设向一个富人征税以获取资源，以便积极地增加那些没有机会享受医疗保障和教育者的自由。这意味着这个富人的自由遭到了某些干涉：她被要求放弃她的某些资源，于是她不能再买一条钻石项链了；或者他失去了他的部分财富，于是他买不起另一辆宝马了。他们的自由——他们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资源做想做之事的能力——是被削弱了。但仔细观察一下这种削弱，我们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使自由最大化？通过让富人多作一个买钻石项链的自由选择，还是向穷人提供教育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没有新的钻石项链，富人仍然还有很多自由的选择，她可以戴一条旧的钻石项链，戴翡翠或者珠宝，多一件饰物不会给她增加很多的自由。但拥有良好教育机会和没有这种机会之间的区别会在你的自由选择和机会范围内造成巨大的差别。而且拥有基本医疗保障和没有医疗保障之间的区别也是这样一种区别，它有可能会使一个人保持健康活力，而不是身患慢性疾病和残疾。正是这种区别使个人自由和机会产生了巨大的差别。任何出于热爱自由而想促进消极自由的人（消极自由是值得促进的），都应该强烈地支持积极自由，即便这会消解某些次要的消极自由。”

本并不准备退却。“但如果国家有权力拿走我的部分资源以促进其他人的积极自由，这对消极自由的威胁难道不比你意识到的更严重吗？毕竟，如果国家有权力拿走我的部分资源，那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拿走我

的所有资源呢？所以我的财产就没有安全保障，我很难相信我有权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资源，而这会对我的消极自由造成严重威胁。”

塞琳娜挥挥手，摇摇头。“算了吧，本，这是一个虚假的论证，仅仅因为国家有权力拿走你的部分资源，用它们去促进其他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国家就可能会拿走你的所有资源。看，国家现在就有权力把你关进监狱，剥夺你所有的自由。但国家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使用这种权力并不意味着你必须时刻生活在国家会随意将你投进监狱的恐惧中。政府暴虐的危险一直存在；这就是公民们必须保持警惕的原因。如果我们允许政府未经审判就监禁人民——他们没有见过自己的律师，甚至没有权利向公众公布对他们的指控——这就会危及我们所有人的自由。当然，有些人视财如命，即便是要求他们为他人利益放弃一点点财富，他们也会觉得这是对他们自由的严重威胁。但这些人是如此沉溺于自己的贪婪和财产，以至于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似乎都不可能拥有太多的自由。”

“不过，”本坚持道，“这种促进积极自由的政策难道不是在剥夺我其他重要的自由实践吗？如果社会要求我放弃我的部分财富以增加其他人的自由、机会和福利，这难道不是在剥夺我自由选择——选择与那些更需要者分享我的财富——的机会吗？”

“才不会呢，”塞琳娜回答道。“你仍然可以自由地捐献资源以帮助他人。从这一事实，即社会要求你提供某些你自己的资源以增加其他人的机会，并不能推出你就不能自由地捐献额外资源以帮助那些需要者。”

“好吧，权且当我们都同意为了增加消极自由，需要积极自由，”本说道，“那我们怎么决定何种资源分配是公平的呢？”



资源的公正分配

萨拉笑了。“简单而高明的问题，本。我相信我们喝完咖啡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问题也许不简单，但答案很简单，”塞琳娜说道。“唯一公平的分配

制度是平等主义的，每个人的份额应该大致相等。”

“塞琳娜，你说真的吗？”本摇着头。“我总是很容易知道自己在任何问题中的立场：只要搞清楚你的观点，正好相反的观点就属于我。”

“我的观点很容易确定，本，”塞琳娜说道，“我只是在遵循耶稣的教导：‘变卖你所拥有的，分给穷人。’这难道不是耶稣的教导吗？我知道电视上的传道者似乎有点糊涂——变卖你的所有，然后把钱给我——但耶稣的立场简单明了：与他人分享，不要囤积财富，关心穷人、饥饿者和无家可归者，不要为明天担心。我并不是说我已践行了这些原则，但在我看来，这些原则似乎是一种好政策。本，或许你应该读一读耶稣的教诲，你会喜欢它们的。”

本白了塞琳娜一眼。“多谢了，塞琳娜。听一个无神论者布道总是令人很愉快。”

萨拉插话道：“哎，我们回到之前的那个区分吧，个人应该自愿地做什么和国家应该要求什么。塞琳娜，你真的相信政府应该在公民之间强制执行严格的资源平等分配吗？”

“哦，不，不是严格的平等。”塞琳娜微笑着道。“实际上，我主要是想试一试本：他是个很好的靶子。但我的确相信，资源的大致平等是公平分配的一个相当好的指导原则。”

“塞琳娜，我们的观点又一次针锋相对了，”本回答道。“瞧，就算我承认了你对机会的观点：每个人享有基本益品是很重要的，这些益品对于他们获得适当的机会、自由行动、作自己的选择是基础性的。”

“仁慈的上帝啊！”塞琳娜举起了双手。“你听到了吗，萨拉？本竟然改变主意了！这是个奇迹。我也承认我错了：上帝一定存在，奇迹确实发生了。”

“好啦，好啦，我是改变主意了。你曾不止一次地改变自己的主意呢，塞琳娜。”

“好，”塞琳娜回答道，“当你发现了真理，继续追随谬误可不是什么美德。”

萨拉笑了。“我原先还以为哲学家自负！但我们和你们化学系的学生比起来简直不是一个级别上的。”

“我们历史学家都是理性者，”本说道。“当我们在自己的观点中发现了不一致性，我们就会改正它们。你们俩有时也应该试一下。无论如何，思考一下你自己的观点，塞琳娜，你为什么相信全民医疗和全民教育是好的。因为它们是真实机会所必需的，因为它们增加了自由和机会，对吗？”

“确实如此，”塞琳娜点了点头。

罗伯特·诺齐克

“好，”本接着道，“财产权也能增加自由和机会。毕竟，私有财产能给予我们其他方式所不能给予的选择、机会和自由。你有一个家，家可以给你享受隐私的自由以及安全感。你有很多书，这些书使得你展开研究和制定进一步的研究计划成为可能。如果这些书随时都能被拿走，你就不能规划你的研究了。另外，通过私有财产，你能实施你自己的项目、计划，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是其他方式所无法实现的。我想写一部出彩的拉丁美洲殖民地史。我想全身心地投入这一事业，我想这部作品能成为我的成就。没有了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包括版权——这一目标就没有意义。我仍然可以写这本书，但我无法保护我的成就。假设我想为我和我的家人建一所更大的房子，或建一座美丽的花园。除非产权是我的，并且我可以对这一财产采取某些安保措施，否则这一目标就不会启动，这一选择对我就不是敞开的。哦，当然，我仍然可以在公园里建一个美丽的花坛，这很好——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程。但是没有了安全的私有财产，某些有价值的合法选择和目标就被封死了。如果你珍视自由，以及选择和机会的最大化，那你也必须珍视私有财产。但如果你坚持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资源，那么，上述的目标就会成为不可能的。假设我们所有人都从小房子、破花园起步，而萨拉——凭借着自己的汗水、机智和努力——把她的花园变成了一个美丽宁静的绿洲，把她的房子变成了一栋舒适迷人的多层寓所。等

一下，我们现在不再平等了！萨拉必须将她多余的一层楼给我，将半个花园给你。但这不公平，萨拉的劳动被剥夺了，而她的个人目标——她自己在其中倾注了太多的辛劳——被打了折扣，她的自由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被剥夺了。太好了，让我们拥有全民医疗和全民教育吧，它们是真实机会所必需的。而我甚至可以走得更远：让我们普遍拥有住房，确保每一个人都有好吃好住。但不要资源的普遍平等：它只会摧毁自由，而不是增加自由。”

萨拉举杯向本致意。“非常好的论证，本。事实上，它听起来很像罗伯特·诺齐克所作的论证，诺齐克是 20 世纪晚期一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他相信，私有财产对于自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还相信，即便所有人的起点相同，但很快就会出现巨大的差异。你举的改善房屋和花园——于是出现了令人苦恼的平等——的例子很好。这里有一个诺齐克所举的例子：假设每个人的起点相同，拥有相同的财产和相同的金融资源。但我们群体中的某个人在某些方面特别有天赋。诺齐克所举的是篮球明星张伯伦的例子，很多人喜欢看他打球。但你也可以说有一个出色的小提琴手、舞蹈家或溜冰者——无论什么。”

“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怎么样？人们喜欢听他讲哲学。”

“塞琳娜，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例子！”萨拉鼓掌道。“假设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们都想听她讲哲学。所以我们每人付给这个哲学家一美元以观看这场美妙的哲学表演，这一美元是我们的合法财产，我们可以根据个人愿望自由使用。这很公平，对吧？没有人被强制付款，而且，哲学家当然也没有被强制去讲哲学。允许这个交易肯定会增加自由：那些自由选择为这场哲学表演花上一美元的人能够这么做，而那些对哲学不感兴趣的人也能去追求自己的偏好。事实上，如诺齐克所指出的那样，否认我们以这种方式消耗我们资源的机会就是对我们自由的严重违反——诺齐克称之为禁止‘成人之间自愿的资本交易’。但注意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自由地行动，包括那位杰出的哲学家和她的听众；但这一增加自由之自由交易的结果是，哲学家将比其他人获得更多的收入。假设每个人开始都有一

千美元，处境极为平等，现在有一千人自愿每人给这位表演的哲学家一美元。好，哲学家突然就有两千美元了，是其他人的两倍。所以自由颠覆了平等，维持平等的唯一方式是通过一套否认自由行动和自由选择的专制制度。"

我还没有见过，真的，哪一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爱财如命，哪一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轻视财产永远平等的理论。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1835

"太对了！"本表示同意，"你也不必是一个冷漠贪婪的葛朗台才能重视财产。财产权对保护我们的基本自由很重要。"

塞琳娜摇着头。"萨拉，在这个问题上，你站在本那边吗？"

"实际上，我只是在展示诺齐克的观点，"萨拉皱眉道。"我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不是严格的平等主义者：在我看来，平等主义试图强制实行的资源大致平等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干涉，这些干涉要远比我们想要的多。但另一方面，我并不视财产权为某种神圣的最高原则。如本所提示的，私有财产很有用。但其他价值也很重要，譬如，自由。私有财产权确实有助于保护我们的部分自由和选择，而确保这一点也很重要——至少在一个像我们这么富裕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拥有充足的资源以确保自己的住宅、医疗、教育以及体面生活的最低标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自由很重要，那我们就应该确保每一个人都拥有追求自己选择和机会所需的资源。本已经接受这一点了。当然，为了达到这种状态，至少必须重新分配富人的部分资源给穷人或一无所有者，很可能是通过某种税收制度。"



鼓励个人努力

"好吧，"本表示同意，"这听起来不错。但有件事困扰着我：如果我

们向每个人提供基本必需品，这难道不会削弱人们工作的动力吗？毕竟，如果你被保证有体面的住房、食物、衣服、医疗和教育，那为什么还要工作呢？这难道不会鼓励人们不工作，不付出任何真正的努力吗？”

“这是一个经验性问题，本，”塞琳娜回应道。“无法通过推理来回答。但有一些很强的心理学证据可以用。首先，人们一般不会逃避工作。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通常会享受工作，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瞧，假设有人愿意资助你一生，条件是你绝不能从事任何生产性的工作：你的余生只能无所事事地闲坐着。你会接受这种资助吗？很多人都不会接受。想一想，当你辛苦工作了几个小时后，终于完成了一项你觉得有价值的计划。你可能会很累，但你也会感到非常满足。事实上，严重抑郁症的最显著征兆之一就是嗜睡。你不想做任何事情，你只想闲坐着，任何努力似乎都是没有价值的。但这可不是一种合意的状态，它伴随着巨大的痛苦。”

虽有少许例外，但这一条或许已被确定为普遍规则，即人们所得到的奖励与其实际所提供的服务成反比。在地球上的所有政府中，薪水最高的职位对其在职者的劳力要求都是最少的，无论是脑力还是体力上的。这和整个劳动成果的补偿体系极为协调，这种体系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部门。当前盛行的就是这种制度，而且当前就是这种制度的结果。整个劳动阶级都是贫穷的，通常无法购买除基本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任何东西。

——奥雷斯蒂森·布朗森，1840

“塞琳娜说得对，”萨拉表示同意，“我们对什么时候工作和为什么工作了解得很多。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人们不想工作？典型地是，当人们失去希望，变得极度沮丧时。将人们置于绝望的贫困中可不是激励人们努力的最佳途径。相反，这些处境倾向于增加人们的绝望感，一种事情超出人们有效控制的感觉，一种对自身不幸处境的宿命性放弃。生活在贫困中的多数人都很努力地试图摆脱他们的悲惨处境，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在这

种情况下的经验教训是努力是无用的：没有出路，没有希望，人们无力改变任何事情。贫穷滋养出来的是绝望，而不是勤奋和坚毅。”

“使人们努力工作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大秘密，”塞琳娜补充道。“当工作被有效奖赏时——有着体面的报酬和津贴、令人满意的工作环境、适当的激励措施以及发展晋升的机会——人们就会急切地努力工作。很显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那么，在其间工作就意味着牺牲掉你自己的健康，继续生活在贫困中，工作没有前途，缺乏挑战和满足感。当体面的工作要招聘时，人们会怀着希望在大冷天等上数小时。如果我们想让人们去工作——并在工作中享受快乐和自豪，这对令人满意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奖赏个人努力的环境。没有前途的工作是不可能提供这种奖赏的。在累人的工作中工作很长时间——正如很多穷人所做的那样——却从未得到适当的医疗或更好的生活环境，而且没有任何晋升的机会，会滋生绝望和懒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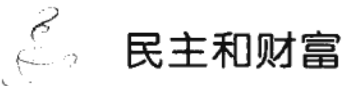
财富不平等

“好吧，”本表示同意。“你已经使我相信了好工作的重要性，要有最低生活工资、适当的津贴、晋升发展的机会。但公正的资源分配还面临着一些基本问题。我们都同意，在一个像我们这么富裕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应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着良好的报酬和津贴；而且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享受着良好的医疗服务、教育机会和养老金计划。但一旦向所有人保证了一个非常体面的生活基本标准，在我看来，社会上的财富差距就是合理的了。只要每个人都有舒适的小屋住，有些人住豪宅有什么错？如果我的家庭有钱去泽西海岸度假，那么其他家庭花钱去利维拉游览有什么错？只要我和我的孩子们能在看台上吃热狗，其他人在豪华包厢里吃鱼子酱有什么错？”

“如果你想在其中的一个豪华包厢里吃鱼子酱，喝香槟，”塞琳娜说，“我可不会陪你坐在里面看比赛。我是那种啤酒—看台女，无论如何，看

台是真正棒球迷们该坐的地方。"

"这只是一个例子，塞琳娜，"本回答道。"实际上，我并不想坐在豪华包厢里看棒球比赛。如果你想在屋子里看比赛，那就呆在家里看电视吧。但我承认，我更喜欢坐在三垒边线附近的座位上，而不是坐在球场右侧的高处。但关键是，如果每个人的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有些人明显富于其他人有什么错呢？举个例子，有人也许想工作得久一点，多积累一些财富，进行投资然后变得更富；而另一些人可能更喜欢用他们的闲暇时间在咖啡馆里讨论哲学，或去看棒球比赛，而没有兴趣成为有钱人。或者有些人可能拥有某些特殊的才能——譬如，音乐家、运动员、医生或发明家——这使得他们能够积聚大量的财富。如果他们用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才能来进行投资，为什么他们不应受到特殊的奖赏？类似这样的奖赏会鼓励努力工作和刺激经济，而且没有人被伤害。拿走他们额外辛劳的成果以推行某些武断的平等规则，在我看来，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违反。"



民主和财富

萨拉摇摇头。"本，你看，我同意推行一种关于严格经济平等的普遍标准是很愚蠢的，而且也是极为专制的。但当你赞同财富和资源的巨大差异时，我开始有些不安了。当有人变富时——比其他人要富很多，你说没有人会受到伤害。我不确定是否真的如此。财富的集中实际上等同于权力的集中，而权力的集中则会引发很多问题。最显著的问题是，当一些人拥有了过于巨大的财富份额，他们就能有效控制媒体、选举，并最终控制政府。"

我们能拥有一个民主社会，或我们能让巨大的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中，但我们无法二者兼得。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

“好吧，萨拉，”本回答道，“财富的集中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但也别夸大这些问题啊。我们的政府是由所有公民选出来的，和最富的 CEO 一样，最穷的人也有一票。这就是民主的巨大优势，民主已经在美国兴盛了两个多世纪了。”

塞琳娜摇摇头。“本，什么是民主?”

本皱起了眉头。“别这样，塞琳娜，你很清楚民主是什么。你在大一的时候就学过。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民主原则：每个公民都拥有同等的投票权，在选择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过程中拥有同等的发言权。”

萨拉微笑着道：“听起来不错。当这样一个国家建成时，它就是一个民主政体。假设它建于 1790 年，我们从那时起就拥有了选举权。你，塞琳娜和我就都拥有了平等的投票权，对吗?”

“当然”，本回答道，“这就是民主的真义。”

“但是，本，”萨拉轻声说道，“也许你没有注意到，塞琳娜和我都是女孩。”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啦，”本皱眉道。“好吧，没错，妇女起初不能投票。事实上，她们直到 1920 年才有投票权。”

“很抱歉要用这些细枝末节来烦你，”萨拉说道，“但如果有一半公民没有投票权，那这种政体就不是民主。事实上，还不止一半。”

“确实如此，”塞琳娜表示同意。“黑人无论是什么性别都没有投票权。事实上，直到 20 世纪晚期，黑人还被系统地——和野蛮地——排除在投票站之外。还有很多阻止贫穷的白人男性参与选举的障碍，我们没有提到——譬如选举税，那直到 1960 年才被废止，以及财产资格。”

“好吧，你们俩当然是对的，”本回答道。“你们从大一就开始学习伟大的民主美国是如何建国的。也许是在理论上的，但肯定不是实际中的。不过，美国最后也没能成为一个民主政体吗?”

“林肯在葛底斯堡宣言中满怀热切希望地说：‘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存世间。’但是，”萨拉继续道，“当总统选举要花费上亿美元，议会选举要花费数千万美元时，很显然，那些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将对

选举过程，进而对政府拥有巨大的控制力。要想当政府职位的合格候选人，你就必须能获得巨额的资金。因此，只有那些获得有钱人资助的候选人才有资格竞选公职。那些身居公职之人自己不必富有——当然了，我们许多的参议员和总统很富有——但他们必须要有富人的支持和资助。这不是人民的民主，而是少数财富精英把持的、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寡头政治。当寡头政治出现后，你也许能料想到你会得到这种政府：税法会留下巨大的漏洞，以便让真正的有钱人只交少量的税，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交税。税收负担更沉重地落在了中产阶级头上，他们的政治力量很小。很显然，在我们的国家中，穷人要比富人多得多；如果这种政体真的是民主制，民有、民治、民享，那为什么没有更多帮助穷人，更少纵容富人的法律？在我看来，自治政府的丧失是一种非常致命的损害，这种损害随着财富的集中和少数人掌握权力而来。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在美国，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一的超级富翁掌握了三分之一的财富，而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四十的穷人总共掌握了不到百分之零点三的财富。民主是很美好。我希望有一天美国能成为一个民主政体。但如果财富继续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我害怕这一天永远不会出现。”

“好，”本回答道，“我同意财富的集中会对民主和民治政府构成威胁。但尽管可能存在这一威胁，它仍不会夺走我的自由。毕竟，我们仍然拥有我们的基本自由，譬如言论自由。我可以自由地批评总统和议会，而且我可以自由地鼓吹任何我喜欢的法律或我支持的政治候选人。我能自由地说，我认为总统干得很差劲，他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不公平的，我还能参加一个反对当局的示威集会，而不必担心秘密警察晚上会来拜访我。”

“基本正确，本，这一点很重要，”萨拉表示同意。“能说你想说的，言论自由，能抗议政府的行政决定：这是极为重要的自由。可是，对这些基本自由是否真的安全可靠，我不像你那样自信。你的言论自由，存在着一些重大威胁。举个例子，假设你做了一个演讲或写信给报纸编辑，质问核电站的安全性或吃牛肉对健康的影响，或杀虫剂污染水果和蔬菜的危

险。这似乎是言论自由的合法运用，是吧？但小心：如果你说的这些话冒犯了那些到处砸钱的人，他们就会起诉你诽谤，让你为你的‘言论自由’付出惨重代价。比如，有钱人会用诽谤和中伤诉讼打击你，这能有效地压制批评。记得奥普拉·温芙瑞在她的谈话节目中曾讨论吃牛肉可能引发的健康问题吗？一群得克萨斯的牧场主和肉类加工商起诉了她，控告她损害了他们的生意。当这些富有的牧场主和加工商攻击奥普拉时，奥普拉有资源去反击。奥普拉有钱去雇一个最好的律师团，而且她能用媒体的力量宣扬自己的观点。当审判结束时——奥普拉赢了——得克萨斯的牛仔们后悔他们和奥普拉发生纠纷。但如果这些牛仔攻击的是你或我，在我们胜诉之前，他们就能很容易地让我们破产了。这对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会造成发人深省的影响：很多出版商害怕出版包含任何对大公司批评的图书，因为他们害怕惹上一场庞大、昂贵而漫长的名誉诉讼——即使赢了——这会让出版商破产。”

本皱起眉头。“但是，萨拉，反诽谤法可不总是坏事。如果有人恶意中伤你，损害你的名声、事业或职业前途，你当然应该有权利以诽谤罪起诉他，不是吗？假设你正在申请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写信给研究生院指控你所有的论文都是抄袭的，GRE考试作弊，从无家可归者的基金中窃取钱财，而且伪造推荐信。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遭到很大的伤害：你的名誉受损，研究生院拒绝了你的申请，你的职业前景一片黯淡。你难道不该起诉我诽谤，控告我损害了你的名誉和事业吗？”

尽管土地和所有低等生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个人对其自身都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自己之外没人能有这种权利。他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只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了自然所提供的那种存在状态，他就已经将自己的劳动掺和进去了，将某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加了进去，因而就使这个东西成了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个东西脱离了自然所安排的共有状态，那么他的劳

动就将这个东西据为己有，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有权利。既然这一劳动是劳动者无可争议的财产，那么对于那些劳动者曾进行过劳动的对象，除了他就没有人能享有权利，至少在资源充足的地方，在公共资源中能为他人留下同样好的东西的情况下，情况是这样的。

——约翰·洛克：《政府论》

"如果你真的那么做了，本，我会将那封信转交给我的朋友塞琳娜，"萨拉回答道。"她会比我所能雇得起的那个廉价律师给你带来更多的惩罚。但说真的，本，在那种情况下使用反诽谤法是合法的。我确实有权利捍卫我的名誉，保卫自己以免被你无尽的恶意指控所害。我会倾尽我的积蓄雇一个律师，而你同样也会这么做，这场竞争基本上是平等的。但当一方是巨富，而另一方是穷人，即便是殷实的中产阶级，富有者这一方就能有力地运用自己的财富：不只是反击，而是压制批评，不管这些批评立场的价值如何。当有钱人的利益能使某些特殊的法案得以通过时——就像奥普拉一案中曾被使用到的得克萨斯'素食诽谤法'——这些法案就会对言论自由产生非常可怕的效果。尽情地去批评吧，但这些批评也许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当你上法庭时会出现很多不利于你的因素。如果你是奥普拉，你可能还会胜诉，但如果你没有巨额的财富，没有全国性的电视节目秀以阐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你对你的'言论自由权'可能就得三思而后行了，因为实施这种权利可能会毁掉你。这个故事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呢？当社会中的财富和资源分配极不成比例时，那些拥有较小财富比例的人可能要承受一些不良结果，即便是他们的基本需求如住房、医疗、食物和交通得到了满足，即便是他们拥有了令人满意的体面工作。当更富有者和更有权力的群体使用巨大的资源威胁较少财富拥有者的实际自由，进而在政府中有效地排挤掉他们平等的发言权时，较少财富拥有者可能就要承受一些不良的后果。本，你看，我所说的这些事你都知道。你认为你在政府中说话的影响力和哈里伯顿的CEO、通用汽车的老总是一样的吗？"

财产权

“遗憾的是，肯定不一样，萨拉，”本回应道。“好吧，巨大的财富差异能够而且确实腐化了政治制度。不过，财产权仍然很重要。是的，财产权有滥用的危险，但不要把孩子同洗澡水一同泼掉。”

很多原因将“人们分割成各种党派，煽动起相互敌视之情，使他们更倾向于折磨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为他们的公共利益合作……但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差异和不平等”。

——詹姆士·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

“我没有打算泼掉所有的财产权，本。我同意，财产权是有价值的。而且我并不认同那种理念，即我们能够废除私有财产，生活于安宁、协作的和谐之中，完全共享财产。我认为，我在幼儿园学到的第一个单词就是‘my’（我的），而且我还记得当博比·斯里弗斯试图抢走我那辆有闪光灯和警报器的亮蓝色警车时，我狠狠地踢了他一脚。我在 Jeffrson Wlidcats 队当边锋时进了三个球——我不喜欢吹嘘我的运动成就，但这是真的——但这些进球所带给我的快乐都比不上我一脚踢中博比左腿时的那种畅快。我惹了麻烦，不得不进行反省，我妈妈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但从那以后整整一年，再没有其他人试图抢我的亮蓝色警车了。因此，我相信财产权是好的。但这些财产权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上帝恩典的神圣权利，我们有时需要对财产权作一些限制。这些限制时刻之一就是当一个群体集聚了如此多的财富，以至于他们获得了腐化政府的权力，制定了一个对其他人十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时。例如，假设——通过某些合法手段——你能控制这个国家所有的石油。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垄断整个石油工业：所有需要石油采暖或为汽车、卡车加油的人都不得不听命于你的要价，你拥有了

巨大的不平等优势。因此，即便你能合理地获得石油的控制权，这一点也很重要——为了我们其他人的利益——你对石油的垄断权力应该被消除。这就是我们制定反垄断法的原因，这也就是我们限制私有财产权的原因。私有财产权是很重要，但它们能被其他权利和益品所胜过。为真正民主的自治政体提供可能性的是这样一种好政府，这种政府能为限制私有财产而辩护。”

“此外，”萨拉补充道，“整个‘私有财产’概念就是一种诡计。我们倾向于从这样一种假设开始，私有财产极有意义，而且我们都同意了私有财产的正当性；但当我们真的试图确定私有财产的基础时，我们的私有财产概念就远没有那么清楚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经典答案是由洛克给出的：当‘你加进了你的劳动’，这件东西就成为你的财产了。但即便是在洛克的时代，这个回答也是有问题的。很多贵族‘拥有’大量的地产，尽管他们肯定没有对这些土地施加过任何自己的劳动：劳动是由农奴完成的。当人们——诸如掘地派——试图照搬洛克的观点时，他们很快就发现，不管理论可能说什么，实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本的脸明亮了起来。“是的，掘地派！他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团体！”

温斯坦莱是“掘地派”或“真正平等派”的领袖，这一团体在英国革命期间倡导土地改革。1650 年，温斯坦莱在一本针对封建领主的宣传手册中写下了这段话：

将土地圈起来攫为已有的权力，是你们的祖先用刀剑创造出来的。他们首先用刀剑杀死了自己的同类创造物，人，然后掠夺或窃取了他们的土地，并成功地将这些土地作为遗产传给他们的孩子，也就是你们。因此，尽管你们自己没有杀人或偷窃，但你们依然依靠刀剑的暴力来维护你所持有的可诅咒之物，从而也就是在为父辈的罪恶行为进行辩护。

——G. H. 萨拜因编：《温斯坦莱文选》，1941

“你们俩是在讲什么私人语言吗?”塞琳娜暂时被冷落了。“你们在讨论什么，‘掘地派’? 听起来好像是某种奇怪的哲学运动。”

“嗯，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萨拉回答道。“掘地派运动是 17 世纪英国兴起的一场宗教的、哲学的、平民主义的耕地运动。哲学家们不大讨论这一运动，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无论如何，本比我更了解掘地派。跟塞琳娜说说掘地派。顺便也跟我说一下。”

“在英国内战期间，有很多农民成了饥民。大量的土地被少数贵族家庭所控制，而剩下的土地不足以让穷人养活自己和家人。穷人不能去森林狩猎，因为森林也被贵族所控制。任何人被抓住狩猎就会以偷猎罪论处，而且刑罚非常严酷。很多人在乡间徘徊，寻找食物或工作。而同时乡间有大量的空闲土地，这些田地闲置着，没有被耕种或以任何一种方式被使用。所以，‘掘地派’坚决要求以翻掘、耕种、保养土地作为土地所有权的标志。他们认为，仅仅因为某些公爵持有领地，并不能保证公爵对其领地的权利，因为他没有实际使用这些土地，特别是当其他人急切需要这些土地种粮食时。当然，他们被击垮了，失败了，但他们的运动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无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时候，只要是大量未开垦的土地和大量的失业穷人并存，财产法的扩张很显然就已经到了违反自然权利的地步了。

——托马斯·杰斐逊：《致詹姆士·麦迪逊的信》，1785

“要求财产权的整个理念在于，人们对某物进行工作、改良，并将‘自己的劳动’加入其中。再回到所有权，”萨拉说，“这看似具有某些合理性。但如果你的曾祖父在一块土地上‘加进了自己的劳动’，而你的祖父和父母从未耕种过这块土地，甚至没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现在，他们将这一块土地交给你，这在什么意义上才能讲得通？你对这块土地拥有什么权利？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在土地上工作来证明土地所有权，只要一直存

在更多的土地可以被耕种。人们可以西迁去当一个开垦者，但还有一个真实的问题存在着，即美国土著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数百年，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狩猎，埋葬自己的先人，但由于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地界线’，他们的这些土地是否就可以被随意地夺走？如果人们生活在一块土地上，靠其维持生计，而不是‘改良’它，其他人能对这块土地要求所有权吗？假设这块土地一直是我们几代人的狩猎场所，但我们从未‘改良’过它：我们喜欢它现在的样子，很乐意与其和谐相处。如果你带着一个犁或一卷铁丝网来到这块土地，由于你的劳动，这块土地是不是突然就变成你的了？不过，如果这块土地没有人在使用，而我对其进行耕种，在上面建房子，把我的劳动加诸其上，那么我就可以对这块土地提出所有权要求。但如果是我的曾祖父耕种了这块土地，而接下来继承的几代人都对这块土地毫无贡献——或许是将这块土地租给了其他人，而从未将‘自己的劳动加诸其上’——在什么意义上，现在的‘所有者’对这块土地拥有合法的所有权？人们通过将所有权追溯到合法的遗赠或个人之间自愿的财产转移来应对这一问题，但这是一个相当愚蠢的谎言。我们都了解人们在过去获取财富——财富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诚实劳动和机智，但也伴随着大量的偷窃、欺诈、暴力、贿赂、腐败和诡计，而且有时实际上就是通过战争、奴役和基于偏见而对受害者的野蛮虐待。”

……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丈量了它，破坏了它。我们生于斯，杀戮于斯，死于斯。即便这块土地一无是处，它仍然是我们的。是什么使这块土地成为我们的呢？生于斯，工作于斯，死于斯。是这些事实使得我们拥有了所有权，而不是一张布满了数字的纸。

“好，说得好，”本表示同意。“我应该告诉你关于我家族的一段黑暗秘史吗？这要追溯到几代人之前，追溯到内战时期，我的曾曾曾祖父本。我的名字间接地来源于这位老绅士，因为我是以我祖父的名字命名的，而

我祖父的名字则来源于这位最初的本。这位本是我的先祖，这个故事的主角。不管怎样，我家族中的这位先祖是一位内战英雄，他参加过很多战役，负过两次伤，然后在热情的欢迎中回到了他的家乡。这是一段传奇，我们把它写进了家谱。嗯，事实上，他回家乡受到了热情的接待，非常热情的接待。事情的真相是，我这位著名的先祖在内战中是一位领取入伍津贴而又开小差的人。当时联邦在招募新兵上遇到了麻烦，所以开始向新兵提供相当实惠的奖金。这在我这位曾曾曾祖父看来很不错，所以他报名参军去了。但他发现他很不喜欢战争。他不介意围坐在篝火旁唱歌、打牌，但他不喜欢在野外排队行军时，却有人朝他开枪。当他腿上负伤后，他就被送回家乡休养了。到了该回去的时间，他却消失了。他让他的妻子写信给长官说他腿伤感染，死掉了。嗯，很不错，这位本暂时死掉了——他不是第一个没有返回部队的士兵，小镇上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不久他就开始怀念篝火旁的美好时光，于是他决定回去。但他不能用原来的名字回去，所以他去了另一个城镇，用新名字报名参军了——而且又领取了一份奖金。几个月后，本的部队朝着一片激烈吓人的炮火行军，本又想起了他很不喜欢部队的原因。所以，当他们通过一片林地时，他溜到了林地边上，穿过了树林，然后放下枪，脱掉制服，回家去了。但战争依然在进行，时局很艰难，很缺钱。我伟大的先祖本很快就明白了——我的先祖，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如果不是十分严谨的话——最容易的挣钱方法就是报名参军。于是，他又去了另一个城镇，加入了另一支志愿军，然后又获得了一份奖金。事实是，他似乎总共参了五次军，得了五份奖金，开了五次小差。但事情最终败露了——当我的先祖本跟随新部队行军时，他遇到了以前部队的两位战友，他们可不相信他受伤的故事，而且他们是受命来这支新部队训练新兵的——当战争结束后，有一些老兵想把他当逃兵吊死。结果是，老本的哥哥，我曾曾曾叔叔，一位真正的战斗英雄，极受人尊重。在人们吊死我的先祖之前，他设法救下了他的弟弟。但不管怎样，这个猥琐故事的重点是：我的先祖本用他获得的这些奖金购置了一个非常棒的农场，而且这个农场为我们家几代人提供了体面的生活，农场收

人供我爸爸上了法学院，而我爸爸的法律业务收入则在帮我支付学费。但我家的财产——虽然不怎么好——确实来路不正。那么，我父亲所有从其法律业务（如果没有农场的收入供他上法学院，他就不可能有这些收入）中得到的收入都是非法的吗？另外，当我获得了历史学学位，学费也是由同一来源支付的，我当历史教授所挣的很多钱是不是也被污染了，因而并不真的属于我？”

洛克对正当获取财产权所作的假设在当代世界中几乎从未得到过满足。作为洛克论证的核心，等待被占有的无主荒地，在当代不再存在。我们很少有机会纯粹地将自己的劳动加诸自然之上。我们的劳动差不多总是在和一个经济体系、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业经济混合在一起，这使得将我们劳动的成果看做是最终的结果变得毫无意义。一个人不可能在生产的产品和贡献中将他或她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区分开来。此外，洛克的描述既不适用于经济中的服务部门，也不适用于培养下一代工人过程中所包含的劳动。

——维吉尼亚·黑尔德：《财产权和经济活动》，摘自《权利和善》，1989

“我的家族史提供了一个和本这个故事完全不同的曲折情节，”塞琳娜说道。“追溯到本的曾祖父以及更早的年代，我的祖先工作于亚拉巴马州的棉花地，南路易斯安那州的甘蔗地以及密西西比州的玉米地中；他们修建了这些种植园，他们种植农作物，创造财富。但他们的劳动被偷走了，有人用皮鞭和枪强行夺走了他们的劳动。所有那些因偷窃他人劳动而取得财富的人，以及所有那些其祖先从这种财富聚敛中继续获益的人，现在的所得合法吗？如果财产的根基是腐烂的，几代人之后所结的果实不是腐烂的吗？”

“这真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不是吗，塞琳娜？”萨拉继续道。“我

们家几代人都在纽约经商。家族的黑暗秘密不为人知，因为他们没有告诉下一代，但他们的利润却传给了下一代。不过，我相信，你不必劳师动众就能够找到我们家族一些不光彩的污点：一个从其爱人的保险合同中获益的公职人员，一个兄弟通过欺骗取得了遗产，一批高价劣质的制服，本的曾祖父也许穿过。这些资金链和财产的积累并不像我所建议的私人财产神话那般美好和纯净。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继续编造关于财产权的其他故事。”萨拉停下来，从书包里找出本书翻了翻，找到了正确的页码后，接着说道。“诺齐克，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位哲学家。这段话来自于他最有影响力著作之一《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

> 如果一种分配通过合法手段产生了另一个正义的分配，那么它就是正义的。从一种分配到另一种分配的合法变动手段是由转让的正义原则规定的。合法的第一次‘变动’是由获得的正义原则规定的。通过正义的程序从正义的状态中产生出来的任何东西自身都是正义的。

暂时看起来不错，但正如诺齐克所承认的那样，要将这一方法作为任何实际财物的分配模式，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

> 有些人偷别人的东西，欺骗他们，奴役他们，攫取他们的产品，不让他们过他们自己想过的生活，或以武力阻止他们在交易中进行竞争。在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的过程中，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另外有些人获得持有物的方式也不被转让的正义原则所允许。

当其被运用到现实世界时，这将是诺齐克所推荐的正义分配模式的一个主要问题，对吧？那怎么解决呢？诺齐克坦率地承认：‘我不知道如何彻底地或在理论上机智地处理这些问题。’但是他建议道：我们也许可以系统地制定一个解决方式，尽管诺齐克承认他的建议‘非常理想化’。还有一个保守的说法，诺齐克建议道：我们应该做的是考虑在什么情况下不

正义不会出现，然后由此出发，对原初不正义的缺失（也没有任何不正义的结果）会带来什么后果作最佳估算，再基于这种改进的局面，对照一下我们现在的处境。如果在不正义缺失的情况下产生的可能结果不同于我们的真实处境，那么正义就要求转移资源以匹配于可能的最佳状态。”

“哦，我明白，这真的太简单了。”塞琳娜笑了。“我们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要搞明白各种财物分配所带来的结果：如果黑人没有被奴役，如果他们来年不再受鞭打和私刑，如果他们的劳动和财物没有被人偷走，如果他们没被剥夺选举权，如果他们没有被强行关进隔离区，如果他们没有被剥夺上大学的机会，如果他们没有因种族而丧失工作或晋升的机会。人们憧憬好多年了，现在成功了！你带来了一种正义的资源分配模式。请给我点时间，我现在要预算一下。”

萨拉摇摇头。“好了，我承认，哲学家有时会有一些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观念。你当然是对的，世间没有办法能完成这样一种计算，即便是大致的计算也不可能。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本那位开小差的先祖的不当得利。如果我们认为，他用来买农场的钱来得不正当，但我们怎么可能计算出它在好几代人之后的结果呢？而且这种计算和塞琳娜所说的这些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儿戏：它不包含偏见，不包含有组织的仇视团体的暴力恐吓，或制度性歧视的法律。但关键是，这正是财物正义分配的经典描述之核心。在这一理论的核心，理论的效果其实并不好：我们不能合理地假设，要么是财物的原初获得，要么是财物的转让，能貌似合理地满足任何正义标准。在某些理想世界中，这样一种模式也许有意义；但在一个偷窃、奴役、欺诈、贿赂、暴力和偏见盛行的世界中，正义分配的经典模式是毫无希望的。”

塞琳娜点了点头。“甚至占有财富的最初观念——将你的劳动加诸某些未曾加工过的东西，以增加其价值——也没有很好的效果，至少现在没有。我的意思是，你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哪些自然资源等着被占有，哪些广阔的土地等着被第一个准备将自己的劳动加诸其上的勤奋之人所改良？对于个人财产和财物的正义分配而言，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困扰着我。”

本举起手来告饶。“别这样，伙计们，你们正在摧毁财产权经典解释的核心部分。你们难道不能让它就这么呆着吗？你们一定要鞭尸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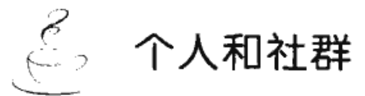
萨拉笑了。“塞琳娜，恐怕，我们已经颠覆了本所珍视的一个信念了。他整个周末都会在担心，他那辆老丰田——行驶了十九万英里，挡泥板已变形，车底板也生锈了——是不是合法地属于他自己的。别担心，本，无论你的先祖在创立家业时如何地不正义，我们也不会拿走你心爱的那辆老车。我不认为，为了确立你对那堆垃圾的权利，我们需要这么多正义。”

“一堆垃圾？”本立即为他的车子辩护。“我的车子开起来就像丝一般润滑，从未浪费过一滴油。”

“看看你现在都干了些什么，萨拉。你把他所珍视的信念摧毁了还不够，还要侮辱他的车。”塞琳娜和萨拉一起大笑。“看，本，真对不起。息怒啊。我们再去要杯咖啡。来吧，萨拉。”

“给你来块烤饼怎么样，本？”塞琳娜问道。

“不，谢谢，只要咖啡。我认为我没有正当的权利要烤饼。”



个人和社群

当她们重新斟满了咖啡，本向前倾了倾身子。“好吧，塞琳娜，哥伦比亚最好的高山烧烤使我有了很强的防御力。你对财产权和正义分配的经典阐述的另一个反对是什么？”

“和我对社会契约论的反对完全相同：这一经典阐释太个人主义了，它忽视了社群和社会的重要性，也忽视了共同贡献对我们福利的重要性。我想研究化学，去研究院，而且，最终在大学里研究药理学，并与大学附属医院保持联系。也许就在密歇根大学，那就太好了。或者任何一所有医学院和好研究项目的大学都可以，当然了，除了俄亥俄州的大学。”

本点了点头。“听起来不错，塞琳娜。很高兴看到你有这么清楚的主次之分。”

塞琳娜接着道：“假如我在俄亥俄州之外的某所大学里作药物研究。

有一天成功了，我在我一直工作的领域中作出了重大发现——我找到了一种治疗老年痴呆症的药。好，我完成了这一工作，而且现在我依此而创建了一家小型的生物技术公司，塞琳娜药品公司。由于我完成了对这一神奇新药的研究，塞琳娜药品公司的股价飞涨，而我获得了一大笔钱。嗯，这是我应得的，不是吗？这个研究是我做的，这个药物是我发现的。战利品属于胜者。但这一场景中有些地方不对劲。是的，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作出了惊人的发现。但我，个人，应从这一新药上得到所有这些好处吗？——就这件事而论，还有荣誉。我使用了那些可以获得的材料，并'将自己的劳动加诸其上'，确实是。但这一结果中还掺杂着很多其他的东西。牛顿发现的运动定律是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牛顿对他的发现很自豪，但他也对自己的成就给出了一个诚实而有见识的评价，他说：'如果我能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如果没有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的早期研究，牛顿也就无从展开他的计算和作出发现。如果牛顿没有生活在一种能提供良好教育的文化中（当然不是针对所有人，但至少是对牛顿而言），如果没有保存科学研究记录的制度，如果自由的科学探索不被允许，牛顿就不可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所以，尽管牛顿的成就是伟大的，但它很难说是他个人自己的成就。因此，我应当尽力对医学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一贡献同样不是我个人的。这一贡献中有我高中化学老师的努力，他培养起了我对化学的兴趣；我的叔叔，他给我买了我的第一套化学丛书；我的妈妈，当我在厨房里用化学试剂制造那些奇臭难闻的混合物时，她从未抱怨过；我所在的社群，为我支付了上公立学校的费用；我大一时的老师，他教我怎么读书；还要感谢那些以自己的斗争使黑人女孩进入这样一所名校成为可能的人，以及那些创建并资助这所大学的密歇根公民们；感谢我的导师，感谢所有那些构建了科学知识主体的人们，他们的工作是我所做研究的必要基础。没错，发现是我作出的；但还有其他很多人参与其间，即便他们从未踏进过我的实验室。所以，可以很公平地说这一发现是我的'财产'，我应该从其销售中获利吗？将所有这些利益都分配给那个恰好在漫长链条中完成最后一环的人，似乎是相当武

断的。”

美国的老人依旧要如年轻人一般的忙劳，显然是个人主义推行得太过分所致。这些老人以自立为荣，深爱着自己的独立，而以依赖晚辈为耻。美国宪法曾赋予美国人民很多种人权，但它很奇怪地将老人应有子女赡养这一条遗漏了。因为这也是由服役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和义务。为父母者在子女年幼时何等的辛劳，子女生病时需整夜陪护，换下来的尿布需每天清洗，需费二十余年的功夫方能完成教养，使其可以出去应事接物。他们即费了这么大的辛苦，则到了老年时，他们的子女就应该赡养、敬爱他们，谁能否认他们应该获得这种权利呢？在普通方式的家庭生活中，凡是人都先受父母的教养，后来则接下去教训自己的子女，最后则受其子女的赡养，程序极为自然，其间没有个人自傲的余地。中国人因为他们对生活的概念完全以家庭中的互助为基础，所以并没有个人独立的意识。因此，到了老年受子女赡养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可耻之处，反而将因有子女赡养他们而自己觉得欣幸。中国人的生存目的也仅此而已。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好吧，我同意对私有财产的经典证明有问题，”本说，“我也同意，独自行事的‘蛮荒之民’这一概念有问题，其在约翰·韦恩的西部看起来要比处在严密监控之下更好一些。不过，我认为保留私有财产概念很重要。私有财产是我们安全和成就感的重要组成部分；私有财产也许对刺激持续的目标导向的努力也很重要。即便如此，为了这些目的，你不需要不成比例的巨额私有财产，但你也需要一些。我喜欢黑格尔的这段话：‘一个人为实现其理想存在，他必须要将其自由转变为外部实存。’就是说，光有理想是不够的；将理想付诸现实也很重要。而没有了私有财产，实现你的目标——将你的自由转变成外部实存——就变得不可能了。私有财产帮助我们梦想成真，无论这一梦想是一幅伟大的画作、一个科学发现或一

座富饶的农场，还是兴旺的生意。”

“哦，我明白你的意图了，”塞琳娜回答道。“私有财产是自由和独立的基石，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她或他自己的兴趣。如果我的目标是积累巨额财富，那么，阻止我‘将梦想变成现实’、储存大量财宝、在大厦里闲逛，就是不公平的。如果其他人没有食物或无家可归了，嗯，那是他们自己运气差。但如果每个人只追求他们自己的私利，那么，其最终的全部结果将是最佳的。”

“塞琳娜，这不公平。这是一个稻草人攻击。你无须相信‘蛮荒之民’是毫无意义的，就能相信私有财产是好的。但在我看来这终究还是自私，没有人愿意将其作为一种美德。如果你稍微思考一下，没有社群的支持，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我们作为一种个体十分短暂而脆弱的物种而言——那你就不会再将社会义务看做是一种负担了。这并不否认，”本继续说道，“人们追求自己的目标是可以接受的。人们追求自己的目标是合法的，而且我们拥有一个私人活动领域也是很重要的。假设塞琳娜想把她的化学天赋用于开发一种口味更好的柠檬汽水。这一目标和为胰腺癌寻找治疗药物比较起来，不太高尚，也没有太大的社会价值，但她应该能够追求自己的兴趣，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走。如果人们都能选择自己的追求，工作的效率就会更好。集中控制的社会能够聚集起太多的权力；但这会导向政治进程的独裁和腐败，导致对弱势群体的剥削。但关键是，如果存在一个私人领域，那么我们就需要私有物品和私有资源。好，你已经使我相信：将私有财产概念看做是某种上帝赋予的绝对权利或某种确定的自然权利是荒谬的。没有办法能使这些说法讲得通。也许在某个原始世界中，我能捡起一根其他人不想要的木棍，自己出力将其削成一支长矛，然后宣称这是我自己的创造物。但这一原始模式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并不起作用，现实世界中的原料获取不再是免费的了，所有的土地都被人占走了，我们的物质财富已经传承（伴随着程度不同的合法性）好几代人了，而且所有的产品都依赖于知识、技术和制度，而这些则是我们社会的共同遗产。不过，为了支持我们在生活和选择这一私有领域中的兴趣，我们确实需要一

种私有财产概念。”

“听起来，”萨拉说，“你对财产权所得出的观点很类似于休谟。私有财产之所以有用，是因为私有财产鼓励了‘一些有益的习惯和成就’；但私有财产的正当性就是其有用性，而不是某些自然或绝对的法则。我们觉得私有财产有用，并同意尊重个人的私有财产，但私有财产权只能局限于其普遍有利的范围内。如果大量的财产积累会带来巨大伤害，那么为了公共利益，这种积累就应该被限制。”

“完全正确，”塞琳娜同意道。“首先，我们应该牢记私有财产和自我保护的第一原则：别碰萨拉那辆亮蓝色的警车。它是属于萨拉的，而且萨拉不需要同任何人分享它，除非她愿意这么做。但这并不意味着萨拉有权控制整个玩具箱。”

“没错，”本说道，“那辆亮蓝色警车是萨拉的，如何处理它是萨拉自己的选择。也许这就是我们达成一致的空间。私有财产很重要，它能增加我们的自由，扩大我们的选择，这也正是其有价值的原因。当私有财产变得过于集中时，它就会破坏其他人的机会。通过审察增加真实的自由需要些什么，我们就能明白，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哪些利益、资源以及服务。”

“听起来好像本和塞琳娜在合唱，”萨拉说道，一边跨上背包，一边拿起她的空咖啡杯。“为这少有的和谐音符干杯，我必须飞奔着去上课了。步行快乐，伙计们。”

第十一章　人格同一性

——萨拉对她是谁感到迷惑

“嗨，萨拉，你看起来在深思。”

“嗨，塞琳娜，是的，我正为一些事情感到迷惑。坐下，我需要你的帮助。”

“不会吧，我认得这种表情。你遇到了深刻的哲学难题，不是吗？我不确定我能否忍受更多的难题。”

“但是，这是小孩玩的游戏，塞琳娜。我记得当我非常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给我读书，然后我们就会玩这种低智商的游戏。我喜欢这种游戏，我想每天晚上都玩这种游戏。她把我抱上床，然后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她最爱我，超过太阳和星星。我会说一些话，比如，我变成了小鸭子，你还爱我吗？她回答说，是的，我仍然爱你。如果我变成一个长毛的大蜘蛛，你还爱我吗？是的，我仍然爱你。如果在医院他们弄混了宝宝，我并不是你的孩子，你仍然会爱我吗？是的，我仍然爱你，无论如何，你仍然是我独一无二的宝宝。如果你发现我是从火星来的怪物，你还爱我吗？是的，甜心，我仍然爱你。现在睡觉，你会梦见小兔子在红花草上跳舞。”

塞琳娜大笑。“是的，我妈妈也经常和我玩这种游戏。她会说，塞琳娜，亲爱的，我非常爱你。我就会说假如我变成了大头菜，你还爱我吗？她会说，为什么不呢？那你将会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大头菜，我会同样爱你。但是我不记得小兔子在红花草上跳舞这种事情，我想应该是小羊在油绿的草丛中玩耍。但是，我也记不清了。”

“好了，反正就是如果你变成大头菜或者长毛大蜘蛛，她仍然爱你的

那些话。这就是我正在想的事。这话太美妙了，我每晚都爱听。当我有了孩子，我也跟他们说同样的话。无条件的爱，没有任何借口，始终不变：这正是孩子需要的。这是心理学的呼声，但是，问题在于它是哲学上的难题。”

“为什么是难题呢？这听起来很好啊。”

“但是，如果一个人变成了大头菜，你怎么仍然爱他呢？我是说你可能会爱一个大头菜：人们喜爱钻石，为什么不能喜爱大头菜呢？尽管如此，我实际上并不确信，当他们说爱钻石时，他们想表达的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因为我自己对钻石没有兴趣，所以我没法说。但是，我的确知道没有任何大头菜能够像塞琳娜那样拥有那么高的智商，非凡的美貌，闪亮的眼睛。我不知道塞琳娜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但无论它们是什么，大头菜都不会拥有的。”

“如果大头菜拥有我所有的记忆呢?”

“离开这儿吧，塞琳娜，你看的动画片太多了。嗨，孩子们，我是塞琳娜，爱好化学的大头菜。绝不可能，你应该在生物课上多花点工夫：大头菜没有中枢神经系统。那样你就不会读化学专业，你也不会讨论哲学，你也不会有记忆。”

“啊，萨拉，你摧毁了我最喜欢的一个梦：我总是希望转世成为一个聪明的橙色胡萝卜。”

“那就再做另外一个梦吧，塞琳娜。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胡萝卜，但是它们不会成为塞琳娜的转世化身的。你必须要有一些什么特性才能成为塞琳娜？很难说，但是胡萝卜是不会拥有这些特性的。”

“实际上，我同意你的说法，萨拉。假设有个恶魔把我变成了一只青蛙，喜欢吃蚊子，没有推理能力，没有前世作为人的记忆。比起说‘我变成了一只青蛙’，说这个恶魔毁灭了我，创造了一只新青蛙听起来可能更合理。毕竟我的身份怎么能传递给青蛙呢？可能有人说我仍然拥有相同的灵魂，但灵魂这个概念又是多么的空洞啊。”

“那么，对于你一直作为塞琳娜来说，会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属性吧。

有清晰的标准来说明你自己个人的身份吗?"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萨拉：我需要什么属性来一直成为塞琳娜?很明显，一些属性是不重要的。我记得在我四英尺高的时候，妈妈在厨房的墙上做了标记，我非常自豪。现在我已经五点二英尺了，但我仍然是塞琳娜。所以，这个属性肯定不是身高。我在六年级的时候和吉米·拉维尔谈恋爱，一年以后，我无法忍受他了，但我仍然是塞琳娜。过去塞琳娜相信磐石圣教会教导的每一条教义，现在我不信了，但是我仍然是塞琳娜。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我是我?"

"嗨，朋友们。"本把他的书和咖啡杯都放在了桌子上。

"本，我是谁?"塞琳娜直截了当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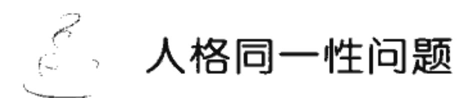
"你是地球表面最令人惊叹的，魅力无限、艳丽无比的性感尤物。"

"好，我想问题已经解决了。"塞琳娜大笑，当本坐下时，她侧过身子，热烈地吻着他。

"可能还没有，塞琳娜。"萨拉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本，你说塞琳娜美丽无比——的确是如此。你认为这就是她的特征，假如她失去了她的美丽，变成了丑八怪，她还是塞琳娜吗?"

"等等，萨拉，我连口咖啡还没喝呢，你就问了一个让我痛苦不堪的问题。"

塞琳娜向他微笑。"是的，本，你要小心。人格同一性问题可是危险重重啊。萨拉，为什么你引诱我们去蹚这些骗人的哲学浑水?"



人格同一性问题

"的确，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难题，但它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假如当我十八岁的时候，我犯下了严重的谋杀罪，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我，那么就没有法律限制凶手。现在，七十年过去了，检察官分析了现场的DNA，他们发现我就是凶手，但我还是那同一个人吗?因为一个十八岁冲动少年犯的错，而去惩罚一个八十八岁的老太太，合适吗?我是说，

即使你相信逃犯必须得到严惩之类的话，你确信你正在惩罚的是应当被罚的人吗？”

“是的，在生物伦理课上也提出过相似的问题。”塞琳娜说，“当时我们正在讨论活人的遗嘱问题。萨拉，你是一个哲学家：你们非常推崇审慎思考和理性探讨，假如你决定如果你丧失了理性探讨的能力，你就不想活了。因此，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写了一个遗嘱，清楚地表明你的愿望，在你永久丧失思维能力的情况下，你不想采取任何医疗措施来延长自己的生命。你安排得很清楚：如果你心脏病复发，不要救治，如果你得了绝症，不要医治。你惧怕的事情实际上发生了，你得了一种脑部疾病，导致严重痴呆，永久地失去了你的理性能力。但你现在——至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你的脸上展现着笑容，你见到简单明亮的物体都会感到很兴奋。当你得到几根颜色鲜明的塑料棒时，你一连坐在地上几个小时，只是兴高采烈地推着它们玩。来看你的朋友们都说萨拉比平时更幸福，平时她看起来总是因为未找到哲学问题的答案而显出一副忧虑不安、急不可待、受伤和困惑的样子。现在她整天都幸福、满足、快乐。”

“塞琳娜，如果我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无法深思哲学问题，那么就不再是我了。无论这个幸福而满足地玩耍着鲜艳塑料棒的人是谁，反正不会是萨拉：我不是那种人。”

“非常正确！”塞琳娜兴奋了。“现在假设这个幸福的人，不管她是谁，得了传染病。这病通过使用抗生素以及正确的治疗很快就会康复。但是你还记得你写的那个遗嘱吗？它说不要采取任何挽救生命的措施。但如果写遗嘱的那个萨拉与现在这个幸福的玩耍着塑料棒的、脑部受伤的萨拉是不同的人，那么第一个萨拉为什么可以结束这个新萨拉的生命呢？如果你丧失了理性能力，你可能不愿意活，但这个新的个体看起来非常喜欢现在的生活。”

“这是人格同一性问题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本说。“如何看待来世的持续存在？对于萨拉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当她失去了意识以后就想变成一堆黄沙。但是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身体死亡以后，如

何作为特殊的有身份的个人继续生存，仍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不要担心，本，”萨拉微笑，“这是一个奇迹，对吧？上帝将会照料一切。在我们甜蜜的将来，将会更好地理解它。”

“我知道你这是在开玩笑，塞琳娜，但你可能是对的。现在如果我们通过一个深色玻璃来看的话，将会看得更清楚。我想此时此地就能更好地理解它。”

“实际上我的确认为人格同一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塞琳娜说，“尽管在圣彼得给我插上翅膀、带上光环以后，我也不想继续保持我的身份。坦白地说，如果有一个人叫塞琳娜，她在天堂的唱诗班里拥有纯洁的心灵，还有女高音的歌喉，无论这个热诚的天使是谁，但她不会是我。在老年之家穿着亮紫色温暖套装、喝着曼哈顿酒的一个古怪老太婆，倒有可能是我，除非她投共和党的票，说着俄亥俄州的方言。但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个老女人和我是一个人呢？”



身体和大脑

“一个答案是身体的连续性，”萨拉说，“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主流思想，对吧，本？在审判日那天会发生什么？大海放弃死者，坟墓大开，死人复生，这是简单明了的解决办法。”

“简单明了，”塞琳娜回答，“但是并不合理。毕竟我们的身体始终都在代谢，另外有太多的例外。你失去了胳膊或者大腿，你捐出了一个肾脏，你丧失了你自己的一部分。如果我的大腿被截掉，我不会是仅仅百分之九十的塞琳娜。如果我们来个大手术，让一些疯狂的医生交换我们的胳膊、大腿、心、肾、肺，你仍然是百分之百的萨拉，我仍然是百分之百的塞琳娜。”

“是的，”萨拉表示同意，“哲学家悉尼·休梅克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例子——不可思议，但是很有影响。但是手术医生发明了一种治疗脑部肿瘤的新方法，他们移出整个大脑进行手术，然后再把大脑和身体连接到

一起，看起来效果很好。一天他们同时有两个手术，布朗先生和罗宾森先生。很不幸的是手术中出现了混乱，脑袋被装反了，布朗的大脑与罗宾森的身体连在了一起，而罗宾森的大脑却连在了布朗的身体上。布朗的身体不能适应，但是布朗的大脑和罗宾森的身体完全适应。幸存的这个人——叫他布朗森——认识布朗的妻子、亲人和朋友（尽管他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能够非常详细地描绘布朗的生活，拥有布朗所有的喜好、生活方式、个性特征、价值观，他的行为和思考和原来的那个罗宾森非常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得出结论，布朗森的确是布朗，尽管罗宾森的身体仍然有效地运行，但是罗宾森已经死了。"

"这故事不错，"本说，"但是我们的确不需要通过科幻小说才能搞明白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变成了永久性的植物人——他的大脑几乎完全停止运行，没有一点意识，我们可能保持这个人的呼吸、心脏跳动和身体代谢，但是这个人基本上算死了。"

"那么构成你人格同一性的是你的大脑，"塞琳娜胜利地说，"没有离开大脑的心灵和精神，唯物论得到了证明！"

"可能是这样的，塞琳娜，"萨拉回答道，"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假设我们取下一些汽车的老部件，一块一块替换掉它们，有些人已经提出大脑也拥有相似的过程。事实上至少在一位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汉斯·莫拉维克看起来，这个过程在数十年内可能会实现。比如这是我们亲爱的本，很不幸的是他患上了一种疾病，很快破坏了他的一部分大脑，虽然只是额叶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会导致严重的认知障碍。"

"没问题，"塞琳娜说，"本会被永恒的灵魂所保佑，记得吗？他的灵魂能够接管，他不需要大脑，他就像绿野仙踪中的怪人。"

布朗森这个故事非常有趣，但是，即使布朗的大脑现在在罗宾森的身上，布朗森是布朗的观点，比这个例子看起来更难以说明。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伯纳德·威廉姆斯的一段话：

假如要求一个魔术师表演国王和农民互换的老戏法，他把国王和农民关在一间屋子里，国王坐在他的宝座上，农民站在墙角，怎么样才算是成功？很明显，并非烟散了以后，国王站在墙角，而农民坐在宝座上，那将会是一个糟糕的戏法。这个要求大概是国王的身体伴随着农民的特征坐在宝座上，而拥有国王特征的农民站在墙角，这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他们的声音发生了什么变化？声音大概应是身体的功能。但是，为什么农民沙哑粗俗的声音会从国王有文化的嘴里吐出来，而国王的妙语怎么从农民低沉的喉咙里发出来？同样也适用于这些特征：国王的身体也包括脸，这不可能展现出农民忧郁的疑惑；农民的脸上也不会浮现出国王的高傲自大。这些"可能"是无法经验的——对于这些性格的表达是无法想象的。

——伯纳德·威廉姆斯：《自我问题》，1973

"多谢，塞琳娜，我的大脑正在遭受破坏，你还有心情开这个怪人的玩笑。"

"是的，怪人，"萨拉大笑。"'但愿我有一个大脑'，不必去男巫那里寻找一个大脑，本只要去医生那里移植一块负责受损部分功能的微型电脑芯片，一切就解决了：本依然是我们大家知道和喜爱的那个迷人的、聪明的、温顺的本。所有人——即使塞琳娜——都不能分辨出任何不同。"

"你能够请医生再做一个微小的改变，能够让我不再是芝加哥小熊队的球迷吗？我认为这样能够让我的生活幸福很多。"

"不，任何改变都不允许，本，你仍然是手术前那个长期经受芝加哥小熊队折磨的本。这个故事继续。疾病扩散了，本实际上不会再遭受任何脑部破坏，除非及时进行治疗。因此大脑的又一部分被电脑芯片替代了——这个病只毁坏大脑组织，不会毁坏芯片——同样，本没有任何改变。情况继续恶化，直到整个大脑都慢慢被一块一块替换掉。本的大脑是一个计算机而不是神经，但是本和其他人都没有发现任何轻微的差别。这

仍然是本，对吧。因此，大脑并不能构成身份，因为整个大脑都可能被替换，然而本的身份仍然保持一致。他仍然是原来那个和我们一起喝着咖啡讨论哲学的本，仍然是原来那个塞琳娜深爱的本。”

本皱起眉头，“但是，我并不那么确信这个计算机驱动的本仍然是我。”

“为什么不是呢？”萨拉问，“他像本那样走路、说话和思考。那他在什么时候开始不是本呢？很明显，不是在你的大脑的一小块被计算机替代时，那么是在你的计算机部分总量超过一半时，还是在最后一块被替代时？”

本摇摇头，“我不确定，萨拉。一小块一小块地替换，的确很难说。但是就我来说，那个观念和思想完全由电脑产生的人，和我不是同一个人。”

连续性

“我认为我已经把人格同一性问题搞清楚了，”塞琳娜非常兴奋，“是连续性构成了身份。二十岁的塞琳娜与生活在伯明翰的十岁大的小女孩有很大不同：不同的信仰、兴趣、朋友、目标、品位，更不用说现在我变得更强壮、更高，甚至更好看。如果你一项一项地比较，你可能会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但是小塞琳娜逐渐变成了大塞琳娜，相同的基本生理结构仍然完整。我一点一点改变，但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人。即使最后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只要有连续性，身份就会得到保持。”

“那么，连续性构成身份，这是你的观点吗，塞琳娜？”萨拉微笑，装作举起什么东西，“看见我正在举的这把斧子吗？它非常特殊，在我们家里已经传了好多代。事实上，这是我的先人在宾夕法尼亚开辟农场时使用的斧子，那是在美国大革命发生前的好多年。这把相同的斧子，它的斧柄已经换过六次，斧头也换过了两次，但是这么多年来，它仍然是我们家族的同一把斧子。有时候我们换掉斧头，有时候换掉斧柄，但是从不会同时

替换，那么这样就保持了连续性，因而，它仍然是同一把斧头。”

塞琳娜大笑，“你们哲学专业的学生真令人讨厌！总是能够提出聪明的反例。不，它不是同一把斧子，聪明的苏格拉底女士。不过，这是因为这把斧子太简单，而不能拥有系统的连续性。拿我那辆雪佛兰老爷车来说，它需要新的车胎，但它仍然是同一辆车，对吧？然后我换掉减震器，后天我再换掉刹车，它还需要一个新的活塞。在光滑的密歇根冰雪道路上我出了个小事故，我需要换掉保险杠还有车门。然后还需要一个新的活塞，另一个保险杠有些生锈，我从废物堆里找出来一个把它换掉。在我买车的十年前，老爸买了辆车，它换了更多的零件，特别是在一两次小事故之后。现在我们意识到车里的零件几乎被我们都换了一遍，从前面的保险杠到后面的尾灯统统都换过。但是它仍然是我爸爸的那辆破车，对吧？为什么？因为它仍然保持着连续性，原配零件都换掉了，但是它仍然是同一辆车。如果我们把这辆车熔化掉，用这些原料建一张野餐桌，再指着这张桌子说‘这是我原来的那辆 1992 年的雪佛兰’，就非常愚蠢了。它们是同种物质，但却不具有相同的身份。不过我那辆车——原配件早已经没有了——仍然拥有相同的身份。我曾祖父种的那株小树苗现在已经长成了一颗茂盛的、可以让我挂轮胎的橡树。但它仍然是我曾祖父种的那棵橡树，当然它必须有内在复杂联系才能够使得身份成为可能。斧头这个例子是没用的，但是对于汽车、橡树还有人类来说，连续性是关键因素。人格同一性是由连续性决定的。”

本表示怀疑，“可能对于橡树和雪佛兰轿车来说是这样的，可是对于人并不是这样的。仅有物理的连续性并不够，真正需要的是精神的连续性。对于我来说，精神、灵魂的持续存在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没有灵魂，”塞琳娜回答，“我想我就完全不存在了。”

“你有一个非常美妙的心灵，塞琳娜，只是你拒绝承认。”

“毫无疑问，我有灵魂，本。但并不是只有一个灵魂，我有我需要的所有存在。”

“让我们回到塞琳娜的连续性观点，可以吗，伙计们？”萨拉阻止了一

场争论，"想想另外一种情况，一个哲学趣事：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新的旅行方式，当你想要长期旅行，你走进一间小屋，它会一个分子一个分子的对你进行全面的记录，这个记录将会以电子的方式发射到目的地的另外一台机器上——日本、澳大利亚或者火星。你的原来的身体被毁掉——蒸发、分解或者变成别的什么，没有痛苦，十分迅速——然后在你选择的任何地方按照先前记录的信息你一个分子一个分子地被重建起来。当你走出那个房间时，你报告说没有任何问题或者痛苦，你的朋友们也辨别不出任何差别，你拥有你先前的一切记忆、信念和欲望，这就像小睡片刻，醒来后你就到了一个新地方。当然这是一个科幻故事，然而你是一个唯物论者，塞琳娜，你应该很容易接受这种想法。塞琳娜走进安娜堡的一个'运输站'，几秒钟以后，她从东京的另一个'运输站'走出来，仍然是同一个兴奋不已的塞琳娜，对吧？"

塞琳娜看起来有些疑惑，"好吧，我愿意玩，在东京闲逛的仍然是同一个塞琳娜。你想说什么？"

"假设中间有些耽搁，你走进安娜堡的那间屋子，他们对塞琳娜作了记录，把它发往日本，你原来的身体被毁掉，但是东京的那间屋子正在维修，他们需要等几天才能重建你。因此在几天之内，没有塞琳娜存在，有塞琳娜的记录，但是它肯定不是塞琳娜：这个记录不会笑、说话、恋爱或者推理，它只是塞琳娜的详细记录，但它不是塞琳娜。在这个屋子被收拾好塞琳娜重新获得身躯之前，世界上没有塞琳娜。最后，东京的小屋准备好了，塞琳娜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但是怎么看待连续性呢？当然她仍然拥有与她在安娜堡时相同的记忆、观念和信仰，但是连续性不是她的身份的关键因素。在安娜堡的塞琳娜和在东京的塞琳娜之间没有连续性，因为其间有两天塞琳娜不存在，因此她们之间没有桥梁，没有连续性。"

"好吧，没有物理的连续性，"塞琳娜说，"观念、信仰和记忆的连续性构成了身份。这不表明我不是一个唯物论者：观念、信仰和记忆都是物质的产物。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当运输者作记录时所记下的是物质的分子，发送的是基于物质特征的拷贝。即使在时间上有差距，记忆和信念

的连续性也构成了人格同一性的连续性。”

“但是，很明显，记忆是不连续的，因为在你不存在的那几天里没有连续性的记忆。有一个记录，但是这个记录不会记忆任何事情。”

“说得很对，”塞琳娜表示赞同，“只有在记忆有序地排列时，才产生记忆的连续性。身份的根源是：记忆、信仰、观念、情感和目标。如果这些统统混乱——我有记忆，但是它们没有次序；我有价值观，但是它们随时都在改变；我有信仰，但是它们没有韵律，只是一堆不相干的、来去匆匆的信仰而已——那么我将不会有任何真实的身份。当然这不是说它们不能改变：我随时都在增加新的东西，我也在遗忘一些旧的东西，我的信仰和价值观有时也会改变。但是在它们之间存在着连贯性和一致性，从而使得它们成为我的信念和价值观，进而构成我的人格同一性。它们不必始终都在那里，假如我有一段时间睡着了或者昏迷不醒，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不思考或者记忆，但是这段间隙并不能破坏我个人的身份。只要它们不剥夺我的信仰、价值和记忆的总体框架。”

“我认为你是对的，塞琳娜，”本表示同意，“当然并不是同意唯物论，在这点上你没有希望。不过就记忆和信仰来说，这正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东西。”

复制人

“很好，非常高兴能看到你们两位在一些事情上达成共识，”萨拉继续说，“让我们回到分子传送器那个话题。最终，在东京的那个传送站，塞琳娜走出来，立即开始寻找寿司店。但是回到安娜堡，在记录发往东京的同时，有一种巨大的能量被消耗，因此原来的那个塞琳娜没有被毁掉，相反，门打开，她走出来。她只是以为运输器出现了故障，事实上她不知道她正在东京狂吃寿司，她还以为她仍和她的朋友在安娜堡喝咖啡。”

“等等，萨拉，你把我的头搞晕了，”本皱着眉头，“哪个是塞琳娜？”

“好，塞琳娜说她是东京的那个人，对吧？那么我想安娜堡的那个塞

琳娜肯定是一个冒牌货。要小心，本，你和坐在你旁边的这个漂亮女人关系暧昧，你正在欺骗塞琳娜。”

塞琳娜大笑，“不可能，萨拉，我仍然是塞琳娜。你们能够告诉我有什么不同吗？”

“那么在东京吃寿司的那个人是谁？”萨拉问，“一分钟之前她是塞琳娜：她有正确的记忆和连续性，但是就因为你现在仍然在这，她就失去了她的身份。”

塞琳娜停下来，喝了一大口咖啡，品尝着她的烤饼。“我知道我是塞琳娜，他们搞了一个复制人：这不能改变我是塞琳娜的事实。现在东京那个和我拥有相同观念、思想和信仰的人怎么办？同样，她也会是塞琳娜。”

“那么将会有两个塞琳娜？”萨拉身子向前倾，“现在有两个人，她们两个都是你？”

“好，我们两个身份相同，我们都有权利使用塞琳娜这个名字。”

“谁拥有你银行账户的余额？”

“她可以拥有，”塞琳娜回答，“我认为这个账户已经透支了，所以都是她的。”

“但是现在会有另一个人，她们两个都是塞琳娜？”萨拉问。

“不会太久，”塞琳娜回答道，“我们很快就会拥有各自的身份。毕竟她正在东京吃新鲜美味的寿司，而我正在吃着不新鲜的烤饼，还和一个疯狂的哲学专业的学生困惑地讨论人格同一性问题。”

“好，我以为你比较幸运，”萨拉说，“对吧？”

“无论幸运还是不幸，”塞琳娜回答道，“毫无疑问，我现在和东京的那个塞琳娜是不同的人。我们现在有不同的记忆，有不同的经历。”

“实际上，复制人的想法并不奇怪，”萨拉说，“假如我们通过分解很容易就复制一个人，就像草履虫一样。”

“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乐趣了，”塞琳娜说。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享，塞琳娜。现在设想你自己分成了两个相同的塞琳娜，都拥有相同的记忆、信仰、品位和情感——直到你们分开的那

一刻，然后你们开始有分歧。为了避免产生疑惑，你们可以取不同的名字。当然，你们仍然具有一些相同的记忆，甚至比身份一致的双胞胎姐妹还多。我从我的自行车上摔下摔断胳膊，我的妹妹从她的自行车上摔下摔断胳膊，我的记忆和她的记忆是不同的。尽管你们可能会保持一些一致的记忆，但是你们很快就会变成拥有不同经历的不同的人。”

“这可能是对的，”本说，“但是看起来有点奇怪，塞琳娜和她的‘另一半’现在是相同的人，在几个小时以后，肯定会变成不同的人。但是，我们不能说只有一个塞琳娜，明天的塞琳娜和今天的塞琳娜肯定会有所不同，但她仍然是同一个人，她的身份不会变化——除非她发生了一些令人惊奇的转变。但是，如果她有一个复制人，她们作为身份相同的人开始生活，尽管现实的经历很快会把她们变成不同的人。如果那些相同的经历没有使得塞琳娜自己变成不同的人，为什么要在两个原来相同的塞琳娜之间作出区分？”

人格同一性概念的新压力

“说得好，本，这说明我们可能出于不同的目的而使用了身份的标准。在最开始的身份同一的人那里，我们对待所有的分歧都用同一种意思，我们需要一种方式来区别这两个人。但在通常只有一个塞琳娜的情况下——毕竟我们知道没人能取代我们的塞琳娜，对吧——我们并不需要区分不同的‘塞琳娜的状态’，或者‘塞琳娜的修正版’，实际上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使我们确信塞琳娜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决定一个人的身份非常简单，”本说，“想想我的爷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他的头发灰白，脸上有深深的皱纹，体重增加了几磅，走路也有点慢。他的性格也变了：他忍受着关节炎的痛苦，所以并不像以前那样兴高采烈。他现在变得安静了很多，也没有以前那么富有冒险精神了。但他仍然极其细心、温和，他仍然喜欢蓝调音乐，他还是一个忠实的联赛球迷。这些变化是很明显的，但毫无疑问他仍然是

同一个人。我有一些标志他的身份的因素，通过他的脸、微笑、个性特征我可以认识他。但如果这些都发生了变化，我就不是那么肯定了。如果人们的心灵——或者像塞琳娜喜欢说的大脑——偶然和别人的身体连接在一起，那么确定他仍然是同一个人将会是富有挑战性的。”

“是的，哲学家总有办法把事情变得更困难，”塞琳娜表示同意。“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当萨拉在我们人格同一性的标准上施加压力时，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思考什么因素是决定性的。”

“的确是有趣的问题，”萨拉说，“但它们看起来越出了人格同一性的概念范围，甚至超越了极限。正如本所说，我们所设计的判断人格同一性的标准是在不太困难的环境中使用的。通过使用像复制人或者复制身体这类例子，你很容易就能明白没有任何看起来就清楚的答案。例如，假设我犯下严重的罪行，然后我操纵运输器把我同时发送到东京、悉尼、里约热内卢和罗马。如果我在安娜堡被捕，受审，认罪，被判入狱，那么所有的其他人都要被引渡回来，锁在一起吗？或者她们在里约热内卢和罗马参加宴会，而我在蹲牢房？她们必须挨个接受审讯吗？或者想想另外一个例子：一个人走进了传送室，他的复制人在赫尔辛基出现，但是那个传送室的操作者没有立即毁掉原来那个人——假如发生了——他让原来的那个人活了数个小时，然后杀了他。这是一起谋杀案吗？或者仅仅是人身伤害？”

“你不用科幻小说也可以得到一些关于身份的难题，”塞琳娜说，“想想‘多面人格分裂’，我想心理学家称之为‘分离性障碍’，尽管我有点怀疑，但是假设它真的存在。假设杰夫真的犯罪了，仅仅因为威尔、吉姆和弗瑞德——他们没有犯罪，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犯罪这事——不幸地和暴徒杰夫分享了同一个身体，就把他们关起来，这公平吗？”

“转世怎么说？”本问，“我不相信实际上它会发生，但是这个概念提出了一些让人困惑的问题。我认为前世的记忆是转世的最好证据，当一些海盗船长转世后，引领我到他的藏宝地时，我将认真地看待转世问题。但是即便如此，你怎么区分亚伯拉罕·林肯灵魂的真正转世者和熟知林肯生活的人？当然总体上我们认为，我们正在记忆我们所做的事情。但是假象

和移植记忆这些普遍的现象足够颠覆我们的自信。另外，如果我碰巧是一个拥有很少记忆的灵魂的转世者，怎么办？可能我现在有六个灵魂的转世者，他们都对前世的生活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我们的人格同一性的概念并不完全适合转世这个概念——不过问题可能在于，比起我们并不丰富的人格同一性概念来说，转世这个概念基本上是内在一致的。”

萨拉摇摇头。“或者这个问题更加深刻：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判定身份的充分标准，我们通过身体的连续性来认定世人，我们已经混淆了很久，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判断身份的清晰原则，因而有些麻烦的事例很快就能把我们拖入泥潭。实际上，”——萨拉停下来翻了一下她的笔记本——“大卫·休谟认为：‘所有关于人格同一性的微妙而隐晦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它们将被认为是语法问题，而不是哲学困难。’休谟相信我们身份的感觉源自观念的轻微变动，但是观念的轻微变动是一个量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标准可以解决关于他们何时获得或者丧失身份这个问题的讨论。’因此，问题可能就在于我们正在寻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那个判断人格同一性存在的标准。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是人格同一性，什么是身份的连续性，但是，正如休谟所说，这只是我们对恰当地运用语言进行解释的决定，并没有发现真实的人格同一性。”

本皱着眉头。“这是在放弃身份问题，而不是在解决它。”

“但是休谟认为没有任何解决办法，”萨拉回答道。“如何解释微笑？很明显，当你看到塞琳娜走过来时，你自然咧开了嘴，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微笑。当密歇根输给俄亥俄时，你脸上的表情不是微笑。但是，战胜敌人，凯旋而归的那种表情如何解释？或者，当向你鄙视的人问候时，那种假惺惺的热情如何解释？或者在十岁时，你妈妈强迫你穿着笨拙的兔子装站在那里照相，你脸上的表情怎么解释？或者美国小姐竞选者露着白牙，始终带着虚伪而僵硬的闪亮面具，怎么解释？我们可以决定这是不是微笑，但是，我们不能发明一个客观标准来解释什么是微笑，或者什么不是。与其说放弃身份问题，不如说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它不会有答案。”

“不，我认为还是有标准的，”本表示不赞同。“虽然很难找出来，但肯定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在韦斯特小学克拉夫内克女士一年级班前排坐着的那个孩子，与现在同萨拉和塞琳娜一起喝咖啡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我知道休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在这点上他是错的。”

“休谟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家，”萨拉说，“英国当代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坚持认为人格同一性是一个度的问题。根据帕菲特的说法，如果你问在韦斯特小学上学的那个六岁大的本与在密歇根大学学习历史的这个本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个答案可能是差不多，只是在现在的本和刚出生的本之间有更大的差别；而在昨天和我们一起喝咖啡的本和今天同我们一起喝咖啡的本之间有更小的差别。将要参加玫瑰杯比赛的密歇根足球队和本赛季首次对阵伊利诺伊州的那个足球队是同一个队吗？并不完全是：一些球员受伤，不再参加比赛，其他人伤愈复原，现在参加了比赛。后者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对阵伊利诺伊的球队和两年前对阵俄亥俄的那个队仍然是一个队吗？当然它仍然是密歇根大学的足球队。这两个队和更远的 1930 年的那个密歇根大学队也仍然是同一个队。在上帝那里，昨天、今天和明天是相同的。不过，密歇根足球队、本、伯明翰市与十年前这些同样名称的事物之间只是差不多一样。”

“对我来说有效，”塞琳娜说，“对灵魂来说，要么全部有效，要么全部无效。但对于处于变化之中的活人来讲，说我和几年前上里奇伍德中学的那个叫做塞琳娜的孩子差不多是同一个人，看起来还是很合理的。”

本摇摇头，喝着咖啡沉思。“好吧，你们可以提出各种关于灵魂的问题。至少灵魂能让你知道你在哪里。如果我的身份依赖于我的灵魂，那就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不是我‘差不多’是本，而是我完全地、永久地、确定无疑地是本。你是塞琳娜，‘岁月不会让她枯萎，习俗不能使她的无穷魅力趋于消失’，五十年以后的你仍然是同一个迷人、美丽、兴高采烈的塞琳娜。”

“你知道，我一直这样想的，”塞琳娜微笑着把手放到本的手上。“可

能身体正好是人格同一性问题的确定答案。”

萨拉大笑。“很高兴见到你拥有如此坚定的哲学信仰，塞琳娜。”



生活叙事和人格同一性

“实际上，当我思考人格同一性时——尽管我并不像你们哲学家想的那么多，但当我认真思考它时——我认为它有一些不同。先不管转世、运输器和复制人——还有其他的哲学想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思考我的身份。”塞琳娜想了一会，继续说：“我喜欢吃燕麦早餐，我知道你们俩可能认为燕麦很难吃，但是，涂着甜黄油的燕麦饼和新鲜的煎鸡蛋，真的是特别好吃的早餐。不要给我做鬼脸，萨拉，我拿燕麦饼对抗你每天都吃的硬面包和熏鲑鱼。但是，假如若干年后，密歇根的燕麦质量恶化，我发现我失去了吃燕麦的胃口，不再关心它们，我可能觉得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失去了一部分。但这不是个大事件，我不会觉得自身最重要的一部分丢掉了。但是如果明天早上我醒来，对化学没有了任何兴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爱好化学，我想当一名科学家：这就是我自身。如果我不再对化学研究感兴趣，相反，我想读经济学，化学期刊被我推到一边，而钟爱《华尔街日报》，那么我将会感觉到原来那个塞琳娜——至少是她身份中的关键因素——已经死了。”

“这很有趣，塞琳娜。”萨拉回答道，“一些人喜欢用生活叙事来表达他们自己的人格同一性，这条途径和你刚才描述的观点有一些共同之处。”

“什么是生活叙事？”本问，“是你的自传吗？”

我是我的历史的主体，这个历史不是别人的，它有自己的独特意义。当有人抱怨——如企图自杀或自杀——他或她的生活没有意义时，他或她常常就只知道抱怨。他们的生活叙事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无法理解，生活失去任何意义，缺乏目标，毫无追求。因此，对这些人而言，在他们生活

的关键时刻，做这事而不是别的事，似乎都已经无所谓了。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1981

“尽管相近，但并不完全一样，”萨拉想了一会儿。“它更像你所讲述的试图给予你的生活以意义的故事——使你自身的生活意义流传下来。但是，这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也包括你的希望和志愿。它不一定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例如一些人可能把他们的生活塑造成一个献身于拯救巴勒斯坦但却最终失败的曲折历程。这个叙事是你如何看待自己，如何把你自己生活的不同阶段组织成一个连贯而有意义的故事。这个故事不需要使人觉得幸福甚至满意。就像普鲁夫洛克的自我叙事，可能让他自己也感觉到沮丧一样，艾略特写下了关于自己性格的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话：

> 我看到永恒的仆人占据了我的船，他偷笑着，瞬间我感到了恐惧。

同样这个叙事给一个人的生活一种定义——甚至可能是一生的，它显示了一种连续的人格同一性。”

“这很有趣，萨拉，”本点头表示赞同。“我们一直在寻找人格同一性，但也许这是条错误的道路。我们通过自己生活的叙事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人格同一性是被构建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当然，你不能随意编造：我的生活叙事绝不会包括密歇根大胜俄亥俄时，本得了四分，无论我是多么希望这是真的。用目的、价值和一个人的生活叙事来思考身份问题的确是有道理的。”

“是的，本。你的叙事有很多故事的成分：‘一个密歇根乡下的孩子与一个来自伯明翰的棕色迷人美女相遇，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塞琳娜，你使我的生活叙事从沉闷走向了多彩，”本握着她的手。“虽然不是一个和平的叙事，但却是令人沉醉的。”

“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你就挑错女孩了。为了生活而生活。欧玛尔·

海亚姆怎么说来着？

> 斟满此杯，在春火中
> 烧毁令你后悔的冬衣：
> 时光之鸟路途短暂，
> 况且，它已在振翅翱翔。”

萨拉转向塞琳娜。“我不认为你有一件令人后悔的‘冬衣’，但如果你真的有，你肯定会在春火中把它烧掉。在塞琳娜的生活叙事中有一条清晰的线索：精彩地生活，享受每一刻，绝不往后看。”

“好，”本说，“塞琳娜的叙事说到了点子上，但是，这不是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使用叙事就可以构建身份吗？假设塞琳娜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宗教经验，她放弃了世俗生活，放弃了化学，变成了一个加尔莫罗修会的修女，把她的一生奉献给祈祷、沉默和独身生活。她将仍然是塞琳娜，尽管她可能会有一个新名字，可能叫纯洁圣女，但是这就完全瓦解了塞琳娜的生活叙事，不是吗？那么这个叙事如何能够解释纯洁圣女——或者塞琳娜——的人格同一性呢？”

“别提了，本，在我变成修女之前，你早就变成撒旦的崇拜者了。我的叙事将会说明一切：化学包含在我的人生的每一章节之中，纯洁无处存在。那么塞琳娜的叙事就的确拥有了连续性和一致性，你就不会忘记了。”

“是的，”本回答，“但这只是想象你的重大改变。人类经常这样，你知道的。当我遇到你的时候，我的生活就发生了改变。完全变得更好，但仍然是一个重大改变。但是，我的人格同一性仍然一致，毕竟我是那个发生改变的人。这又怎么解释，萨拉？对于那些经历了根本而彻底的改变的人来说，关于身份的叙事理论还能够解释他们的人格同一性吗？”

“在我看来，还能解释，”萨拉回答，“你生活叙事的一部分存在于生活的改变之中：你是如何成长、发展和改变的。当然，大部分改变都被叙述为积极的进步，毕竟你是在构建一种叙述。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不

喜欢这种变化，你就不提它。事实上，叙事可能是把我们生活的不同因素整合成一个连贯的人格同一性的最好方法之一。想象一个酒鬼停止喝酒，或者一个三 K 党成员发现了种族主义的极端丑恶，变成了一个人权支持者，他们还是同一个人吗？叙事通过戏剧化的转变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方法，使得连续性的身份成为可能。我生活中的那些变化是我叙事中的关键因素，例如，我是一个在富贵人家中长大的人，我现在放弃了这种生活和价值，变成了一个工会组织者；或者我是一个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人，拥有基督教信仰，但后来变成了佛教徒；或者有一天把我所有的名牌西装捐给了慈善组织，辞掉了华尔街投资公司的职位，搭车到新奥尔良去弹奏布鲁斯。这些改变——包括我自己过去的价值观、目标和生活——都是我生活叙事中的重要章节。"

"至少这个叙事有一个人——叙事者，主体——他在整个故事中始终是相同的一个人。"本说，"我的叙事是关于我的，并不是'差不多'关于我的。"

萨拉点点头。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下，叙事模式看起来特别有价值，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令人沮丧的现实。医学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让我们活得更长，在我们衰老的时候让我们保持健康。但仍然有一些问题，人现在活得更长，更多的人遭受老年病的侵袭，比如老年痴呆症会导致严重的痴呆，并使个人的记忆、理性以及身份丧失。其他患者通过医疗技术继续生活，但是他们完全依赖别人的照顾，丧失了自己的基本记忆，进入了永久的植物人状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还认为继续生存仍然很重要。黑尔格·旺哥雷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八十五岁的老太太成了永久性的植物人，不再苏醒，只能靠食管吸食，靠呼吸器来维持呼吸，她的亲人坚持尽一切可能保证她的生命继续存在，他们拒绝拿掉氧气罩。有理由认为这是旺哥雷想要继续治疗，直到在她想把其叙事终结之前，她都想继续挣扎着存活。

"加油，黑尔格·旺哥雷，"塞琳娜说，"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的最后一章，我讨厌我的生命依赖一台机器，身处昏迷，精神错乱，以至

于不能认出我的朋友，不能阅读和推理，这不是我走向死亡的道路。”

“的确如此，”萨拉回答，“即使你昏迷不醒，没有任何疼痛，这也不是你想要在萨拉的生命叙事中看到的最后章节。有时很难说为什么它和我们相关，毕竟我们现在没有痛苦，我们甚至没有生存意识。那么为什么会关心在最后几个月中，我们是否要戴着氧气罩，吸着输食管，但它的确关系重大。它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束故事的方式，可能有一些人像黑尔格·旺哥雷的确把这作为他们叙事的尾声。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这可能是非常糟糕的结局。”萨拉再次翻开她的笔记本。“是的，就是这个。听听罗纳德·德沃金的话：‘毫无疑问，大部分人都以一种特别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态度看待他们死亡的方式。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通过他们的死亡表达一些东西，通过这种方式来确证他们生活中所相信的那些价值。’如果我们以叙事的方式思考我们的生活，我们可能会更清楚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喜欢叙事理论，”塞琳娜说，“我不确信它能够解决所有的人格同一性问题，但我也不确信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哲学反思得到解决。如果在我们新的美好世界中可以生产出新的大脑转移器，计算机驱动的人工大脑变成像人工假肢一样普遍，我们就能彻底解决——通过实践的方式——人格同一性的问题。但无论怎么说，叙事理论的确有利于我们弄清，为什么我面对昏迷六个月的前景会感觉深深的不安，即使我没有任何痛苦：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叙事的最后一个章节。事实上它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我们那么重视临终的那一刻：这就是临终遗言和有尊严的死亡那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临终的那一刻比生命中相同长度的时光更具有意义，因为它们最后总结了我们的生活叙事，为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一个坏的结局会毁掉一个精彩的故事。当然，对于本来说，只有一章的结局。但是，对于那些相信不朽或者转世或者其他诸如此类东西的人来说，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的结束。”

本看了一下他的手表，喝光了咖啡，很快收拾好课本。“对不起，伙计们，我不得不结束这篇叙事去上课了。我不希望我的生命叙事中包括这样一份记录，上面写着因为讨论有关人格同一性的哲学难题，在历史研讨课上我迟到了。”

第十二章　人类的本质

——三个朋友对问题进行了分类，但并没有解决彼此的分歧

当本到来时，塞琳娜和萨拉已经喝起了咖啡。他把书包扔到地板上，在椅子前面放下咖啡杯。随后，他坚定有力的宣言在桌子上响起。“我终于搞清楚了你的问题，塞琳娜。”

塞琳娜扬起眉毛。“那么你终于在镜子中找到了？”

本大笑，随之转向萨拉。“她的刀子磨得一直很锋利，不是吗？这次讨论结束时，我将给你留下深深的烙印。”说完，他又转向塞琳娜，“不，我只是一个苦恼少年。你最大的问题在于你是一个控制狂。”

“非常感谢，本。我也爱你。”



控制和理解

“我不是说那种方式的控制狂，”本说，“我是说，你极大的欲望是控制事情、能够准确地预言和操纵现象。你拒绝走出自己的概念框架空间，拒绝接触任何控制和预期系统之外的事物。这就是你的问题，塞琳娜，因为在你的哲学梦境之外还有无限广阔的天地，在科学控制和预言的事物之外还有无限广阔的天地。”

“也许你是对的，本。”塞琳娜回答。“也许在我的哲学梦境之外还有无限广阔的天地，在科学解释的事物之外还有无限广阔的天地。”

“塞琳娜，你没事吧？”萨拉感到很惊奇。“这是我听到的你最温柔的回答。本进来，提出一个挑战，你毫无反抗就承认了。”

“绝非如此，”塞琳娜回答。“我什么也没有承认。就算在科学解释的

事物之外还有无限广阔的天地，但我们只有试过之后才会知道，是吧？在科学的历史中，充满了过去被认为超出科学解释之外、而如今我们已拥有科学解释的现象。彗星是上帝的信使，充满神秘意义的宇宙信号；只有神父和先知才能解释这些神的惩罚或者赐福的征兆。至少在埃德蒙·哈雷之前，情况都是这样的。哈雷研究了彗星的早期记载，并且结合这些信息，依照牛顿运动定律准确地预言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彗星。黑死病是上帝对一座城市或者小镇作出正义审判的象征，人们冲出家门，烧死巫婆，祈求上帝的谅解，希望上帝收回惩罚。对疾病的科学研究表明瘟疫病菌的携带者是跳蚤。一旦查明原因，我们就可以阻止令人恐慌的疾病的蔓延——同时附带着也把那些'巫婆'从大火中挽救出来。人类的手由自然进化，这很难理解，需要一个神圣设计者的参与。在达尔文给出一个更简单而富有成效的解释以前，人们一直这样认为。癫痫是着魔的明显标志，癫痫病患者应当受到惩罚和驱逐。现在的大脑研究揭示了癫痫病的成因，并且使得我们有能力进行治疗。飓风是上帝惩罚的证据，很明显，有一些人还在那样认为：电视福音传播者帕特·罗伯森宣称他的祈祷已经说服上帝让惩罚远离东海岸，同时还让飓风离开亚特兰大沿岸。但大部分人认为比起罗伯森牧师对神的说服力，气象系统的科学解释更合理。也许你是对的，本。可能有许多事情科学永远无法解答。但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尽量科学地解释它们。有时候我们失败，并且重复失败。但这推动我们改变一些基本假设，提出新的假说，产生新的科学突破——用库恩的术语来说，新的范式。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路：放弃，坚持说它'超出了科学的解释'，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必须留给神秘之域。我没有从这种胆小鬼的行为中发现任何价值。"

春天树林中的一阵悸动
能帮你把道德善恶，
把人的问题弄懂——

圣贤讲得都没她透彻。

大自然的智慧如此甘甜，
人类爱干涉的理智
扭曲了万物美好的景象：
我们为了解剖而谋杀。

科学与技艺已经足够；
合上空洞乏味的书本；
来吧，带上你的心灵，
一颗善于观察和接纳的心灵。

——威廉·华兹华斯：《转守为攻》

"但是，即使大部分现象都是科学解释的对象，"本回答道，"当我们企图解释这一切时，一些东西丢失了。威廉·华兹华斯说得很好：你们为了解剖而谋杀。"

"不是这样的，"塞琳娜摇头。"比如一些美妙的东西……"

"比如恋爱，"萨拉建议。"这件事情很美妙，很难分析，更难预言和控制。"

"是的，恋爱。"塞琳娜表示同意。"这是个很好的例子。恋爱很美妙。我设法一周至少恋爱一次。"

"塞琳娜！"本的声音中带着伤心。

"对不起，本，开个玩笑而已。你是我的第一次恋爱，也是仅有的一次。但是，当你进来大声宣布你'知道我的问题所在'时，肯定也已经知道你会伤心了。一些人神经过敏。我将以男人为例，除了那些不合适的男人以外：他们太单纯还不能预言和控制，另外，他们也不那么美妙。"

"好了，你已经取笑，或者报复够了吧。"本说。"但是，以萨拉为例，你如何对爱情进行科学分析？"

“实际上，科学家早就开始研究了。”塞琳娜回答。“研究表明它和气味有关。不过，应该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两人相遇的环境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彼此的性吸引当然也是一个因素，毫无疑问整个心理状态都需要检测。是什么导致了人们恋爱？科学家也不清楚。但我们将会弄清楚。至少我相信我们将会弄清楚。有一天，我们将对鲁本和瑞吉尔取一个 DNA 的样本，做一下气味测试，检测他们的酒精含量，然后预言鲁本将会在见到瑞吉尔四十七分钟后爱上她，而且瑞吉尔也将会在一个小时后爱上鲁本。我想要告诉你，我认为这不会像预言哈雷彗星轨道的科学谜题一样难懂。”

萨拉摇摇头，“塞琳娜，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热爱科学和科学研究。但对我来说，对爱的科学分析可能会把爱情的浪漫因素剔除掉。我们就不能保留些神秘色彩么？”

“或者许多神秘色彩，这将会是我喜欢的。”本对萨拉的观点表示认同。“我不想要任何‘浪漫的科学家’预测我何时坠入爱河。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能做到这一点，但即使他们可以做到，对我来说也与试管实验无关。”

“好。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解释呢？丘比特射出他那有魔力的箭？一颗心灵的两半在神秘的拥抱中发现了彼此？这也不太有用。当科学解释某个事物时，它并不会破坏它。哈雷彗星仍然是美丽的，令人喜欢的，我们可以预测它的到来和消逝，这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爱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塞琳娜向本微笑——“爱会依然如此，即使当我们可以理解它的原因，预测它的过程时，爱也依然如此。想一想什么样的积极后果会发生吧。人们不仅会坠入爱河，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也经常失去所爱，家庭解散，离婚成为一种相当严重的心理压力，孩子因此而受到伤害。如果我们可以理解爱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引发了爱的崩裂，从而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防止它的发生。获得对某种事物的科学理解并不会消解我们的快乐和愉悦；正相反，它还会增加我们的快乐。”



对上帝的信念

本说："对，我并不否认我们常常从科学解释中获得有意义的东西。确实，我们原本认为的超越于科学研究的触角之外的有些现象也为科学所探究明白了。但是至少还存在一个关于人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化约，或者不能为简单的机械过程所说明：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精神、我们精神的维度。"

没有理论可以改变理论关注的对象。万物都没有因为我们科学地观察、讨论和分析而改变，人类也没有没有因为我们科学地观察、讨论和分析而改变。对于牛顿对彩虹的分析，济慈感到迷惑。但是，彩虹仍然美丽，甚至变得更加美丽。就像一个人仰慕海上的风暴、秋天的落叶、山脉的顶峰一样，人类在科学、政治、宗教和文学方面的成就，使得他们远离本源。即便通过科学的分析，人类仍然无法触摸到自己的本源。真正变化的是促使我们理论主题发生改变的机遇。牛顿对彩虹的光学分析也只是走向激光理论的一个阶段。

——B. F. 斯金纳：《超越自由和尊严》，1971

"是，你也把我拉到这个问题上了，本。关于心灵，我将永远不能给你一个科学的解释，"塞琳娜摇头说，"但是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对为什么有那么多很有智慧的人会相信如此没有意义的东西这一谬见作出科学的解释。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已经对这样的解释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了。"

"塞琳娜，你说的解释是什么？"萨拉很好奇。"是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用超越的父亲角色对上帝的分析么？"

"不，我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塞琳娜回答道。"但我认为最好的解释源自心理学，源自行为心理学或者认知行为心理学，如心理学家马丁·

塞利格曼。”

“我记得学过关于他的东西。”本说。“他做的研究是关于习得性无助的。他把狗拴上挽具，这样它们就跑不掉了，让它们去反复挣脱和冲击。接着他把狗身上的挽具卸掉，把狗放在具有两个隔间的梭箱里边，他放狗的地方是带电的，狗然后就会受到电击。它们能很容易地从一个隔间跳进另一个隔间，以躲避电击：狗起初在套上挽具时并没有受到电击。但是遭受了重复电击的狗在重新套上挽具后再也不会试图逃脱了：它们放弃了，乖乖地呆在盒子里，等着电击的结束。狗被拖到梭盒中没有电击的另一端；但当再次放到有电击的区域时，它们也仍然不会试图逃脱了，而是呆在他们所在之地，蜷缩在盒子中。他们必须被一次次地从盒子的一端拖到另一端，重复地鼓励它们去逃脱，直到最后它们才克服了无助性，开始独立自主地去挣脱。”

“是，本，你说得很对。”塞琳娜说。“显然，你的心理学课学得不错。”

萨拉摇摇头。“我记得读过有关塞利格曼实验的文章。我发现他们真的非常吸引人，但我总觉得对此有负罪感。坦白地说，我认为让狗去接受电击是不对的，让它们经历如同塞利格曼实验汇总中所说的苦痛都是不应当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当有人放弃了，不再尝试，我们就会对他们感到非常厌恶。我们会说：‘那个人没用，他不会再尝试了；如果他再尝试的话，定能做到；但是如果他不想再尝试了，那么我应怎样去帮助他呢?’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教训，如当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妇女不再做任何努力以逃脱她们丈夫对她们的施虐时，或者当有的学生很快便放弃了一道数学题时，或者长期贫困的人不再努力去‘帮助他们自己’时。”

塞琳娜点头。“我同意你的说法，萨拉。这个实验也使我感到烦扰。狗不仅遭受了严重的电击，而且——按照塞利格曼的报告——变得非常沮丧。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幸。但正如你所说的，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的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我们知道了当我们的努力重复失败时会造成习得性无助；

我们也知道了习得性无助有十分可怕的后果，会导致无精打采、沮丧，以及虚弱的免疫系统，更容易患病。”

“对，我同意你重视防止无助意识的想法。但是，”萨拉继续说，“这如何解释对上帝的信念呢?”

“记得当我不再相信上帝时，坦白地说，我感到了解放的感觉。突然，我能够向一切事物发问了，去思考一切事物，任何观念都不受限制。这仍然觉得很自由：证据引领你去要去的地方，无需不受质疑的信念作为设定。而且，有一样东西是我想要的。”塞琳娜喝了口咖啡。“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如果有人病了，而我不能做任何帮助他的事情，或者，如果在印度有某个触动了我的悲剧发生，但我却不能做任何事情去减轻这种苦痛——总会有某种我可以做的事情，某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某个使我远离感到无助的事情——我总是在祈祷。我直接求助于这个个人崇拜的超级英雄，上帝会倾听我的祈祷；如果我祈祷得足够努力，他会出现并解决问题。有时候他确实做到了！具有了这样的力量，我就从来不会感到完全的无助。即使我并非总是感到自己可以完全控制形势，但至少我认为我不是完全无助的，结局并不在命运手中。简而言之，对上帝的信仰是避免习得性无助意识的一个好方法，使我们免于陷进完全的绝望的好方法，尤其是当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对上帝的信仰常常在受压迫的人和无力的人、贫穷的人那里更强烈的原因：这与对控制的真实力量并不完全相同，但这比彻底的绝望和无助要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好吧，塞琳娜，对上帝的信仰很有用，至少为了某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萨拉情绪有些激动。“如果一个理论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帮助我们过得更好，那么是否这就是认为它是真的原因呢？有人会认为一个理论‘与事实相符’才是真的，但是当代科学家如你自己会认为‘地图真实’式的正确理论的观念太天真了。毕竟，总有许多可能的理论可以‘与事实相符’。问题是，哪个理论可以引导我们活得最好。正如威廉·詹姆士所说：‘按照实用主义原则，如果关于上帝的假设可以在语词最广泛的意义上令

人满足地发挥作用，那么它就是真的。现在不论残余的困难是什么，经验都显示出它肯定是有用的……’詹姆士认为信念以‘改良世界’的形式发挥着最好的作用。这就是说，消极的、坏的信念是：邪恶和破坏力终究会取胜（我们的努力因此也是徒劳的，我们最终是无助的）；积极的、好的信念是：全能的上帝会主动地使一切向善（我们的努力同样是不相干的）。詹姆士的世界改良论主张上帝有着强有力的（但不是万能的）向善的力量，最终的结局仍然是维持平衡。因此，我们自身的行动和努力就决定了在善和恶之间哪个可以获得胜利。上帝仍然是一种导向善的力量，即使当前景一片晦暗时——所以这场斗争从来就不是无助的。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信念：它鼓励我们去作出最大的努力，警醒我们要避免陷入无助和绝望。简而言之，它是有用的，很好地、积极地引导着我们。那么什么可以作为一个真信念的较好的标准呢？”

“或许理性也可以发挥好的作用。”本回答说。“是否仅仅是因为存在一个真实的上帝——而不是一个有用的信念，不是詹姆士的改良式的上帝，而是一个全能的上帝——而且上帝在聆听和回答祈祷者？”

我本人绝不相信，人类的经验就是宇宙所有存在中最高形式的经验。我相信，我们和整个宇宙的关系，就像我们的小猫、小狗和整个人类生活的关系一样。它们住在我们的大厅、书房，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但是对这些活动的意义却全然不知。它们不过是历史曲线的一根切线，对于这些历史曲线的起点、终点和形状，它们无法理解。那么，我们是万物广袤生活的切线。但是，正像小猫、小狗的许多理想和我们的理想一致那样——它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这一事实的证明——根据我们的宗教经验所提供的证明，我们也可以相信，有更高的力量存在，而且这些力量也在与我们的理想相似的方向上努力拯救世界。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1907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更加简洁的解释。”塞琳娜反驳说，“你所加入到你的解释框架中的东西总是一个全能的神，这个神具有神秘的本性，是超出我们的理解的。为什么你不再加上某个你置身于其中的森林中的矮人和甜蜜的小仙女呢？或者再加上女巫、魔鬼和小妖精，那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一切事物了。”

“我不是在说关于魔鬼和妖精的东西，也不是在说那些夜晚出没的东西，塞琳娜。因为我只是信仰上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信仰魔鬼之类的东西。”

“但是，本，”塞琳娜说，“如果你信仰上帝，你就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上帝可以解释一切。只要你允许神秘的存在影响你的解释体系，那么一切就都变得容易解释了。问题是：解释变得如此容易，没有任何东西不能获得解释，也不存在至关重要的预言。如果预言没有像你所期待的那样实现——好，上帝的路不是我们的路，上帝是神秘的。这可以使我们感到舒适，但并不能提供对事物的真正的解释。而且，”塞琳娜转向萨拉，“如果我们是以哪套理论能够最好地发挥作用和有效地引导我们来判断理论的优劣，那么我对经验科学的信念就战胜了神迹和神秘，神所流传的东西。科学指导我们通向所有新的有价值的发现，科学真正地使我们可以让事情发生：治愈疾病，战胜流行病，摧毁残暴的政体，设计更好的社会体系，预言新的现象。祈祷者对力量的宗教幻想可能会有许多益处，但是，出于我们自身力量的真实控制力有着更多的益处。当世界处于一片混乱时，我们不能理解疾病的起因，不能明白彗星的轨道或者天气的变化，这些都显得无序和不可预测，我们可能需要对上帝的信仰以获得某种关于控制和秩序的意识。毕竟，对于控制的幻想意识总比完全的无助意识要好许多。但是，具有了真实的科学控制，以及增强了的知识和有效的预测力，我们可以获得更强大的、更合理的力量意识，这也就取消了那种幻想。”

“好吧，伙计们，暂时停止。”萨拉打断说，“回到你们尊敬的角落去喝你们的咖啡吧。无论如何，你们的论证都启发我去思考你们的观点中其他可能的不同。其中一个不同是显然的：本相信上帝，相信灵魂，而塞琳

娜不相信。塞琳娜是一个彻底的自然主义者，本则坚持超越性的本体和非自然的维度。这个不同之处可不小啊。但我在想这是如何与其他的基本问题发生联系的呢？你如何把人类看做是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有关联的呢？尤其是，人类与世界上的其他事物是有着显著的不同呢，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连续性，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

人类是否特殊

“如果本认为人类有灵魂和精神，”塞琳娜问道，“这不就意味着他相信在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之间、在人和其他动物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么？”

“并不必然如此。”萨拉回答说，“圣方济各会当然认为人类具有不朽的灵魂，但是并不相信在人和上帝创造的其他事物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他向人们布道，而且也向鸟类布道，甚至对一只狼讲道——这只狼为自己残忍的攻击而忏悔，最终皈依于基督教，至少根据传说是这样的。斯宾诺莎也相信上帝，但他把上帝和自然界看做是同一的：不存在外在于上帝无限性之外的东西，所以在上帝与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断裂，在人和世界上其他事物之间也不存在。印度教也采取类似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有人否认关于世界的任何非自然的方面——对灵魂、精神和神一并否认——但是仍然相信在人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人和其他动物之间也是如此：人类是特殊的、独特的和独一无二的，因为只有我们人才具有理性，或者是因为只有我们人才有道德法则，或者是因为只有我们人才有语言。所以，在自然主义者和那些相信非自然维度的人之间的差别是一个问题；而另一个问题则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

“好，”塞琳娜点头，“所以这是一个从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的差别这里提出的问题。但是对于自然主义者怎么会认为在人和其他动物之间有显著差异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有疑惑。毕竟人猿相揖别仅仅是六百万年前的

事情，就像一眨眼，仍然处在进化的时间天平上。我们和猿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基因具有共同性。相较于猿与大猩猩，或者猿与红毛猩猩，我们与猿更具有亲缘。除非人类有什么神圣的标志可以证明上帝否认我们有大猿猴亲属，我不能想象人类是如何‘在种类上’与其他动物相区别开来的。差别是有的，这是当然的，我们是不同的物种。但是相似之处要比不同之处更明显。”

本皱起眉头，“好吧，我相信人类具有灵魂，而且只有人类具有灵魂。但是先不谈这个，还有其他不依赖于任何宗教教义的原因，可以用来表明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明显界限。”

“稍等，本，不要说太快了，往后退点。”塞琳娜举手示意暂停。“先回到灵魂问题上，那仍然有问题困扰着我，或许你们可以帮助我解决。你说只有人类具有灵魂？猿、大猩猩和红毛猩猩都没有，那么任何人类和猿猴的共同祖先都没有灵魂吗？”

即使我们假设人和动物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有灵魂，后者没有——天主教的立场——这并不能为虐待动物提供理由。罗马天主教著名神学家贝拉明红衣主教得出一个极其相反的结论：既然动物没有不朽的心灵，对它们做的任何错事，都不会在它们死后得到矫正，那么，非人的动物不应该得到比人更高的关怀。

这个论证引自伯纳德·罗琳：《动物权利和人类道德》（修订版），1992

“是的，”本回答，尽管回答得不太轻松。

“那么距离我们尚不遥远的祖先直立猿人呢？它是否有灵魂呢？或者它是否有一半的灵魂呢？或者也许有一个‘灵魂初型’？是发展的哪一点使得人突然离开猿类而具有了灵魂？如果进化过程是渐进的，是否存在某个特殊的点，在这个点上，灵魂出现了？有一代尚缺乏灵魂，但是到了下

一个细微的进化阶段，某个物种就具有了灵魂？后代有了灵魂，而其父母却没有灵魂？”

本把手放在太阳穴上，慢慢地摇头说：“塞琳娜，我不知道。我想只要是上帝决定的，就是正确的时间。”

塞琳娜拿起咖啡杯子。“歌颂上帝吧！他总是这样一个方便的答案。”

“好吧，我知道你不会接受‘人类具有灵魂’的答案，”本说。“但是你看，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让人相信只有人类才是独特的——在种类上的独特——与其他动物相比。”

“继续，本，”塞琳娜微笑着说。“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听听到底是什么使我们与整个进化过程中的其他因素相分离。”

“确实，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本继续说，“有的哲学家主张理性使得人类独一无二，对么，萨拉？”

“理性永远是一个哲学性的选择，本，非常正确。”萨拉同意。

“是的，但我认为理性并没有划定分界线，”本继续说，“首先，我认为人类并非都是如此聪明。当哲学家谈论人是理性之时，他们把理性的实践理想化了。事实上，我们常常推理得很糟糕，计划得很糟糕，我们是靠动机去行事的，我们自己不承认，当我们在使用‘理性’去作出一个决定时，其实是以偏见或者迷信为基础作出的决定。其次，其他的动物——例如猿——要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聪明。它们会使用工具，会交流文化实践，还会作出详细周密的计划，它们会结成伙伴，它们还会行骗，而且——尽管有人仍然在争论这个问题——它们能够学会至少一门初级的语言，甚至还可以此去教其他的猿。”

“哇，本！”萨拉的眼睛睁大了。“这真是太让人惊讶了！我不知道你竟然对猿有那么多的了解，我也从来没有想到你会把猿的智力与人类的智力作比较。”

“不久前，我还不这么认为”本说，“但是后来我开始阅读大量关于猿类智力、社会关系以及行为能力的研究成果。这改变了我的看法。”

“但是如果你承认在人的智力与其他动物的智力之间没有很大的鸿沟

的话，那么为什么你又坚持认为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呢?”塞琳娜皱起了眉头。“你又要回到那个关于灵魂的陈旧话题上了，是吧?”

“我确实相信灵魂，正如你所知道的，”本回答说，“而且我认为灵魂不是‘陈词滥调’。相反，如我所说，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证明人类是独特的、特别的。但是这种差别不仅仅是智力上的差别。”

“那么是关于道德的?”萨拉问道，“许多人都有着明确的区分：只有人类才能道德或者不道德地去行为。”

达尔文主义坚持认为万物的性状逐渐进化，像道德这种重要的东西只有在我们（最近）共有的祖先那里才会出现。此外，如果道德对人来说具有生物学上的重要性，那么其他高等灵长类动物社会交往的痕迹都被消除，这的确是很奇怪的事情。

——迈克尔·鲁斯：《严肃对待达尔文》，1986

“是的，”塞琳娜说，“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主张，如果人类可以道德地去行为，那么否认其他动物也会道德地行为就显得有困难了。如果一个人关心和安慰一位朋友，我们把这看做是在道德上善的行为，那么猿，或许也是另一种善的物种，也可以展现出同样的行为。如果我们把人类的那种行为看做是道德的，那么看上去，我们也需要一贯地把同样的猿类行为看做是道德的。”

“萨拉，你知道，我会同意塞琳娜的这一观点。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阅读关于猿的行为的书。”本从他的背包中抽出两本书，摊开在桌子上。“我渐渐地认为其他动物也是道德的行为者——至少在某些环境下的某些动物是如此。罗杰·傅茨举了一个他与黑猩猩华舒——学习美国符号语言的最早的猿——交往的例子。华舒和其他几个猩猩被放置于一座岛屿上生活，四周为高高的篱笆和深深的河流所环绕。猩

猩非常怕水，它们不会游泳，在深水中会很快地沉下去。一天早上，一只猩猩，派尼，来到了这块‘殖民地’。然后，下午的早些时候，派尼惊慌地跳过篱笆，掉入河中，惹得水花四溅。她在河里四处拍水，但是显然很快就要窒息了。华舒跳过篱笆，用一只爪子抓着木桩，快速滑到了泥泞的岸边，直到她可以够着派尼，把派尼拉到安全地带。如果她滑落了，或者她跳过高高的篱笆也滑到了水中，那么华舒就会和派尼一块被水淹没。”——本把页码翻到他加了着重号的段落——“派尼和华舒从河中不稳固的坡地上获救，之后罗杰·傅茨描述了自己的反应：

> 当派尼冷静下来时，我有时间集中自己的思考，使自己去透彻理解刚刚看到的惊人的一幕。华舒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另一只猩猩——一个她仅仅认识了几个小时的猩猩。

当然，华舒必须迅速地去行动以实施救援，显然她没有花费时间去思考她自己救派尼的道德责任。但在同样类似的情况下，华舒和派尼如果是人，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说华舒的行为是道德的——确实，她的行为是一种道德英雄主义。按照纯粹一贯性的要求，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不论华舒是猿还是人。”本打开第二本书。“弗兰斯·德·瓦尔讲述了一个他最喜欢的黑猩猩，名字是妈妈，这只黑猩猩在她所在群体中是和平的有效制造者：

> 妈妈在共同体中受着极大的尊敬，她的中心地位就相当于祖母在西班牙或者中国家庭中的地位。当群体中的紧张气氛达到高潮时，战斗者总是要求助于她——甚至是成年的公猩猩。许多次，我看见两只雄性猩猩就要发生冲突了，但在她的调停下停止了。当双方的争端达到临界点时，他们并不是诉诸肉搏武力，而是转向妈妈，惊声尖叫。

或许妈妈仅仅是因为她不喜欢打斗、喜欢宁静和谐的群体才这样做

的。但如果一个人解决了争论、防止了暴力冲突，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动机，那么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此人的行为是道德的——除非，我们是严格的康德主义者，相信只有纯粹出于道德原则才是道德行为，而不带有爱或者关怀或者偏爱的因素。康德伦理学中的许多东西我都喜欢，但我不相信所有的道德行为都必须是纯粹理性的。如果我们执著于如此严格的关于道德行为的观点，那么不仅黑猩猩，而且甚至连人类也会被排除在道德领域之外。”

“本，你是站在天使的角度上，”塞琳娜大声说，“而不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而后者更好。你同意在人类的智慧和其他动物的智力之间没有显著的界限，你认为至少有些动物的行为是具有道德性的。我听起来感觉你已经放弃了任何区别我们人和其他物种的界限了。”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塞琳娜，我想我仍然是站在天使一边的。在人与自然界中其他物种之间是有基本的、重要的差别的。但是此差别不是单纯一个，相反，它要求对更高的理性、伦理原则和意志力进行特殊组合。”

塞琳娜摇摇头。“啊，本，你已经把你的手指紧紧地围绕在了自然主义的奖杯周围，你不能抓紧不放。你和目标是如此接近，但你怎能又滑向了神秘主义和特殊的人类力量那个领域呢?”

“稍等，塞琳娜，”萨拉说。“我想要听听这个。本的独到见解很有意思。”

“许多错误都很有意思，萨拉，”塞琳娜说，“妄言通常闪耀着光辉，但这并不意味着妄言就是真言。”

“要公平，塞琳娜。不要否认本的描述，至少你得先听完。”

“是的，塞琳娜，要公平。你应该至少先听我说完。”

“好，我在听。让我听听那讨厌的、神秘色彩的内容吧，”塞琳娜说，她喝了一大口咖啡。

“我不敢肯定她是在以开放的心态在听，本。”萨拉说。“但至少她在听。我也是如此。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类与世界上的其他东西相比就是独特

的呢？”

“好，这不是因为只有人类具有智慧或者理性：其他动物也可以作出智慧的行为，也可以使用理性；而且，我们自身的理性远远不是完善的。这不是因为我们是唯一的可以自由行为的动物：其他动物也可以自由地作选择，尤其是当你认为自由选择就是遵从你自己的意愿去做时。这些传统的因素都不足以把我们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但如果你把它们结合起来，你就会得出一个特别的结果。你会说总体是大于部分之和的，人类并没有特殊的智力。即使我们承认黑猩猩可以学习语言，它们可以制定计划，人类仍然具有根据更高水平的原则来思考的力量，而这是人所特有的。黑猩猩已经足够聪明了，但它们不会写法律条文，也不能像我们一样去论证各种原则是否彼此一致，也没有高级的数学思维，也没有关于规则、先例和例外的法律讨论。我并不是说这些有规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推理式的活动人类比黑猩猩做得更好。罗杰·傅茨，对黑猩猩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她相信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的推理更有顺序感，可以使用更高等级的规则，而黑猩猩则比较擅长同时处理很多事情，在危机四伏的丛林环境中，这种推理能够有效地作出反应。同时处理危机的能力使得黑猩猩能够同时识别一个连贯系统中的复杂线索——比如‘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可能傅茨是对的。这是需要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解决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人类的确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人类能够使用道德原则和更高的秩序原则去思考，并且能够对这些原则作出同意或者拒绝的反思。只有人类能够依照伦理而行动。他们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行动，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应当这样做。他们应当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客观地得出这些伦理原则是正确的推论。当然，也许这算不上最高形式的伦理原则：也许康德是错的，伦理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而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但是，无论你怎么想，相信伦理原则是正确的因而要依照伦理行事，仍然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能力是人类独有的。”

本停顿了一下。塞琳娜仍然表示怀疑，不过她至少在听了。本喝了口咖啡，继续说，“其实，这里面还有更深的东西。人类能够对深刻的原则

和目标进行反思，作出同意或者拒绝的选择。比如，我能够为自己设定一个成为富翁的最高目标，并且想尽一切办法积累财富。因而，我可能决定——为了最高目标——实现目标的最好办法是骗取我的员工的养老金，减少他们家庭的医疗保险。但是，我也可以停下来反思这个最高目标是否真正值得我去做，是否我真想成为一个为贪欲所奴役的人。即使积累财富是我极其强烈的欲望，我也可能不赞同这个欲望，并决定改变我的性格和欲望，至少可以与这种极其强烈的欲望作斗争。比如，我通过自我反省揭露出我是一个男性至上主义者，我最深切的欲望是使女人臣服，把她们当做附属物来对待，我仍有可能认为这种性格在道德上是可恶的，并决定从中挣脱出来。这是第三种也是最终决定人类特殊性的因素：我们特殊的反因果性的自由意志力。如果我要克服自己的强烈欲望，根据我的道德意愿重新塑造自己的性格，我就必须运用这种意志力去与我的欲望作斗争。事实上，对于特殊的反因果性的自由意志力来说，引起对我的基本欲望进行质疑的最高层次的伦理反思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些独特的人类能力的结合——更深层次的连续的理性反思、更高层次的受规则支配的伦理反思、特殊的自由意志力——给予人类一种独特的品性，从而把我们与自然世界中的其他物种分别开来。"

本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不在自己种群中而在人类家庭中长大的黑猩猩似乎分享了人类特别杰出的本性。这些黑猩猩会毫不迟疑地把它们和某些人类划分在一起。华舒和露西是在经常使用美国手语（ASL）与它们交流的人类家庭中养大的两只黑猩猩，它们能很快掌握手语。它们把自己当成人，它们把世界分为人类（包括它们身处其中的那些人）和其他别的动物（例如狗、猫、黑虫、其他的猩猩）。罗杰·傅茨一生都致力于黑猩猩和语言的研究，他描绘了另外一只猩猩。维奇·海耶斯在一个人类家庭中长大，没有和其他的猩猩接触过："维奇喜欢对事物进行分类，一天，她把图片分成两组：人类和动物。当她看到自己的照片

时，她把它放入艾森豪威尔和罗斯福所在的那个组。但是，当她看到亲生父亲的图片时，她把它放入了狗、猫、马那一组。”

——罗杰·傅兹、斯蒂文·米尔斯：《近亲：猩猩教我知道我们是谁》，1997

萨拉鼓掌。“非常棒的理论，本！你的解释糅合了判别人与非人的三种传统理由：人类拥有理性，能够道德地行事，拥有自由意志。”

塞琳娜摇摇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理论。令人吃惊的是任何人都可以严肃地提出这种说法。本，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思想受到宗教教条的扭曲而心存偏见，如果不是因为你希望保持人类的优越地位，你就绝对不会相信这类事情。你有三个理由说明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之处：理性，道德地行事的能力，自由意志。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你把它们混合在一起。你假设自己已经发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区别。不过，本，这没有用：一根链条决定于它最薄弱的环节，那根链条的任何环节都是有缺陷的。如果你不努力挽救你处于旋涡之中的关于人与非人之别的传统宗教信仰，你就会发现这种论证没有任何合理性。”

“那么，抨击我动机的是什么人？”本微笑，但是看得出来充满了力量，话语中有些怒气。“现在你开始批评我为在人和其他动物之间划线而进行的论证。但是，你宣称其他动物和人类基本相似，然后进入实验室做药理学的检查，你认为，谁将会是这些药品和药片的实验对象？现在研究者想用猩猩做一些生物医学上的实验，因为它们在基因上和生物学上都与人类相似。但是他们仍然宣称一切都好，因为猩猩不是人类。你说人与其他动物之间没有重要的区别，不过，你却想要做一些将会杀死实验室中的动物的研究。也许我的论证有些偏见，但至少我不是伪君子。”

塞琳娜的嗓门儿变得更大。“是的，我想做一些药理学的研究，但我不是伪君子！我强烈反对一切动物实验。首先，我认为用动物做实验的说法是愚蠢的：不需任何动物实验，只要通过试管细胞实验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可靠的结果。此外，对于最终要在人身上使用的药品来说，在别的物种

上的实验不是测验其效果的合适方法。有许多疾病在不同物种中有不同的表现，也有很多药品对别的动物没有危害，但对人却有很严重的伤害。即使我们从动物实验中获得有价值的结果，它仍然有可能是错误的。在猩猩、白鼠或者狗身上进行的药品实验和有目的的感染，与在非自愿的人身上的作用一样没有可信度。无论人和猩猩的平均差别是多少，很明显总是有一些不幸的人，他们的智力比普通猩猩的智力还低。如果我们认为用这些人来做痛苦和危险的测验是错误的，那么假设可以使用猩猩来做这些实验就是相当矛盾和富有偏见的。我想做实验，是因为我喜欢研究，因为我想缓解痛苦。但是，我不会为了实现那些可能缓解人类痛苦的希望，就参加那些给猩猩、狗和实验鼠带来痛苦的研究。事实上，我的解剖学课程差点没及格，因为我拒绝为了写论文而杀死一只老鼠。因此，别叫我伪君子。可能有些研究者是这样的，但我不是。”

“好了，伙计们，你们先暂停一下。”萨拉很快地插嘴说，“难道你们不记得我们的共同看法了么？仅站在自己立场上的歪理邪说是没有用处的。塞琳娜，通过区分人和动物，本的动机或者他想满足的心理需求是不重要的。本给出了一个论证，与他的动机没有关系：这个论证的鉴定者是自己，而非提出者。本，你也非常糟糕，即使塞琳娜是一个伪君子——当然她不是——那也没有关系，她给出了一个反对你的论证的论证，你需要回答她的论证，这和她品行好或坏、伪善或高尚无关。当然除了对你的论证作出批评之外，她也犯了自说自话的错误。但是——”萨拉对着他俩晃了晃手指，用一副斥责的夸张表情说——“两个错误不等于一个正确。”

本有点脸红，他握着塞琳娜的双手。“你是对的，萨拉。很抱歉，塞琳娜。我情绪失控了，你不是伪君子，你是我见过的最高尚的人。我可能不同意你的原则，但我绝不怀疑你真诚地依照自己的原则行事。谁有这样坚定的勇气呢？那就是我亲爱的塞琳娜。”

“都是我的错。”塞琳娜回答道，她也紧握着本的手。“我不应该质疑你的动机。我经常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也非常清楚你所持的立场都是经

过深思熟虑的，你并不是一个盲从权威的人。”俩人久久地亲吻着。

“我还是喜欢你们俩相互争论，相互扭曲各自的观点。”萨拉说，“当他们讲‘要爱情，而不要战争’，这并不是指字面意思——至少在这个咖啡屋里不是。”

“萨拉，你像一只舔着冰淇淋的猫一样坐在那里。”塞琳娜说，“喝着你的咖啡，镇定自若地观看本和我的相互攻击。现在又看着我们接吻和做爱，不是么？你变成了一个偷窥狂，室友。”

“我不是自愿的，相信我。”萨拉回答道，“只是我正好在和一对暴露狂喝咖啡。说实话，我的意思是，你认为大学为什么要给你安排集体宿舍？”

塞琳娜大笑。“好了，姑娘，该选择站队了。你是同意我说的人类正好是我们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还是同意我们的朋友本所认为的我们属于一些特殊的领域？”

“实际上，塞琳娜，一些人相信，尽管我们仍属于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但人类是特殊的。很明显，有许多人把人和其他物种的区别上升到自然和非自然领域这一更大的区别。按照这种观点，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可能只具有一个身躯，但是其他的——无论是特殊的精神实体或不朽的灵魂——却属于其他领域。”

“是的，萨拉，这些都是对的。”本说。“但你并没有回答塞琳娜的问题。告诉我们：你到底同意谁的观点？”



整体论

“我并不想逃避问题，但你们知道还有别的选择。我并不完全确定要站在哪边，但我认为斯宾诺莎的观点很迷人。也许人类有特殊的品格，也许有上帝存在，但是在特殊的人类品格和自然世界之间，在自然和超自然之间并无隔膜。每个事物都属于一个整体。心灵和身体，上帝和世界，都是一个系统的不同方面。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它

们，但是最终，它们都属于一个统一的整体。按照这种观点，人类是否与其他物种截然不同这一问题就失去了意义。”萨拉翻开她的笔记本，找她记下的一段话，“逻辑学家雷蒙德·斯穆里安说得很好，他是从道家的观点来看的：

> 一切的迷惑大多源于人把现实分为‘我’和‘非我’两类，实际上，你所消逝之处不正是余下世界的生长之地么？或者余下世界的消逝之处不正是你的生长之地么？一旦你把所谓的‘我’和自然看做连续的整体，那么你就不会再困惑于此：到底是你控制自然还是自然控制你？

那么，可能当你问人类是不是特殊时，你实际上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你是从一个狭隘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塞琳娜摇摇头。“看，萨拉，我不想攻击你源自道家的反思，也不是要粗暴地指责你的哲学英雄斯宾诺莎。我绝无此意！我宁愿去刺北美黑熊的眼睛，也不会去羞辱一个哲学家。尽管这听起来很诱人，但是我不明白它如何擦窗户、砍木头、收庄稼。我们都属于一个伟大的事物，每件事情都是一个伟大的事物，我们都团结在一个整体之中。这听起来很有激情，我强烈地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这种美妙的想法，但是我们真的想要理解我们的世界，我们需要的不是将一切都理解为一的美妙观点。我们需要一些可控性的研究，这些研究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在不同的群体之间作出具体、详细的比较。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我们是一个整体，但是分离导致黑蒙性白痴病的特殊基因，确定导致人类免疫缺陷的病毒，集中研究产生不同类型疾病的病菌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仔细考察这些具有因果关系的历史细节，正是这些细节使得某人总是犯罪而他的哥哥却终生行善。从斯宾诺莎采取的更高的观点来看，可能我们是一个整体；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个处处肮脏的世界，我们必须关注个体、细节和他们之间的详细差异。”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每座岛屿都是陆地的一部分，每一块陆地都是大陆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土被大海冲刷掉，欧洲就变得小了一点。同样，海角也是如此，我们对朋友和人生的态度也是如此。每个人的死亡都会令我难过，因为我本身就是人类的一员。所以，最好不要让我知道为谁敲响了死亡的哀钟。那宣告死亡的钟声仿佛是为自己而鸣。

——约翰·多恩：《紧急时刻的祈祷》，1624

"我们可能无法在观察世界的最好方法这点上消除分歧，"萨拉说。"或者我们可以做到，但需要比一杯咖啡更长的时间。"

"是呀，我和本永远不会从同样的角度观察世界，"塞琳娜回答道。"或者我们可以，但这可能需要几辈子的时间。"

"这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不是吗？"本反思道，"在这里，我们三个出色而又有思想的人，思考同样的论题，检验同样的论据，但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反因果性的自由意志对我来说完全不言而喻，但对塞琳娜来说却是彻底的荒谬。而你，萨拉，相信自由意志——尽管你说的自由意志和我说的自由意志完全不同——然而你反对道德责任。塞琳娜无法想象会有人相信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精神实体，我却不能相信有人会怀疑精神实体；同时，萨拉采取了第三种观点，即认为它们是观看一个单一世界的不同视角。塞琳娜相信自然经验世界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而我确信有一个灵魂和上帝存在的超验领域，还有那些无法用自然词汇解释的奇迹；同时，萨拉认为存在一种能够把这两种观点包容在一起的另外一种视角。"



视角的重要性

"当你思考我们所持有的不同视角时，可能我们的分歧并不令人如此惊讶，"萨拉回答道，"很难发现一个关于论题的清晰观点，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简单事实'都要通过我们不同世界观和理论信仰的考察和解释。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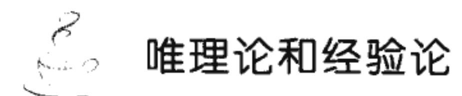
并不是说为了支持相反的理论和新的视角，这些观点不能够反驳。当然也有很多‘改宗’的例子。毕竟塞琳娜曾经以一个基督教的有神论者的观点来观察这个世界，现在她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作为一个赞同自然主义的年轻人，约翰·杜威反对他曾经偏爱的康德的绝对主义。威廉·詹姆士反对朴素经验主义而支持能为其他可能世界的信仰留出地盘的实用主义观点。极端的年轻改革派有时也会变成反动的保守派。但这并不是微小细节的改变，而是范式的转换，视角的彻底转换，格式塔的转换。你的基本观点，你所认为的证据，甚至你所认为的议题，统统都被你的世界观染上色彩。当一架飞机坠毁，一百个人罹难，没有信仰的人看到的是不存在慈爱、全能的上帝在照顾着我们。当飞机上的一个小孩幸免于难时，信徒把这看做是神圣、慈爱的上帝存在的证据。本把他关于上帝存在的强烈直觉当做上帝存在的证据。当塞琳娜获得华兹华斯所称的‘不朽的意象’时，她可能在我们的自然进化史或者心灵本性上探根溯源。如果她听到来自上帝的声音，她可能会去检查自己的大脑是否错乱了。”

塞琳娜大笑。“如果我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我就戒掉伏特加酒。如果这还不奏效，那么我就得检查大脑并找一个适当的药物疗法了。”

“所以本所认为的神灵存在的证据，塞琳娜会看成是心理疾病的证据。毫不奇怪，这样分歧将逐渐加深。”

“好了，我们已经考察了几种区别我们视角的基本问题，”本说。“萨拉是一个整体论者，她倾向于把这个世界看做是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所有事物最终都将归属于此的更大整体。我猜塞琳娜和我更像是个体论者：当谈到政治问题时，我更是一个个体论者——但是可能我正在改变，是吧？——然而塞琳娜对科学持有一种个体主义的观点：理解这个世界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分解成最简单的因素。因此，个体论对抗整体论，这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还有自然对抗超验的分歧：塞琳娜确信所有的事情最终都能用自然主义的非奇迹的词汇进行解释，我同样确定存在一个超越自然领域之外的真理的领域。然后还有这个议题：人类是否与世界上其他物种截然不同，或者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还有其他相互冲突的基本

观点吗?”



唯理论和经验论

“还有一个哲学家们在传统上的最基本的问题，”萨拉回答道。“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分歧。”

“是的，”塞琳娜说。“那是最基本的哲学分歧！但是说实在的，萨拉，这种分歧在当代哲学家中还那么清晰吗？毕竟，即使像我这样坚定的经验论者也认识到理性在构建科学理论上的重要性，没有任何当代科学家认为你只需要搜集原始事实，然后就可以把它们排列成一个丰富的解释，相反，你是从设计一种看起来最合理的理论和假说开始，然后通过实验和观察的方法来检验这种理论。尽管同时可能还有一些迷失在哲学乐园里的纯粹唯理论者，但他们仍然无法脱离自然世界而存在。因此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区分还真的那么有用吗?”

“塞琳娜，”本说。“从你的化学实验室走出来一会，深深地注视你所钟爱的唯理论者那双含情脉脉的双眸。”

“噢，是的，”塞琳娜笑道，“我忘了。唯理论者是一群濒危的物种，而我们很幸运，在这张桌子旁就有一位。可能我们应该把他送进动物园，在一间放有舒适皮椅和《柏拉图全集》的屋子中安排一场特殊的展览。”

萨拉微笑着。“唯理论者并不是珍稀鸟类，塞琳娜。可能在科学实验室中你不经常遇到他们，而走出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他们比比皆是。”

“真的吗，萨拉?”本看起来倍感欣慰：“坦白说，我开始感觉到我是这个种群的最后一员。我不能确信我们还有足够的人手去形成一个繁荣的群体。”

“不要担心，”塞琳娜安慰他说，“我确定唯理论可以和经验论结伴而行。”

“这话我相信，塞琳娜，”萨拉回答道。“在咖啡馆里我们还是少谈这些经验的证据吧。让我们回到在塞琳娜的想象打败她自己之前的那个话

题，当然肯定有许多唯理论者——还有许多经验论者现在仍然很活跃。但是纯粹唯理论者和纯粹经验论者非常少见。也许柏拉图是一个纯粹的唯理论者：他大概认为只有从纯粹理性那里获得的知识才是唯一真正的知识。对伦理学来讲，康德肯定也是一个唯理论者。但是古典唯理论者——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相信尽管理性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真理来源，我们仍然需要经验观察去学习一些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真理。同时，像休谟和洛克这样的经验论者，相信理性在哲学和科学研究中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尽管休谟不相信理性是我们伦理知识的来源，但是洛克相信。另外，在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基本分歧，经验论者认为通过理性可以认识一些重要的东西：特别是数学和几何的真理——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我们关于客观世界的基础知识在于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的感觉材料。尽管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有趣的可检验性假说非常重要，但是归根到底这些假说必须归到我们经验观察的证实或证伪。因而，我们知识的基石——试金石——是我们的感性观察。与此相对，唯理论者可能认为一些世俗真理可以通过观察获得，但是更深的实在和更重要的宇宙真理必须通过理性的方式才能获得。也许使得分歧表现最明白的地方是伦理学，唯理论者倾向于相信我们通过理性可以获得真理，任何经验观察都不能建立、亦不能驳斥伦理真理。即使调查表明大部分人都赞同暴政，即使我们发现暴政是一个成功的生存技巧，暴政也是错误的，这一点是真理。相反，许多经验论者认为伦理并不是依赖普遍理性原则而建立的，而是通过我们的情感建立的，通常他们认为既然伦理论断不能通过经验检验建立起来，那么也就不存在任何真实的伦理真理——不过，正像刚才所说的，一些经验论者，像洛克，把伦理归为不同的类型并且理性地对待它。

“我不是反对区分唯理论和经验论，”塞琳娜说。“但是这种区分是否像非自然论跟自然论之间的区分那样基本？”

“并不完全一样，”萨拉回答道。“当然，赞同非自然论的那些人更有可能成为唯理论者而不是经验论者，因为他们相信在我们经验观察之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唯理论者都是非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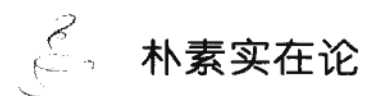
论者。一个唯理论者可能相信，认识这个世界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是我们卓越的理性能力，但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只不过偶然是一个自然的世界。例如，一些人认为数学是理解这个宇宙的唯一的关键之处，他们认为我们能够通过数学推理知道自然世界的基本结构，通过发现宇宙神秘的数学秩序，我们能够解开自然世界的奥秘。他们持有的是一种理性主义自然论观点。最后，一个经验论者可能相信我们对于这个自然世界的感性观察是我们所能获得的真实知识的基础，但是他们也相信在我们的信仰中可以存在一个非自然的世界，尽管我们没有关于这个世界存在的真实知识。”

“好了，让我们集中讨论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分歧，”塞琳娜表示同意。“我们需要在勤恳工作的经验论者和异想天开的唯理论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本大笑。“那么这就能够概括所有的哲学分歧了吗？唯理论对抗经验论，非自然论对抗自然论，整体论对抗个体论，决定论对抗非决定论，人类特殊论对抗物种连续论：在所有这些议题中，塞琳娜和我都没有达成共识，不是吗？”

塞琳娜微笑。“是的，我猜异性相吸是对的。但是说实在的，在所有方面我们都没有达成共识并不令人惊奇，是吧？我的意思是说，一旦我们在自然论对抗非自然论的议题上分裂，我们就不可能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一点毫不令人奇怪。”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本回答道。“但是还有其他更根本的哲学分歧吗，萨拉？”



朴素实在论

“还有一个我们曾经讨论却没有真正明确立场的哲学分歧：分歧的一方是朴素实在论者或直接实在论者，另一方是相信我们所想的任何事情都是被先验概念染了色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萨拉。”本微笑着。“就我来说我们的确能够知道事物本身。我知道这是一张桌子”——本敲着桌子——“我知道这比起我所知道的任何理论来说，我更能感受到这张桌子存在。当然，桌子是由一些次原子的粒子构成的——我相信我是从物理课上学到的这些知识。在另外一种文化或者另外一种不同的语言中，桌子有另外一种称呼。如果你在桌子上加一个坐垫和靠背，可能它就变成了一张大椅子。但是此时此地，它肯定是一张桌子。”

“放松，本，”塞琳娜大笑着。“你开始大喊着说你如何知道这是一张桌子，有人就会过来把你赶走。”

本微笑着。“那将会是超级不公平的：塞琳娜否认我们知道杀人是错误的，萨拉说这张桌子属于一个伟大的整体，而我因为说这是一张桌子就被关起来。我们朴素的实在论者肯定会受到辱骂。”

“本，你真的相信朴素实在论?”塞琳娜很迷惑。“或者你有什么苦衷?”

本大笑起来。“我也不太确定。对我来说，我们的一些知识直接、简单、明了，就像关于桌子的知识，关于伦理学基本真理的知识，关于上帝慈善的直接体认。但我不会提最后那个知识，它可能会激怒塞琳娜。当然，正是所有的视角和观点形成了我们经验世界的方法和我们所认为的证据，这一点很清楚。因而，我也并不完全确信朴素实在论。”

“实际上，这是简单区分的一种，”萨拉说。“尽管在我们能够直接知道的知识方面，他们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一些唯理论者相信直接实在论，一些经验论者也一样。同时，许多经验论者和唯理论者都反对直接实在论。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你需要考虑的基本分歧，至少威廉·詹姆士提到了这个分歧。詹姆士讨论了所有的基本分歧，他把他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柔性的’，他们基本相信唯理论、宗教一元论（整体论）和自由意志；另一派——他叫他们‘刚性的’——赞同经验论、无神论或不可知论、多元论（个体论）和决定论。”

我刚才所描绘的柔性的人和刚性的人都确实存在。对于每种类型，你们各人大概都知道一些很明显的例子，而且你们也知道这两种类型里的人彼此是如何看待对方的。他们彼此轻视。当两派的个人气质都非常强烈时，他们的对抗性就会构成当时哲学氛围的一部分。这种对抗性也形成了现在哲学氛围的一部分。刚性的人认为，柔性的人是感情主义者，是软弱的人。柔性的人认为，刚性的人不文雅，无情或者过于残忍。他们之间的反应，就像波士顿的旅行家走到克里普尔河的居民当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彼此都认为对方比自己低一等。不过，这种轻视，一方面带有取乐的性质，另一方面却含有一点害怕的味道。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1907

"是的，"塞琳娜非常兴奋。"刚性的人——就是我们，宝贝。"

"实际上，"萨拉大笑道。"尽管詹姆士认为他的实用主义方法能够调和二者，但是他自己比较赞同柔性的那一派的观点。但是，在詹姆士的清单中，仍然有另外一种性格：他认为刚性的人倾向于成为悲观主义者，而柔性的人可能是乐观主义者。"



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

"绝不是这样的！"塞琳娜发怒道。"我们刚性的人是典型的乐观主义者！毕竟我们相信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可以作出发现、治疗疾病并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不会等待上帝做这些事。我们不会把犯罪行为当做人类自由意志无法解释的结果；相反，我们相信存在导致暴力行为的原因，通过经验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原因并且改变它们。上帝不会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制造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断进化，因此我们负责任地改造这个世界，我们拥有能成功生存的自然能力。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破坏它：我们也有一些严重的缺陷，我们可能自我膨胀，也可能重蹈恐龙

灭绝的覆辙。但是我们有能力做一些事情，改变一些事情，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并让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不敢保证未来会变得正确：没有一个仁慈的上帝照料一切，预备一个美好的未来。但这仍然是有趣的：事情的发生的确需要我和我们来决定。无论我们成功还是失败，兴盛还是衰落——在核毁灭或者全球变暖之中——都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某些时候也包括我们的愚蠢。行动的经验论者完全是这样：我不需要死后上天堂，此时此地有很多项目、挑战和机遇。这些足够让我乐此不疲地度过一个充实、丰富的人生，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乐观主义的。”

“哇！”萨拉举杯致意。“这是一个乐观派的经验论者。实际上，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塞琳娜。18 世纪法国哲学家——像狄德罗、拉美特利、霍尔巴赫这些哲学家——都是典型、狂热的经验论者，他们大都反对宗教、来世和灵魂，但他们对人类通过科学和知识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样保持乐观。实际上，我认为，威廉·詹姆士把刚性的人当做悲观主义者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倾向于把行动决定论看做宿命论的同义词：我们的命运是被安排好的，我们不能改变或者改善自己的命运。同样，他和 20 世纪早期的许多人一样，被（根据一个严格的唯物论观点）宇宙最终会毁灭、地球及其上面的一切都将被彻底摧毁这个观念所困扰：我们所有的观念、努力和希望最终都将灰飞烟灭。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数万年或数亿年后才会发生，但这对詹姆士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世界最终遭遇这样的结局，他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伤心和沮丧的观点。”

让人心痛的是，在变化莫测的世界风云中，许多珍贵的海岸出现，巨大的云山耸立，它们在世上徘徊很久（正如当下供我们享乐的世界正在徘徊着一样）才消散，但当这些暂时的东西消散之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显示它们的特征或它们所包含的珍贵成分。它们消亡了，彻底从存在的星球和空间消失。对于后来可能出现的任何事物，没有回响，没有记忆，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使它能够注意到同样的理想。这种最终的彻底毁灭和悲剧就

是现在所说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实质。……上帝这个概念虽然不像机械论哲学中所流行的数学概念那样清晰，但是在现实中，它至少有一点优于它们，那就是保证有一个理想的秩序永久存在。……唯物论意味着否定道德秩序的永恒存在，它取消了我们最后的希望。唯心论意味着肯定道德秩序的永恒存在，它使我们充满了希望。

——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1907

塞琳娜摇摇头。“因此，宇宙在几十亿年后将会自我毁灭，这并不能使我陷入悲观主义的绝望，几十亿年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本大笑道。“这就是你们经验论者的毛病：你们目光短浅，你们不能够思考几十亿年后的事情。我认为詹姆士说得很有意义。就我来说，唯理论、非决定论、唯心论的观点更加乐观。有时候这个世界看起来非常黑暗。在我看来，对于一些永久而积极的强大力量和更高真理的信仰终归是一个更加乐观的看法。”

“还有，”塞琳娜回答，“在我看来，它是那些害怕面对世界本身的人的支撑，他们不敢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冒险。对不起，本，这听起来有点刺耳，不是吗？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讨厌人们说我们经验论者是悲观主义者，那听起来像是严重的诽谤，萨拉。威廉·詹姆士没有平等地对待我们刚性的人。”

“老实说，塞琳娜，”萨拉回答道，“尽管威廉·詹姆士和许多其他的哲学家会不同意，但我并不确信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区分是哲学观点带来的效果。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一个人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另一个人是乐观主义者，我想比起哲学来，心理学能提供更好的解释。无论怎么说，我同意你的观点：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在柔性的人和刚性的人中数量均等。因此我怀疑詹姆士对悲观和乐观的区分。同时我认为詹姆士至少有一点是对的，在他的实用主义演讲的开头，”萨拉翻开她的笔记本，“他引用了切斯特顿的一段话：

> 有一些人——我就是其中一员——认为对一个人来讲，最实用和最重要的东西仍然是他的世界观。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女房东来说，考虑招揽房客，知道房客的经济收入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了解房客的哲学。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将军来说，他想打败敌人，知道他敌人的数量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了解敌人的哲学。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关于世界的理论是否影响事物，而在于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否还有其他的东西能影响它们。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詹姆士的观点，此外我还认为知道一个女人的世界观也同样重要。不管怎样，比起喝咖啡之前，我更能理解我的朋友塞琳娜和本的观点。同时，也更理解我自己的观点。我知道对自己的一些观点，我并不是十分确定，但是知道这点也是很有趣的。不管怎么说，我非常高兴我的哲学信仰并不坚定：哲学的乐趣就在于不断尝试新的观点，找到自己的结论。顺便说一下，基于我们所进行的激烈讨论，我已经想到了一些关于自由意志的新观点。但是，我认为还是等到明天再讨论吧。”

对于你心里的疑难，要有耐心，要去热爱这些问题本身，就像是爱一间紧锁的屋子，或者一本用外文写成的书。……现在，你就在这些问题中生活吧。或许，渐渐地在未来的某天，你不经意间就生活到了能够解答这些问题的境地。

——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

道德的理由
詹姆斯·雷切尔斯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道德的理由》（第 5 版）

The Elements of Moral Philosophy（Fifth Edition）

by James Rachels, Stuart Rachels　杨宗元　译

出版时间：2009 年 1 月　定价：29 元

人应该怎样生活？人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或者说，人应该怎样做人？这是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但是，随着思考的深入，人们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应该”怎么做，“应该”做什么，更需要知道为何“应该”，如何思考“应该”。没有对“应该”的理性思考，就没有对它的认同，“应该”也就难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有效的指导。

本书以追问道德理由的思考方式，展现了人类对道德问题思考的历史。它让读者理解“道德判断必须基于充足的理由；还要公平地考虑每一个个体的利益”。读者会从书中发现那个曾经困扰你的问题，你也许会发现一些你坚守的价值观并不总是合理的。

无论如何，你该读一下这本书！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道德哲学涉及的“不是小事，而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还因为，作者在给我们娓娓讲述一个个生动故事的同时，让我们感受到理性思考的乐趣。

生活的意义
陶黎宝华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生活的意义》

Meaning of Life

Edited by Julia TAO, Hektor K. T. YAN　刘钊　译

出版时间：2009 年 7 月　定价：38 元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在我们说到生活的意义时，“意义”的意义又是什么？问题很重要，思考起来很痛苦，因为这显然是哲学问题。可是哲学思考是否必然意味着痛苦呢？不尽然，至少《生活的意义》一书为您提供了一个快乐地思考哲学问题的例证。

《生活的意义》全书分为幸福与道德、死亡与信仰、科学与生活、艺术与生活 4 个部分，共 23 章，每章分别探讨一个相对独立的关于生活的意义的哲学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基督教文化到儒家和道家传统，本书融会了东西方思想中对于完美生活的理解与评价。跟随本书，您将暂时超越生命历程，去反思那些平时被我们想当然的事情，通过对生与死、爱与性、道德与信仰、艺术与科学等问题的探讨，您将获得对人性的更深入的理解。

虽然书中所探讨的都是专业的哲学问题，但是作者以自由、生动、非专业化的风格来描述、解析。使严肃、刻板的哲学变得生动、活泼，使习惯于面对哲学冷酷面孔的人获得了一次哲学思考的快乐体验。

经济思维
董志强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经济思维——以理性融入社会》

董志强　著

出版时间：2010 年 1 月　定价：29 元

本书没有深奥的数学公式，没有抽象的图表，却将经济学的原理和思维方式娓娓道来——乘客和售票员讨价还价基于的是“边际收益”考虑，学生课外兼职也要发挥“比较优势”，女孩爱漂亮还能提供“外部经济”……

其实，任何个人的选择都只如同一片叶子飘落在社会这个巨大的湖面之上，所激起的涟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经济学更重要的任务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现象，为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提供理性基础。经济分析就像一把冷冰冰的手术刀，无情地剖开社会这个组织，让现象的本质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面临令人困惑的选择时能够保持一份理性和清醒。

当我们轻松学会了经济思维，我们也就能更理性地理解和融入这个纷繁芜杂的社会。

生而向善
达契尔·克特纳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生而向善：有意义的人生智慧与科学》

Born to Be Good：The Science of A Meaningful Life

by Dacher Keltner　王著定　译

出版时间：2009 年 11 月　定价：32.00 元

人在临死前的笑是不是一生幸福的最好标志？对于鸡皮疙瘩的研究能告诉我们精神能力方面的什么问题？在本书中，您可以找到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作者指出，幸福的秘密在于仁率，也就是生活中善与恶的平衡，由此阐明了怎样才能在积极情感的丰富版图上找到幸福，而在此之前，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都还只是一个谜。

谦虚、微笑、大笑、挑逗、肢体接触、爱、窘迫、同情、敬畏等，是《生而为善》一书中揭示的积极情感，它们道出了个人的隐情，鼓励我们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类行为。达契尔·克特纳的研究，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让我们对幸福的婚姻、合群的孩子、健康的社会以及健康的文化进行重新思考。